

南 華 大 學

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王子龍講古《三國誌》之敘事研究



研究生：蔡心惠

指導教授：周純一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王子龍講古《三國誌》敘事模式研究

研究生：蔡心惠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鄭志明

李正治

周純一

指導教授：周純一

系主任(所長)：賴明嘉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論文摘要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王子龍的講古世界
- 第三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特色與相關本文的比較
- 第四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之美
- 第五章 結論

臺語講古曾經是我們的父祖輩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娛樂消遣，也曾發揮傳遞知識和社會教化的功能，為不識字的鄉民和孩童建構知識系統和道德意識。本論文以講古名家王子龍的《三國誌》的敘事分析，作為典型研究，找出臺語講古的敘事特色和藝術價值，為即將失傳的本土民間文學留下紀錄。

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和目的、研究文獻、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以王子龍的講古做為研究對象，經由文獻研究和訪談採集資料，勾勒臺語講古的發展概況。

第二章討論王子龍的講古世界和及其人生經歷與生命特色。王子龍以廣播講古著名，講古時也帶有廣播劇的特色，本章分別就廣播講古與廣播劇進行比較，並為王子龍目前所藏的講古作品作一分類，依據王子龍口述，記錄並簡介其講史系統的內涵。同時探索王子龍講古時如何從文字文本到聲音本文，和講古節目播送時的展演模式，以及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之間的密切關係。

第三章分析王子龍的代表作《三國誌》的敘事模式，分別就《三國誌》的結構、視角和敘事時間來討論，以獲得其敘事特色。並且與羅貫中和大陸說書家袁闊成和連麗如的《三國演義》進行比較，探尋他們對相同的素材，所呈現的敘事模式的差異，以及所採取的立場和詮釋的異同。

第四章探索王子龍講史《三國誌》所呈現的敘事之美，分別就語言風格、形象塑造、書外書和移風化俗方面來討論，在王子龍的作品中所呈現的美感，正是因為他個人的堅持與努力，因此另設一節來說明王子龍個人的存在之美。

第五章綜合前四章的研究，說明王子龍的成功，不僅因為他的不畏艱難，堅持到底，也由於海峽兩岸仍保有中國民間社會集體共構的價值體系，藉著講古的語言形式來得到美感的共振與共鳴。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文獻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8
第四節 研究範圍	34
第二章 王子龍的講古世界	36
第一節 王子龍的人生分期	37
第二節 神似廣播劇的廣播講古	48
第三節 王子龍現存的講古作品分類	64
第四節 王子龍的講史系統	67
第五節 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	80
第六節 王子龍的生命特色	84
第三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特色與相關文本的比較...	94
第一節 《三國誌》的敘事模式	96
第二節 聲音文本《三國誌》與文字文本《三國演義》的比較...	120
第三節 兩岸立體文本《三國誌》與《三國演義》的比較	135
第四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之美	151
第一節 語言風格之美	151
第二節 形象塑造之美	174
第三節 書外書之美	188

第四節 風化之美	198
第五節 敘事者存在之美	212
第五章 結論	216
參考書目	221
附錄一 初訪王子龍採訪稿	225
附錄二 再訪王子龍採訪稿	283
附錄三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第一集	309
附錄四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第四十三集	319
附錄五 圖片檔案	331

附圖目錄

附圖一：王子龍身影.....	24
附圖二：石文戶回憶當年風光及示範講古之神情.....	24
附圖三：陳麒文與王麗華講古錄音實景	25
附圖四：陳麒文與王麗華合影、阿丁與王麗華賢伉儷合影	25
附圖五：王子龍與關公塑像	33
附圖六：王子龍錄音室.....	33
附圖七：《春秋戰國》劇本封面及第一頁	56
附圖八：《春秋戰國》劇本第二頁及第三頁	61
附圖九：《三國誌》底本	75
附圖十：《封神榜》底本	75

王子龍講古《三國誌》之敘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在本土意識高漲的現今，臺灣本土文化的相關研究成爲顯學，在民間文學方面，從臺灣謠諺、俗語、歇後語、歌仔到歌仔冊、歌仔戲、布袋戲……等等，皆已有人投入研究，並且獲致不少的成果，唯臺語講古是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尙待投入更多的人力來研究。

臺灣地區稱「故事」爲「古仔」，將說故事、說評書稱爲「講古」。評書是民間傳統的說唱藝術之一，淵源於唐宋時期的「說話」，元代稱爲「平話」，是一種只說不唱的故事形式，由一個演員口頭敘述故事，並適時穿插評論，表演形式簡便靈活，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聽書」更曾經是盛行於廣大民眾之間重要的娛樂消遣。¹

臺語講古曾經是臺灣民間社會的重要娛樂，在民國四〇、五〇年代，廣播講古更是風靡一時。這些陪伴上一代人消磨時光的消遣，已成爲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六〇年代之後，講古行業逐漸沒落，講古仙逐漸凋零，及時投入研究和保存，成爲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踏入「講古」的研究領域，完全是無心插柳。在與同門師姐妹一起接受教

¹參見譚達先《中國評書(評話)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2。近代以來說書在各地的名稱也有所不同，在北京、安徽、浙江、貴州等地，又稱爲「評詞」；在長江以南，上海、揚州、蘇州、杭州等華東一帶，則稱爲「評話」；在南方粵語區的廣州、香港，則稱評書作品爲「古」或「古仔」(故事)，說評書就是「講古」。

授指導時，總羨慕姐妹們的研究主題是和生活貼近的，不論是說書或歌仔，都是曾經在日常生活中接觸過，即使隔著臺灣海峽，聲音文本和書面資料都不曾斷絕，雖然已經沒落，但至今仍然存續，那是真正活的文化，而我卻還在書海裡設法捕捉千百年前的古人智慧。

在一次指導課程裡，我們從陳士和說書講到臺灣的講古，教授播放了一段從廣播節目裡錄下來的說唱講古，「現在還可以聽到臺語講古？」離開熬夜苦讀的青澀年代，早已很少打開收音機，竟不知道臺語講古仍然存在。聽教授講述其童年隨著母親聽講古節目的回憶，彷彿憶及懵懂幼年在外祖父房裡聽廣播講故事的模糊印象。

難道那就是講古？

現在還有人在講嗎？

臺語講古是否也像大陸說書那樣精彩，內容如何取材？

講古也有門派師承嗎？

講古仙會運用什麼樣的表演手段和藝術技巧？

講古……

許多的問題躍入腦海，聽故事是人類不分年齡的共同喜好，中國大陸的說書發展出各自的門派和特色，並且已被有計畫的記錄保存下來。那麼，臺灣呢？幼年時隨著長輩守著收音機，懵懵懂懂聽講古的記憶已經模糊，以後還會有多少人知道這門藝術？

一般人提及說書，便想起中國大陸藝人的表演形貌，卻忘了臺灣本土也有「講古」；甚至一提起「講古」，便浮起輕信買藥的愚夫愚婦的形象，而將之歸諸不入流的娛樂，完全忽視「講古」之所以能吸引民眾，正由於它獨特的藝術價值。

臺語講古曾盛行於五、六〇年代的廣播界，是當時未邁入工商業社會的主要娛樂，填補人們的閒暇時間，滿足他們的情感。隨著觀眾追逐視覺的聲光效果，講古行業已逐漸沒落，希望能藉由本研究為臺灣三四十年來生動活潑的講

古藝術，留下珍貴的紀錄，並重建臺灣文化意識的間接現場。

本文以臺語講古的泰斗王子龍作為研究對象，他以擅長講史著稱，可以說是臺灣講史的代表。他的講古不僅曾風靡臺灣，更進一步紅到大陸閩南一帶，他究竟是怎樣吸引聽眾的？

當王子龍開始講史時，臺灣史尚未被注意，王子龍的講史究竟以什麼為題材？他是否也有話本作為底本？如果是以中國歷史為題材，他的詮釋觀點和大陸的說書人有無不同？他講古的內容是如何剪裁增華？刪減了什麼？又增加了什麼？

講古的操作模式都掌控在說書人手中，說書人並不只是講故事的載體，而是一藝術創作的本體。希望透過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以王子龍的講古做為研究臺語講古的典型，達到以下的目的：

- 一、 填補臺灣民間文學歷史研究的空白，拼貼出臺語講古發展流變的面貌。
- 二、 探求講古仙的養成教育，是否有門派師承？探討廣播講古特色以及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之間的關係。
- 三、 探討臺語講古題材的類別與敘事特色。
- 四、 比較臺語講古與中國大陸說書的差異。
- 五、 研究講古仙講古時如何如何增刪故事底本，其間所呈現個人的價值判斷及審美觀念，以及臺語講古的藝術價值。

第二節 研究文獻

一、文獻回顧

講古即說書，唐宋時期俗稱「說話」，是說唱藝術的一種，雖然在生活上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但在學術研究上並不受重視。陳汝衡的《說書史話》首度開啓說書研究的領域，在學術界影響深遠，享有盛譽。其後所有的從事曲藝研究者，尤其是關於說唱藝術發展史的部分，無不受其影響。

說書的起源雖可推至上古時代，人民在勞動之餘，休息時彼此談論故事，以消遣閒暇。但當時只是業餘的口頭創作，與現今說書的形式不完全相同。有關說故事以爲娛樂的行爲，雖然散見於《墨子·耕柱篇》、《列女傳》、《三國志·魏志》、《南史·始興王傳》、《太平廣記》等書，但僅能推知其逐漸與唐宋說書的樸素形式相似。

到了唐代，有關「說話」的記載增多，可以視爲可證之史的發端。唐代的「說話」，遍及民間、宮廷及寺院。從元稹於《元氏長慶集·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中自注其在新昌宅「說《一枝花》話」，《一枝花》就是李娃和鄭元和的故事；以及李商隱〈驕兒詩〉的「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以推知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郭湜《高力士外傳》記載唐玄宗晚年以講經、議論、轉變、說話來排遣寂寞。隨著佛教在中國的流行，寺院裡僧人宣講佛經，即穿插民間傳說、故事以增添趣味，吸引群眾，稱爲「俗講」；也有以唱佛曲、演述佛教故事，或歷史人物故事，採散文和韻文相結合的講唱形式，稱爲「變文」，即爲民間說唱文學的前身。

宋代經濟發達，民生安定，城市娛樂活動盛極一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的說書集中在「勾欄瓦肆」裡演出，「勾欄瓦肆」是宋朝戲劇和曲藝表演的場所。陳汝衡綜合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

梁錄》的記載，將宋代「說話」分爲四家：一、銀字兒²：說烟粉、靈怪、傳奇；二、說公案說鐵騎兒：描述搏刀杆棒發迹泰變之事和士馬金鼓之事；三、說經說參請說禪經：演說佛書、參禪悟道之事；四、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兩宋是說書的黃金時代，不僅有專門的表演場所，從業藝人眾多，還有文人創設「書會」，編寫專供藝人演出的劇本與「話本」。之後話本的發展，從說書人表演的底本演變成專供閱讀的話本小說，影響明清的章回小說甚鉅。元代以後，說書雖仍在民間流傳，但已不復宋代的繁盛，明清時期最負盛名的說書人當推柳敬亭，被曲藝界人士推崇爲祖師爺。近人的研究多以話本爲主，純粹做文字文本的研究，或是根據古籍記載來研究柳敬亭的說書藝術，但終究只能從文字上做間接的研究。

清朝以後，城市經濟繁榮，文化娛樂需求增加，說書的創作和演出有新發展，中國南方出現講歷史故事的長篇評話，以揚州評話爲代表；中國北方的長篇說書，出現具歷史性質的「大書」和具神話性質的「演義」，以北京評書爲代表。

清代有關說書的史料記錄大量增加，近人對其發展也有了較清楚的面貌和研究依據。在近人的研究裡，譚達先《中國評書（評話）研究》³上篇討論評書的起源、發展，並舉例說明評書的種類、形式、情節結構、人物描寫、語言特色和表現手法，尤其珍貴的是下篇所選錄的中國近代評書傳統作品，具體呈現說書的內容，還收錄有書館說書活動的資料，在說書場難再尋覓的現今，真是相當寶貴的資料。汪景壽、王決和曾惠杰合著《中國評書藝術論》⁴，是由學者和曲藝工作者合作，對中國大陸自清末百年來的評書發展作一介紹，特別是對相關的行規、行話所指稱的意義和藝術特點作了詳細的描述，並對評書的名家和新人都做了一番評點，結合了理論和實踐層面，對評書藝術進行全面、深入

² 「銀字兒」，說唱時用銀字笙或銀字鬚來伴奏，因以得名。說中帶唱，音樂性較強。

³ 譚達先：《中國評書（評話）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⁴ 汪景壽、王決、曾惠杰《中國評書藝術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的研究。

雖然民間文學的重要性逐漸引起注意，說書的相關研究卻還是相當薄弱，而且只及於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目前中國大陸方面正投入人力進行說書的採集記錄，除了將說書作品錄製成聲音文本以外，更將碩果僅存的說書名家作品轉譯成文字文本，以供保存。臺灣向來被視為中國的邊陲地帶，雖然目前中國大陸已有人專門研究臺灣文學，但仍未及於臺語講古的相關研究。

反觀臺灣本土的研究方面，雖然有劉增鍇（2001）碩士論文《大陸曲藝近五十年在臺灣之發展》，研究範圍以民國三十八年之後，隨著國府遷臺移植到臺灣的少數曲種的發展為對象。曲藝在臺灣的總體發展上，以相聲活動最為蓬勃，因此該論文特別側重相聲在臺灣的發展。由於劉增鍇本身從事相聲曲藝工作，熟識大多數早期的曲藝工作者，因此多能自表演者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並且以其專業素養就前人研究之訛誤之處多所糾正，以實踐結合理論說明，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該論文對說書在臺灣的發展，僅提到評書移植到臺灣後，以孫玉鑫一枝獨秀，擅長「武俠說書」，另有文一平的「南方評書」與之分庭抗禮；其他見諸報章廣告的評書藝人有陳寶蘭、青衫寒儒、逸雲軒主、張甫庭、李品卿、司馬東山、楊三連、張振、宋劍飛、于天魂、石文戶等人。劉增鍇雖然知道要研究曲藝在臺灣的發展，不能忽略「念歌子」和「講古」，但他自認為對閩南語素養有限，因此不敢貿然研究「念歌子」和「講古」。更何況「念歌子」和「講古」隨著早期移民傳入臺灣，早已成為本土化的曲種，它們和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移入臺灣的其他姐妹曲種的傳播和發展情況，都有很大的區別，因此未列入該論文的研究範圍之內。

正如劉增鍇所言，民國三十八年以後，隨著國府遷臺移入臺灣的曲種曾經因政府的重視和扶植，而有過一段蓬勃發展的經歷，但仍敵不過時代的潮流而衰微。臺語講古卻因為語言因素和政治考量而未能受到官方重視，其傳播、發展和保存，只能依賴民間的力量。

筆者在進行有關臺語講古的文獻資料蒐集時，發現只有少數的報章雜誌有零星的記載，其中《新竹市志》第八卷〈藝文志〉第十三節介紹講古先生，記載新竹「小世界」講古場的陳設；而黃銘銓的〈臺灣講古場を窺る〉提供日治時期昭和年間講古場內現場講古的情景，包含講述的故事來源、每一回的時間長度和收費多寡，這二篇記載皆可以供作現場講古的實況佐證。

至於以講古為研究論文發表的，遍尋前人研究文獻，所有的文字資料皆是針對大陸說書作研究，僅有一篇輔仁大學語言研究所林君照（1990）以英文撰寫的碩士論文“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torytelling”（臺語說書的語言特色），其餘相關研究可說是付諸闕如，更顯視對保存臺語講古藝術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急迫需求。

林君照在民國七十九年進行研究時，說書場皆已停業，無法進行現場錄音取材，龍山寺或公園雖有零星講古但缺乏連貫性，因此他採用坊間購買的廣播講古錄音帶來做為研究對象。

論文前半部探討臺語講古與大陸說書的淵源，介紹了從「變文」到「說話」的演變、內容的分類和表現技巧等等，認為臺語講古初期取材自中國古典小說或傳奇故事，例如：詩經、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神明傳說等等，後來又加入了發生在臺灣本土的故事⁵。該論文說明臺語說書的文法、限制、表演技術。後半部以專章討論語言技巧，提出說書者的臺語發音有泉州音和漳州音混合的現象，以及一些發音上的特點，諸如：鼻音性、呼吸控制、發音含糊省略、聲音嘶啞、夾雜著呼吸聲、力道的控制、速度、停頓，對聽眾理解內容的程度究竟是妨礙還是助益。另外探討故事主題的定位以及說書者進行角色轉換和時空轉換時，所利用的語言符號。

林君照的論文想要處理的問題頗多，因為以語言學做為主要研究領域，因此大部分篇幅著重在文法的討論，在其他問題的處理上，除了採羅馬字記音引

⁵林君照未說明所取材錄音帶的說書者為何人，從論文中舉例的講古片斷的所出現的人物有賣鹽順仔、紅龜和廖添丁，說書人極可能是吳樂天。

述摘錄講古內容，每一段還加上英文翻譯和故事大要，可惜除此之外，對問題的探討都只作簡要敘述，再加上以英文書寫，讀來總覺得隔靴搔癢，無法盡興。

另外劉秀庭（1999）碩士論文《賣藥團：一個另類歌仔戲班的研究》提及賣藥團以跑江湖的方式，從傳統的「撲拳頭賣膏藥」到以各種民眾感興趣的表演方式召來群眾聚集，依楊秀卿回憶的表演形式中便列有以下幾種是與臺語講古有關的型態：

善公場—以講古勸善的技藝賣藥，講古者獨自一人表演，能吟詩作對來講述故事，類似以前的說書人，如：吳樂天、林進德。…

唸歌場—說唱故事、戲文賣藥的團體，通常一人至兩人成團，又稱「獨念場」，如：楊秀卿、陳美珠。⁶

從文中介紹的表演內容看來，「善公場」和「唸歌場」都是以講述故事為主，採說法中現身的表演方式，呈現給群眾一個抽象、模擬的想像空間，都屬曲藝表演的一環。可是劉秀庭的研究重點在以歌仔戲班為主的賣藥團，對「善公場」和「唸歌場」的著墨僅止於此。但劉秀庭在論文中提出臺灣鄉民嗜好吃藥補身的習慣，喜歡購買既滋補強身又療效廣泛的藥品，尤其是宣稱採用特殊藥材的補藥，並探討賣藥團如何透過表演與觀眾互動，以達到促銷藥品的目的，這些研究正可提供筆者作為研究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之關係的參考。

王舜偉（2002）《廣播賣藥節目研究－媒介系統依賴理論之觀點》雖是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看似是與本研究主題不相干的研究領域，但論文中提到收聽廣播較之其他媒介具有不需識字、價格便宜、不需要專心接觸等可輕易接近的特性，因而吸引廣大閱聽人，而這些閱聽人有一部分同時成為賣藥節目的消費者。雖然他是以 call in 的賣藥節目作為研究對象，與筆者欲進

⁶ 劉秀庭：《賣藥團：一個另類歌仔戲班的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第55頁。

行研究的廣播講古節目不同，但論文中所探討賣藥節目、電臺、指定藥房與廠商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正可以為筆者進行研究時提供參考。

二、臺語講古的發展概況

從文獻考查到的零星片斷，只得到對臺語講古模糊的印象，有人認為講古不同於說書，是因為看到講古仙手捧著書本，照書本內容說一遍而已，缺乏說書的創造性，但筆者透過採訪幾位廣播講古的廣播員，得知他們在講古時都是據底本加以敷衍，其間注入了個人的虛構想像而非照本宣科。因此講古時是否手捧書本，是否照書本唸故事，還是加入個人的創作，只是講古仙的功力不同而造成表演上的區別。說書究竟於何時傳入臺灣已不可考，可以確定的是臺語講古是說書的支脈，為填補曲藝史和臺灣民間文學史上的這塊空白，筆者綜合所蒐集到的資料、早期的報紙雜誌和訪問，勾勒出臺語講古從日據時代以來到現在的發展演變，整理如下：

愛聽故事是人類的天性，早年「講古」隨先民從閩南傳入臺灣，最初只是在農閒之餘，三五好友聚集喝茶開講，有善於說故事的人頗受歡迎，便被眾人戲稱為「講古仙」，後來有人找了一個場地，擺上幾條長椅，提供民眾泡茶兼聽古，因而發展出講古的行業。

「講古」在臺灣何時成為一門謀生的行業已不可考，遍尋文獻資料，最早的相關記載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日本人佐倉孫三於《臺風雜記》中描述當年在臺灣之見聞，其中有講古一條：

占坐於街頭一方，高聲談古事，聽者如堵，是為講古師。所講三國誌、水滸傳類，辯舌誇張，抑揚波瀾，使人起情；我所謂「迂講釋」者。唯彼見書而講之，我則記臆談之，其感情稍異。臺人欲激勵士氣，則往往

用此方許云。⁷

從佐倉孫三的敘述中可以知道：在西元一九〇三年，臺灣即有「講古師」的存在，「講古師」即臺灣民間所稱「講古仙」。據《臺南市志》〈人民志·禮俗篇〉第三項「說書」項下記載，在清道光咸豐年間，講古之風即相當興盛。講古仙找到一個露天的場地，或在街角、樹下，或在寺廟、公園、市場邊，但凡民眾容易會集的地方，有時是由商家無償提供場地，擺上幾張條凳，就是一個流動的講古場。講古仙多是未能考取秀才的童生或是落魄的文人，說的是古老的三國誌、水滸傳之類的故事，卻能吸引群眾圍觀聽古，隨著講古師誇張的敘述、緊張的情節以及抑揚頓挫的語調，聽眾的情緒也隨之起舞。要收費時，講古仙會在製造一緊張的情節處，停下來休息，喝個水，傳個鉢，圍觀的聽眾隨緣給錢，形同說書賣藝，一旁的店家也藉著講古師所聚集的人氣增加交易的機會。⁸

（一）講古場

據《新竹市志》記載講古成爲職業演出早在日治時代大正年間，最盛行的城市在臺北、臺南和新竹，但已無法查證當時的講古場地。光復後，講古場的主要分布地點爲：臺北的講古場在萬華三水街；臺南的老人茶館是場地最大的，一直到民國六十年左右才停業；新竹的場地有「小世界」爲固定演出場所，城隍廟後彌勒佛殿與東寧宮，則常有臨時性演出。⁹

在日據時期，必須申領執照才能以講古爲業，昭和二年（1927）臺灣即有固定的講古場，當時臺北媽祖廟左邊的「山狗」，右邊的「臺北府」、「山鹿」都是頗負盛名的講古仙。每場可聚集百來人，一場三回，每回大約二十分鐘到三

⁷ 引自佐倉孫三《臺風雜記》，省文獻會，1996年，第30頁。

⁸ 見黃銘銓〈臺灣講古場を窺る〉，《臺灣時報》，1934年3月，第19～23頁。

⁹ 見《新竹市志》第八卷〈藝文志〉，第111～113頁。

十分鐘，一回收費一錢。¹⁰依黃銘銓〈臺灣講古場を窺る〉描述昭和九年（1934）時臺灣講古場內的情況：每天二場，日場從下午二時到五時，可說上五、六回的故事；夜場從晚上七時到十時，可說約六、七回故事，收費約每場二圓左右。

臺灣光復後，講古業逐漸進入鼎盛時期，光是艋舺一地就有六、七家講古場，在大稻埕等舊市區也設有不少家。民國四十一年臨時省議會通過「臺灣省各縣市說書業登記辦法」來加以規範講古業者，當時不僅各地紛紛開設講古場，更有許多無營業執照「講散古」的，只要在公園內、大樹下一站，就可以吸引群眾圍觀來聽講，因此每到黃昏時，公園內東一堆、西一群，講散古的人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被媒體喻為不要資本的生意。

光復後因大眾娛樂少，講古相當受到歡迎。新竹市的「小世界」，僅有數坪大小，可同時容納一百人左右的聽眾，常座無虛席。說書現場擺設簡單，只有一個講臺，案桌上有一杯熱茶。臺上右有鼓架，左有鑼架，敲鼓三下表示講古開始，鑼聲一響表示中場休息。

開設在臺北三水街的「文化說書場」¹¹，佔地有三十多坪，場內擺放長條板凳，每張板凳可排排坐，坐上五個人。初期聘請從大陸廈門來臺的說書人莊為樂講《三國》，極盛時期的夜場，尙未開場就擠進了二百多人，甚至得將兩壁活動的木板窗通通卸下，連走廊過道都擺上了六、七十張凳子，還有人站在門外聽，要直到午夜才能散場；講古臺下還圍擠了三、四十名放學後背著書包來聽書的學生，趕也趕不走。

大部分的講古場兼營茶肆，主要收入是茶資和「古金」¹²，場主亦有兼賣水果的。賣茶和水果的收入歸場主所有，「古金」則和講古仙拆帳。聽書以回計價，一回收費一角，講古仙每每在二十分至二十五分左右，將故事帶到高潮處即賣個關子作中場休息，店家便派人托著一只紅盤沿著椅凳收費，為故事情節

¹⁰ 見陳麗卿〈碩果僅存的說書場〉，《民生報》，1980年10月11日。

¹¹ 文化說書場位於臺北市艋舺地區萬華戲院後面，1946年3月成立，1986年停業，經營者為張林寶玉。

¹² 「古金」即每講完一回向聽眾所收取的費用。

所吸引的聽眾便會乖乖掏出錢來繼續聽下一回的發展。講古場在鼎盛時期，每天分早、午、晚三場，每一場約二至三個小時，二十分到二十五分鐘一回，一回可收個二十來元左右，一晚大約可收上六、七回。

在講古場營業時，場外還會圍上一圈賣烤魷魚、甜不辣、瓜子和零嘴的小販，利用講古仙休息喝茶的時間，穿梭在聽眾椅凳間，吆喝叫賣聲不絕，喧鬧的情景宛如小型夜市。當時賴講古場維生的，不僅是場主、伙計、講古仙，還有這些趕場的小販們。

早期聽古人潮擁擠時是坐長椅凳，後來改成竹製的高背躺椅，聽眾可以一邊聽講古，一邊喝茶、嗑瓜子、吃蠶豆，聽累了還可以閉眼假寐一番。但也有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說書場為招徠生意，會聘請樂隊及召歌女唱歌¹³，也有民眾在此聚賭，違規的說書場遭到警方取締而陸續關閉，加上說書從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說書內容多雜以迷信香艷之詞¹⁴，使得說書業逐漸式微。正派經營的說書場在電視臺開播之後，聽眾紛紛被更具聲光娛樂效果的電視節目吸引，使得人氣逐漸渙散，最後只剩下文化說書場一家。

說書人陳寶蘭在文化說書場講古二十二年，回顧早期講古的題材多是歷史章回小說，如三國誌、包公案、封神榜、七俠五義……等等，後來在時代潮流的刺激下，為了求新求變，加入武俠小說做為底本，古龍、諸葛青雲、臥龍生、金庸、溫瑞安……等人筆下的人物，都曾為說書場織成一片刀光劍影。陳寶蘭為吸引年輕人來聽古，曾經講一些奇情偵探、俠義武俠小說的故事，但都喚不回逐漸流失的聽眾。

¹³ 見 1955 年 3 月 16 日《聯合報》第 3 版新聞：臺北市警局警告茶室說書場不准聘請樂隊及召歌女唱歌，若有違規者，限期自行停止，否則依法嚴格取締。逾期查獲者，初次予以警告，第二次處以暫停營業，再不遵守則予吊銷營業執照。

¹⁴ 見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市志》〈人民志·禮俗篇〉，臺南市政府，1979 年。
光復初期，政府有意藉說書進行思想傳播，在 1956 年調集說書從業人員集訓，見 1956 年 8 月 9 日《聯合報》第 5 版新聞：臺灣省政府為改良說書內容，增進說書人員之業務知能，勵行文化改造運動，自 9 月 10 日起至 16 日止，假新竹社教館舉行 45 年度說書人員短期訓練班，調集說書工作人員予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三民主義、俄帝侵華史、共匪暴行、中華民族史、說書的內容及技術之檢討、說書與宣傳、說書與社會教育等，參加訓練的人員往來之旅費和訓練期間之膳宿、講義等費用，均由省教育廳提供。

自電視臺開播後，講古業逐漸衰微，民國七十五年全臺最後一家「文化說書場」正式歇業，自此之後，民眾在日常娛樂中，想要聽古，只能守在收音機旁，等待與賣藥廣告相結合的講古節目，現場聽古的機會只有在極難得的場合作特意的安排，或是遇有業餘人士為愛好此道的老人們講的零星散古。

（二）廣播講古

光復以後，政府開放廣播電臺設立，隨著人民生活的改善，工商業界逐漸體認到商業廣告的重要，廠商於電臺為自家產品付費廣告，廣播廣告因不受語言和時空的限制，播報的成效良好，在供需互動催促下，大量湧進的廣告業務為商業電臺帶來繁榮與商機，也為廣告主帶來豐厚的利潤。

廣播廣告依其播出的方式可分為「插播廣告」和「定時廣告」。「插播廣告」是安排在節目和節目交換間時播出的計次廣告，即我們收聽廣播時常會聽到主持人所稱的「工商服務時間」；「定時廣告」則是由廣告主買下某一時段的節目，固定在該時段或該節目內穿插播出的計時廣告，甚至有時電臺只是出租時段，連節目內容都是外包外製。外製節目需以具娛樂性高的內容以招徠聽眾，因光復初期國語尚未普及，廣告主和廣播劇團合作，製作閩南語廣播劇吸引聽眾，當時較受歡迎的閩南語廣播劇團有王明山、吳影、張宗榮、陳一明、靜江月……等劇團¹⁵。

在各類的廣告內容裡，醫療藥品類一直是廣播電臺最主要的廣告來源，有些大客戶更是買下整個節目的時段，自行製作節目，成為獨家提供廠商，也擁有廣告的專屬權利。後來因廣播劇至少得要三名以上的演員，所需成本較高，廣告客戶便尋訪較具人氣又有製播主持能力的電臺播音員製作講古節目，憑著便給的口才講述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併推銷藥品，吳非宋（1918～1975）於民

¹⁵ 據王子龍的說法，廣播劇團依內容可分為三類：有歌仔戲、古裝（王明山、張宗榮）及新劇（吳影、靜江月）。其中王明山廣播劇團擅長歷史古裝戲，張宗榮廣播劇團擅長武俠古裝劇，吳影廣播劇團擅長文藝愛情劇，靜江月廣播劇團擅演倫理時代劇。

國四十五年在民本電臺主講臺灣第一個講古節目「故事漫談」，其後較著名廣播講古人有王明山、王子龍、王麗華、石文戶、李俊男、吳樂天、林進德、俊鳴……等人。

財力雄厚的廣告主買下十幾個電臺的固定時段，將製作好的節目帶送到全省北中南各電臺輪流播放，稱為「跑帶」，當時常有一帶跑遍全省的現象。強力播送的結果，不僅促銷產品，更捧紅了主講的講古仙。根據石文戶回憶當年受歡迎的盛況：當講古節目播出時，走在街上無須攜帶收音機也可以聽得到，因為滿街的商家都在收聽節目。有些電臺播音員甚至後來投資製藥廠，從投資製藥、編製節目、主持節目到行銷賣藥一手包辦，這些在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期間進入電臺講古的播音員也因此名利雙收。

講古仙有的來自於電影辯士，例如：張宗榮、鄭衍宗¹⁶；有的來自於賣藥團，例如：吳樂天、林進德；有的來自於廣播劇團，例如：王明山、王子龍。而王子龍出自王明山門下，承自王明山的廣播技巧，講古獨樹一格，文詞典雅而無江湖味，尤其以講歷史大書著稱，其講古不僅曾紅遍臺灣，還拓展到大陸閩南地區。

雖然在目前五光十色的社會中，講古對現代人失去了吸引力，廣播講古節目逐漸凋零。在民營電臺和地下電臺仍可收聽到講古節目，但大多數為早期錄製存檔的節目帶，輪流在各電臺間播放，只有少數如中國廣播公司的外製節目「善道因果」，由陳麒文和王麗華播講故事，仍不斷在尋找新素材，錄製新的節目帶，以及孫正明的「無所不」先生播講《資治通鑑》，也是目前正在錄製的新節目。無論是新製節目還是舊帶重播，節目和藥品廣告結合的促銷方式則如出一轍。電臺出租時段給藥廠，由廠商自行外製節目，也自負成敗，外包外製的

¹⁶ 見葉龍彥〈臺灣的默片電影及辯士文化〉，《鄉城生活雜誌》第 63 期，1999 年 4 月，第 26~29 頁；以及〈臺灣的電影辯士〉，《臺北文獻》直字第 121 期，1997 年 9 月，第 173~200 頁。葉龍彥認為電影辯士淵源於說書藝術，而後自日本傳入臺灣。鄭衍宗自小愛聽講古，獲得許多寶貴的知識，十六歲便投入辯士工作，可依放映地點聚落的不同，分別以閩南語和客家語來解說劇情，由於投入研究劇情，因此極受好評。1959 年在新竹「小世界」開場說書，擅長講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及武俠小說等。

賣藥節目因以獲取利潤為原則，而致節目內容誇大藥效、節目廣告化及廣告超秒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這些電臺難免淪為「賣藥電臺」之譏，連帶使得閩南語講古節目被劃歸為賣藥節目，因而使人忽略其內容所蘊涵的藝術，殊屬可惜。

（三）電視講古

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臺灣電視公司正式開播，臺灣正式進入電視媒體時代，其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電視公司和民國六十年中華電視公司陸續成立開播，不僅使講古場的聽眾流失殆盡，連廣播講古的聽眾也受其吸引而流失。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四日中國電視公司將閩南語說書節目「龍山古譚」首度搬上螢光幕，由王正和製作，許影人主講。許影人自十六歲拜師學習說書，曾在屏東講古場及臺北民本、民聲、正聲、中廣各電臺講古，能夠說的書有一百多部。當時許影人以二十八歲之齡，是少數年輕一代的說書人，每週六晚間十時三十分於電視講「八仙慶壽」，原本預訂陸續播講「魏徵斬龍王」、「岳飛傳」、「無頭公案」、「孫臏下天臺」、「乾隆皇帝下江南」、「大唐演義」等民俗故事。播出時，除了一名主講人，加上醒木、葵扇和一支拐杖以外，別無其他道具，表演時說書人以醒木提高氣氛，以葵扇模擬雲或船，更將拐杖當作刀劍比劃。該節目試圖以傳統說書的形式來挑戰螢光幕前觀眾的口味，但從每週只播出一集，持續播出一年左右看來，應是無法達到其原預期的效果。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一日中國電視公司再度嘗試連續性的閩南語說書節目，於每週一至週五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到十二時四十五分，每天中午播出半個小時由顏中英主講的「春秋講古」。

可惜以上兩個節目都因收視率差，沒有廣告收益而終止。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中華電視公司播出由廣播界名人吳樂天主講的「三國演義」，吳樂天講古曾被國中生票選為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之一，可是電視講古不同於廣播講古，廣播可以不必全神貫注去聽，聽眾可以選擇一邊做事一邊收聽，也可以躺

在床上閉著眼睛聽，工作地點、客廳、廚房、餐廳、臥室…任何場所都可以收聽；一旦將講古搬上電視，想要讓電視機前的觀眾緊盯著螢幕，光憑著講古仙的舌粲蓮花，以陳舊的故事題材、單調的電視畫面，除了遠景、中景、特寫以外，燈光、道具、攝影這些可為一般電視節目加分的聲光效果，全無用武之地，自然難以吸引觀眾。除了吳樂天以外，當年在廣播界以講古聞名的黃忠一、李俊男、俊鳴……等人也曾往電視媒體發展，但成果都不如預期。

在衛星有線電視蓬勃發展之後，周志仲、沈明正、孫正明、林峰、林進德、吳樂天、俊鳴、曾志峰、顏進平…等講古仙紛紛轉往第四臺發展，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還出現了一個以講古為主的專業頻道—「弓禾衛星民俗講古頻道」，也引發其他有線電視開發相關節目，一時之間在有線頻道上可看到一連串的閩南語講古節目。可惜好景不常，講古節目終究難敵收視率的壓力而一一告終。但講古仙在第四臺曝光率大增，並且在節目中穿插藥品廣告，也讓他們因此名利雙收。林進德甚至將講古故事文稿整理出書，成為跨足廣播、電視和文壇的講古仙。

（四）現況

現場講古雖難再現，但南部地區偶爾還可看到有零星講散古的業餘表演者，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閒暇時興之所至，就在公園裡開講，為老人家和自己娛樂，只是可遇而不可求，想要親眼目睹，只能等待特殊節慶安排的懷古活動，特地邀請講古仙現身說法，才得以親歷其境。

目前電臺不乏廣播講古的節目，節目也依然結合藥品廣告，至今仍努力不懈的有王麗華、陳麒文、孫正明、沈明正、廖乙正…等人，有些是播放舊帶，有些則是重新錄製，內容多以歷史章回小說為主，偶爾有以現代小說改編。但有些講古仙已不再講古，轉而以宗教形象包裝，在節目中或為聽眾算命解惑，或為民眾解說有關身體健康的疑難雜症，甚至以法師之名弘法傳教，一併介紹

藥品的，例如：李俊男、俊鳴即是。

而電視螢光幕上的講古節目雖然較少，但結合講古與促銷藥品的經營方式，和廣播講古如出一轍，例如顏進平結合歷史故事和佛經宣講，卻也得靠促銷藥品來維持節目的收支。倒是有些宗教頻道有關傳道講經的節目隱約有講古的痕跡，GOOD TV 好消息頻道更是直接以「劉三講古」為名來傳道，這些以宣揚教化為主的節目，與廣告脫離，頗有恢復唐代俗講的意味。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理論

本論文在進行之初，即發現可供參考的相關文獻非常稀少，因此除了以文獻法來蒐集資料外，另外採質性研究，以田野調查工作，結合深度訪談法和口述歷史法來彌補文字歷史資料的不足，並針對聲音文本加以敘事理論的分析；再以比較文學的方法，比較文字文本和聲音文本的差異性，以及進行兩岸之間聲音文本的比較，看看講古仙如何滿足聽眾的審美心理，以獲得臺語講古的藝術價值。

質性研究的訪談不同於一般的閒談，而是一種有目的的談話過程。潘淑滿（2003）認為：

訪談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輔以聆聽與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¹⁷

臺語講古的研究，正是要還原早期臺語講古的情況，及分析講古的敘事特色，透過談話過程，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看法、感受和意見。研究者不僅要懂得問問題，更要能扮演一位好的傾聽者，傾聽受訪者的回答，從其中發現現象或行為模式，幫助自己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有深入的理解，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較全面式的瞭解。研究者不能預先設定答案，而是透過資料歸納、整理、分析和訪談過程的對照，而逐漸浮現出該行為模式。

曲藝表演極重視個人特色，因此有「一人一台大戲」的敘述表演特徵，「人在藝在，人亡藝亡」的情況比比皆是，這個情況在臺語講古的發展上更為明顯。

¹⁷ 見於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第135~136頁。

因此在文字史料不足的情況下，人物訪談和考察就成了採集資料極為重要的方法。

一個完整的訪談過程至少要包括三個步驟：事前準備工作、正式訪談工作及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詮釋。

1. 事前準備工作

事前準備工作包括確定研究主題、決定訪談的類型與對象、發展訪談大綱。

在確定以臺語講古為研究主題後，對研究範圍仍然模糊，原訂以整個臺語廣播講古為範圍，遍訪各個曾在廣播界擁有一片天的講古仙，想要透過訪談資料，找尋講古的脈絡，重現廣播講古的盛況，勾勒臺語講古的面貌。於是持續收聽廣播節目，尋找講古節目，並利用賣藥專用的服務電話，透過電話和書信徵求講古仙意願以進行訪談。但這段尋訪過程持續半年左右，發現老成凋零，於是將研究範圍縮小，以個別人物做為典型研究，經採訪石文戶、王麗華、陳麒文和王子龍後，決定以王子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為了避免訪談漫無目標，決定採「引導式的訪談」(guided interviews)，亦即「半結構式的訪談¹⁸」(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採集資料的方式，在訪談進行之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方針。筆者所設計的訪談大綱如下：

- (1) 出生與活動範圍：本名為何？出生在哪裡？在那裡活動？幾歲在哪裡？（經歷）
- (2) 師承關係：啓蒙老師是誰？真正專業訓練老師是誰？基本功的學習狀況？訓練的內容和過程？學了多久？學的第一本書是什麼？正式演出的第一本書為何？當時價碼（收入）多少？

¹⁸ 非結構式的訪談，談話內容沒有嚴格的限制，可以由研究人員或受訪者就某項主題自由交談，這種方法有利於拓寬和加深問題的研究。

- (3) 說書的內容：最擅長說哪一種書？有沒有自己創造的故事？總共說了多少本書？
- (4) 說書型式：單獨說書或搭檔說書？在廣播電臺或電視臺演出？
- (5) 說書的動機為何？
- (6) 賣藥的情況：如何與藥廠合作？合作情形如何？收入如何？說書正文與廣告的比例多少？與聽眾互動情況？
- (7) 婚姻情形
- (8) 終身事業：為何不出CD？為何不在電視說書？為何轉向宗教？
- (9) 一輩子說過幾本大書？幾本中篇？幾篇短段（小書）？如何穿插？
- (10) 自認最得意的是段子（本）是什麼？聽眾反應最熱烈的段子為何？失敗的段子為何？為什麼？
- (11) 認為台灣的聽眾接不接受？為什麼？
- (12) 說書不同派別的禁忌？哪些內容是不說的？
- (13) 漳州人和泉州人說書有何不同？
- (14) 南部人還是北部人愛聽你的說書？
- (15) 有無手稿、相片、錄音資料？

訪談時不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可以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由於受訪者對問題本身的認知和生命經驗的不同，對問題的反應也會有所差異。訪談大綱只是為了讓訪問進行順利，不致偏離主題，在引導式的問題之後，可緊隨著開放式的問題來詢問受訪者的感受、認知和心裡的想法。要盡量以中立的問題來詢問，避免受訪者感覺到問題已存有明顯的價值判斷，受訪者的反應可能會受到社會期待的影響。

2. 正式訪談工作

第二個步驟是利用半結構式問卷進行深度訪談，每個問題都可以依受訪者特色或訪談當時的情境，彈性運用與調整，秉持著開放態度和彈性原則，盡量讓受訪者在自然的情境中，充分表達其看法和意見。

在訪談過程中，要注意雙向互動關係及情誼的建立，降低受訪者的排斥，並且要學習仔細傾聽受訪者的語言，因此要先熟悉受訪者的語言和文化。筆者在訪問王麗華的過程中，就因使用具有土味的閩南方言進行溝通，而獲得陳麒文的首肯，同意接受訪問。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除了要熱情、積極投入對話過程，還要記得先將自己擺在一旁，雖然在準備工作時，已先有所假設，但不能因而影響受訪者，要如同現象學所說的「放入括弧」，先讓自己存而不論，與受訪者進行開放式的訪談，才能得到真實的反應。

至於實際的訪談過程，在本節中將另行敘述筆者與王子龍的對話之旅。

3. 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詮釋

第三步驟是要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詮釋，必須先將訪談過程中所獲得的任何資料都轉化成文字資料。此一階段的工作是將訪談過程的全程錄音和講古的錄音光碟，分別透過轉譯過程，轉化為文本逐字稿。

將聲音資料轉譯成文字資料是一件勞力密集的工作，相當耗時耗力。尤其是為了保存及研究的便利，必須先將講古錄音的迷你光碟，轉為數位聲音檔，再轉譯成文字資料。一個小時的訪談錄音或講古錄音，必須使用約八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來進行轉譯，因此在轉錄和轉譯的過程裡，就耗費相當多的時間。

一方面為忠實呈現中國文字為單音節的特性，一方面為了做敘事研究，因為臺語的書寫文字尚未有定論，因此在建立文字資料時，主要以華語中相對應的同義字來書寫，若無同義字可用，則以擬音字代替。

當訪談資料從口語被轉換成文字符號後，許多的口語訊息可能會流失，因

此在轉譯過程中，筆者盡量將受訪者談話時所表現的停頓、重疊、猶豫和插話等等，包括表達語氣的語尾助詞都一併設法記錄下來，希望能保留受訪者的語氣，使訪談的文本更接近真實。但在訪談紀錄寫成後，因王子龍認為口語被忠實記錄下來後的文字紀錄，有礙閱讀的流暢性，因此徵得王子龍同意後，在兼顧忠實原貌和閱讀順暢的原則下，加以增刪修補而成為附錄的訪問紀錄。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發現王子龍對有些事件的時間或數字的敘述，在前後二次的訪談紀錄裡並不一致，因為第二次訪談是針對第一次訪談紀錄的補正，因此遇到有矛盾之處，便以第二次訪談的紀錄為主。

最後針對運用聲音文本和轉譯的文字資料進行講古內容的敘事研究，透過敘述角度、密度、速度和頻率等分析，探討臺語講古的敘事模式；並分別與文字文本、大陸說書同一主題的聲音文本作一比較，找出其特色；再透過美學分析，以獲得其存在的藝術價值。

二、 與王子龍對話之旅

初步決定以閩南語講古為研究對象，頓時覺得應該昂首闊步，扛起保存講古藝術的重任。但除了幼年曾伴著祖父母聽故事的印象外，自踏上求學旅程，就努力成為一名能說得一口標準國語的「好學生」，雖然，我並沒有成功，但講古卻早已不存在於我狹小的生活圈裡。基礎如此薄弱的我，能完成這麼嚴肅的重任嗎？對於閩南語講古毫無所悉的我，能如何著手呢？

懷著惶恐的心，捧著老師開出來的名單：黃志清、陳一明、王明山、王子龍、王麗華、吳樂天、李俊男、林進德、俊鳴和石文戶，個個都是當年以廣播陪伴許多人成長的講古仙，這些人應該都上了年紀了，也許有的人早已作古，再不著手進行紀錄和研究，恐怕真要老成凋謝，為時已晚。

（一）眾裡尋他千百度

聽說目前仍可收聽到講古節目，每天一上車，我便將收音機鎖定在各個民營電臺閩南語頻道，因而收聽到方麗玉的講古說唱。我透過該節目中播報的服務電話試圖與方麗玉聯絡，也曾寫信請求她接受訪問，但方麗玉自謙早已退休，沒有特殊之處可供研究。一直沒能聯絡上方麗玉本人，並取得她的同意，至今仍感到遺憾。

半年後，一日在赴醫院途中，獨自駕車行駛在快速道路上，一如平日打開收音機，正巧收聽到中國廣播公司「快樂人生」的結尾，女主持人播放了一段熟悉的囡仔歌，隨後介紹道：「這片光碟是我爸爸王明山的大弟子王子龍和我一起錄製的，要免費提供三十份贈送給聽眾朋友，想要索取的聽眾請打電話……，找我麗華還是阿文都可以。」

王子龍？王明山？王麗華？這不正是我辛苦尋覓的對象嗎？

我迅速將車子駛離快速道路，停好車後，馬上以行動電話撥通那個心中不斷重複默背的電話號碼，確定了這位女主持人就是廣播講古名人王明山的女兒王麗華，為避免佔線太久，簡單說明來意後，得知王明山已去世，初步獲得王麗華首肯，並願居中介紹王子龍。我按捺住心中滿溢的興奮，在筆記本上以顫抖的字跡留下王麗華的電話和聯絡地址。

之後，我寫了一封信向王麗華說明研究的主題和動機，請求提供協助，經過數次的電話聯繫，終於敲定前往拜訪的日期。

初次透過電話拜訪王子龍，他全程以流利的國語應答，聲調低沈而緩慢，聽起來不太像是想像中的講古仙，想像中的講古仙應該是草根性強，口才便給，語調抑揚頓挫強而有力，而且應該習以閩南語來與人對談的。王子龍表示：「如果你有心要做這個研究，我手邊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你參考。」當時完全沒有想到他所說的「一些東西」，居然是一座寶庫—約七千集的講古錄音資料。

尚未北上拜訪，在網路上搜尋到廖錦棟所撰〈訪講古漢學家王子龍〉，文中所述及王子龍錄製出版的《古早歌、詞、話》，即是王麗華在節目播放的光碟。透過廖錦棟文中所附的相片，對王子龍的印象有了初步的具體形貌。

附圖一



王子龍身影（轉引自廖錦棟先生 2004.08.04 拍攝於王子龍淡水宅中）

（二）未見其人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在臺北縣新店市訪問到石文戶，談他從擔任京劇劇團翻譯到歌仔戲班以少年扮演老生，退伍後為廠商錄製講古節目，送到全省各地的民營電臺播放，曾造成轟動。而後如何在講古與歌仔戲編劇之間做抉擇，又如何能在歌仔戲編導上創造事業的顛峰。可惜石文戶的講古事業只維持二年左右，即專注於編劇，早年因錄音帶的成本頗高，都是在播放完畢後，將舊帶重複使用錄製新節目，因此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存檔。

附圖二



石文戶回憶當年風光及示範講古之神情。
（2004.11.01 蔡心惠攝於石文戶新店宅中）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在臺北市松江路王明山播音社的錄音室訪問到該社團的二位重要人物－王麗華、陳麒文，以及王麗華的先生阿丁。阿丁為我簡介五〇年代幾個重要的廣播劇團及廣播人；王麗華則談起當年王明山收養她原有意當童養媳，但長大後卻各自婚嫁，她自幼和王明山搭擋廣播，曾被喻為天才少女，後來繼承王明山的廣播事業。王麗華謙虛的表示：無論是和王明山、王子龍或是現在和陳麒文搭擋合作，都只是扮演陪襯的角色，若是要對講古有更多的認識，還是要能親訪陳麒文和王子龍。

附圖三



陳麒文與王麗華講古錄音實景（2004.11.05 蔡心惠攝於台北市松江路）

附圖四



左圖：陳麒文與王麗華合影

右圖：阿丁與王麗華賢伉儷合影

（2004.11.05 蔡心惠攝於台北市松江路王明山廣播社）

陳麒文是王子龍的學生，本名陳士賢，十多歲時是王子龍所組的雷虎少年劇團的一員，曾因演出精彩被喻為天才少年。目前和王麗華搭擋，為王品製藥公司錄製講古節目，在中國廣播公司調頻臺播出。陳麒文自稱因為受不了採訪者不流利的臺語，向來拒絕訪問。訪問過程中，我請託阿丁代為掌鏡拍攝王麗華、陳麒文和我三人的合照，我提醒說如果鏡頭裡的人太小「仙」，可以調整焦距來使人物「卡大仙」。陳麒文聞言莞爾，誇說我的臺語有「土味」，聽起來很有親切感。沒想到我這具「土味」的臺語，竟因此讓他打開話匣子，欣然接受五個多小時的訪談。

陳麒文談五十年來從浪蕩江湖到幡然醒悟的心路歷程，從少年劇團到現場說書的機變應巧，從侍母盡孝到戒奢守分，所堅持的有所為及有所不為。他認為自己的說書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反應敏捷，題材豐富。更由於他的人生資歷，讓他在說書時，講到一些有關江湖上「你兄我弟」的素材，更能融入自身的經歷和見識，比其他的說書人更能給聽眾真實的感覺。

陳麒文得到王子龍在編導方面的指導，也曾隨著王子龍說書，草根性極強的他，說書時較為隨性，表情相當豐富。這次有幸見識到陳麒文和王麗華二人錄製講古節目的現場，看到陳麒文一邊說書，一邊手舞足蹈向錄音師暗示他所需要的場景配樂。原來他們憑著多年合作的默契，錄音前竟完全不曾討論，每天要進行的情節也不確定，都採隨機配合。當天錄製「康熙大帝」一小時的節目，僅講了一頁多的長度。當筆者詢問有關敘事速度快慢的掌控，陳麒文笑說其師公王明山老師還曾經創下一小時只講了二行的紀錄呢！

在陳麒文眼中，王子龍是相當嚴格的，對學生的要求頗高，但學生有錯，他不會當面明說。他回憶當年二人搭擋錄製廣播劇，有一次老師對他某一段的臺詞不滿意，故意發出聲響干擾錄音，而致重錄數次。初時他尚未察覺自己的錯誤，只在心中抱怨老師為何老是擾亂，後來才發現自己所犯的疏誤。他認為時代已經不同，王子龍執著於歷史題材，說書時咬文嚼字，常會為了一句講詞反覆重來，王麗華曾說他是走火入魔。因此他認為講古若無法隨世推移，是很

難再吸引現代人的。

訪問完陳麒文，步出咖啡館，已過夜間十點，二人意猶未盡，又站在路旁談了近一小時。我心中充滿感激，我何其有幸能讓這幾位說書前輩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與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晤談，王麗華的親切謙虛、陳麒文的風趣談吐，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仰望天上微明的星光，心想：王子龍的弟子陳麒文是如此意興風發鋒芒顯露，身為師父的他又是個怎樣的人呢？

（三）初訪王子龍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我走出捷運站，依循王子龍指示的路標，過馬路、轉彎、爬坡，走著走著，看到前方分岔路口，正猶疑該轉哪一方向時，看到一名機車騎士穿著極為輕便的家居服，緩緩駛近，當我們四目對望時，一向眼拙的我認出他即是王子龍，原來他也擔心我找不著地點，特地出來帶路。他的穿著極為簡單，短袖T恤加上及膝短褲，看起來就像是要到巷口買東西的鄰居阿伯一般，一點都看不出來他會是老師口中那位曾叱咤廣播界的講古仙。

我們就在入門處的泡茶區進行訪問，看得出來這裡是平日招待客人的場所。經王子龍同意得以全程錄音，但他低緩的聲調，卻讓人不得不擔心錄音的效果。我不敢將錄音筆置於桌上，一邊手持著錄音筆以確保錄音品質，一邊忙著記錄，因而忽略了眼前的佳茗，還讓主人誤以為我不習慣喝茶，頻頻詢問呢！

從這一次的訪問中，初步瞭解王子龍的講古經歷，我將訪問內容整理紀錄後，與王子龍再三的討論，因考慮到忠實的逐字紀錄不易閱讀，王子龍堅持以修訂過後可供閱讀的文字來呈現，初訪紀錄如附錄一。

王子龍從講古的源起，談到早期講古間的存在。十歲時，因家貧而輟學，十二歲讀了四個月的「暗學仔」，後來經鄰人介紹到行善宮勸善堂讀經。十三歲便在行善宮當廟公，為人收驚、祭解、掩魂、解籤詩。十三歲？當其他同齡的

孩子還在玩遊戲時，他竟然已經當廟公了？收驚、祭改和掩魂或許只要爛於儀式即可進行，但是以十三歲孩子的人生閱歷和見識，如何能幫人解籤詩？王子龍謙稱是行善宮的信眾們看他靈巧可愛，才提供他這個工作機會，但讓我不得不訝於他的夙慧早熟。十九歲（1959年）進入王明山廣播劇團學習廣播劇的編寫，而後集編劇、導演、演員、製作於一身。二十歲創立了雷虎少年劇團，但在入伍服役後解散。

王子龍展示當年所編寫的廣播劇分場劇本，說起當時最忙時曾一天連續播出七個半小時的廣播劇，因為採現場播出，每天要編寫四種不同節目的劇本，還要負責導演和演出。下了節目，得回信給聽眾；回到家裡，要看書、找資料，連夜編寫劇本，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十六個小時。他笑說真不知當時是怎麼過來的！

民國五十一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時，王子龍為王明山製作的歌仔戲《白蛇傳》編寫劇本，他的事業不僅在講古和廣播劇並行耕耘，也跨足進入電視臺。王子龍出示精裝版的《俠客行》劇本，真是教我目瞪口呆，這不就是當年捧紅張宗榮的那個角色「錢來也」，居然是王子龍所企劃的。他看到我驚訝的表情，臉上的笑意就更濃了。

二十三歲（1963年）接受廠商聘請，開始在電臺講古。二十六歲（1966年）入伍服役，因是獨子，申請為補充兵，役期一年四個月。二十八歲（1968年）退伍後，在親戚開設的說書場講古，為有別於其他說書場的傳統說書，特地另闢蹊徑，以武俠小說一炮而紅。王子龍形容當時和講古間老闆合作，每天分帳、拆帳，收入頗豐，回想起當年的意氣風發，日子過得瀟灑自在，真有如在世外桃源一般。

王子龍在廣播電臺講古，有心以中國歷史為系統，上至盤古開天，歷經夏、商、周、楚漢、三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朝歷代故事，一直講到滿清十三朝。這一部分將於第二章第四節討論。

王子龍談到他的講古特色除了能將人物性格表達得淋漓盡致，演什麼像什

麼以外，還在於將廣播劇的配樂融入其中，更能襯出劇情的氣氛。在說章回小說時，會特別重視歷史背景，因此他會將所蒐集來的歷史資料加入，有時作為事件背景的解說，有時可豐富內容情節。譬如他在講包公案時，除了參考包公七十二奇案，還會加入聊齋誌異和坊間的傳說；在講三國時，就加入了三國因，並且參考晉書、蜀書、吳書和魏書，還引用五聖恩主經典的文句；講西遊記時，就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做連結。

他頗自豪地說：聽眾反應聽他的說書就好像在上歷史課一樣。在講《包公案》狸貓換太子案，為了解說八賢王的地位，還自宋太祖傳位太宗的「金匱之盟」說起；說《西遊記》時，他會特意解說其來自描述唐玄奘西遊取經之《大唐西域記》及全真教丘處機西遊，勸元太祖戒殺之《長春真人西遊記》二種不同典故；還說明了悟空、八戒、悟淨的法號所象徵的意義。當王子龍侃侃而談各項歷史典故，我心中暗自慚愧，這一位只接受正規教育到小學四年級的說書人，其知識之廣博，對歷史典故之嫻熟，遠遠超過我這個研究生。

王子龍談到曾接獲聽眾來信指出其廣播講古具有社會教育的責任，影響層面極廣，不可不慎，使他更加看重自己的身為說書人的社會責任。他戰戰兢兢於自己的講古內容，惟恐不慎將「愧對先儒」。

王子龍一直以儒教的傳人自居，深信早年在行善宮勸善時所讀的經典，對他的做人和說書都有深刻的影響。他用心於閩南語的傳承，在他的講古故事中就多穿插先人俗諺，在《三國誌》講古中，更是刻意仿章回小說的形式，在每一集的開場，運用格言、俗諺或詩詞，依情節設計二句開場詞，現在更致力於閩南語的溯源，他所出版的《古早歌、詞、話》就是延續他在《三國誌》的開場詞而來。

在談到他的人生觀時，王子龍引用他常說的一句話：「千方百計求不得，縱然求得又如何」。在訪談過程中，王子龍在提到所經歷的人生挫折時，隱約可感覺到似乎因他人所致，他就立刻避而不提，轉移話題，讓人感受到他為人厚道，不與人計較的個性。

我們的訪談在陌生中展開，王子龍由起始的聲調低緩，講到得意處，音調逐漸提昇，看來他似乎逐漸解除心防，我也不必再一直舉著錄音筆。我聽得興致盎然，他講得眉飛色舞，一邊出示所珍藏的資料，一邊感歎資料雜亂未及整理歸檔。不知不覺中，這場訪談竟進行了八個小時，還叨擾了一頓午餐，而後從來訪的客人口中得知，王子龍竟因訪談時間超出預期，而推掉了下午的約會，讓我內心更加的不安和感激。因為意猶未盡，在告辭前，又和王子龍約好：下週一拜訪他位於天母的工作室，親自看看他所收藏的錄音資料。於是我將歸期再往後延了二天。

從投宿處經過一小時的車程，來到王子龍的公司，裡面除了辦公室以外，還設有錄音室。一邊聆聽王子龍的講古錄音帶《楚漢相爭》，我知道自己從淡水的寶山又進入了另一座寶庫。《楚漢相爭》的抑揚頓挫，喚起我熟悉的記憶，好似小時候常觀賞的布袋戲的口氣和腔調。經向王子龍請教，證實了他曾經為許王的布袋戲編寫劇本，二者果然是十分相近的。在《楚漢相爭》開場短短的五分鐘內，聽到了許多來不及列數的成語，更引發了我的興趣。向王子龍探詢能否轉拷錄音帶的可能性時，他慷慨出借母帶，更教我又驚訝又感激。對我這麼一個初次謀面的晚輩，王子龍所展現的熱情和信任，真是讓我再次對這個研究責任感到不可承受之重。

（四）再訪王子龍

初步聽了王子龍的幾部書，選定他最引以為傲的《三國誌》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光是將一部《三國誌》的迷你光碟的資料轉檔存入電腦，便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其後又以一年的時間，將聲音檔逐字轉記錄成文字，以便進行研究。

當我將第一次訪問初稿寄給王子龍，數次接到王子龍來電討論，他總是先對筆者從事這項研究所費的心血表示欽佩，再委婉表達修正的意見，充分展現

其為長者鼓勵後輩的愛護之情。有一次，利用北上到其公司歸還先前所借的《三國誌》迷你光碟之便，請求安排時間當面請教，不巧正值其身染微恙，電話中不時傳來其咳嗽的聲音，只好作罷。可能是感覺到筆者語氣中的失望，隨後又接到王子龍回電，表示不忍心筆者大老遠北上，卻無功而返，願意接受採訪。我趕緊再度為自己的冒昧道歉，堅持請他好好休養，建議改期再約。其於病中仍體貼他人的慈愛風範，更教我感動不已。

雖然這一次未能面晤請教，卻從該公司職員吳小姐口中得知未曾探得的王子龍另一面。吳小姐提到王子龍夫婦心地善良，遇有朋友求助，從未拒絕。還出示了前一陣子剛從倉庫中清理出來的各式獎狀及感謝狀，因而得知王子龍曾經擔任過二十年的義警，遇有災難事件，賑濟捐款更是不遺餘力。或許王子龍曾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吳小姐表示：「王董不高興時，聲嗽就不好；脾氣有些古怪，不輕易讓人到辦公室來的，他能同意你到公司來做研究和採訪，看來他真的蠻信任你的。」

時隔將近一年，好容易再次踏入淡水紅樹林的王宅，希望再度請益。這時王子龍已在大陸漳州電臺製作節目，能夠約訪殊屬不易，但他仍撥出一整天的時間接受訪問。

第二次的訪問，王子龍所提到的人生經歷，有許多事是在第一次訪談中略而不談的，有些心中的疑惑也藉此解開，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一直納悶：王子龍只有讀到小學四年級的學歷，其後雖曾在「暗學仔」唸了四個月的「書歌」，而後在行善宮讀善書不到一年，僅憑這樣的基礎，如何就能在十九歲時考入廣播劇團而大放異彩？原來在其離開行善宮後，雖然到處換工作，但受到現今湧蓮寺住持普緣法師的教導，每天下班後就趕到道場，用過晚餐，即由法師督導功課，讀佛經、學寫字。數年時間，風雨無阻，無一日中輟，因此紮下深厚的根基。

在王子龍述及其原生家庭人丁單薄時，我斗膽向其請教一直縈迴在心的疑惑：「以當時的年代，每戶人家大都生養許多小孩，為何您家裡單只生您一個？」

王子龍有些感傷，回憶其身世的辛酸，原來他二歲失怙，三歲失恃，五歲時由未能生育的父母收養。他一直以不識親生父母的相貌為憾，在廣播事業有成後，曾在節目中懸賞徵求聽眾提供其親生父母相片，可惜未能如願，終而抱憾至今。他反問說：「我先前沒跟你說過嗎？」或許他以為有許多往事在上次的訪問中都已交代了，其實第一次受訪時，他只做了人生經歷的表面陳述，第二次訪問才進入他的內心世界，我想這或許顯示他真的卸下心防了。看到他因回憶而傷懷，我心底反而升起一股窺伺他人不幸的不安。

王子龍娓娓細訴自己的奮鬥人生，如何立志要讓父母揚眉吐氣，曾經歷打零工被欺負，而後進入廣播界、結婚生子，創唱片公司、雷虎劇團、說書場講古、投資製藥廠、轉戰電視臺製作節目、開中醫診所、辦幼稚園，以及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的景況，一一回顧其間種種辛酸與自豪。有關他的人生經歷，將在第二章第一節整理介紹。

這一回的採訪在二樓的書房進行將近七個小時的訪問，¹⁹原本只是想就第一次未盡之處再加以補充，卻有幸細聆他對更多生活細節的心情描述，尤其是其對不識親生父母容顏的感傷，對妻子孝養翁姑包容友朋辛苦持家的感念，對曾蒙恩人教誨提攜的感恩，以及在落魄時期曾經的萬念俱灰。在訪談過程中，王子龍不時引述古書中的詩詞來印證其心境，言談舉止間無不顯現其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之深。

這一次我又發現：當王子龍在回憶往事時，如果敘述的是辛酸的或不愉快的過去，他的聲調不僅低緩，而且多使用國語；如果講到興起時，敘述得意的事跡，自然而然就以閩南語來發表，聲調上揚，速度亦偏快，果然顯露出臺灣人的本色。

¹⁹ 第一次的採訪地點在王子龍家的入門處，專門接待客人的泡茶區，第二次採訪卻登堂入室，進到二樓的書房，這再次顯露王子龍的卸除心防的訊息。

附圖五



王子龍最推崇關公的忠義精神，家中和工作室皆可見到關公塑像。(2004.11.08 蔡心惠攝於王子龍台北市天母工作室)

附圖六



王子龍錄音室 (2004.11.08 蔡心惠攝於台北天母)

第四節 研究範圍

講古就是說故事，若從廣義來看，表演者以「說法中現身」來表演故事，在舖敘過程中，可隨意地進出人物角色，都可稱為講古。那麼講古應涵括以臺灣歌謠說唱故事和純粹只說不唱的講古。因資料蒐集不易，加上個人能力有限，因此將研究範圍設定為僅以臺語「只說不唱」的講古為範圍，不包含以民間歌謠說唱故事的唸歌。

因為現場講古已不可尋，需設法尋訪曾在廣播電臺表演過的講古仙，原認為若訪談的對象愈多，愈能重建廣播講古的完整面貌。可是正式著手進行尋訪講古仙時，發現五〇年代的說書人多已凋零，或者老尚存，但當年講古的資料已不可尋。經筆者多方聯繫，能找到並接受採訪的僅有石文戶、王麗華、陳麒文和王子龍。

其中石文戶因年歲已大，講古的時間又只有二、三年的時間，未曾保留任何文本，回憶當年往事，許多已不復記憶；王麗華和陳麒文目前仍在電臺講古，因本身不是老闆，無法作主，所珍藏的聲音文本又採大盤帶方式收藏，因此文本取得不易²⁰；唯有王子龍自己開設傳播公司，自七〇年代起，便意識到保存文本的重要性，逐一將後期的講古錄音轉以迷你光碟（Mini Disc）型式存檔，並慨允出借供作研究資材，經訪談後更發現其內蘊深厚堪稱臺語講古的泰斗，研究範圍和對象至此才完全確立。

王子龍累積三十二年的講古生涯，作品數量豐富，故事題材多樣，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的講史作品，教人聽了欲罷不能。他有心藉由講古為聽眾架構中國歷史的知識體系，因此，精心選錄各個朝代的歷史故事或英雄事蹟，融入個人的道德觀和宇宙觀來詮釋歷史，加上個人演播技巧，樹立他講古的獨特風格。他不僅曾叱咤臺灣的廣播界，更在中國大陸廈門大學教授的引薦之下，

²⁰ 我曾守在收音機旁試圖為王麗華和陳麒文的講古節目錄音，但因收訊的效果不佳，再加上他們的題材都是長篇故事，只能錄得其中幾集，無法錄得結構完整的故事可供研究。

於廈門電臺製播講古節目，以一部《三國誌》紅遍閩南金三角地區。

王子龍可提供的錄音光碟多達七千小時，若要全數將聲音文本轉為文字紀錄，需要投入龐大的時間和精力，因此經王子龍推薦，選定他最得意的代表作《三國誌》作為典型研究對象，透過文本的分析，探討王子龍講古的表演特色，進一步和大陸說書名家袁闊成和連麗如二人所講《三國演義》做比較，找出大陸說書和臺語講古的差異。

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感受到王子龍真是一座寶山，埋藏著源源不絕的寶藏等待挖掘，希望在這個論文完成後，能再借到王子龍所珍藏的其他文本來繼續研究，一方面補強結論的闕漏，一方面希望在其他文本中找到新的特色，是本研究尚未見到的。更希望藉這個研究，引發更多對臺語講古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繼續研究王子龍或其他的講古仙，或研究念歌說唱的部分，甚至能進一步為臺語講古建立資料庫，讓後人不論是要學習、欣賞或研究，都可以找到需要的文本或資料，讓臺語講古不再有失傳之虞。

第二章 王子龍的講古世界

王子龍的講古事業經營將近四十年，內容包含歷史、宗教神怪、公案和武俠，種類雖然多樣，受歡迎的程度則一。其中最為人推崇的是其閩南語講史，堪稱是台灣閩南語廣播講史的泰斗。中興廣播電台台長孫正明也是一名資深的說書人，目前仍在省都電台、松嶺電台和中興電台製作講古節目，他即認為講史是台灣民間講古的傳統，如果不講歷史故事就沒什麼好講的了。傳統的說書人向來以講歷史故事為主，但多選擇重複播講較受聽眾歡迎的段子，王子龍卻是第一位有心將歷史故事作有系統的連結，將中國的各個朝代完整地介紹給聽眾的說書人。

中國自古以來，由於社會以史官文化為主流的重史現象及歷史資料的取材方便，再加上平民的接受取向，使得通俗文藝向來存在著重視歷史題材的傳統。王子龍雖然連國小都沒有畢業，在其成長歷程中，只受過四個月的漢學基礎教育，還擔任過廟祝，揉合了民間雜學、俗學的背景，卻是最具漢學意味的講古家。他深受中華文化影響，一心發揚漢學，視中國的二十四史為正統，有心循中國歷史的脈絡建立其講史的系統。雖然他並不是在民國五十二年講古伊始，就依歷史朝代的先後順序來選擇講史題材，甚至有許多野史，也被他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在長達三十二年的講古生涯裡，他逐一挑選具教育性和娛樂性的題材，設法與其歷史背景相結合，逐漸補實其講史的脈絡系統。

本章第一節先介紹王子龍的生平，瞭解他的人生經歷對他的講古所造成的影響；第二節分析王子龍廣播講古特色，第三節介紹王子龍的現存講古作品分類，第四節討論他的講史系統的形成和展演模式，第五節說明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的密切關係，第六節則綜合前五節，探討王子龍的生命特色。

第一節 王子龍的人生分期

透過二次的深入訪談，對這位講古名家有了大概的瞭解，依據二次的深入訪談（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一和附錄二），以及邱木村所撰寫的〈廣播傳奇人物－王子龍〉²¹，綜合所蒐集到的資料，將其人生的經歷整理如后。

一、 啟蒙時期（一歲到十九歲）：

王子龍，本姓高，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日生於基隆。二歲即失怙，三歲失恃，由外祖父撫養他和兄長。五歲時因生活無以為繼，便將他送予王家收養，養父母為他命名為王文雄，後來進入廣播界才由恩師王明山另起名號，以王子龍之名行世。

王子龍的養父母未曾生育，家境亦頗清寒。父親忙於生計，認為讀書不切實際，不如及早投入營生，因此年僅十歲的王子龍在讀完小學四年級即輟學在家，每天幫父親推板車，沿街叫賣著青菜和日常的雜貨，以賺取蠅頭小利貼補家用。

求知欲極強的他不放棄學習的機會，懇求父母讓他晚上到「漢學仔」讀書，跟著老師背誦著《幼學瓊林》、《四書》，雖然不懂其含意，卻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每個月的學費只有十元，可是父母依然無法籌措學費，在讀漢學仔的四個月期間，分別有四位年長的同窗代他付學費。年幼好強的他不願再受人濟助，便接受了鄰婦的建議，跟她到行善宮的勸善堂學認字、讀善書。

自幼聰穎、反應靈敏的王子龍，不僅學得快，也頗受眾人的疼愛。這段時期，他研讀的善書是五聖恩主的經典：有《關聖帝君明聖真經》、《孚佑帝君醒心真經》、《豁落靈官靈應真經》、《司命真君靈寶真經》、《岳武穆王敦倫真經》、

²¹見《臺灣廣播雜誌》，第5期，1982年，第43頁~52頁。

《孚佑帝君大洞真經》，對他而言，讀五聖恩主的經典和《四書》、《幼學瓊林》並無相異之處，都有如背誦詩歌一般。但隨著記誦關聖帝君的經書，關公氣貫長虹的忠義形象就如同經典上的文字一起深烙在小小王子龍的心版，成了他人生行事處世的典範，也為他奠定下文學的基礎。

十三歲時受行善宮聘請擔任廟祝，除了看顧廟裡的事務外，還為前來求助的民眾收驚、祭解、掩魂、解籤詩，每個月約有三百元的收入，對家庭收入的改善頗有助益。經濟的改善也讓王子龍得以完成在母親五十歲生日時，遍贈村人紅龜大餅來慶賀母親生日的心願，並補償了母親的遺憾。

除了在行善宮擔任廟祝，王子龍還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在內湖一帶教鄉下文盲識字寫信，教三字經、昔時賢文、寫信不求人…等一些簡單的文字，持續約一年左右，十三、四歲的年紀感受失學之苦而能藉自己的能力行善助人，將受之於行善宮的恩澤回饋給社會。

雖然在行善宮的收入可以紓解家庭的困境，但父親不貪圖近利，認為年幼的他不應將青春歲月耗在廟裡，深恐他因而喪失鬥志，於是他在半年後辭去這個收入頗豐的工作。此後，王子龍換了十幾種工作，撿破爛、收破銅爛鐵、收雞毛、鴨毛、賣水果……，也到過工廠做童工，最後找到聯勤兵工廠洗衣部的工作，才固定下來。

王子龍因行善宮的那段經歷而對宗教產生濃厚的興趣，離開行善宮之後在臺北地區四處尋宮訪廟，有幸在基隆仙洞巖與現今南港湧蓮寺住持普緣法師結緣。王子龍與普緣法師一見如故，二人非常投機。每天傍晚一下班，他便騎著腳踏車到湧蓮寺，在寺裡用過晚餐後，在普緣法師的督導下讀經寫字，幾年下來，風雨無阻。王子龍受到普緣法師的教導與愛護，二人之間的相處比王子龍和父母相處的時間還多，因而建立起深厚的情誼。

從「暗學仔」、行善宮到湧蓮寺，讀的都是經文，讓連小學文憑都沒有的王子龍奠定下深厚的文學根基。

二、 轉捩點（十九歲到二十一歲）：

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過後，十九歲的王子龍從廣播節目獲知王明山廣播劇團在招考團員，向來喜歡閒暇時到公園聽講古的他，嚮往播音員的生活，不顧父親的反對和親朋的嘲諷，雖然明知報考的學歷資格限定為高中畢業以上，他謊稱畢業證書受到颱風影響泡水毀損，才得以先行報考。

多年來的研讀經書在此顯現成效，筆試一舉過關，並且連闖三關，順利被錄取。王明山要求他儘速補交學歷證明，但連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的他要如何補交高中學歷證明？他只好施展拖延戰術，能拖一天算一天。所幸他天賦的才華迅速展現，短短幾天內，王明山便指定要他編劇，或許基於愛才緣故，不再向他追討學歷證明，也不再提起這件事。

王子龍進入廣播界，投身於王明山的旗下，學習編劇和播音的專業技能，這是他事業的開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

王明山廣播劇團的主要路線是歷史劇，多改編自古典章回小說。王子龍深知要勝任劇團的工作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需要豐富的常識和學養。因此他發憤勤讀，遍覽史書、軼事、鄉野傳奇和民間故事，以求印證章回小說裡的情節和人物。他日夜苦讀強記，即使是寒風刺骨的冬夜，依然裹被伏案到天明，雖然身體凍得發抖，也澆不熄他求上進的志氣。堅信努力必有代價的王子龍，終於以一部廣播劇「封神榜」一炮而紅，成為廣播界耀眼的明星，其後緊接著推出自編的「東南拚西北」一劇，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結合「神仙傳」和「四遊記」裡的角色，演出一場奇幻的仙拚仙的精彩好戲，每天一個半小時的節目，竟然連續播一年半的期間，其編劇才華的耀眼光芒再也無法讓人忽視，連出版社都來接洽版權，想要出版成漫畫。

正當事業開始起步，王子龍的父親卻因肝硬化而病倒，為了籌措長期且龐大的醫藥費和生活費，王子龍不得不四處兼差：除了每天在電臺編導、演播一個半小時的節目外，還四處擺地攤，夜裡再到成衣廠熨衣服到凌晨三點才下班。

爲了盡孝，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王子龍義無反顧，無怨無悔。

三、 困蹇時期（二十一歲到二十六歲）：

就在這段困苦的日子裡，王子龍在成衣廠裡認識現在的妻子，兩人雖然彼此互有好感，但在保守社會的禮教約束下，憨厚的他一直不敢表露，一直到意中人因病請假休養，讓他方寸大亂。雖然家境貧困，但來說媒的人卻也不曾斷過。王子龍曾提出三不娶的條件：即不孝順他的父母、學識比他高、家境比他富有的女孩，通通免談。而這個成衣廠的女孩，可是他千挑萬選的對象，怎容再錯過？王子龍以一封文情並茂的書信感動了她，答應下嫁，二人於民國五十年農曆三月十八日結婚。

此時王子龍的手上已有七個半小時的廣播節目，責任之重讓他特意選在週日結婚，所有的繁雜瑣事，全由恩師王明山一手包辦。結婚隔天中午就回到電臺播音，並預錄歸寧請客時六個小時的存檔，「做客」²²後隨即趕回電臺主持晚上六點半的節目，還一面酒吐一面播音呢！

民國五十二年，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廣告廠商緊縮支出，將節目由原本聘請三、四名播音員演出的廣播劇型態，改弦易轍只專聘王子龍一人講古，初期講古大多取材自武俠小說，歷史章回小說次之，講古的第一部書即是改編自王度廬的《鶴驚崑崙》，自此開啓王子龍講古事業的春天。

年輕的王子龍責任心重，一心衝刺事業，爲了償還因結婚所積欠的債務，每天賣命般地編導兼演播四齣廣播劇，連續七個半小時的節目，每天播完節目回到家已經晚上十一、二點，還得認真看書，研讀相關資料，花心思編寫隔天下午六個小時的劇本。第二天早上就到電臺爲聽眾回信，中午十二點現場播音到六點，再利用其他演員休息的短短半小時時間，躲在廁所裡編六點半要播出

²² 依臺灣民間習俗，婚後第三天，新郎陪妻子返家歸寧稱爲「做客」。

的節目劇情。王子龍辛勤工作，薪資也從民國四十八年的每個月八百元，提高到民國五十二年的每個月三、四千元，當時公教人員的薪水大約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間，銀行經理每個月也只要一千元左右的收入，他的收入不可謂不豐，但卻是以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個小時的緊張忙錄換來的代價。

一方面爲了改善經濟環境，一方面爲了實現理想，王子龍在民國五十二年間，投資唱片公司，又創辦「雷虎少年劇團」，栽培當時年僅十餘歲的陳士賢、林美照、高玉珊、高玉芬…等十個孩子，供他們吃住，白天教他們演戲的技巧，另聘老師來教導歌仔戲的唱腔和身段，晚上安排廣播演出機會，希冀日後茁壯擴增後的劇團有能力播演水滸傳裡性格殊異的一百零八條好漢。

但唱片公司投資失利，民國五十三年又遭廠商倒帳，已經一文不名的王子龍不願卸下對雷虎劇團孩子們的責任，只能靠米店賒米度日，賒到米店不肯再賒了，只好變賣所有值錢的物品，典當了唱機、錄音機、西裝…等來變現，再去買米下鍋，就只爲了不讓這些發育中的孩子們飢餓。貧困出身的王子龍寧可讓自己挨餓，也不願讓孩子們吃不飽。自己可以三餐不繼，卻每天供應孩子們三餐加宵夜點心。而這些貼心的孩子隱約感覺到他的困境，有一次沒有米了，只好煮一大桶的麩線來暫度，孩子天真的約束彼此：將平時一次即吃盡的麩線，留下半桶以待下一餐。王子龍看到平常食量頗大的孩子竟然吃不完，猜到了孩子的用心，就費心地以口香糖來獎賞吃得最多的小孩，就這樣哄他們把一整桶的麩線吃光。

正當經濟的壓力逼得王子龍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時，由李讚聲和劉鐘元分別經營的二個廣播劇團，看好這些孩子的發展潛力，要求他以每個人五千元的代價轉讓。當時王子龍即將入伍服役，已育有二名子女，長子四歲，長女二歲，妻子正懷著第三胎，母親則常年臥病在床。若賣了劇團，就有四、五萬元可供做安家費用，這對面臨困窘難題的王子龍來講，不啻一道救命活水。可是他考慮再三，不願意這些孩子將來怨怪他將他們視同物品般買賣，每一個孩子都是他的心血，因而放棄這個紓困的機會。後來，他將整個雷虎劇團無條件借給有

意成立廣播劇團的黃忠一，請他代為照顧，唯一的口頭約定是等他退伍回來時，再無條件歸還。

民國五十五年十月，王子龍帶著千萬個不捨和記掛入伍服役，雖然身為獨子，經申請補充兵，役期只有一年四個月，但是留下臥病的老母、一對稚齡的子女和空無長物的家境，全賴身懷六甲的妻子代人做衣服的微薄收入來維持照料，艱苦的情境讓王子龍數度想當逃兵，最後總算是熬過了這段辛苦。

四、 隱居時期（二十六歲到三十歲）：

民國五十七年，王子龍退伍回來，發現事情發展並不如當初預期，入伍前委託黃忠一的雷虎劇團已經解散，當年苦心栽培的孩子們已經四散改投他團，他也無法再將他們聚集起來。憑著以往十年打下的根基，有許多人想找他合作或投資，恩師王明山在經濟好轉後，也找他回電臺工作，但痛心的王子龍心灰意冷，不想再和廣播電視有牽連，只想過平靜的生活。在盛情難卻之下，選擇隱居幕後，幫王明山所製作的電視歌仔戲的節目「安邦定國志」編寫劇本。

退伍半年後，有一位長輩的親戚在艋舺開設講古間兼營茶室，因為與講古仙的條件談不攏而生意停擺了好幾天，找上他去幫忙。王子龍心知現場講古和廣播不同，很難確定現場聽眾反應如何，便約定試講三天，一方面對長輩的請託有交代，一方面若反應不佳，也先預設了下臺階。三天試講期不領錢，三天後視聽眾的反應再決定是否繼續。為了有別於其他講古仙的古典章回小說的題材，他選定以柳殘陽的《千佛掌》來開講，創新手法將現場講古注入廣播劇的元素，特地帶陳士賢來擔任配角，還加上現場配樂來烘托效果²³。

三天下來，王子龍的講古大受歡迎，由第一天五、六十名聽眾，到第三天吸引了一百多名，場主開出優厚的條件拜託他留下來幫忙，王子龍便開始他為

²³ 後來因現場講古會受到各種雜音的干擾，因此取消現場配樂的方式。

期一年左右的講古逍遙生活。

這段期間，王子龍日裡看看書、寫寫劇本、陪伴子女，晚餐後搭公車去艋舺講古二個半小時。在講古間的小天地裡，人人將他當偶像般對待，尊稱他為「仙个」，搶著幫他端茶。在他講古的時間裡，天天客滿，有人便專門來佔位子，再以每張椅子十元的價格轉讓給其他晚到的聽眾。聽眾除了付泡茶的茶資外，還要每半個小時付一回的古金一元。每天晚上結束後當場拆帳，拆帳的比例從初期的三七分，隨著受歡迎的程度逐漸調整到六四分。每天晚上王子龍可分得四百元到六百元不等²⁴，自己留五十元在身邊，其餘全交給妻子處理。每個月收入至少有一、二萬元，日子過得逍遙又自在，王子龍形容這段收入豐厚且自尊心得滿足的日子是「一日無事若神仙，三日無事倒少年」。

五、投資時期（三十歲到五十七歲）：

雖然隱居在講古間，不問世事的日子逍遙又自在，可是幾個老朋友不願見王子龍三十歲不到就開始養老，力邀他返回廣播界。在推辭不了的情形下，他離開講古間，接下了廖麗華廣播劇團的管理工作，並且和王麗華搭檔，在電臺開闢「博古通今」的節目，回到了廣播講古的舞臺。

民國六十年，原本和張宗榮合作的壽星牌追風透骨丸的高老闆找上王子龍，想請他開闢新節目來廣告藥品。王子龍擔心引起從中介入奪人節目的誤會，有意婉拒，但因對方展現十足的誠意並一再保證要做的是新品牌鷹王牌和新的廣播節目來促銷，絕對和張宗榮的節目沒有衝突。王子龍找不到拒絕的理由，故意開出每天一小時節目，一個月三萬元的高價。當時一般一天一個小時節目的行情價約每個月二千元到三千元，王子龍的收費已隨著知名度飆漲到一萬

²⁴ 王子龍此時一個晚上的收入相當於筆者父親擔任公務員一個月的薪資。若以每回古金一元，每天拆帳所得為四百元到六百元來換算，每場聽眾平均在一百六十人到三百五十人之間。再以王子龍記憶中講古間的場地較大者可容納八十人的空間來論，可真是會擠得水泄不通。

元，他想以每個月三萬元的天價來嚇阻廠商，讓他知難而退，沒想到他一口答應，當場開了六個月的支票。王子龍無法再推辭，只好答應接下這份工作。

豈知後來接到張宗榮的抗議電話，王子龍二話不說，立刻向高老闆表示要退還支票，不希望成爲廠商箝制張宗榮的工具。經高老闆再三協調，張宗榮表明誤會已冰釋，決定由張宗榮廣告新品牌鷹王牌，舊品牌壽星牌則讓給王子龍，還主動提供錄音室供王子龍錄音。也因爲這段機緣，王子龍和張宗榮有較多互動的機會，受到張宗榮的遊說，運用人脈，引張宗榮由廣播界進入電視圈，而後有張宗榮飾演「俠客行」主角錢來也，紅遍大街小巷。雖然王子龍接下壽星牌的節目，錢也沒有減少，但心中總有受騙的感覺，高老闆更因此內疚，想方設法要彌補這個傷害。

就在王子龍厭倦電視界的生態，想急流勇退的同時，已成爲好友的高老闆不斷遊說他投資化學製藥廠，只要他負責提供一小時節目，不需要投入資金到藥廠，並且願意先免費提供藥品，讓他在節目中促銷，銷售的利潤則歸他所有。這些藥品原是高老闆爲了補償，特意申請的新品牌，本就有意要引介王子龍投資生財。但當時王子龍礙於與張宗榮的合作關係，轉而介紹弟子爲高老闆主持講古節目來廣告，但銷售情況不佳，而大批囤積在倉庫。

王子龍評估後，決定一試，憑著講古長才，吸引許多聽眾，第一個月的銷售成績就傳捷報，之後每個月呈跳躍性攀升，因爲有太多的顧客指定購買王子龍介紹的天良牌藥品，使得臺北縣地區的藥房紛紛爭取要成爲經銷的指定藥局。王子龍負責製作、主持節目介紹促銷藥品，高老闆負責藥廠的經營，二人共同合作，成爲天良製藥的合夥人，也爲王子龍帶來財富。

天良牌的投資成功後，王子龍亟思回饋社會，除了常常在節目中發起愛心活動救濟貧困以外，還設法幫助當年在電視圈裡同甘共苦的朋友，一起做藥品生意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而後陸續進行多元投資，民國六十四年成立天良中醫診所，聘請中醫師來看診，而後民國六十七年開設天良中醫醫院，擴大服務，醫院裡的中醫師則是

他提供學費和工作機會，一手栽培而成的陳火全，後來成為臺北市中醫公會的理事長。

因為有感於自己幼年失學的經驗，體認幼兒教育的重要，民國六十八年開辦華聲幼稚園，為感念華聲電臺自他踏入廣播界到他成功以來的協助，就以「華聲」為名，聘請當年劇團的舊識，後來轉攻幼兒教育的朋友來管理。華聲幼稚園的辦學良好，從來不需要進行招生宣傳，自然有學生就讀，但在經營五年後轉讓他人。

民國六十九年買下安住蚊香，則因虧損而結束。

王子龍認為自己沒有生意頭腦，而製作中藥、經營診所醫院、辦幼稚園都是屬於公益性的良心事業，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可以賺錢為目標。事實上，除了天良牌製藥以外，其他的投資都是在虧損累累的情況下易主或結束。

六、 現況（五十七歲以後）：

王子龍有感於社會變化快速，自己保守的經營方式不再適合現代，於是將唯一賺錢的投資—天良牌，交由他人經營，現在已改組為天良生物科技，於民國八十六年退休，連同廣播節目和主持人林一清、張小喬都一齊轉讓，專心從事一向醉心的文學活動。除了讀書、吟詩、練書法外，還經常前往中國大陸，一方面遊歷山水，一方面考證小說內容，更是以個人的力量與廈門大學的教授們，進行非正式的民間學術交流。

王子龍一向引以自豪的是曾創下廣播界裡幾項第一。

民國六十三年北美辦事處應華僑要求，透過新聞局邀請王子龍提供節目，王子龍義務提供《包公案》的錄音帶給華語廣播電臺播放二年，成為臺灣第一個外銷美國的閩南語廣播節目。

民國七十八年開放大陸觀光以後，王子龍親身去體驗講了二十多年的小說

的情境，發現臺灣和大陸的淵源之深，有許多小時候曾經聽過的詞彙，在現在臺灣已經不用了，可是到廈門與人交談，卻喚起幼年的記憶。於是王子龍展開為臺語尋根的計畫，追溯許多臺灣古早的歌謠、詞彙、用語和俗諺與大陸的淵源，並親自與王麗華錄製光碟，於民國九十三年出版有聲書《古早歌、詞、話》，目前正在籌劃第二集。

民國八十六年到民國八十九年期間，王子龍經廈門大學的教授推介，先是在廈門電臺主持「博古通今」，講三國演義的故事，幾個月後，受邀在漳州電臺講「包公案」，接著又在泉州電臺講岳飛的故事，都是將曾在臺灣播過的故事錄音存檔重新剪輯，再配合時空變化增錄評論部分。

閩南金三角：廈門、泉州、漳州一帶，都是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當時大陸規定廣播電臺每天播出的節目必須以普通話發聲，方言節目不得超過二小時，而王子龍的講古就獨佔了電臺的一小時方言時段，造成極大的轟動。他不僅成為臺灣前進大陸講古的第一人，還改變大陸電臺經營節目的方式，堅持設一支專線電話，讓聽眾可以來回饋聽書的感想。透過聽友專線，他接觸到許多早在兩岸尚未開放交通時，即透過廣播收聽講古的老聽眾，其中一名還是六〇年代共青團的書記，因被檢舉偷聽臺灣講古節目而被開除黨籍，事隔二十年後再聽到王子龍的講古節目，循線而來「興師問罪」：為何將故事說得這樣令人沈迷？讓他冒著風險捨不得停止收聽，以致斷送了前途。這名抗議的聽眾依然著迷於王子龍的歷史講古，而且還與他成為通家之好。

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起，王子龍又在漳州廣播電臺，每天上午播出一小時的講古節目，首先播送《大宋英豪傳》，另外製作一個傳播健康資訊的節目「快樂逗陣行」，每天下午播出二小時。²⁵這兩個節目雖然型態不同，但廣告內容介紹的同是王子龍在大陸開設天良保健藥品有限公司，自美國進口的保健產品。以前大陸的廣播型態都是以政令宣導為主，沒有商業廣告，王子龍首創將廣告時段買斷，製作播出連續性帶狀的閩南語節目，並且做現場的 call in 節目，

²⁵ 至於在廈門電臺製作新節目「話仙」的籌劃工作，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

這都是開大陸的風氣之先。

第二節 神似廣播劇的廣播講古

王子龍自小即著迷於歷史故事和章回小說，初入廣播界更不斷地勤奮苦讀，在恩師王明山的教導和實際工作歷練下，終能以廣播劇編導能力和演播技巧而打響名號，繼之以講古聞名於廣播界，也曾隨著恩師在電視臺草創時期參與編劇和製作工作。王子龍將他擅長的歷史故事和章回小說的題材，不斷地改編成他的作品來源。

因為王子龍從事廣播電視工作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作品不勝枚舉，以下僅依王子龍的印象，列舉較著名的代表作品：

廣播劇「封神榜」取材自《封神演義》，是王子龍於民國五十年的成名作，後來也成為他講古的內容，民國六十三年，更以同樣的題材，在臺灣電視公司製作大型國語連續劇「伐紂」。

「封神榜」造成轟動，是因為它的內容充滿道家神幻色彩，可滿足聽眾喜愛奇幻的想像空間，再加上王子龍編導的功力，使情節扣人心弦，更以口語技巧將人物演得栩栩如生，使得聽眾如癡如醉。受到鼓舞的王子龍，在恩師王明山的鼓勵下，再接再厲，綜合《神仙傳》和《四遊記》裡的情節和人物特性，編導演出一部廣播劇《東南拚西北》，不僅充滿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離奇神幻的情節，更受到民眾的喜愛，也使王子龍的才華再次受到肯定，成為王子龍津津樂道的往事。

在《東南拚西北》一劇，王子龍延續封神榜神怪大戰的情節，讓神仙們各顯神通，廝殺鬥法。《四遊記》是以四部古典神話小說為其主軸，包括了《東遊記》描述八仙過門龍王的故事、《南遊記》說的是華光為救母而大鬧天宮地府的故事、《西遊記》即是大家所熟悉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和《北遊記》敘述真武大帝成道降妖的故事，雖然都是荒誕無稽之談，但王子龍藉其曾在宮廟講善書所奠定的基礎，將小說裡的資料信手拈來，表現出奇特的想像，看似不合邏輯，只為了搏君一笑，卻又有其合理處。

在《東南拚西北》裡，眾神仙因各自的法寶被賦予特殊的任務，例如：李哪吒是天界的郵差，每天要踩著風火輪去送信；齊天大聖孫悟空練就火眼金睛，卻是負責搨火爐的，因為他不怕煙燻；還創造了一個角色：金蠶老祖，他大鬧天庭，吐出蠶絲封鎖住整座的靈霄寶殿，出動天兵天將都奈何不了他，連太上老君、釋迦牟尼佛也拿他沒辦法，最後請出黃帝的妻子嫫祖，她擅長養蠶繅絲，專制吐絲的金蠶老祖。雖然劇情十分荒誕離奇，但結合了歷史傳說和傳統五行相生相剋的作用原理，創作出充滿浪漫色彩和奇幻活力的劇情，以每天一個半小時的長度，竟然連續播出了一年半左右，大約四百集的左右，可見其受聽眾歡迎的程度。王子龍自嘆可惜：當年自以為年輕聰明，這樣的創意是隨處可尋的，未曾意識到它的寶貴，所以沒有留下任何保存的紀錄。

民國五十二年，景新製藥廠買下民本電臺的時段，聘請王子龍另行製作節目，因為受到景氣的影響，藥廠支付的費用只足供一人演出，因此王子龍在廣播劇之外，又開闢了講古的生涯。因為以出身於廣播劇演員的背景，王子龍將廣播劇的技術運用於講古，創造出獨特的風格和特色。

王子龍為了訓練自己即時演出的能力，每天將報紙上的連載小說拿來練習，其實在演播廣播劇時，他即已練就了依分場劇本來自行增添臺詞，扮演角色以完成情節的功力。廣播劇的分場劇本類似早期歌仔戲班講戲先生為演員講戲的大綱，只要告訴演員這一場戲的場景、出場人物，以及主要情節的發展方向，臺詞的部分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但劇情進行的節奏還是得靠導播的主述旁白來掌控。而王子龍的講古題材，經常與其所編導的廣播劇重覆，一方面是因講史多源自古典章回小說，一方面是因有了廣播劇的驗證，成為其受歡迎的保證。王子龍在廣播講古中，大量運用廣播劇的編導技巧和演播技術，成為其一大特色。

說書講究唇齒舌喉、手部動作和眼神表情。一雙手指向高處，可以為雲為天為山；指向低處，可以為石為地為水。扇子一比，可以化做船隻和寶劍；眼神一轉，可以表現遠近、高低和動靜；從眼神表情、身段動作，即可顯現人物

的特色和心情。所以說書也像演戲一樣，眼神要往哪兒看，扇子要往哪兒擺，手要往哪兒放，都有它表現的技巧。但說書一進入廣播電臺，手眼表情全無用武之地，現場說書可以在人物出場時，暫時停頓，藉神情動作來亮相，吸引觀眾的注意並得到喝采，但廣播說書時，聽眾看不到短暫的亮相動作，反而會誤以為說書人是暫時忘詞。因此廣播說書與現場說書的技巧是有差異的，而王子龍認為自己一個人關在小小的錄音室中說書，比起現場面對觀眾說書要來得自在。

王子龍並非說書出身，手眼身法步的技巧原就不是他的專長，他也曾坦率地表示自己只擅長以口語聲調演戲，毫無肢體演技可言，曾經在閩南語廣播協進會的募款公演時上臺演戲，每一出場必定手上拿著一本書，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手該往哪兒擺。反正手眼身法步在廣播講古時也派不上用場，王子龍便運用其所擅長的廣播技巧，除了隨著劇情的進展，由自己一人扮演各個角色外，有時會找人搭檔演出，另外仿照廣播劇的形式，依劇情的變化配上音樂以營造氣氛。以下比較王子龍的廣播講古與廣播劇形式的異同。

一、配樂

利用配樂來襯托氣氛，使聽眾更容易入戲，本就是廣播劇的特點，王子龍也將它運用在講古上，並且堅持只採用國樂和交響樂，絕不使用流行歌曲的音樂。過場時多利用交響樂的瞬間樂來加重故事的氣氛，要營造喜樂的氣氛，就採用輕鬆的配樂；要營造哀愁的氣氛，就配上哀怨動人的音樂來引導聽眾的情緒；講到兩軍交戰，就配上千軍萬馬的喧騰嘶鳴聲；講到雷雨交加，就配上暴風雨的雷電聲。除了過場的瞬間樂以引領聽眾的注意力沈浸在說書人刻意製造的懸念裡，故事進行時所搭配的背景音樂，依故事情節所選擇的音樂風格，雖非節目的主體，當背景音樂的曲調與故事情境彼此契合，旋律高低控制得宜，

聽眾在不知不覺中便隨著音樂的帶動，更加容易產生真實幻覺進入故事情節中。

廣播講古採取配樂來引導聽眾情緒，的確獲得很好的效益，但在現場說書時就失去功用。王子龍初到萬華講古間講古時，也曾設計在現場播放背景音樂和過場的瞬間樂，希望能達到廣播講古的同樣效果，並利用瞬間樂的時間可以喝口茶休息一下。

但現場說書的臨場感不同於廣播，聽眾於收音機前聽廣播，只要以單純的聽覺來接收講古節目所營造的氣氛，縱使身旁在其他的聲音干擾，也可以清楚分辨節目設計的用心，甚至可以選擇改變收聽的地點，將收音機攜至不受干擾的地方。可是現場講古的聽眾兼有觀賞的期待，大部分的觀眾全神貫注在說書人的身上，期待下一步精彩的表演，說書人操作機器播放配樂的動作，在觀眾眼裡看來是干擾了表演，反而是中斷故事的進行。而在在講古間裡，隨時有來來去去的觀眾、端茶賣瓜果的工作人員，還有環繞場外販賣點心的小販和場外可能傳來的各種聲音，都使得現場配樂的效果大打折扣，但觀眾卻無法改變聽書的地點。

由此看來，說書從現場進入廣播，失去了手眼身法的表演空間，改以配樂音效來達到引導聽眾情緒進入想像幻覺的情境；可是，在廣播說書奏效的配樂音效，再回到現場說書的環境中，卻無法發揮功能。這顯現了不同的說書環境，聽眾對表演者有著不同的期待。

二、雙檔說書

王子龍在講古間講古時，曾找過陳士賢一起搭擋，由陳士賢隨著故事的進行，扮演故事中的各個配角，與王子龍的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對話，這已經是將廣播劇裡戲劇的成分帶進了說書的表演裡。

譚達先認為無韻評書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更好適應演員好講和聽眾好聽的

需要，在講演時，以第一人稱講述的表的敘述語言部分，還可以採用在感情上和聽眾當場交流和緊密呼應的語句」。王子龍的廣播講古亦呈現相同的特色，並且更進一步安排真實的人物在節目中，代替聽眾與王子龍當場交流，當故事進行到需要對某種事物或情景作解釋時，由另一個人提問，主講者來答覆，或是進行評論時，二人一搭一唱，使之更有聲有色，因而更顯現平易近人的親切感，更能緊緊抓住聽眾的情感。

曾經在廣播講古節目和王子龍搭檔說書的只有王麗華，他們曾經合作過《包公案》、《二度梅》、《觀音得道》和《安邦定國志》。王子龍每天在進入錄音室說書前，會先將當天要講的故事大綱先寫給王麗華，並為她講解大要。王麗華扮演的角色像似一位聽書的女孩，主要是代替聽眾做反應，將聽眾在聽書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疑惑，在節目中就透過王麗華來反應，有時是發問，讓王子龍來推進故事；有時是下註腳，將王子龍所講的，轉換另一種說法。

《包公案》裡劉妃因為擔心李宸妃先生下皇子，早一步當上皇后，便與郭槐設下狸貓換太子的毒計：

（王子龍）好陰險的郭槐！好狠毒的劉妃呀！

（王麗華）若這樣說來，這個郭槐的心肝實在有影真毒啊！

（王子龍）郭槐的心肝若是不遮爾仔毒，日後又怎會予那位包公來甲伊過了虎頭鏹？

（王麗華）哦！對對，這個慘案就是到尾仔，才予包公在夜審郭槐才逼出來的就對了噢！

（王子龍）這叫做「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呀這位的郭槐，為了要來掌握宮權，為了要討好這個劉妃，竟然狼狽為奸，也就按爾依計來進行，命令一名的掌宮婆尤氏，事先來準備一隻的玉狸，要等候李宸妃若是生產的時候，要用狸貓來換

太子。

（王麗華）那在這邊的李宸妃不就不知半項囉？

（王子龍）當然是不知半項囉，你沒聽過古早人佇咧講：明槍容易逃，暗箭最難防。本性善良而且真正軟弱的李宸妃，雖然聽見宋真宗皇帝來講那句話，她猶原佇咧想說：盡人事而聽天命，她若有彼個皇后的福分，自當然她就會生查甫个，她若無彼個皇后的福分呢，按怎求嘛無法度生查甫个。

（王麗華）若按爾，這個李宸妃較條直，心地較良善啦噢！

（王子龍）對！……

（《包公案》第一片第三段）

其實在講述劉妃和郭槐二人的陰謀後，說書人即可自行插入評論，聽眾隨著情節的推展，心中對故事人物也自有評斷。但王麗華在此扮演聽故事的角色，代替聽眾說出心聲，一方面痛恨劉妃與郭槐的狠毒，一方面為李宸妃擔憂，適時地反應聽眾的心情，使得聽眾的心更深入情節隨之起伏。

王麗華與王子龍的搭擋合作方式，除了為聽眾代言以外，還具有扮演故事中人物角色的功能。她和王子龍隨時可由第三人稱轉換為第一、二人稱，靈活出入角色。在《包公案》裡，她大部分是聽眾和評論者的角色，有時進入故事裡扮演劉妃與王子龍所扮演的郭槐設下毒計，或扮演想謀奪財產的二嫂李氏，與王子龍所扮演的包海設計殺害包拯。有時扮演的是店小二一類的配角，例如在《包公案》裡包拯初任官職，微服出訪民情，在飯館裡的一幕：

（王子龍）當您主僕雙人正正地來佇咧吃飯的時陣，不張不弛，外面擱再來一個人。喔~！這個人看起來橫霸面，橫霸面，一聲一下行對落酒樓入內个時陣，阿這名个店小二趕緊也就爬起來

招待。

(王麗華) 啊！大爺大爺，遐坐啦，遐坐啦，我來甲你傳酒菜噢！

(王子龍) 最好的酒菜甲我傳來。

(王麗華) 大爺怎麼這爾久沒來，我馬上來，我馬上來噢！

(王子龍) 唷，不多久就看到這名个酒保按爾提著兩壺个燒酒，奔兩雙箸擱再拿兩個杯子，也就來到這位自稱大爺的面頭前，剛好坐在包拯的隔壁，按爾將兩雙箸甲兩個杯子，以及兩壺个燒酒來放下。

(王麗華) 來來來，我甲你傳好了，這是上好的酒菜呢！

(王子龍) 酒保！

(王麗華) 嘿！

(王子龍) 你今仔日這麼工夫，我自己一個人，你甲我傳兩壺酒擱兩個杯子兩雙箸兩支湯匙仔，這是什麼意思呀？

(王麗華) 啊！嗯？嗯？嗯~？奇怪！大爺，你剛才入來的時陣，明明看你的尻川後，另外一個人甲你逗陣呢！

(王子龍) 嘎！

(王麗華) 啊彼個人，頭毛散牙牙，

(王子龍) 噓！

(王麗華) 歸面全是血，

(王子龍) 噓！

(王麗華) 我以為你是甲人吵架，欲甲人講和个款，我才會甲你準備兩份來。啊現在怎會沒看到？咦！我个眼睷咁有煙卵嗎？這有夠奇怪咧，我看甲清清楚楚，現在卻不見了。吔~咁會看到鬼了？

(《包公案》第七片第三段)

從以上所摘錄的第一段王子龍尙是以第三人稱，全知的觀點在講述故事，緊接著就是二人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的對話，王麗華所扮演的酒保充滿喜感，在向客人說明為何會準備兩份碗筷餐具時，描述跟著客人進來的那個人的外貌，每講一句，就引得王子龍所飾的客人膽顫心驚，發出「啞」「啞」的驚嚇聲，王麗華的口白並未停頓，王子龍幾乎是同時反應，二人配合無間，將聽眾的心緊緊扣入，留下懸念。這樣緊湊的效果在「一張嘴難說兩句話」的單檔說書裡是無法達到的。

三、大綱式劇本

筆者曾分別詢問石文戶、陳麒文和王子龍三人，在說書前是否會先寫下腳本？三人皆表示，只要一手拿著書，就可以直接開講，不必事先設計何處要增添什麼臺詞，或何處要加怎樣的評論。筆者聞言大為驚嘆，訝於他們的天縱聰明和即時演出的功力之深，但心中也不免懷疑：若是純粹依照原著演播，只是在其間插入評論，以個人的人生閱歷對人物事件加以詮釋，或許還可以一書到底；可是依王子龍所述，在講章回小說之前，要先遍覽史書來驗證情節，並且會在故事情節中補敘歷史背景，論斷人物事蹟，如果不做事先編排的準備，縱使其博學強記，真的能夠在錄製節目時即時信手拈來，而絲毫不妨礙劇情進行的流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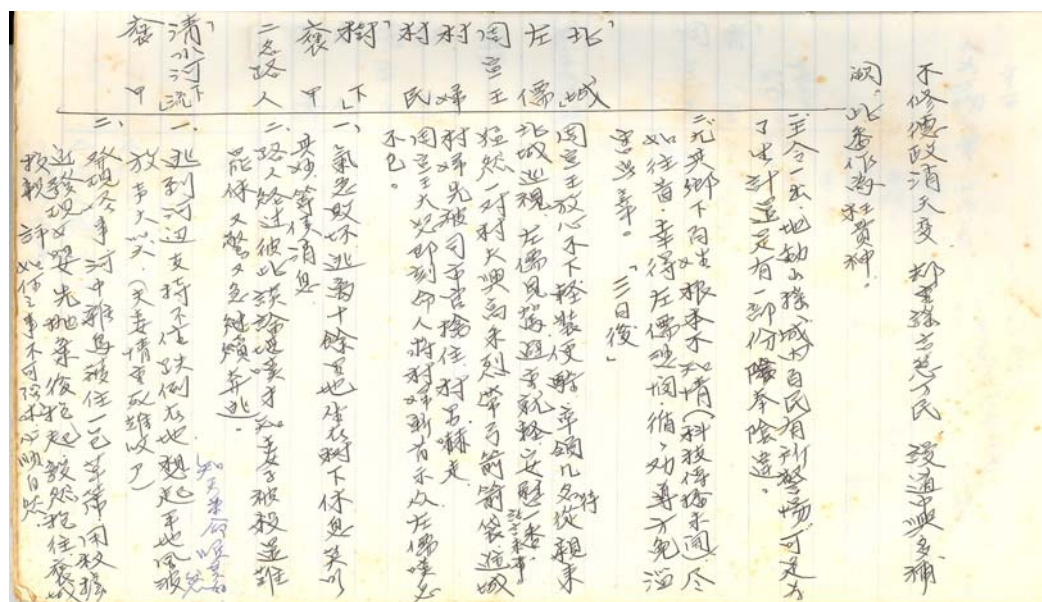
即使在與王子龍兩次的訪談過程中，聽到他隨口引用史書典故，出口即是章回小說裡的詩詞，已令人對他熟讀強記史書和小說，感到十分佩服。可是對於如何能夠不事先準備，就能在演出時，在章回小說的情節中，適時結合正史的記載，還要能掌握節奏而不致混亂，我心中仍有疑惑。這個疑惑，終於在拜讀王子龍《春秋戰國》的劇本時得到了答案。

王子龍在民國四十八年進入廣播界，即擔任廣播劇編、導、演的工作，民國五十二年開始講古，到民國五十五年入伍之前，都還是身兼講古和廣播劇的工作。後來因廣告提供商的經濟考量，在民國六十年以後，大型的閩南語廣播劇已逐漸減少，王子龍即全心投入講古節目製作。《春秋戰國》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一日開始錄製，以《東周列國志》作為故事主軸，從劇本中可以看到他將廣播劇分場的概念融入講古，劇本的形式類似以前戲班講戲時的大綱，只講述主要情節和出場人物，但沒有人物對白，這是與現在的劇本不同的地方。以下摘錄《春秋戰國》劇本的第一頁來看王子龍講古的特色。

劇本的形式原採直式書寫，為了文書處理排版及閱讀的便利，改以橫式呈現。原來的型式請參見附圖七。

附圖七

《春秋戰國》劇本封面
及第一頁



不修德政消天變，却重謠言惹萬民，謾道中興多補闕，此番作為枉費神。

王令一出，地動天搖，城內百民有所警惕，可是為了生計還是有一部份陽奉陰違。

尤其鄉下百姓根本不知情（科技傳播未開），盡如往昔，幸得左儒悲憫，循循勸導方免濫害無辜。「三日後」

「北城」

周宣王放心不下，輕裝便騎，率領幾名侍從親來北城巡視，左

左儒

儒見駕，避重就輕，安慰一番。話言未畢。猛然一對村夫興高

周宣王

采烈帶弓箭箭袋進城，村婦先被司市官擒住，村男嚇走。

村婦

周宣王大怒即刻命人將村婦斬首示眾，左儒嘆息不已。

村民

「樹下」

一、 氣急敗壞，逃離十餘里地坐在樹下休息，莫名其妙，等候消息。

褒甲

二名路人

二、 路人經過，彼此談論堪嘆，才知妻子被殺還難罷休，又驚又急，繼續奔逃。

「清水河下流」

一、 逃到河邊，支持不住跌倒在地，想起平地風波，放聲大哭。（夫妻情重死難收屍）

褒甲

二、 發現怪事，河中雜鳥護住一包草蓆，用杖擄進發現女嬰，先拋棄後抱起，毅然抱往褒城投親。評如何之事不可強求，必順自然。

從引述的劇本段落中可以看到：王子龍書寫時，將之分爲二部分，直線以上爲場景和出場人物，加了引號的「北城」、「樹下」和「清水河下流」，分別爲故事發生的三幕場景，後面緊接著該幕戲要出現的人物，直線以下則爲故事大綱。

「春秋戰國」第一回即講述周宣王登基三十九年，聽信謠言，認爲後世將有女子亂國之禍，適逢先朝宮女有妊四十餘年，前夜產下一女，被視爲妖物棄於清水河；又因卜卦爻辭有「匪弧箕筮」等語，下令禁止造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並命杜伯尋訪妖女下落。三日後有不知情的村夫婦販賣弓箭箭袋，村夫逃走，而村婦就擒被殺。村夫逃亡途經清水河，見眾鳥銜護一包裹女嬰，知其日後必爲大貴之人，於是懷抱女嬰望褒城投奔舊識。周宣王原以爲誅了賣弓箭箭袋的村婦後，已無應驗童謠的禍害，豈料在登基四十三年大祭的前一夜，夜宿齋宮，卻夢見一美貌女子綑綁七廟神主牌位望東而去。於是追究杜伯未盡查緝妖女之罪，左儒進諫未果，杜伯被斬而左儒自刎相殉。事後周宣王心中自悔，心神不寧，常見到杜伯、左儒報仇索命的幻象。這就是周幽王寵妃褒姒的出身的傳說。

（一）以詩詞或俗諺熟語開場

王子龍受章回小說體製的影響，在講古時習以詩詞作爲每一回的開場，但是若將小說中詩詞一字不漏翻譯成臺語，恐怕大部分的聽眾是聽不懂的。因此，王子龍會稍做改動，以求聽眾入耳立即瞭解。但是他所修改的並不一定是回目詩，或是開場的詩詞，反而多是採用改編自每一回裡以詩證史的部分。在「春秋戰國」裡即是將《東周列國志》第一回「周宣王聞謠輕殺，杜大夫化厲鳴冤」，敘述周宣王下令將村婦斬首以爲造賣弓箭者之戒，原著寫著「後人有詩云：不將美政消天變，卻泥謠言害婦人！漫道中興多補闕，此番直諫是何臣？」王子龍將詩證部分稍加改動後，成爲淺譯白話的開場詩：「不修德政消天變，却重謠

言惹萬民，謾道中興多補闕，此番作為枉費神。」用來說明此一集所講述的周宣王因輕信謠言而殺害人民，枉費其為中興名主。

《東周列國志》第一回的情節，王子龍將它分成兩集講述，第二集述周宣王自殺了村婦之後，認為不祥之兆已經化解，內心比較坦然，因而忘了曾命人追緝妖孽女嬰下落一事。但在齋宮夢見女子直闖太廟，綑綁神主牌位而去，心中疑雲再起，因而遷怒杜伯，命人押出斬首，左儒諫止無效，以死相殉，文武無不歎息噓唏。第二集的劇本空白處，註記有開場詞：「人為萬物之靈，心為一身之主」，用來說明第二集的主要情節，其下另以小字說明：人為宇宙萬物之靈，心為一身的主宰，「所以一個人立身處世心意安定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人的心通常是容易動搖，而且難以安定」。這就是王子龍受訪時所稱，會將章回小說的二句回目詩，轉化成一種詩詞，或是俗諺或歌謠，在每一個小時的說書中，堅持加入開場的標題，來傳達正面的意義給聽眾。

第三集敘述周宣王怒殺杜伯，左儒以身殉友後，周宣王受良心苛責，神情恍惚，變成身虛體弱，久久不能臨朝，秋獵返京途中打盹，朦朧見到杜伯、左儒持弓箭索命。王子龍的開場語為「欺世瞞人容易，惟有此心難昧」，下有小字說明：「欺瞞世人比較容易，但要欺瞞自己良心就比較困難」，看來他有些擔心聽眾一時無法會意，必須再加以講解。

章回小說裡有回目詩和以詩證史的體例，王子龍拿來加以運用，轉換成聽眾較易瞭解的詞句，並盡量維持對仗的形式，雖然王子龍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諳對偶的格律要求，但至少維持字數相同的基本形式。即使是沒有回目詩，也沒有以詩為證的現代小說，王子龍依舊設法加入詩詞來開場，有時是綜合評論劇情，有時是承接上集開啓下集。以下舉「大宋英豪傳」為例。

《大宋英豪傳》改編自金庸原著《射鵰英雄傳》，各章節間只有分回和回目標題，金庸《射鵰英雄傳》第一回〈風雪驚變〉，自主角郭靖的身世開始說起，郭靖的父親郭嘯天與結拜兄弟楊鐵心皆為南宋的積弱遭受金國入侵而憂心，更為大宋君臣不爭氣，官員厚顏無恥而忿恨不已。翻開金庸所寫的《射鵰英雄傳》，

首先映入眼簾是「錢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無窮無休的從臨安牛家村邊繞過，東流入海」。簡單的背景描述，給了王子龍的聯想，便以三國演義第一回的開場詩詞作為《大宋英豪傳》第一集的開場詩：

滾滾長江水逝東，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酌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不僅顯示王子龍堅持維持章回小說的本色，費盡心思設計原著所無的開場語。《大宋英豪傳》第一集的開場白即稱所要講述的故事為「歷史結成的小說」，由此也看到王子龍欲將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與歷史小說相連結的企圖。

《大宋英豪傳》第二集的開場語為「與君談席話，勝讀千年書」，即為承接上集郭嘯天和楊鐵心二人結識長春真人丘處機而來，三人把盞論世，言談十分投機。第三集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開場，描述楊鐵心的妻子包惜弱慈悲心懷，暗中救助受重傷的金國王子完顏洪烈。第三集以「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開場，承接第二集牛家莊的午夜驚變，下啓第三集郭、楊兩家家破人亡的情節。第四集開場詩以「獲聞凶信怵目驚，痛斷肝腸淚苦曲，烈婦不堪憶往事，傷心啼哭夜冤鳴」，形容柔情似水的包惜弱獲知夫君遭遇不測後的悲傷。從以上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子龍努力設計類似回目詩的開場詩詞，作為其個人講古風格的用心。

（二）加註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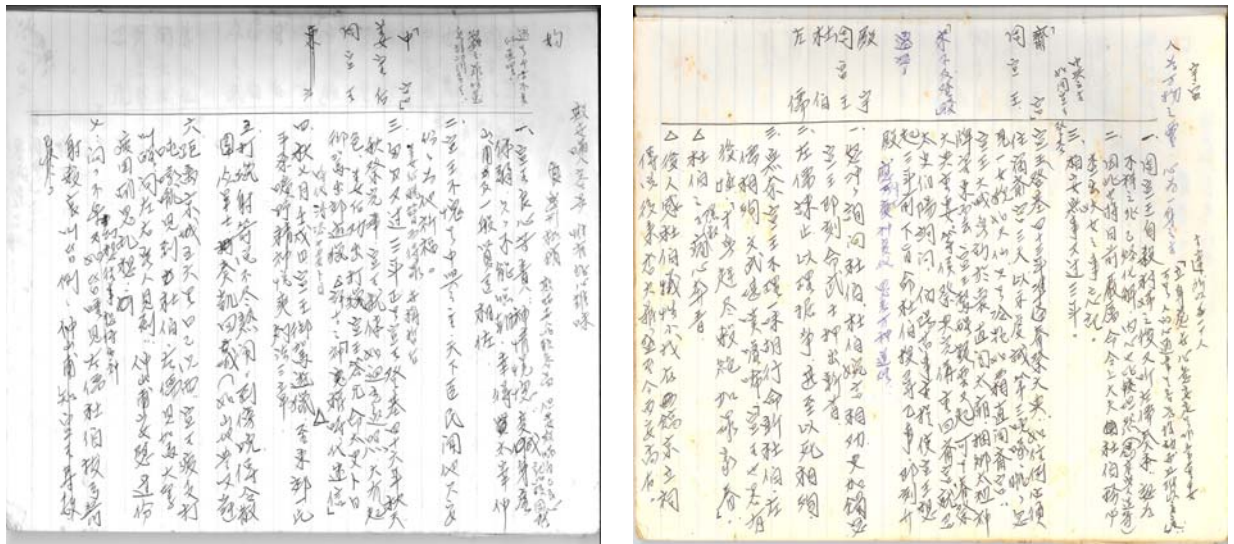
在劇本中隨處可見故事大綱旁，以小字另筆書寫的評論，例如第一頁尾端有「評任何之事不可強求，必順自然」，空白處寫著「知天樂命，順其自然」，這是王子龍預定要插入的評論：凡事要順其自然，不可強求，即使處逆境亦然。

而這個觀念正是在訪談過程中王子龍不斷提及的，他也藉著廣播講古傳達給聽眾。

在劇本第二頁，敘述周宣王因受良心譴責，內疚致病的三年後，龍體大有起色，在姜后的勸告下答允出獵，命太史卜日御駕出郊遊獵，另註有「評古之神權時代迷信」。王子龍雖與宗教淵源頗深，但對於人們動輒求神問卜的行為不表贊同，強調宗教應該是問心敬神，修心養性，因此常在節目中批評假宗教之名的神棍行為，欲破除聽眾的迷信，使得許多聽眾還以為王子龍是個無神論者。

從王子龍的劇本中，隨處可見他加註欲評論之事，第三頁敘述周宣王駕崩後，註有「評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第四頁敘述周幽王在召虎、尹吉甫勸諫後略為收斂，加註「論古來之興衰成敗」；第五頁則註有「評夏、商、周，桀王、紂王、幽王」，幾乎無一頁不見註腳，從劇本中看到王子龍用功之深，對於何處要加評論，何處要引用歷史典故，皆已事先做好設計。

附圖八



《春秋戰國》劇本第二頁及第三頁

四、廣播劇與廣播講古的區別

廣播講古運用了大量的廣播劇的技巧，致使許多人難以分辨廣播劇和廣播講古。一般人認為張宗榮、吳影和陳一鳴等人都是講古名家，但王子龍認為他們各有各的特色，卻只能算是廣播劇的不同表演方式。陳一明專擅日本劇，吳影綜合陳一明和黃志青的特色，擅長黑社會的劇情，而張宗榮最拿手的則是以旁白表現武俠劇。廣播劇的表演型式有二種：一種是直接由演員直接扮演劇中人物，以對話呈現劇情；另一種是半說書型的，雖然也有角色扮演，許多過場都以旁白帶過，由第三者直接交代劇中人的行動與思想，劇情就可以進展得比較快。

王子龍認為廣播劇和廣播講古最大的差別就在有無評論，廣播劇比較有現場效果和臨場感，聽眾就好像親歷其境；廣播講古是讓聽眾聽一個已發生的故事，無論說書人講得多麼生動，也只是引導聽眾去聽去想像，是從一個置身故事之外的第三者的角度來旁觀，心情跟著說書人的描述和評論一起起伏。

雖然廣播劇和廣播講古都有分場，有聲效，但廣播劇的聲效，除了配合人物的心情和氣氛所選播的背景音樂和過場音樂外，另外還會配合劇情需要來製造音效，例如以開門聲、腳步聲、門鈴聲、電話聲…等等來增加臨場感，藉以推動劇情，這是廣播講古所缺乏的。

廣播劇和廣播講古皆安排有人物對白，廣播劇可以由二至五人來扮劇中的多個角色，每一個人依劇中人物的年齡、身份、個性，以不同的聲音表情來扮演多重角色。廣播講古的播音員大都出身自廣播劇演員，自然也能以一人之口來扮演各種角色。所不同的是廣播劇演員所表現的聲音要完全符合劇中人物的性別和年齡，力求讓聽眾清楚分辨說話的聲音出自哪一個角色；廣播講古則不會有如此嚴格的要求，只要聲音表情可以表現故事人物的性格即可，頂多以細嗓來表現女性角色。據陳麒文說明出入角色時，如果要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必須將嗓子忽而壓低、忽而細窄等不同變化來加以表現，但對表演者的嗓子而

言，是相當大的負擔，不利於超過一小時以上長時間的表演。因此他大部分會以語氣的變化和聲音表情的輕、重、緩、急、快、慢、強、弱來表現人物特色，而不採取變嗓方式。

而王子龍與王麗華的雙檔說書，就比單檔說書更容易表現人物特性。但凡是要表現女子個性或是孩童、小廝、跟班等需與主角對話的口白，都交由王麗華來扮演，使得角色更富變化，故事的戲劇表現更強。

那麼雙檔說書和雙人演出的廣播劇主要的區別又在哪裡呢？王子龍認為其間最大的差別還是在說書會適時在故事中加上評論，這是廣播劇所沒有的。雙人廣播劇必須利用戲劇的表現手法，將想要傳達給聽眾的意念或想法，藉由劇情或對白，不留痕跡地傳達出去，由聽眾自行體會，避免說教意味太濃。雙人搭檔的廣播講古卻是毫不避諱，除了角色扮演外，對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適時加以評論，將說書者主觀的意見傳達給聽眾。因此無論是單檔說書或雙檔說書，主述的評論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特徵。也基於這個特徵，王子龍才會認為：張宗榮的節目雖然比一般的廣播劇更大量地運用旁白主述來推展劇情，但沒有適時加入評論，只能算是小說式的廣播劇，還不能稱為武俠講古。

第三節 王子龍現存的講古作品分類

王子龍表示他曾播出的講古節目總計有三萬個小時左右，可是年輕時自恃聰明，認為這些作品只要一書在手，左引史書傳記，右摘傳奇小說，隨口說說即大受歡迎，沒想過要加以保存。直至民國七十一年意識到其重要性，開始有計畫地將原本錄音的大盤帶，轉拷為迷你光碟（Mini Disc），以供作永久收藏，總計存檔七千個小時左右。王子龍自民國五十二年開始廣播講古，其間除了於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期間停頓以外，總計講了三十二年的時間。因為無法找到王子龍早期的作品，所能找到的都是他後期十八年的作品，因此無法比較其前後期風格的演變，殊為可惜。

王子龍所收藏七千個小時的作品，其實應是七千集左右，每集約四十四分鐘左右，再加上十四分鐘的片頭、片尾、節目廣告和工商服務時間，大約是一個小時，所以王子龍說是七千個小時。

這些作品多是取材自古典章回小說和武俠小說，筆者請王子龍就其作品分類外，並參考大陸傳統評書的分類原則將其分為袍帶書、短打書、神怪書三類，分述如下：

一、袍帶書

袍帶書以講述金戈鐵馬，爭疆奪土的歷史演義為主要內容，王子龍將之稱為歷史類，計有《安邦定國志》五一三集、《岳飛傳》一三二集、《三國誌》三〇五集、《狄青傳》一八二集、《楚漢相爭》二四〇集、《三國因》六集、《二度梅》三十六集以及《說唐》系列五四四集，包括《十八瓦崗》、《羅通掃北》、《斬龍王》、《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安史之亂》、《郭子儀》。

也有人將馳騁沙場為主要內容的傳統評書《精忠岳傳》，另成一類為長槍

書，講究在戰場上的戰略和馬背上的戰法，但王子龍講古不強調戰法和武技，他將《岳飛傳》歸為歷史類，因此為尊重作者的分類原則，將《岳飛傳》歸為歷史袍帶書。

二、短打書

短打書以綠林豪傑俠義故事為主，計有《大宋英豪傳》一八九集、《風雲人物》一一四集、《大唐遊俠傳》一七七集、《包公案》二七九集、《海公》一〇〇集、《彭公案》一七一集。

王子龍將《包公案》、《海公》和《彭公案》歸為公案類，早期還講過《施公案》，可惜未曾保留。至於《大宋英豪傳》、《風雲人物》和《大唐遊俠傳》則歸為武俠類，《大宋英豪傳》取材自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風雲人物》取材自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大唐遊俠傳》則改編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說，自第九十六集起接續《龍鳳寶釵緣》。無論是公案類還是武俠類的說書內容，都講述綠林好漢或江湖人士行俠仗義，替天行道的故事，因此將之合併為俠義短打書。

三、神怪書

神怪書主要敘述神仙降妖救難的故事，雖然也為其故事設計了歷史上的時代背景，但不宜將之視為歷史演義，它主要發揮的是奇特的想像力，計有《封神榜》二三七集、《西遊記》一六六集、《濟公傳》一三一集和《觀音得道》三十七集。

其中《觀音得道》是由聽眾提供的佛教故事題材，王子龍早期還曾講過以道教故事為題材的《全真七子》。《濟公傳》結束時還接了二片「南斗經」和「北斗經」的誦經音樂，

在傳統評書裡，將《封神榜》和《西遊記》列為神怪書，但在王子龍的心目中將之與《觀音得道》一併視為宗教類，因為故事背景具有歷史和政治色彩，

因此亦將之歸類為歷史袍帶書。在述說其講史的作品時，將《封神榜》視為周武王伐紂的歷史，將《西遊記》視為唐朝歷史的一環，還特意進行歷史的考證，將小說的時代拿到正史中來求證。關於王子龍的歷史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進行討論。

上列王子龍所收藏的講古存檔資料，是筆者在其工作室架上逐一記錄而得，經統計共計三五五九集，但與王子龍所說七千個小時有所出入。

第四節 王子龍的講史系統

王子龍自認為他的講古專擅大書，其中最引為得意的是有系統的介紹中國的歷史，因為早期尚未意識到講古的語言紀錄保存的重要性，許多講古作品未曾保留，所以只能依王子龍的記憶來回顧其講史系統的建立。

乍聞王子龍所歸類的講史系統，以為他的歷史觀混淆了正史和野史，其實他很清楚其間的分別。在王子龍所敘述個人的講史系統裡，許多被他歸類為歷史的故事其實並無根據，有些是神話，有些是民間傳說，有些是章回小說、歷史演義，這些向來在民間傳述的故事，都只是稗官野史，但歷史題材的可敘述性與藝術創作無限的想像和虛構相結合，藉由民間藝人生動的表演深植庶民心中，成為民間信以為真的歷史。往昔台灣教育尚未普及之時，民眾對於歷史的認知幾乎完全來自各種通俗文藝，或由戲曲表演或由演義小說，或是聽老人講古。因人民對歷史故事具有相當的知識和興趣，這些歷史題材在民間藝人和消費者需求的相互影響下，不斷地被重覆改編及表演。王子龍的講史亦不脫正史、野史不分的現象，但因他為了豐富內容而遍覽史冊，使得他的歷史知識較一般藝人及聽眾更為豐富，因此他在說書時，會刻意以正史的記載來補充野史的不足。他喜歡在說書時引經據典，補充正史或其他書籍裡相關的記載，這也成為他與眾不同的特色。

一般而言，稗官野史的傳說會比正史的記載來的有趣，更富情節的變化，因此成為說書人喜愛的題材。王子龍卻在其間插入故事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解說，將故事情節與歷史典故相結合，使得他的說書不僅顯得典雅，更具有說服力。有許多聽眾聽王子龍講古，不只是在聽故事，而且還可以增廣歷史見聞，甚至有學生認為聽他說書比上歷史課還有趣，學到的東西更多。

曾有一名高中生寫信問他：在聽《西遊記》時，聽他講到玄奘取經返唐的時間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七年，但是在歷史課本裡好像沒有貞觀二十七年。經過這名高中生的提問，王子龍查證史書記載後，確認貞觀的年號只到二十三年，

的確沒有貞觀二十七年，可見章回小說有許多虛妄謬誤之處。²⁶王子龍思及章回小說與正史記載多有衝突，由於聽眾對他的信賴，甚至將他視為歷史專家，如果他不加以分辨，只以章回小說為憑，很可能會誤導這些信賴他的聽眾，尤其是學生聽眾。因此，王子龍每要講一本章回小說之前，先要去查明它的歷史年代和言論，如果和史書記載不符，他便在說書時補充說明這一部分為野史，和正史的記載不符，以避免誤人子弟。

一、 王子龍講史內容簡介

依王子龍的回憶其講史系統時，將其作品依朝代的順序整理如下：

（一）開天闢地時期：

作品有《盤古開天》、《大舜耕田》、《禹王治水》。

《盤古開天》是有關天地創造的傳說，盤古是中國神話故事中開天闢地的人物，有人因此認為他是道教中元始天尊的化身。王子龍敘述曾講過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盤古開天。盤古開天、女媧補天一類的傳說只是先民對宇宙天地形成的想像，根本就不能視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古人將零散神話材料編製成為古史傳說，中國古代士大夫對上古神話深信不疑，甚至將它當作中國古史的一部分。除了受神話入史的影響外，也由於他早年的宗教背景，使王子龍選擇了與宗教相關的題材。

《大舜耕田》講舜帝年輕時的故事，他對父母所給的諸多為難，皆逆來順受，以德報怨，終於孝感動天，獲上天贈予大象為其助耕。這是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也在道教的籤文裡流傳。

²⁶ 《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大師於貞觀元年西行取經，貞觀十九年返國。《西遊記》裡唐三藏西行取經為貞觀十三年，貞觀二十七年返國。

《禹王治水》講大禹的父親因治水失敗而被殺，大禹如何從前人經驗中獲得治水的方法，爲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大公無私的精神令人感佩。並結合民國五十一年颱風造成水災的時事，評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二）夏商周時期：

作品有《封神榜》、《春秋戰國》、《田單復國》、《孫龐演義》。

《封神榜》以《封神演義》爲主軸，講商紂王荒淫暴虐，姜子牙協助武王伐紂，最後正義戰勝邪惡，武王建立周朝，姜子牙分封眾神的故事。內容充滿神魔幻想的色彩，極受聽眾歡迎，曾以廣播劇、講古和電視連續劇的不同型態呈現。

《春秋戰國》以《東周列國志》爲主軸，後接春秋五霸，從史書中來補充資料，再繼以伍子胥過昭關，引入戰國七雄的故事。《田單復國》雖然以田單的故事爲主軸，敘述齊國在燕將樂毅率大軍急攻之下，失城七十多座，僅剩即墨和莒二城，田單以孤城復國的故事。王子龍卻藉由講述故事時，分析戰國時期的局勢與各國之間的關係，因此他自豪地說：無論聽的是哪一個故事，都可連帶瞭解故事背後的整個時代歷史。

《孫龐演義》參考《峰劍春秋》又名孫臏下山，敘述戰國時孫臏與龐涓鬥智之事。孫臏和龐涓二人皆是鬼谷子的弟子，龐涓受魏王重用，因嫉妒孫臏才能，將他誣陷入獄而受刑罰。後來孫臏協助齊國大破魏師，活捉龐涓，報了刎足之仇。傳說孫臏是古代軍事家孫武子來轉世，而孫武子是鬼谷子的老師，因此有「五百年前師渡徒，五百年後徒渡師」的諺語流傳。王子龍還引經據典，在孫龐二人鬥智時，加入了孫子兵法的軍事精要和戰略的說明。

（三）秦漢時期：

作品有《楚漢相爭》、《東漢演義》、《三國因》、《三國誌》。

《楚漢相爭》，敘述秦末漢王劉邦和楚霸王項羽爭奪天下，劉邦建立漢朝天下；後面接《漢宮春秋》描述漢初爲了鞏固皇室地位，宮闈爭鬥，呂氏外戚弄權，殺害功臣，因而使自楚漢相爭以來，或因戰死，或因受害而死的冤魂，心有不甘，到十殿閻君前告狀，要求還其公道。閻王無法審判而成地府懸案，後來才引出《三國因》的故事，由司馬重湘於一夜之間審理判定功過，讓這些人轉世投胎，自行討回公道，而後就接上《三國誌》的故事。

《東漢演義》主要敘述王莽篡漢，劉秀中興漢室，即位爲東漢光武帝的故事。

《三國因》約只有六個小時，是《三國誌》的楔子，改編自民間傳說，早期以歌仔冊在民間流傳。描寫失意秀才司馬重湘赴陰曹審理漢初冤案的故事，判韓信托生爲曹操，黔布托生爲孫權，彭越托生爲劉備，項羽投胎爲關羽，樊噲投胎而爲張飛，蒯通轉世而爲諸葛孔明…，以報自楚漢相爭以來的夙怨。

《三國誌》改編自《三國演義》，加入《三國因》的果報思想，參雜三國史傳、三國志、魏書、吳書、晉書、蜀書，來講述劉邦、曹操、孫權三分天下的經過。

（四）隋唐五代時期：

作品有《說唐》系列、《月唐演義》、《五代殘唐》、《二度梅》、《粉妝樓》、和《四遊記》。

《說唐》系列包含有《隋唐演義》從隋煬帝弑君主政，宮廷生活荒淫無度講起；《十八瓦崗》裡秦瓊、程咬金、單雄信…等各路英雄是天上星宿轉世，彼此間的糾葛在協助大唐開國後，仍累世糾纏、《羅通掃北》述唐太宗被北番困在木陽場，派程咬金討救兵。羅成之子羅通受命擔任二路元帥，殺退番軍，還斬了殺父仇人蘇定方；《薛仁貴征東》敘仁貴爲太宗應夢之白袍小將，從軍建功的故事，其中人物描寫生動活潑，莽撞詼諧的程咬金、神機妙算的徐茂公、忠勇

護主的尉遲恭、量小陰狠的張士貴…等等，都能以聲音表情表現出人物性格；《薛丁山征西》子繼父業的英雄事蹟，延續征東裡的鬥法，尤其是樊梨花移山倒海的法術，雖然荒誕，但卻為人們津津樂道；《薛剛反唐》和《李旦復國》自武后擅權、太子李旦落難民間講起，丁山與梨花之子薛剛大鬧花燈，全家三百多人遭斬，僅樊梨花和薛剛脫逃，後來協助李旦復國；《安史之亂》、《郭子儀》敘述唐玄宗與楊貴妃酣於享樂，楊國忠擅權，安祿山造反，貴妃死於馬嵬驛，郭子儀平定亂事，並東征西討建立功業，得享七子八婿的福德。《粉妝樓》延續說唐系列，除了有羅成後代羅焜父子受奸臣構陷，被迫聚義伐罪，誅滅奸黨，扶助大唐重振朝綱的故事外，還在忠奸鬥爭的主線外，交織年輕男女的愛情故事，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胡奎賣人頭的情節。

《四遊記》包含《東遊記》八仙過海諸仙鬥法、《西遊記》唐三藏與悟空、八戒、悟淨西行取經、《南遊記》華光救父、華光救母及《北遊記》玄天上帝的傳奇故事。

（五）南北宋時期：

作品有《安邦定國志》、《宋朝飛龍傳》、《北宋楊家將》、《狄青傳》、《岳飛傳》、《包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水滸傳》之武松打虎、烏龍院。

《安邦定國志》改編自彈詞創作，為《安邦志》、《定國志》和《鳳凰山》的合集，故事圍繞趙匡胤一家於唐末五代的發跡過程，銜接《五代殘唐》、《黃巢試寶劍》，自趙匡胤的祖父母趙少卿和馮仙珠講起，包含《趙匡胤走關西》、《宋太祖三下南唐》的故事，王子龍認為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得歸功於其祖父母的德蔭；《宋朝飛龍傳》描寫年輕氣盛的趙匡胤闖禍離鄉，結織柴榮，後來柴榮臨終前任命他為後周禁軍最高統帥。趙匡胤在率軍北禦北漢途中，被部下擁立為皇帝，從此開始了趙姓三百餘年的統治天下的歷史。接續有《北宋楊家將》講述北宋名將楊業一門的全忠全孝的忠烈事蹟，《狄青傳》取材《萬花樓》、

《五虎平西》、《五虎平南》，以狄青五虎將西征西夏，南征平叛，保衛國土的經歷，融入神怪傳奇，增添故事的趣味性。《岳飛傳》和《北宋楊家將》、《狄青傳》的英雄事蹟都為民間所景仰傳頌，王子龍在說岳飛故事時，還融入了岳武穆王敦倫真經裡的經文。

《包公案》以《三俠五義》為主幹，加入了《包公七十二奇案》，因聽眾反應奇佳，又隨興加入《聊齋誌異》和一些傳奇怪異的情節，王子龍和王麗華二人一搭一唱，隨時變化角色，以雙人搭檔的方式播講，具有廣播戲劇的意味。《小五義》接續《三俠五義》，重要的俠義之士除了《三俠五義》原有的義士外，又加入其晚輩五人：盧珍、韓天錦、徐良、白芸生和艾虎，五人在行俠仗義時相遇而結義。故事的中心人物由包公改為包公門生顏查散，因奉旨查案而遭奸人所挾持，幸賴眾俠義士搭救，故事的重心放在放在俠義群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事蹟上，公案的色彩已被淡化。

《水滸傳》是王子龍心中割捨不下的題材，一心想要詮釋梁山泊一〇八條好漢不同的性格，但因其官逼民反的情節，國民政府早期將它列為不能演播的禁書，王子龍只能偷偷的摘錄其中一部分來播演，曾自京戲改編《武松打虎》和《烏龍院》為說書段子。

（六）元明清時期：

作品有《元世祖忽必烈》、《天寶圖》、《地寶圖》、《孟麗君脫靴》、《明太祖朱元璋》、《西廂記》、《海公》、《清宮十三朝》。

《天寶圖》、《地寶圖》是講述元代時天上星宿下凡，成為行俠仗義的英雄豪傑，以忠孝節義為主幹，結合神怪幻想，使情節精彩迷人，易激發聽眾的想像力。

《孟麗君脫靴》改編自彈詞作品《再生緣》，故事敘述元成宗年間的官家千金孟麗君為逃避逼婚，離家後女扮男裝，上京赴考，以個人的才華位居高官，

並設法為未婚夫皇甫家平反，最後婉拒成宗的傾慕情意，與皇甫少華給為連理。

《海公》改編自《海公大紅袍》和《海公小紅袍》，是屬宮廷權力鬥爭的類型，忠臣海瑞與奸臣嚴嵩之間的爭鬥，顯現海瑞忠義的精神。

《清宮十三朝》敘述滿清自關外發跡，入關奪取中原，創建大清帝國，歷經十三朝的深宮情仇。

從以上的講古系統，可以看出王子龍不僅將稗官野史及演義小說納入歷史系統，像《西遊記》、《包公案》、《孟麗君脫靴》之類的作品，雖然歷史背景並不一定是這些故事的主要因素，不論是宗教神怪類、公案類還是才子佳人類的小說，只要內容背景涉及歷史朝代，皆被他視為歷史的一部分。

二、 從文字文本到聲音文本

王子龍的講古題材都是根據章回小說或歷史演義而來，再加上自己的詮釋，而形成其個人特色。而這些素材來自可閱讀的文本，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必定無法吸引聽眾，要如何經由說書者讓文字文本成為聽眾樂於收聽的聲音文本，得各憑功力。

王子龍將原著的文字文本轉換成可播講，供收聽的聲音文本，可經由三階段的轉換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將所蒐集到的素材編寫成分場的大綱式劇本，王子龍在王明山廣播劇團受到紮實的編導演的訓練，他的說書也深受廣播劇影響，如同第二章所討論《春秋戰國》的劇本，即是以《東周列國志》為主幹，採廣播劇劇本的模式，先寫下每一集的情節摘要，並註明故事發生的場景和出場人物，大綱式劇本的形式請參見附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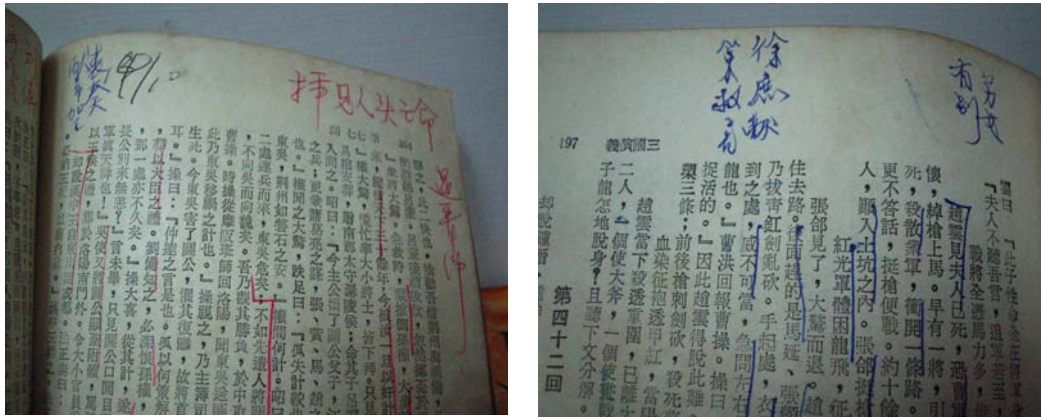
第二個階段則是正式播講，依據已編寫完成的劇本的情節摘要和出場人物，播講時即興出入角色，扮演著這一場景裡該出現的人物，或是跳出人物扮

演上帝的眼睛，從非聚焦型視角去描述事件發展和人物的內心，甚至進行干預和評論；有時得限制視角的觀察範圍，以適時留下懸念和空白，吸引聽眾在廣告後或第二天繼續收聽。這都有賴王子龍的豐厚的文化底蘊和超強的記憶力，再配合生動的聲音表情，突顯人物的性格，讓聽眾們對故事中的人物或愛或恨，因著持續的收聽行爲而成爲擁戴王子龍的忠實聽眾。這也才能讓廣播講古和賣藥廣告，成爲互相依存的特殊生態。

第三階段是重播時的修改，王子龍從聽眾的來信或來電中獲得回饋，得知聽眾的反應，有的是對其時常要「打斷古柄」，對事件或人物進行評論感到不耐，希望能加快節奏，有的是對內容提出疑問，當然更多的是表達認同與肯定。王子龍若認爲聽眾的意見具有參考價值者，會在以後播出的節目裡適時的回應，或是在重播時稍加修正。尤其是由故事情節引發與節目錄製時的時事所產生的聯想和評論，在重播時都已事過境遷，因此會針對重播時的時空背景，去增刪評論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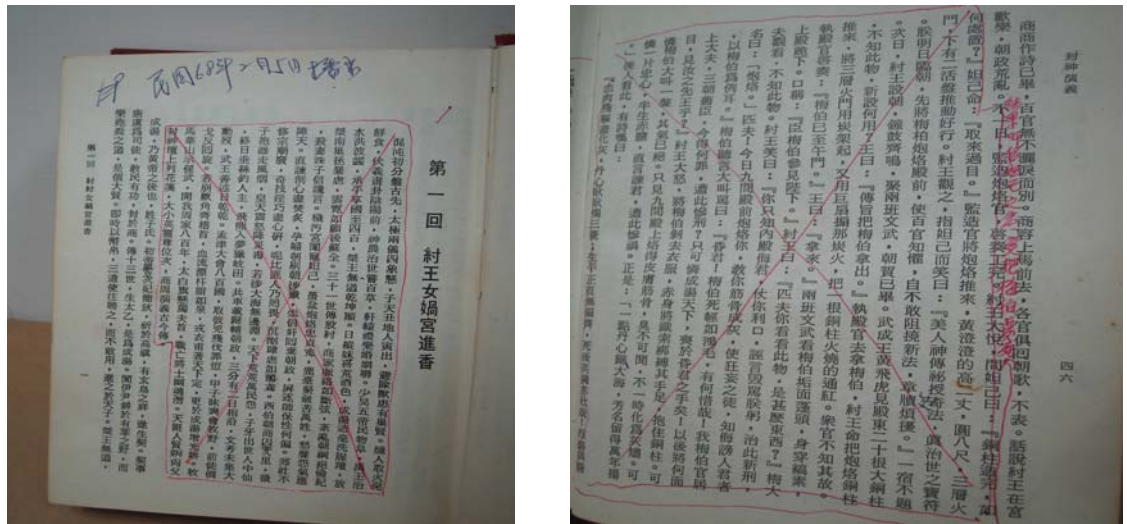
有時王子龍會省略第一階段的步驟，直接在原著的文字文本上加上註腳，而不編寫分場劇本。他所加註的註腳相當簡略，有時是將回目詩或詩證的部分，稍做文字的改動；有時是在空白處，以簡要的文字註記要插入的評論，或是要引用的典故。附圖九、十即是王子龍所據以講述《三國誌》和《封神榜》的底本畫面。

附圖九



《三國誌》以《三國演義》為底本，直接在底本上註記。

附圖十



王子龍《封神榜》底本，直接在原著上刪改註記。

三、 講古的展演模式

筆者向王子龍借來的講古聲音文本，是他有心保存下來的精華，但無法看到廣播講古的完整模式。幸好由周純一老師所提供的一份側錄帶，可藉以還原其展演模式以供研究。

這卷錄音帶的內容是王子龍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八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在華聲一台所製作的節目「小說天地」，播講的故事是《彭公案》，側錄時間長度約二十五分鐘。其內容模式呈現如下：

播放內容	第一段 正文	第一段 廣告	第二段 正文	第二段 廣告	工商服務
節目進行的時間	開始 到 8分05秒	8分05秒 到 11分50秒	11分50秒 到 22分16秒	22分16秒 到 22分59秒	22分59秒 到 24分50秒
該段內容所佔的 時間長度	8分05秒	3分45秒	10分28秒	43秒	1分51秒

由上表的呈現，正文和廣告所分配的時間和第二章討論講古與賣藥廣告的關係，與王子龍所述的內容相符合，正可以做為佐證。

這一集《彭公案》的內容，講述到第一四一回「焚山寨玉龍歸山 丟欽差群雄私訪」，龍山寨寨主忠義俠馬玉龍設立龍山鏢，過往商客只要插上鏢旗即可保貨銀安全。第一段描述二山營的盜賊劫了龍山鏢所保護的綢緞客人，馬玉龍上門討回。大寨主班山和二寨主班海戰敗後，有意歸還鏢銀，但三寨主班立娥仰慕馬玉龍的英才，有心在陣前招親，才刻意劫鏢。班立娥自信以其婀娜多姿，必能好事成諧。二人對陣時，班立娥百般挑逗，欲自薦為龍山寨的押寨夫人。正當聽眾想要知道馬玉龍是否會為女色所惑時，便切入第一段廣告。

第一段將近四分鐘的廣告，內容主要推銷「天良牌加味逍遙散」，王子龍以「各位聽眾朋友」銜接正文與廣告，以下為第一段廣告的內容：

各位聽眾朋友，有很多个大姐小妹在做查某困仔个時陣，她个生理週期非常个正常，也無任何个痛苦，也無任何个困擾。可是，當她結婚生困仔了後呢，她每次个生理週期，變成非常个錯亂，拈咪進前，拈咪退後，量有時多有時少，甚至甲睏嗒嗒。而且每次經期欲來个時陣，就干那是生大病同一樣，按爾面色青黃，食欲不振，特別个驚冷，頭昏目暗，腰酸背痛，暗時特別个歹睏，人按爾容易赤厭、煩躁、歹性地。這就是因為妳結婚生困仔了後，你个生理功能起了很大个變化。你沒聽過老大人佇咧講「生一個困仔，落九枝花」，就是你生產了後，生理功能起了很大个變化，造成妳每次个生理週期，按爾洗不乾淨，上壓下，舊血堆積，這舊血若攔再流出个時陣，會刺激內膜就會引起疼痛。這叫做熟悉个經痛，尤其每次生理週期若洗不乾淨个時陣，會造成血污染。所以會產生內分泌个失調，臉上經常有這個肝斑、雀斑，臉上經常發這個青春痘，皮膚粗糙。這都是您每次生理週期洗不乾淨个困擾，更容易造成空帶來。若有這款情形个大姐小妹，更加不可忘記二十幾年來，小弟誠懇為妳所來推薦：效果確實，確實个效果，人人稱讚女性朋友个至寶—加味逍遙。會當紓肝解鬱，清血涼血，消炎殺菌，所以會當活血化瘀，會當自將它每次个生理週期洗得乾乾淨淨，清清氣氣，免驚予妳舊血來堆積，會當自將妳每個月个生理週期，調理甲質、量、色，攏會當達到健康个標準。予妳無任何生理週期个困擾，予你每次个生理週期輕輕鬆鬆，自自然然，干那是好朋友來相找同一樣，絕對無任何生理週期个困擾。不那干那按爾哦，還能夠會當予妳生血、造血、活血、補氣、和氣、養氣，予你氣血調和，促進子宮卵巢內分泌个功能正常。最重要个，氣血調和會當按內在來滋潤妳个皮膚。愛美是人个本性，尤其是女性朋友，愛美更加是天經地義。不過，愛美要知道它个原因，我們个皮膚會美麗，要保持青春健康快樂呢，不是靠外在个化粧品來地咧抹壁干那親像抹粉同一樣，必須要促進氣血調和，按內在來滋潤妳个皮膚。天良牌加味逍遙，不只

會當調理你个生理功能正常，予妳無任何生理週期个困擾，最重要个是，就是會當促進氣血調和，按內在來滋潤妳个皮膚，予你个皮膚不必化粧，會當保持天生个自然美，予妳青春美麗，健康快樂，雍容華貴，所以人人稱讚天良牌个加味逍遙是女性朋友个至寶。拜託你們記得吃好到相報，好心大家做，繼續請聽故事个連續。

全段廣告內容共八六一字，努力強調天良牌加味逍遙散的功能，但是廣告說得一本正經，用詞經常重複，不若節目結束後的工商服務裡的廣告詞諧趣活潑，這果然如王子龍自己所說的：擅長說書，但拙於廣告。

第二段正文敘述馬玉龍破口大罵班立娥寡廉鮮恥，二人大戰數回，馬玉龍一劍砍下班立娥的人頭，正是：可憐紅粉多嬌女，化作南柯一夢中。馬玉龍與眾義士大破二山營寨，網伏了班山、班海後，放心不下伍氏三雄去追趕焦家三鬼，不知結果如何，也隨後追了出去。故事就此打住，留下懸念，進入結束的廣告。

第二段廣告其實已近尾聲，以簡單的幾句話為節目作結語：

以上小說天地，全部攏是由 GMP 優良藥品：補中藥王精氣神的原動力一天良牌補中益氣、天良牌杞菊地黃、查甫郎全予你的藥材一天良牌加味長春、女性朋友的至寶一天良牌加味逍遙、以及 TOKINO 高基能 S 獨家提供，感謝各位收聽。在禮拜日以外，歡迎每天同樣這個時間去收聽，同時下午三點至四點華聲第二台去收聽《安邦定國志》，祝你們大家健康快樂。

接著是電臺的臺呼和工商服務時間，廣告的商品包含天良牌加味長春丸，以及其他廠商的養肝丸、防水工程的廣告，之後由另一名女性播音員播報臺呼及公益廣告。

雖然所側錄的內容只有二十五分鐘，未涵蓋節目的開頭，無法完整呈現完整的展演模式。據王子龍表示，「小說天地」播出一集的時間是一個小時，我們利用這二十五分鐘來還原完整的一集，檢驗與王子龍所述的節目播出形式是否吻合？在側錄的二十五分鐘裡，有一段完整的廣告三分四十五秒，以此來推算，一個小時的節目應穿插有四段正文、三段完整的廣告及結尾的廣告。以每段正文約七分鐘到十三分鐘不等，一小時的正文約有四十二分鐘，加上三段各約四分鐘的廣告，共約十一分鐘，再加上片頭、片尾結束廣告約一分鐘，共計約五十四分鐘，其餘時間則屬於電台的工商服務時間。

第五節 廣播講古與賣藥廣告

依筆者所蒐集的資料顯示，臺灣光復後經濟型態自農業社會逐步邁入工商業社會，加上政府開放廣播電臺設立，許多廠商在民營播電臺付費為自家產品廣告，甚至購買電臺的時段製作節目來廣告產品，形成了廣播電臺、廠商和播音員之間微妙的合作關係。

王子龍表示，早期廣電法規定電臺節目每半個小時可安排二十四分鐘的節目和六分鐘的廣告。這六分鐘的廣告有三分鐘是購買時段的廠商廣告，另外三分鐘是工商服務時間，由電臺自行插播廣告。平心而論，廣播電臺佔了設備上的優勢，以高價賣出整個時段，節目由廠商製作，電臺不需支出任何費用，卻可以在每半個小時穿插三分鐘的廣告，可以向其他廠商收廣告費用。後來廣電法修訂為每一小時可以播十四分鐘的廣告，其中節目提供商的廣告大約佔十分鐘左右。

當時節目的廣告有二種型式，一種是先預錄廣告，錄好固定內容的廣告，每半小時要進廣告時，就切進播送，現場播音人員也可以趁機休息，但是這種固定式的廣告必須每隔一段時間，每三、五天或十天左右就換稿錄製新廣告，以免一再重複內容令聽眾生厭。

另一種廣告型式採應景式，於節目進行告一段落時，由播音員隨機進行，廣告稿依播音員的機智，將節目內容與廣告商品相聯繫，類似現在所說的節目廣告化或置入性行銷手法。例如王子龍在《三國誌》一〇五集講到官渡之戰袁紹戰敗急怒攻心，口吐鮮血，便順勢說道：「可惜當年沒有天良牌保血丸，如果有保血丸，袁紹尚能有救。」雖是淡淡帶過，卻讓聽眾在隱微之中就接受藥品的療效。石文戶也說：曾在節目中提及一名叫廖皮的人擅長治療痔瘡，節目播出後，就不斷接獲各地聽眾詢問廖皮的地址。

這種讓節目和廣告不脫節的方式，雖然可以讓節目一氣呵成，也緊抓住聽

眾，讓聽眾不致於聽到廣告時間就準備轉臺或離開。但這樣的廣告方式涉及道德問題，連王子龍都覺得如此廣告方式不妥，他認為當節目受歡迎，聽眾將播音員視為偶像，對於偶像所推薦的產品，自然深信不移，因此節目主持人對所廣告藥品的良窳，必須負起責任。陳麒文對於聽眾購買電臺廣告的藥品，卻有另一種看法，他不否認在節目強力播送下，對聽眾有催眠作用，有的聽眾是相信播音員而買藥，也有的聽眾是基於捧場的心態。但這還是因為聽眾因喜歡播音員的節目才會支持他所廣告的藥物。

幸好後來新聞局修訂廣電法，規定節目內容和廣告必須區隔，甚至有一段時期還規定節目主持人不得播廣告。這個規定讓王子龍如釋重負，他向來認為自己擅長說書，但拙於廣告，因此便順理成章推掉了廣告錄音工作，只負責主講故事，由林一清來錄製廣告。

播音員、藥廠和電臺的合作方式，早期是由藥廠找節目製作人合作廣告藥品，由廠商出資錄製節目，再由製作人自行找電臺買時段播節目。一般而言，節目製作人本身即是播音員，常兼節目主持人、廣播劇演員或講古仙。但是廠商開給製作人的是六個月的支票，製作人卻必須預付現金給電臺。如果廣告奏效，藥品銷售量佳，利潤由廠商賺取，播音員領的是固定的價金；如果節目不成功，銷售不佳，廠商就鬧失蹤，避不見面，支票也無法兌現。王明山和王子龍都曾遭遇自行購買六個月的時段後，廠商卻惡性倒閉，支票無法兌現，只能靠自己苦撐節目。吃了幾次虧之後，有些播音員便自行投資製藥，由自己製作節目廣告自家藥品，廣告及賣藥收益自己也能分享，賣起藥來更加賣力，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和財富的累積。因此後來王明山自創了「王品」製藥的品牌，而王子龍則在朋友的協助下投資了「天良牌」。

有些賣藥節目的主持人也與藥廠有密切的結合，或投資或抽成或家族式經營，許多藥品以食品名義上市，不必經過藥事檢定，省下不少成本，但藥品的成分參差不齊，藥效無法預期。以電臺的口頭傳播來進行行銷，省下了醫師和藥師的推薦費，只需付電臺廣告費用，負責節目廣告的播音員若是自己人，利

潤自然比一般管道行銷的藥品還高。

電臺所廣告的藥品以中藥丸劑為主，訴求的療效多為保腎、養肝、明目、治酸痛的藥品。每個人的體質和健康狀況不同，服用後的效果令人堪慮，但節目廣告卻常誇大療效。老年人和婦女是主要收聽群，常因固定且長期收聽節目，面對電臺主持人賣力推銷，甚至加油添醋，宣稱誇大不實的療效卻深信不疑，就花大錢買了一堆藥，幸運者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不幸者看不到效果，甚至買到偽藥劣藥，治病不成反添病。

臺灣民眾普遍缺乏用藥安全的常識，又輕易相信電臺主持人的形象包裝，在誇大的廣告促銷下，形成一種失序的現象，雖然衛生署努力監錄合法電臺的違規廣告，並處以罰鍰，但仍無法掌控，面對廣告藥品的巨大利益，罰鍰根本無法嚇阻。電臺廣告的藥品利潤至少有五成，甚至高達二、三倍以上。可觀的利潤讓許多廣播主持人，靠著舌粲蓮花在電臺賣藥而致富。據民國八十四年報載，講古名人沈明正、孫正明出入以賓士雙門跑車代步，林進德年收入達一億六千萬，可見利潤有多驚人。

曾遭受廠商倒閉牽連的王子龍，雖然在講古間或是電臺做節目的收入頗豐，每個月也有一萬元到三萬元不等的收入，但終是為人作嫁，一直到因朋友有心回饋，推介他合作投資化學製藥的生意，並願意提供藥品由他廣告，只需扣除成本，所有的收益都歸他，而他只需負責向電臺購買時段和製作節目的費用。王子龍評估透過自己與華聲電臺長久合作的關係，可以以低於行情的價格，每個月八千元購買每天下午一個小時的黃金時段，自己又具有講古和廣告的能力，每瓶藥售價五十元的藥品，若不計人力、設備的成本，藥品成本只有約十五元左右，的確值得一試。自此王子龍不再只是支領製作節目的酬勞，同樣講古所付出的辛勞，因為賣藥的收益而讓收入呈倍數成長。依王子龍所說接受建議自行接受藥品訂貨的第一個月即賣了三萬元的藥品來計算，每瓶藥賣五十元，第一個月賣了六百瓶，扣除藥品成本和電臺時段費用後，賺了數千元，第二個月開始就賺了三萬多、五萬多、七萬多…。以民國六十年的生活水準來看，

一般基層公務員薪資只有六百元，位於三重巷子裡的二層樓房值八萬元，賣藥廣告的營利著實令人咋舌。

王子龍與人合作投資製藥廠後，不再接受其他藥廠聘請講古廣告，只替自己的藥品做廣告。原本他只負責製作節目廣告行銷，直到民國六十二年衛生署全面取締中藥摻雜西藥的藥品，當年為求療效，將西藥摻雜在中藥製劑裡是普遍的現象，例如在中藥裡加入類固醇以達到止痛的效果，以符合消費者快速有效的需求。王子龍投資的藥廠產品也在被取締之列，讓一向對道德要求很高的他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於是要求合夥人必須嚴格把關，寧可以較高的成本做好品質控制。有些賣藥節目的主持人會遭質疑所賣的藥品質不佳，連他自己都不敢服用。但筆者在訪查資料時，便見到王子龍的案頭擺著天良牌的藥瓶，經向職員小吳詢問，證實是王子龍日常服用的藥物，由此可見，王子龍對自家製藥的品質相當滿意，所以願意親身服用。

憑著與朋友之間的誠信，他還是將藥廠交給朋友負責，他負責站在第一線與聽眾互動，掌握聽眾的反應。他很自豪的表示：他所開的診所、醫院絕對不用來路不明的藥，而他所廣告的天良牌藥品都是可以經得起考驗的，所以才能一賣就是三十幾年，他最引以為傲的可供三代同堂服用的天良牌補中益氣。即使遇到石油危機或經濟不景氣，他介紹過的天良牌產品銷售完全不受影響，還成為藥房爭相進貨的對象，他的講古節目受到聽眾喜愛的程度由此可見一般。

第六節 王子龍的生命特色

綜合本章前幾節所討論，從王子龍口述的生命史和其對講古事業的努力與堅持，來看在臺灣大環境下造就出的王子龍所具備的個人特色。

王子龍出身於清貧的家庭，從小就送人當養子，幼年失學卻常保其好學上進心，自十歲起讀暗學仔、到講經堂讀善書、從普緣法師學經寫字，一直到進入廣播界仍刻苦自修，無不是憑著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勝心，並幸運遇到好心人的幫忙，才得以奠定深厚的基礎，造就出今日的他。直至今日，他雖然已經退休，仍認真從事閩南語的溯源研究。

雖然正式讀暗學仔學漢文的時間只有四個月，又以閩南語的漢文基礎來研讀經書，其後從事閩南語講古，身為一位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在民間自學環境中，所聽所學都是中國傳統民間文學，使他終身成為閩南語的操作者，站在正統漢文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成為閩南語的擁護者，負起傳播和傳承的使命。

一、閩南語講史的行家

臺灣早期雖有人將臺灣本地的傳奇故事拿來當作講古的題材，但為數不多，而且當民眾熟悉故事情節後，即不再感興趣。但是古典章回小說，尤其是歷史演義，一直以來都是講古的主要根據。筆者曾在電話訪問現在仍在電臺講古的孫正明，他認為中國歷史題材的章回小說歷久彌新，才能從早年的現場說書，一直到電臺說書，不斷被重覆操作，「不說這些要說什麼？」

王子龍雖然曾經以講武俠小說在一片歷史講古的氛圍裡，異軍突起而大受歡迎，也講過宗教神怪類和公案類的題材，但其最擅長並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講史的袍帶書。

從王子龍所整理的講史系統中，可以看出其講史題材的選擇，與傳統戲曲

相似，尤其是早期承襲北管戲曲的布袋戲劇碼的古冊戲²⁷和劍俠戲²⁸。現在於泉州較落後的山區，仍可看到布袋戲最原始的演出形式，由說書人一邊操弄木偶，一邊說書，現在臺灣有線電視上也可以看到沈明正「講古布袋戲」的節目。許多說書名家，例如：吳樂天、林進德、林峰和孫正明，都和布袋戲班有所淵源，而王子龍卻反而是以講古一砲而紅後，才在他人的推薦下為許王的小西園布袋戲班編寫劇本，因此聽王子龍的講古，那些典雅的詩詞對句、幽默的俚語談笑、滔滔的雄辯文辭，曾讓筆者一時誤以為自己是在欣賞布袋戲。這是因為王子龍的講古，如同古典布袋戲一般，呈現了典型的「口傳文學」特色。

王子龍的講古除了重視教化功能以外，還兼具傳達歷史知識和表達民間情感的功能。因此在講古時的入話多以歷史為開端，歷史演義類的故事結合歷史典故本不足為奇，但王子龍連講公案類和武俠類時，都以史事來入話。

例如：在講《包公案》一開始，就先說了一段「金匱之盟」的典故，宋太祖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在病危時，問趙匡胤的江山從何而來？趙匡胤答以受到祖先和太后的餘蔭。杜太后卻點醒他：宋朝江山是因為後周國無長君，才將天下讓予他人，因而要求太祖不可重蹈覆轍，待百歲之後，應傳位於弟，切莫傳予幼子，再啓禍端。並當面要趙普寫下太祖傳位於匡義的誓書，藏於金匱之中。這就是宋太祖何以傳弟不傳子的由來，太祖弟趙匡義即位為宋太宗，其百年之後未依約傳位給宋太祖之子德昭，卻傳給自己的兒子，是為宋真宗，德昭後來受封為八賢王。這段典故說明了「狸貓換太子」裡人物宋真宗、八賢王趙德昭之間心結的前因後果，做為進入正文「狸貓換太子」，八賢王在得知劉妃和郭槐的陰謀後，何以保持沈默不發的伏筆。

《大宋英豪傳》以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為本，第一集開頭先簡述

²⁷ 臺灣布袋戲的古冊戲盛行於 1850~1920 年，劇本依據各朝歷史演義改編而成，劇情以中國歷代國家大事為主題，內容大都描述各朝代的政績、史實、征戰或保家衛民之事，戲中主角大多是歷代開國功臣名將或捍衛江山之忠誠烈士。例如：封神演義、鋒劍春秋、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萬花樓(狄青).....等。

²⁸ 臺灣布袋戲的劍俠戲盛行於 1920~1960 年，劍俠戲多是身懷絕藝的江湖奇俠、能人之士，打擊邪惡勢力為情節。這些江湖奇俠、能人之士都學有飛劍殺人、奇幻仙術等的超凡武功，異於一般武俠技藝，因此被稱為劍俠戲。

宋太祖傳位至第八代皇帝，徽、欽二帝被擄至北國坐井觀天，幸得泥馬渡康王趙構南渡為宋高宗。高宗懼金，一心求和，岳飛父子被害身亡，南宋向金國納表稱臣。南宋君臣只圖安樂，雖有虞允文等少數忠臣有心力挽狂瀾，無奈獨木難支大廈。金庸原著借說書人張十五和郭嘯天、楊鐵心的談論，說出南宋人民的憤怒嘆息，王子龍在說書時，省略了張十五的出場，直接以八分鐘的時間略述宋朝偏安江南的歷史背景、君臣的心態和民間的憂憤，之後才引出人物郭嘯天和楊鐵心。

王子龍講《西遊記》時，先說明西遊記的淵源有二，分別為佛教和道教的西遊故事。佛教的西遊故事是唐太宗時派玄奘大師西遊取經，返國後由玄奘口述記錄成《大唐西域記》，敘述其西遊十九年的見聞；道教的西遊故事是全真教長春真人丘處機前往西域求見成吉思汗，勸誡其要戒嗜殺人才能統一天下及敬天愛民為治國之本，隨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詳述經過及旅途見聞。²⁹

雖然王子龍一生中未曾取得任何一張文憑，其學問全由宗教善書和自學而來，可說是雜揉民間雜學和俗學，卻一心以漢學為念，視二十四史為正統，以一名道地的臺灣人的身份，透過講古敘述去詮釋中國歷史，更有意於講古中傳遞正確史觀。一如慕史是中國傳統小說的基本要求，小說創作者一定要讀史，王子龍講古也表現出強烈的慕史傾向，他喜歡以一個故事作為框架，而把整段歷史囊括進來，即使是在講宗教神怪類或武俠小說時，王子龍也喜歡在故事一開始時，先講述故事所發生的時代的歷史背景，詮釋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之所以會產生這個故事人物的因由，於是，每一個虛構的人物或情節在王子龍口中都找到它的歷史位置和因果關係。王子龍擅長模擬角色，虛構人物的心理對話，吸引聽眾隨著人物遭遇時悲時喜，情緒也因之時鬆時緊，因此能獲得聽眾的共鳴。並且配合情節發展，大量運用基層民眾所熟悉的俗諺、俚語、昔時賢文，旁徵博引，引經據典，而能使雅俗共賞。表面看來，講古不過是王子龍的

²⁹ 見附錄一初訪王子龍採訪稿。

多元謀生工具之一，實質上，他正是浸潤於漢文化的民間社會代表，以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觀念意識，契合臺灣基層社會的經驗和思想，而獲得大眾普遍認同和回應。

當王子龍對中國古典文學涉獵愈廣愈深，也曾想嚐試挑戰文學意境高深的《紅樓夢》。他自認自己的學識既不廣又不深，深怕無法深刻體會書中深奧的詩詞和正確傳達文句中所蘊藏的玄機，只能一如以往用功的程度，廣泛蒐集資料，並埋首勤讀研究。可是《紅樓夢》深奧的境界卻不是憑著個人的用功，就可以成功的講述並同時滿足聽眾聽故事要具有戲劇性和娛樂性的需求。王子龍雖然推出了《紅樓夢》，但一涉及書中的詩詞，不分析講解，恐怕聽眾聽不懂，無法瞭解其意境；要分析說明，卻很難避免析解詩句的枯燥，必須逐字說明用字，聽眾容易聽到睡著；而《紅樓夢》裡優美的詩詞，每一首都有其深層的意涵，不能像其他章回小說般如法炮製，將詩證的部分變換為聽眾易聽易解的詞句，因此《紅樓夢》只講了二天就因聽眾接受度不高而腰斬，令他至今仍感到遺憾。

二、維護閩南語的正統發音

王子龍講古注重咬文嚼字，連破音字都仔細研究。他痛心的表示：現在人的閩南語受到傳播媒體的誤導，常因集體的誤讀而將正確的讀音誤以為錯誤。他舉「寂」字為例，經過現代流行歌曲的傳唱，大家都將「寂寞」讀作「siok⁴ bok⁸」，但這個字其實是來自佛家的圓寂，應讀作「sik⁸ bok⁸」。可是現在若講「sik⁸ bok⁸」，一定沒人聽得懂，甚至被指為錯誤，真是令人痛心。³⁰

王子龍還提到一位聽眾的來信，讓他時時警惕自己注意傳播教育的責任。王子龍講《隋唐演義》提到單雄信時，因早期的講古仙也許因學識不足，不知道「單」字當姓氏唸時，要讀破音字，於是都讀作「ㄉㄤ」雄信，群眾也耳熟

³⁰ 見附錄一初訪王子龍採訪稿。

能詳。王子龍雖然知道這個姓氏來自五胡亂華的鮮卑族，是從鄯善國傳來的，但因為怕聽眾聽不懂，以為他唸錯字，所以在講述時就先解釋：

照講這個姓呼做「尸弓、」雄信，不是「勿弓」雄信，不過，我若說「尸弓、」雄信，足濟人聽過、講過的人會講我不識字，所以我給恁解釋，我現在也說是「勿弓」雄信，繼續講這個「勿弓」雄信…³¹

王子龍本想隨俗，依聽眾們的習慣來說書，可是節目播出後的幾天，他接到一位林姓大學教授的來信。信中指責他：若是因為不知道正確讀音而讀錯尚可原諒，那只是表示個人的識字不夠多，見識不夠廣，但是明明知道正確的讀音，卻不思更正，反而加入錯誤的行列，忽略自己身為廣播人負有社會教化的責任，還將錯就錯，繼續誤導民眾。明知故犯應罪加一等，真是愧對先儒。一句「愧對先儒」的沈重指責，說得王子龍冷汗涔涔，此後便趕緊改口以正確讀音來導正聽眾，並更加注重其廣播講古的影響力。一般人會以為聽臺語講古的都是一些不識字的人，其實不然，林教授的來信也證明了王子龍的聽眾遍及各階層，從學生到教授都會是他的忠實古迷。

三、嚴正的道德說書者與實踐者

台灣的說書從現場發展到電台，再從電台走進電視，看似逐步朝向文明科技靠攏，但是現場說書和電視說書的存在，都不如電台廣播說書來的長久。說書被視為一沒落的民間傳統藝術，在娛樂效果被更具有聲光刺激的電視取代後，現場說書難以生存已可想見，更何況現場說書的表演者多無師承，不曾受過手眼身法步各種表演技巧的訓練，全靠自己舌粲蓮花，想要長久吸引聽眾上

³¹ 見附錄一初訪王子龍採訪稿。

門並維持場面而不墜，更是困難。而電視說書又無法讓專擅的聲光效果發揮功用，想要讓觀眾聚精會神坐在電視機前看說書，自是不易。王子龍預先料到了電視說書的侷限性，因此婉拒了電視台多次的邀約。

電台廣播說書之所以能從台灣光復後維持至今，除了具有花費低廉和不受時間、地點收聽的便利性外，聽眾只憑聽覺接收說書者所傳達的故事意象，更具有無限的幻想空間。長久以來，廣播講古結合藥品系統廣告，已成台灣慣用的模式，其成本低，利潤高，是廣播講古的生財之道。廣播說書人藉著講生動的故事講述，受到聽眾的喜愛，訴求忠孝節義的故事說多了，滿口的說教，連帶著說書人在聽眾心目中建立起神聖性。當講古仙講一段故事，便切入廣告，或是由主講者直接廣告藥品的療效時，聽眾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催眠，將其講古的神聖性與藥品廣告聯結起來，於是在整個傳播過程中，藥品也因此完成了神聖性，讓聽眾相信聽故事滿足了自己的心靈，買所廣告的藥品可治療自己的病痛。甚至有些早期以講古著名的播音員，從講古、講善到講釋人生道理，後來自稱修道師父，開設道場、精舍為人們開示、算命解厄；或是在節目中扮演醫生或營養師的角色，為聽眾建議如何搭配藥品使用，如何調整飲食，雖然已經不再是講古節目，但賣藥依舊。

聽眾有病痛，不信任醫生卻聽信廣告，以高價買回藥品卻不見得能得到正面療效，令人對刊播廣告的節目不能不有道德疑慮。但這卻是廣播講古和賣藥廣告互相依存之道，單純以娛樂性或公益性的說書，都無法長久生存，而王子龍也因這個系統而獲益，但對藥品製作堅持品質的管控，不僅親自用藥，也為了站在第一線上對聽眾負責。

王子龍認為自己從貧困的家庭出身，能在廣播界有所成就，甚至能投資成功，都歸功於社會的愛心和朋友的幫助，以及聽眾的支持與愛護。而他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回饋社會，於是他從一個廣播媒體人和企業經營者的角度多元出發，努力以個人的力量去服務社會。

做為一個廣播媒體人，他嚴格要求自己發揮節目的影響力，而不只是著重

其娛樂價值。所以他在講古時，講的雖然是稗官野史、民間傳說，卻努力的輔以正史來補充，將自己從一個講故事的人，提昇到說歷史的教育角色，並且不斷進行道德評論。利用節目來宣揚忠孝節義的精神，向來就是民間說書的功能，但說書者勸人行善，自己卻不見得能做到。王子龍卻是實行者，不僅是藉著故事來勸說聽眾行仁盡孝，也以嚴正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

有鑑於個人幼年貧困和不幸，他對社會急難救助及濟貧助弱的愛心活動向來不遺餘力。除了自己擔任義警三十餘年，熱心捐助貧病老弱，貢獻一己之力外，爲了集結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他早期常在節目中呼籲聽眾出錢出力，集腋成裘，共同發揮大愛。可是王子龍的熱心卻被不肖歹徒所利用，使得他再也不在節目中發起愛心活動。一位計程車司機曾搭載一名肢體殘障的少女，得知她不幸的身世與困境，因爲他是王子龍的忠實聽眾，素知王子龍熱心助人，便直接載著該少女來向王子龍求助。王子龍一本初衷，不僅暫時收容該少女，還在節目中發起愛心救助，聽眾的反應相當熱烈。王子龍原有意爲少女代爲尋覓一收養家庭，沒想到一位警界好友的無意探訪，認出王子龍家中的少女竟是個前科累累的金光黨徒，專門以類似手法行騙，甚至在被收養後，就利用機會招來同黨來個大搬家。王子龍不僅自己被騙，也連帶的使信任他的聽眾受騙，沈重的心情更體會到自己身爲媒體人的社會責任和影響力之重，原來「爲善不欲人知」的道理，不只是不誇耀自己的善行，還在於不引來困擾。自此以後，他仍是默默行善，但再也不在節目中發動聽眾參與愛心救助的活動。³²

做爲一位企業經營者，他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爲宗旨，將節目聯合藥品系統所得到的利潤多元發展，轉投資到醫療和教育上，努力從事公益事業來回饋社會。他以做公益的精神來開中醫醫院、中醫診所和製藥廠，使用高品質的藥材和設施；開辦華聲幼稚園，採新式電化教材，並參考國外設計各種運動和遊戲器材。要求提供小朋友的餐點要營養充分，美味可口；每個月安排特約醫生，爲小朋友實施健康檢查，一發現任何疾病，便立刻延醫治療。他細心

³² 見邱木村〈廣播傳奇人物－王子龍〉，《臺灣廣播雜誌》，第5期，1982年，第49頁。

照顧園裡的小朋友，期盼他們茁長成爲有用之才，爲國棟樑。自稱沒有生意頭腦的王子龍，只想著做公益，卻不懂得賺錢之道，所有的投資中，只有與廣播結合的藥品投資是賺錢的，其他的投資都以虧損收場。

四、榮譽感強烈的生活態度

王子龍因個人幼年的不幸遭遇和困苦的環境，讓他一直努力充實自己，力爭上游，但在民國六十三年，他申請參加「中國廣播事業協會」出國考察，卻因其國小未畢業而遭內政部駁回。幸得文工會專員戚醒波爲其說項，並由王子龍親筆寫了一份自傳，經內政部認可其確實有真才實學，以及對廣播事業的經驗和成就，才得以成行。事情雖圓滿落幕，過程卻是對幼年失學的他一大沈重的打擊，此後他更加嚴求鞭策自己，不僅上節目說書，下節目讀書，對節目品質的提昇特別重視，還要在工作表現上提高自己的附加價值。

從王子龍自述生平引以爲傲的事，可以看到他爭榮譽的強烈意願，這是連擁有高學歷的人都不見得能達到的幾項成就。

他是在六〇年代同時橫跨廣播、電視和說書三棲的媒體人，縱然擁有台灣本土聽眾的支持，但要在當年政府大力推動國語運動的環境下，想要在電視圈裡佔有一席之地並不容易，王子龍卻能以一位閩南語的操作者，受台視長官的賞識擔任大型國語連續劇「伐紂」的製作，付予重任也是對他的能力的肯定。

民國六十八年，王子龍獲邀在美國的華語電台播出節目，他無償提供《包公案》的節目錄音帶連續播出兩年，一解台灣僑胞的鄉愁，成爲第一個外銷美國的方言節目；民國八十六年，王子龍的節目在海峽對岸播出，除了廈門電台以外，還陸續在泉州電台和漳州電台播出不同的講古節目，二年期間，在閩南金三角一帶都可以收聽到王子龍的講古節目。節目初播出時只有零點二七的收聽率，三個月後，收聽率提高到二十七，造成大轟動，王子龍要求與聽眾有互

動的機會，這在大陸是不被允許的，但廈門電台迫於現實，只好同意設置專線電話來供他瞭解聽眾的反應。那時大陸的電台限制方言節目播出的時數上限每天為二小時，王子龍的講古卻佔了一小時。民國九十四年，大陸的廣播電台已有專屬方言的頻道，王子龍再度製作新節目，首開先例作連續性帶狀節目，並且將台灣買斷廣告時段的模式帶到對岸。

王子龍對自己的講古功力相當有自信，因為每一個故事都是經過蒐集史料，旁徵博引精心設計得來，可以引人入勝，沈浸於幻想空間。因此得以吸引兩岸聽眾，充分展現個人魅力，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蕭藤村老師也認為王子龍講古相當的文雅，沒有一般的江湖味。這正是聽眾們對他的印象，甚至與廈門大學的教授們往來，亦深受肯定，誰能相信他竟然是一個連小學都未畢業的人呢！

五、維護閩南語紀錄的尋根者

王子龍體悟到保存語言紀錄的重要性，自民國七十一年開始將歷次的節目錄音帶保存下來，逐一拷貝為迷你光碟，每次播出舊帶都會重聽、改進再翻製，並隨著播出時空變異錄製新的評論。

雖然沒有受過長期的正規教育，但在研讀佛典經書、古典章回小說和史料傳說的過程中，華夏倫理思維早已深植心中，並融入於他的講古內容。他更有心地將昔時賢人所流傳於民間的智慧，以詩詞諺語的形式穿插在節目中，以期和聽眾分享前人的生活經驗與智慧。

在開放大陸觀光之後，他來到廈門，接觸當地耆老，驚訝的發現他們無意中所講出來的俗諺語，讓他感到非常親切，彷彿時光倒流，那是幼時常聽常講的，可是現在早已忘記，兩岸數十年不往來的情況下，許多台灣早已失傳的俚諺和詞語竟然常常可以在廈門一帶聽聞，於是興起了為閩南語尋根的念頭。

經過用心的收集兩岸共同傳流的閩南諺語，於民國九十年出版《金玉良言》一書，後來又將他曾在節目中引用的古人詩詞話語彙集成書，並用心溯源尋根，引經據典的校核，出版《古早話、詞、歌》，還錄製聲音光碟，以期傳承古人智慧和正確的閩南語發音。王子龍閩南語發音的平仄和抑揚頓挫，連廈門大學閩南語研究所的教授都相當推崇，此書的完成，不僅落實他長久以來的心願，也為紀錄保存閩南語的音律，現在仍在努力籌劃編寫第二輯。無論是王子龍的講古錄音的保存或是閩南語溯源的書籍編纂，他都為台灣保存了珍貴的無形資產。

從王子龍的個人風格和節目內容所傳達的思維，無不顯示其深受濃厚中華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台灣民間社會庶民傳統道德觀念傳承過程的縮影。雖然在國民政府來台以後，積極推動同化政策，王子龍卻是在正統的教育系統之外，早在政策未及之處，透過民間文學的傳播，已使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內化於心，型塑其個人生命特色，更成為文化的傳播者。他奮發上進，努力充實自己，不為困頓的環境所挫敗，熱心助人，服務社會，並且積極傳播中華文化，維護閩南語的正統發音，善盡媒體人的社會責任，所發揮的影響力之深及影響層面之廣，超過正規學校的教育，這正是台灣民間堅韌生命力的代表。

第三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特色 與相關文本的比較

因為王子龍的作品非常多，如果要對全部的收藏進行研究，七千集的聲音文本要轉換為可供閱讀、研究分析的文字文本，所形成的文字資料達三千萬字，連王子龍都認為必須要花數十年的時間沈浸其間，才能有所成。因為無法處理全部的文本，因此選定一部代表作，將該聲音文本逐字記錄為文字，成為一部可供研讀分析的新文本。

王子龍最喜愛的代表作品是《三國誌》。《三國誌》不僅在台灣本地受到歡迎，曾經重複錄製播送，也曾經在對岸造成轟動。因此筆者選定第三次錄製的《三國誌》作為典型研究，這部作品曾在大陸播送，極受兩岸人民的喜愛。本節欲藉由這部作品來作為分析王子龍處理一部大書的結構、思想和技巧的運用，並研究其如何分段、對重要的情節如何鋪排。

在記錄的過程中，因為個人才疏學淺，經常遭遇閩南語有音無字的困擾，不知該如何下筆，只好採擬音借字的方式，找華語中類近的同音字來替代，但這也增加了閱讀上的困擾。由於記錄時，常常要去分辨王子龍詩化的語言，思索究竟是哪一個詞彙，還得時時停頓尋思該以何字記音最為適當，因此記錄的速度相當緩慢。平均十分鐘的講古錄音，得花上一個多小時才寫完初稿。以王子龍一分鐘約一百八十個字左右的說話速度，一集可講八千字左右，筆者得花六小時來紀錄完成。當整部書三〇五集完成記錄時，估計應有二百五十萬字左右。

當採訪稿、《三國誌》和《大宋英豪傳》的第一集初稿完成，立即寄送請王子龍過目。王子龍讀後表示：採訪稿和《三國誌》的紀錄，閱讀起來相當困難，連他自己是主講者，都覺得很難看得懂，更何況是讀者呢？倒是《大宋英豪傳》的紀錄相當流暢，得到王子龍的讚賞，直誇說：「寫得真好！寫得真好！」令筆者啞然失笑，他大概忘了這篇紀錄只是翻作，原口述創作者其實是他本人。

這篇紀錄是筆者託犬子代勞抄錄，因為犬子不諳逐字記音的精神，直接將閩南語轉譯成華語才寫成，並且省略了一些冗詞和虛字，因此在閱讀上相當順暢。這也讓筆者體會到：原本生動好聽的講古故事，一經寫成文字的口語紀錄，閱讀起來反而顯得拗口。或許這樣的口語紀錄，可以經由整理刪改，成為可供閱讀的整理本，但卻失去它的原味和生命力，成為死的文學。

既然說書的口語紀錄本無法閱讀，那麼現今留下的古代說書人的話本是怎麼產生的？我們在閱讀話本時，不是相當順暢嗎？

說書人在說書時應是先有文本做為說書的底稿，經過一番修改，增減枝葉後，才有話本的出現。話本如果是不加剪裁，直接依照原來口述一字不漏地記載下來，是無法閱讀的，至少在閱讀上會有很多障礙，所以現今可供閱讀的話本，應是語言的精簡本。因此，我們可以還原話本形成的程序：以做為說書底本的文本，經說書人口語的潤飾，再加上典故修辭的踵事增華，最後所講述的語言，經過記載，再加以修飾後，才成為可供閱讀的文本，即形成了話本。

雖然瞭解了將講古語言作成文字紀錄，會妨害講古的語言特色，但為了進行分析研究，也只能利用文字紀錄作為工具，這或許是進行研究時不得不為的必要之惡吧！

本章第一節以王子龍的代表作《三國誌》來分析其講史的敘事模式，講史因為有歷史題材的脈絡可循，不能天馬行空，自行發揮，故事內容的變異性較小，但在故事的相同結構上，說書人如何運用自己的觀點，對相同結構的歷史故事做不同的詮釋，展現個人的魅力，這是同樣歷史素材，能夠被不同的說書人一再講述，卻能歷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第二節比較王子龍和羅貫中的文本，探討王子龍如何在講史故事不改變的情況下，還能講得精彩，吸引聽眾一再收聽？第三節將大陸以說《三國演義》著稱的袁濶成和連麗如，來和王子龍作一比較，比較兩岸的說書名家針對同一題材的處理方式和詮釋有何差異。

第一節 《三國誌》的敘事模式

筆者向王子龍借得《三國誌》的母帶後，以三個月的時間將迷你光碟逐一轉錄成數位資料，以利電腦存檔及使用。轉錄完成後，再將聲音文本逐字抄錄下來，成爲可以供研究分析的新文本。在進行敘事分析後，找出王子龍講古的慣性模式，具有以下特色。

一、《三國誌》的結構

王子龍講《三國誌》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爲主幹，旁及三國史傳、三國志、魏書、吳書、晉書和蜀書。羅貫中《三國演義》共一百二十回，經由王子龍的處理，分爲三〇五集來講述，每一集長度平均約四十五分鐘。在大陸播出時，每集節目約五十八分鐘，因此每集皆需外加部分內容，以求符合時間的需求。王子龍收藏的母帶，聽不到與現代時空背景相結合的評論，據王子龍表示，因爲配合時事所做的評論會受到時空的限制，重播時即不適用，所以母帶並不含這一部分，而是要重播前再重新錄製，加上對當代時事的評論，一般都是加在某一段的開頭。

在節目中所做的評論，會針對故事情節與播出時的時空背景作聯結，著重在忠孝節義的道德宣揚，但不涉及有關政治的評論。在當年的政治緊張氣氛下，政治話題是敏感的禁忌，雖然有人因批評時政的辛辣而大受歡迎，但那卻是王子龍絕不觸及的部分。王子龍的講史速度較緩慢，以冷靜的語氣，維持一派氣定神閒的姿態，不含沙射影，也不講政治。因此在廣播節目常受到警備總部監聽的時期，王子龍的講古節目一直不曾被列爲監聽的對象。

隨著知名度的提昇，王子龍更爲愛惜羽毛，對於節目的品質要求更高。早期王子龍每一集的節目，大約花四十五分鐘即可錄製完成，但是愈到後期，他

要求自己對於描述人物、事件所使用的詞彙，若在十分鐘前已經使用過，就絕不再使用，必須另外尋思適當的話語。後期每一集節目的錄音常常得花上二個小時的時間，就因為他執著於字斟句酌，常使得節目錄音中斷，王麗華便笑說他已經走火入魔了。

在王子龍費心設計下，他的講古有慣性的開頭與結尾的模式，除了模擬廣播劇的配樂來提昇氣氛外，每一段都是樂起樂落，以國樂或交響樂作為背景和過場音樂，並且引用謠諺俗語、昔時賢文來作為每一段的開頭，具有濃濃的古意。

（一）以詩化語言開頭

《三國誌》每集以詩化語言開頭，是王子龍模仿章回小說的回目詩的形式變化而來的模式。他認為講古若缺乏詩詞成語，就失去講古的況味，但大量使用成語，卻因為聽眾的教育程度不一，對於詩詞的解讀能力也就可能有限，為了擔心聽眾聽不懂，又得大費唇舌解說，可能導致聽眾聽故事的興致受到干擾。因此他會選擇以淺顯易懂的語彙，盡可能不需加以解釋。

為了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王子龍喜歡以一句成語搭配一句俗語，下句的俗語恰好是上句成語的同義語，這樣就可以省下講解說明的工夫。所以就形成了「人非至人，事難全美；十隻手指仔無平長，做人無十全」，如此有趣映襯的結構。

類似的結構也出現在第十一集，敘述漢少帝時，何太后與董太太后³³兩宮互相競爭，董太太后訾罵何太后出身低賤，王子龍以「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作為小節的開端，來描述何太后不甘受辱，想出一口怨氣。後來大將軍何進為其妹何太后出氣，以武力強遷董太太后到河間，並暗中派人酖殺她。王子龍便在第十一集開頭就設計標題為：「亦無煩惱亦無憂，本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語言

³³ 在《三國演義》裡二人皆稱作太后，但王子龍講古時，為了突顯其輩份關係，將靈帝母親稱為董太太后。

休開口，非干己事莫當頭」。下接「病由口入，禍從口出」，因為聽眾已經從後面的句子瞭解前面的詩詞的含意，因此其後便直接進入故事，不再多作解釋。相同的方式也出現在孔明過江舌戰群儒時（文字底下標線為筆者所加，用以顯示本段的討論重點）：

但憑三寸舌，計動孫仲謀，孔明才學廣，群儒面無光。

真理一條，歪理百百條。好一位經天緯地个諸葛孔明，他來到在東吳而來，治咧見到著孫權个以前，代先舌戰群儒，就是連江東第一謀士个張昭，猶原被彼位个諸葛孔明，將他來難倒了。按爾不自量力个薛綜，竟然恠在諸葛孔明个面頭前來言明：「曹操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皇叔不識天時，反倒轉來以卵擊石，安得不敗？」按爾聽到這句話个諸葛孔明，聲色俱厲，破口大罵薛綜無君無父，義正詞嚴，罵得甲當場个薛綜滿面个羞慚，按爾面紅耳赤，土腳兜無空，土腳兜若有空，一聲就鑽下去了。哪會知影江東个群儒確確實實是一個死一個頂，先死袂絕種，就在薛綜不能來對答个時陣，恠再看到旁邊閃出著一個人……

（《三國誌》第八十六片第三段）

王子龍在每集開頭所使用的標題，和章回小說的回目詩功能並不盡相同。有時他會將《三國演義》裡的有詩為證拿來做為開頭，例如：敘述關羽和張飛初破黃巾賊程遠志，後人有詩讚二人：「英雄發穎在今朝，一試矛兮一試刀，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標。」王子龍稍加改動後便運用於第二集的分段開頭³⁴，而文本中以詩讚劉備以寡擊眾，解除青州之圍：「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王子龍用為分段開頭時，將其改為：「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驍勇遜一龍，初出領兵使用計，自應分鼎在孤窮」。如此的應用文本的詩證，仍是圍繞在情節的表現上，與回目詩的功能相

³⁴ 王子龍將第二句詩改為「一試鋼矛一試刀」。

去不遠。

可是有時候所用的標題，不在概括故事情節，而是表現故事人物的遭遇或心情。以「呂布戲貂蟬」的片段為例：

自古多情空餘恨，破網難補無情天。堪悲堪嘆个呂布，自信滿滿，以為他生做風流倜儻，翩翩玉樹，有美男子之稱。這一位个貂蟬，絕對有難言个苦衷，若是無者，絕對袂家己一個人，她按爾恹在太師府个後閣粉身脆命，痛哭流涕。所以自作多情个呂布，踏入來到在這後閣，看起來四邊無人，出自愛欲个呼喚，他按爾叫一聲「貂蟬！」使得這位天生奇女子，慧質天生个貂蟬正中心懷。她按爾假戲真做，袂輸干那像戲棚頂个小旦來見到著小生同一樣轉身越過來，假意非常个驚喜交集，叫一聲「溫侯！」……

（《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一段）

呂布原以為貂蟬對自己失信，甘心侍奉董卓，卻不知自己落入連環計的圈套，王子龍在此引用「自古多情空餘恨，破網難補有情天」，來說明呂布的心情。章回小說的回目詩提示該回的主要情節，但王子龍卻很少以開頭的成語或詩詞，來概括整集的內容。因此它不是象徵情節的標題，而是隨機地視角色的遭遇而擬定。在李肅誑騙董卓回朝受禪時，董卓不知是計，欣喜異常，王子龍即以「歹星入境，當作是毫光燦爛」來形容董卓中計的反應。在敘述十常侍打探何進謀畫誅滅宦官，決定先下手為強，王子龍便以「狗急跳牆，虎急傷人」來形容十常侍的反撲行動。在吳國太甘露寺看新郎，發現賈華領兵埋伏，欲對劉備不利，因而大發雷霆，怪罪賈華，喝令斬首，王子龍在這一集的開頭即以諺語生動形容賈華的處境：

大家有話，媳婦無話；按爾吐嘴涎予雞吃去死著鴨个賈華，實在是有影

有夠衰。這明明是他个主公孫權吩咐他來按爾做，這明明是他个主公吩咐他愴在甘露寺來埋伏，現在東窗事發，吳國太怪罪下來个時存，他个主公又佻以手示意，叫他袂應仔來講……

（《三國誌》第一〇七片第一段）

有時王子龍甚至引用古人詩詞來印證故事人物的處境，當少帝、唐妃和何太后被董卓囚困在永安宮裡，王子龍在分段開頭即引南唐李後主的〈浪淘沙〉一闕，來描述少帝的境遇：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故事中的少帝也因偶見雙飛燕於庭中，而吟詩一首：「嫩草綠凝煙，裊裊雙飛燕。洛水一條青，陌上人稱羨。遠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洩我心中怨！」這二首詩詞正好可以為漢少帝悲慘的遭遇互為抒發。

有時開頭所用的俗語、俚諺或熟語，是王子龍想利用故事情節來對聽眾做一勸誡，在董卓想要廢少帝，立獻帝，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掌握國家大權，王子龍便以「不知足時時苦海，能安分處處逍遙」，來警惕大家不可有非份之心；當敘述袁紹費盡心機，想自孫堅手中奪得傳國玉璽，不惜大動干戈而結怨，卻無法如願，王子龍便以「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奸巧巧天不從；千算萬算不值天一劃」，來勸人不可逆天行事。

有時是引用昔時賢文，來為故事的人物行為下評論，作為分段的開端。在敘述曹操因猜疑心重，誤殺呂伯奢全家時，王子龍以「君子之心寬而恕，小人之殘又酷」，來形容曹操的殘忍；以「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來形容呂布再三的背主變節。

也有以聖賢古人的智慧來詮釋事件的開頭，「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

鬥多」，以兵家名言來形容諸葛亮於西川初次用兵大勝；「見賢如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之為大將也」，是引自諸葛武侯新書的一段良言，說的是黃忠和嚴顏二名老將為劉備取得漢中的寫照。

王子龍善用各式詩詞、俚語、俗諺、昔時賢文和典故，來做為講古的開頭，不僅讓他的講古深具中華文化氣息，也讓他的聽眾從收聽中，學到很多的語彙，曾有聽眾寫信來感謝他，還有一位有心的聽眾，刻意將《三國誌》每一集的開頭用語抄錄下來，集結成冊，寄來送給他。後來王子龍在編製《古早歌、詞、話》時，即將這些在節目中常用的詞語收錄其中。

（二）以「了」字結尾

章回小說是詩起詩落，而王子龍的講古明確的模式是樂起樂落，因為採取配樂的緣故，在每一個段落結束時便推進音樂，作為過場。其實在音樂未出現以前，即可從王子龍的講古習慣，推知即將要告一段落了。王子龍在每一段的故事結尾的最後幾個字，會將講話速度放慢，而且會習慣性地使用「了」字做為句尾。我們舉陶謙三讓徐州為例，曹操急攻徐州未果，竟促成劉備代理徐州牧（文字上面的黑點為筆者所加的註記，表示速度放慢）：

愴在鄆城駐紮个曹操，為了失落兗州，連同濮陽，未當來奪回，又再聽見陶謙來死，而且整個个徐州就按爾讓渡予彼一位个劉備，真是使這一位亂世奸雄个曹操，氣得甲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三佛[•]湮[•]槃[•]了。(配樂)(《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一段)

他在講到「湮槃了」時，會將速度放慢，尤其是最後的「了」字，拉長尾音的旋律，便可接入過場的配樂。這種現象頻繁出現，例子隨手可得，在同一集裡即有多個例子：

聽完荀彧來講了後，使得甲當場个曹操情不自禁，拍手稱善，大喜過望了。再三治咧呵佬這名个荀彧，真是好妙策，好妙策！既然如此，刻不容緩，也就留住夏侯惇連同曹仁，按爾鎮守鄆城，預防萬一。然後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由曹操親自興兵，代天宣教化，替道報功勳，代替朝廷，欲來剿除所有黃巾賊黨，佬再命令夏侯淵連同典韋來為之開路先鋒，校場祭旗完畢了後，按爾兵貴神速，浩浩蕩蕩，民強馬壯，旗幡飄動，離開鄆城，也就對上汝南、穎州攻伐而來了。(配樂)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一段)

這個个呂布，本來就是一個無定性个人，只干那治早當日代先出任，恠在丁太守丁原个身軀邊，按爾遭受董卓來甲他買收，也就來刺死了彼名个丁原，投效董卓；後來，佬再予彼名忠心耿耿个王司徒王允獻上連環計，以貂蟬來弄董卓，這一名个呂布又恠昧著天良來刺死了彼名个董卓。由此可見，這個个呂布，可以說是比六畜更加倍个不如，罔顧廉恥，而且彼個面皮是四十幾層厚，聽見陳宮是按爾說，佬再看見後面曹操个大軍響響已經將近追到著陳留城了，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聽從陳宮个建議，也就帶同寥寥無幾，幾百名个殘兵敗將，連同這個个陳宮，往奔徐州，欲來投奔彼一位个劉玄德劉備了。(配樂)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三段)

按爾打斷手骨顛倒勇个曹操，不但會當來攻平汝南、燕州，剿滅黃巾賊黨个何儀連同黃劭，甚至乘勢來收回失土，錦上添花，會當隨手來得到著定陶、鉅鹿，連同陳留一帶，真是使關東一大半，盡皆變成曹操所有了。曹操个根基，也是按這裡來奠立，這就難怪以後他有彼個本錢來爭

雄圖霸了·按爾攻陷陳留了後个曹操，命令兵馬來駐紮，大軍浩浩蕩蕩，打得勝鼓，也就按爾凱旋來回轉燕州了。(配樂)(《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三段)

肺腑深沈个曹操，聽完荀彧，連同程昱、郭嘉異口同聲來建議个了後，從善如流，隨時修寫表章，也就按爾命令飛排將軍打表回朝，欲來奏明朝廷，討封為之燕州牧了。(配樂)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三段)

二、流動的視角

熱奈特將視角畫分為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和外聚焦型三類。一般人將說書人的視角簡單地歸為非聚焦型，又稱為零度聚焦，是一種傳統的、無所不知的視角類型³⁵。說書人在說書時，總是扮演著上帝的眼睛，從全知的角度，任意地從所有角度去敘述故事。王子龍在講古敘述時，也扮演全知的敘述者，帶著聽眾上天下地，飛越時空，作全景式的鳥瞰；還可以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掌握故事人物的行為、思想，甚至鑽進人物的內心，去探察他們隱秘的感知。但是仔細去分析講古的段子，會發現王子龍並不是從頭到尾都一成不變採零度聚焦，為了製造懸念和驚奇，有時必須限制視角，去打動聽眾的好奇心，使聽眾在聽故事時的心情，隨著敘述視角的流動，而像拉橡皮筋般一鬆一緊，以獲得某種「彈性的快感」。

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桃園結義的故事，是聽書人耳熟能詳的段子，要說得精彩，才能扣緊聽眾的心弦。以下以桃園三結義的段子來分析王子龍如何靈活運用視角的轉換來吸引聽眾。

³⁵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4頁。

故事講到劉備一如往常，挑擔草蓆到涿縣叫賣，看到了幽州太守劉焉貼出告示，要招募義軍，來抵抗黃巾賊。

…那一天，風和日暖，劉備來擔了一擔个草蓆，正正叫賣出來到涿縣个城池頂，按爾看到矮矮陣陣，人山人海，站在城樓上來佇咧觀看榜文。好奇心起个劉玄德，也繼按爾擠對人群中而來，詳細來觀看這道个告示。非看即可，看了个劉備真是感觸良深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他劉備是漢室个宗親，今仔日為了漢靈帝來寵用十常侍十隻个閹狗，造成天下慌慌，刀兵四起。尤其令人切齒來痛恨个黃巾賊，按爾乘勢來造反，變成民不聊生。如果他劉備若不是家貧如洗，同時有高堂个老母在家，無人來奉養，老早他就來挺身而出來吃糧投軍了，亞不過為了後顧之憂，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愈看愈更加倍感嘆个劉備，不知不覺來吐一個大氣。也就在劉備來吐一個大氣个時陣，無張無弛个尻脊駢後，有一隻龐大个手掌對上肩胛頭甲他搭落去，喊聲干旦是陳雷公同一樣：

「大丈夫男子漢，不敢為國家來出力，吐什麼款个大氣咧？」

（《三國誌》第一片第五段）

從第一行劉備出現，到第四行劉備看了募兵告示後，感觸良深為止，無疑是採零度聚焦；從第四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開始，到第九行「使他無用武之地」為止，都是有關劉備的心理描述，感嘆自己身為漢室宗親，看到十常侍亂政，黃巾賊造反，致使民不聊生。原有意投軍報國，無奈家貧，且有高堂老母須要奉養，因此無法遂其心願。看起來似乎是採內聚焦視角，去呈現人物內心的想法。但要區分聚焦的類型，所依據的是聚焦者而不是聚焦對象，也就是以誰的角度來敘述。在這裡所敘述劉備的心理只是聚焦對象，所以其心理描述其實是經過敘述者的整理和歸納後呈現的。

其後說書人以零度聚焦敘述感觸良深的劉備，不知不覺中深深地嘆了口氣

時，接著製造了個小小的懸疑，突然有一隻大手拍落在他的肩上，伴隨著一聲如雷巨響的喊聲。在挑起聽眾的好奇心，關心這個大聲公是何方神聖時，立刻切入廣告。

下一段一開始，聽到喊聲的劉備好奇轉過身去，從這裡開始視角轉變成為內聚焦，將聚焦者變成劉備，說書人與被說的人處於同一視角，使視野受到限制。透過劉備的眼睛，聽眾知道了這名擁有雷鳴般聲音的人物的相貌。下列引文底下以黑線註記的部分，即為內聚焦視角，之後又立刻轉回零度聚焦：

感觸良深个劉備，按爾情不自禁來吐一個大氣，無張無弛聽到喝聲好親像陳雷公同一樣，使得劉備好奇心起，返身越過。哎呀！看見著尻脊餅後來站著一位彪形大漢，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按爾面黑如鼎底，聲若奇雷，勢如奔馬。見多識廣，慧眼識英雄个劉備，一咧看，也就知影這名个大漢，非比尋常了。趕緊問一聲：

「閣下，尊姓大名？」

「我啊，你不識我？眼睷毛洒真无金嘿！叨一个不識我這個剖豬仔張飛，世居涿縣。我專門治咧剖豬賣豬肉，通人攏嘛叫我烏張飛。阮兜好額人呢，阮兜好額人，我真愛交陪天下英雄豪傑。今仔日聽見說幽州太守貼一張榜文治咧涿縣，所以豬肉不愛賣，專工來看這道个告示。按爾看你大氣噴上天，小氣來噴未離，七少年八少年，吐什麼大氣咧？」……

（《三國誌》第一片第六段）

這名人士的身份，後來隨著人物之間的對話而揭曉，接下來，王子龍採戲劇方式，以人物之間的對話去呈現人物的個性和想法，敘述者沒有作任何的描述，聽眾自行從二人對話當中去判斷，這時敘述視角又變成了外聚焦視角。

至於另一位中心人物關羽第一次出場時，王子龍如此敘述：

看見這名个奇男子，身高九尺，面如重棗，脣若丹朱，臥蠶眉，丹鳳眼，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尤其最得令人刮目來相看个呢，也就他海海五絡長鬚，長有兩尺，按爾烏信信，井井有條，儼然干那像一位美鬚公同一樣，按爾風塵僕僕，踏進酒店个時陣，喝聲親像敲鐘赫爾仔嘹亮，按爾隨時叫著店小二，簡單來準備酒菜，他即時欲來趕進幽州城來吃糧投軍了。

本來這一位面如重棗个大漢來踏入酒店个時陣，慧眼識英雄个劉備，已經非常个注意，現在佢再聽起著這位个大漢欲來趕入幽州城來吃糧投軍，這咁不是不謀而合呢！好一位劉備劉玄德，真真不愧是千古个英雄豪傑，按爾隨時挺身而出，行來到這位面如重棗大漢个身軀邊，按爾抱手一拱，叫一聲：

「閣下，看你風塵僕僕趕來到幽州，欲來吃糧投軍，真是令人來敬佩。但不知閣下尊姓大名，仙居何處呢？」

（《三國誌》第二片第一段）

第一段敘述看起來是採取外聚焦型的視角，只提供人物的行動、外表及客觀的環境，但從第一行的「看見這名个奇男子」及第二行的「尤其最得令人刮目來相看个」可知，這名大漢一出現就引人注目，注意他的人是誰呢？從接下來的敘述中，可以得知聚焦者是劉備，而非全知的說書人，因此應該是屬於內聚焦型視角。前段的敘述是透過劉備的眼睛看見這名大漢的外貌，透過劉備的耳朵聽到他交代店小二準備酒菜，以利他去從軍。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王子龍講古的視角是流動多變的，雖然大部分採零度聚焦，但隨著情節的發展在說書人和角色之間流動，運用局部的視野限制在不斷的流動中達到全知的視角。

三、 敘事時間

講古作為敘述故事的聲音文本，本質上屬於一種時間藝術，其敘述涉及故事的時間和文本的時間。所謂的故事時間是指故事發生的自然時間狀態，文本時間則是說書人在敘述故事時所使用的時間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敘事時間。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存在著必然的差異性，一個曾發生在時間長流裡的歷史故事持續的時間，在說書人口中以幾百個小時，甚至幾個小時就講完了，但是透過對敘事時間的研究，可以瞭解說書人企圖經過對故事的加工改造所提供文本秩序，來吸引聽眾隨著他的敘述節奏去欣賞故事。

聲音文本具有時間形式，文字文本則屬於空間形式，因此雖然可以測知王子龍以三〇五個小時講完三國的故事，卻很難測知羅貫中《三國演義》文本所持續的時間，我們只能去估算《三國演義》的敘事時間在文字中流動的速度，看看不同的事件在文本中所佔據的篇幅多寡，來研判羅貫中對於該事件的重視程度。

（一）敘述速度

為了討論敘述速度的變化，我們必須先找出文本敘述的平均速度，即平均密度，亦稱為「穩定步調」。如果將文本的平均密度定為故事時間與敘述文本時空比：

$$\frac{\text{故事時間（年或月）}}{\text{文本篇幅（回或集）}}$$

以平均密度而言，整部《三國演義》，如果扣除第一段的歷史概述，以黃巾之亂（西元一八四年）做為故事的起始時間，三國歸晉（西元二八〇年）為故事的結束時間，故事持續時間為九十七年。羅貫中將這九十七年寫進一二〇回裡共約六十餘萬字，平均起來幾乎是每一回裡含有十個月的故事時間，平均十個月佔約五千字左右。王子龍的《三國誌》總集數三〇五集，平均密度約為每

一集裡含有四個月的故事時間。

事實上，九十七年的時間，無論在文字文本還是聲音文本中，都不是平均分配的。將平均密度做為討論敘述速度的基準，若敘述的密度大於平均密度，則為快速敘述；若敘述的密度小於平均密度，則為慢速敘述。換言之，與平均密度相比較，若故事時間愈短，所佔的敘事時間愈長或篇幅愈多，則敘述速度愈慢；若故事時間愈長，所佔的敘事時間愈短或篇幅愈少，則敘述速度愈快。

傅修延（1993）認為敘述速度的快慢應有檔次區分：

在零敘和停敘這兩個極端之間，理應有許多不同檔次的敘述速度，然而由於敘述可以實行「無極變速」，我們無法對各種速度進行定量描述。可以大致確定位置的是約敘與密敘，前者浮動於零敘與「穩定步調」之間，後者游移於停敘與「穩定步調」之間。³⁶

零敘是故事裡的某一段時間完全不曾被敘述，停敘是敘述雖持續進行，但故事時間卻完全停止。若敘述密度大於平均密度，即是介於零敘與穩定步調之間，屬於快速敘述，稱為約敘，也就是對於事件做約略的描述，因此敘述的步調較快速；若敘述密度小於平均密度，即是介於停敘與穩定步調之間，屬於慢速敘述，稱為密敘，也就是對事件做較詳密的描述，因此敘述的步調較緩慢。

創作者交錯運用約敘、密敘、零敘和停敘，使敘述速度富有變化，不僅可以顯現獨特的節奏美感，還可以使閱聽者在閱讀或聆賞時，因速度鬆緊有度而維持高昂的興致。而創作者對事件的敘述採用約敘或密敘，可以顯示作者對該事件的心態。

一般而言，使用密敘的的密度愈大，敘述速度愈慢，表示創作者重視該事件的程度愈深，因此願意以更多的時間或篇幅來詳細敘述。如果作者使用約敘，則可能顯示作者認為不重要，而以三言兩語帶過，甚至是零度敘述的狀態，完

³⁶ 引自傅修延《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述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22頁。

全不提及該段故事時間。

然而有時透過作者的刻意安排，反而能達到特殊的效果。羅貫中在描述關羽溫酒斬華雄一節，為突顯關羽的勇猛，先強調華雄先後斬鮑忠、敗孫堅，而後到營寨前叫陣，連續斬了俞涉和潘鳳後，袁紹軍中無人敢擋。關羽自動請纓，願往斬華雄：

操教釃酒一盃，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塌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

（《三國演義》第五回）³⁷

羅貫中省略了關羽與華雄的戰鬥場面，在他們戰鬥的故事時間裡，選擇描述群雄在軍帳裡聽到關外天地崩塌般的嘶殺聲，正欲打聽，關羽已提著華雄的頭回來了。在這裡，關羽斬華雄的故事時間，正是諸侯聽到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塌地塌，岳撼山崩」的同一段時間，之所以沒有描述實際的戰鬥場面，是因為描述二將相鬥，若不以較多的文字來敘述，無法顯示二人的驍勇善戰，但戰鬥佔了篇幅後，很難讓接受者感受到關羽返回時，酒溫尚存。因此羅貫中以明快的節奏來強調關羽的武功蓋世，在大將俞涉、潘鳳相繼亡於華雄刀下，八路諸侯一籌莫展時，他竟能在「其酒尚溫」的時間內就取回華雄的首級。

王子龍在這一節的敘述，較羅貫中有過之而無不及，羅貫中尚且以十九個字來描述同一段故事時間，到了王子龍口中，只剩下「只聽見外趺口戰鼓鏦鏦，彼一位關雲長已經提著華雄的頭首轉來了」。嚴格說來，相對於關羽斬華雄的故事時間，其實只有「戰鼓鏦鏦」四個字，大約只佔了一秒鐘的敘事時間。王子

³⁷ 引自羅貫中《三國演義》，漢風出版社，1997年，第43頁。

龍更接著評論說，關公斬華雄的時間不過是一刻鐘左右，相當於二十分鐘，所以才能使「其酒尚溫」。在這一節故事敘述裡，二個人都選擇以約敘的方式來突顯關羽的武功高強。

《三國演義》因屬說書人結集的歷史小說，無法做大幅度的改變故事結構，遇到與戲劇張力不足的歷史事件，則三言二語以約敘帶過，甚至以零敘過濾說書人認為不重要的史實，但遇到民間相傳已久的事蹟，即大篇幅的密敘。王子龍的《三國誌》大抵依循《三國演義》的結構，羅貫中約敘，他也約敘；羅貫中密敘，他也密敘，密敘的程度更大於羅貫中，甚至以停敘來細膩描述人物的心理或予以評論。這一部分留待下一節和第四章第二節再加以細述。

（二）敘事時序

敘事時序即敘事的時間順序，羅鋼在《敘事學導論》中依熱奈特的理論將時序區分為敘事時序和故事時序：

敘事時序是文本展開敘事的先後次序，從開端到結尾的排列順序，是敘述者講述故事的時序，而故事時序是被講述故事的自然時間順序，是故事從開始發生到結束的自然排列順序，故事時序是固定不變的，敘事時序則可以變化不定。³⁸

故事的發生必是依自然時間的先後順序，因此只能往前進行，無法回頭，故事時序必然固定不變；而敘事時序則可能因敘述者的特殊考量而將事件的講述順序予以刻意安排，因此故事被講述的順序並不一定會依發生的順序排列，而使得時間倒錯。

³⁸ 引自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134頁。

倒敘和預敘使得文本的時間倒錯，當故事發展到現階段，敘述者卻回頭去敘述現階段之前已經發生的事件，稱為倒敘。在說書時，重要角色第一次出場，說書人常會針對他的出身加以敘述，即是使用倒敘的手法。

王子龍講三國，也隨著羅貫中使用倒敘，以增加聽眾對人物的瞭解，例如，黃巾殘兵在奔逃途中，忽然遇到一隊軍馬攔住去路：

率領个大將非是他人，正正是三國時代个舉足輕重个曹操，（音樂）沛國譙郡个人士，今年只干那二九歲，也就官拜騎都尉，會應仔講是少年而得志。

曹操，字孟德，另外一個名呼作吉利，小字呼作阿瞞。曹操个老爸曹嵩，也就先朝彼個宦官太監曹騰个養子。曹嵩个本姓夏侯，亞不佻過繼予彼個太監來做子，所以現在改姓曹。曹嵩所生个子兒當然名正言順也是姓曹。

這個个曹操，堪稱是一世个梟雄，天生聰明絕頂，權謀機警。在五歲个時陣，也就以他个囡仔頭腦，來拚他个老爸，拚他个阿叔个老宋判，這是怎樣講呢？

原來曹操小漢个時陣，非常个頑皮刁鑽，管教他真嚴个阿叔，時常惦在您老爸个面頭前，按爾再三來提出著警告，講曹操如果若是無好好來調教个時陣，小漢若偷挽匏，大漢就偷牽牛，所以造成曹操个老爸曹嵩，按爾管教甚嚴。為著對著您阿叔來報復个五歲囡仔曹操，竟然來想出連大人攏無法度來想个詭計。

按爾治您阿叔个面頭前，無張無弛倒治咧土腳兜，儼然干那像中風症同一樣，使得您阿叔大驚失色，按爾趕緊來報告著他个老爸曹嵩，講他个子兒曹操來中風。按爾使得他个老爸非常个匆忙著急，趕來到曹操个面頭前，曹操已經挺身而起，好似無事人同一樣。當您老爸來詢問个時陣，這個五歲囡仔个曹操，也就對您老爸來言明，講他願您阿叔个怨，所以

您阿叔恨他不快死，他都無代無誌，他哪有中風症呢？

所以按彼當陣開始，凡是曹操您阿叔，恁在恁老爸面頭前講歹話个時陣，恁老爸也就將它當作馬耳東風了。

你甲想看覓仔，五歲囡仔就會當想出彼款个詭計，肺腑个深沈是可想而知，那就難怪日後來變做蓋世个梟雄。……

（《三國誌》第三片第一段）

這一段原本講的是黃巾賊竄逃，遇上曹操阻攔，眼看應有一場廝殺，卻將時間倒回到曹操五歲時，從五歲設計離間父親和叔父講起，到長成後擔任官職，才又回到到拜為騎都尉的現在。

雖然倒敘是在交代人物的來歷，但有時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倒敘的目的是為讓讀者知道該角色的性格是其來有自，對於其未來的發展只是不著痕跡地暗示。但王子龍講古時彷彿擔心聽眾未察覺他的用心，在倒敘曹操五歲時的機心後，再加上一段預敘，要聽眾順著他的評論來思考曹操自小就詭計多端，與日後成為一代梟雄的關聯性。後來又明白告知：

這一個的曹操是《三國誌》裡面是重要的角色，所以他的出身以及他的底細，必須要向聽眾朋友慎重來介紹一番。

（《三國誌》第三片第一段）

類似這種「也就難怪他日後會……」的話語，在王子龍的講古中常常出現，他喜歡預告未來的發展或結果。這種對未來事件事先講述或提及的敘述活動即為預敘。前段所舉曹操的例子，就是王子龍為了交待人物的來龍去脈，同時使用倒敘和預敘的手法來呈現。

有時，王子龍會單純使用預敘，例如，他如此介紹孫堅：

長沙太守孫堅，也正正日後三國之一東吳孫權个老爸，在个東漢末年，猶原是一名个猛將。他个個性雖然是嫉惡如仇，亞不佻他知進退，識時務，他並未冥頑不靈。他非常瞭解目當今个十常侍，當道弄權，根深柢固，並非是以他一名區區个長沙太守，也就有法度自將他們來消滅，所以忍辱負重，他逆來順受，他更加奮發圖強，來廣招天下个賢士，按爾擴充東吳个聲勢，希望有朝一日，會當翦除為非做歹，當道弄權个十常侍。

亞不佻非常个遺憾，日後他壯志未酬身先死，未當來達成他个心願，可是積善之家慶有餘，會來自將這股个聲勢，也就留予他个子兒孫權，所以日後才來造成三國鼎立。

現在个孫堅，按爾領到朝廷个詔命，當然不敢怠慢，也就號召長沙个兵馬，盡力欲來征剿叛賊區星了。

（《三國誌》第五片第六段）

引文底下畫有黑線的部分即是使用預敘，預告孫堅將來會壯年殞命，而他的兒子孫權會繼承基業，成為三分天下的霸主。

在敘述關雲長千里走騎，過五關斬六將時，講到關羽在鎮國寺受鄉親普淨大師的暗助，得免為卞喜所害，在護送二位嫂嫂上路時，特意詢問大師將來是否後會有期？這是王子龍的刻意設計，為了接下來預敘關公於玉泉山顯靈之事：

究竟這位普淨大師，日後是不是有法度來甲關雲長重逢呢？

有喔，亞不佻，重逢个時陣，關雲長已經來歸天了。這個關雲長走麥城來歸天个了後，在生英雄人，死了英靈不泯，按爾彼粒个頭首飄搖在半空中，凡是見到他个人呢，彼個頭殼就要墜地，彼個頭殼就要墜地。好加在有這位个普淨大師為他來點化，因此才會當返本還元，亞來好好來安息。這位个普淨大師，日後正正惦在玉泉山，自稱玉泉寺僧，按爾點

化著關雲長來圓寂。聽說關雲長後來傳流後世个明聖經，也就是由這位玉泉寺僧个普淨大師為他所來杜撰个。

現在這位个普淨，也已經款住他个行李，雲遊天下，做一各苦行僧去了。

（《三國誌》第六十二片第六段）

這段敘述裡第二行到第七行為預敘，敘述了關羽將於麥城遇害，英魂不散，遇普淨點化後才開悟，並提到桃園明聖經的由來。

王子龍使用預敘的次數頻繁，尤其在評論時，以一種一切都了然於胸的高度，預告人物的下場，甚至以《三國因》的因果報應來解釋人物之間的糾葛和結局，這原本是文學創作的忌諱，因為閱聽者可能因先知道結果，就對過程不感興趣了。但因王子龍的講史，講的都是聽眾耳熟能詳的故事，自不擔心聽眾預知結果，反而可以藉由這樣的預告，顯現自己對史事來龍去脈的瞭如指掌，樹立講史的權威性，而聽眾也在這樣的預言帶領下，懷著一種高深莫測的命運感，明知結果已成定局，還是要繼續關注未來發展的過程。

（三）敘事頻率

敘事頻率指的是一個事件在故事中出現的次數與該事件在文本中敘述的次數的關係。我們將研究放在王子龍的重複敘述上，重複敘述是在文本中多次講述發生過一次的事件。

採用重複敘述，一般是為了達到某種特殊的效果，有時為顯示該事件在故事中的重要性，有時是為了傳達作者的價值取向。王子龍最常在人物對話和評論中做重複敘述，被重複頻率最高的事件和人物當屬關羽的英勇事蹟和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之間的義氣。

王子龍曾在行善宮讀講善書，並擔任廟祝，熟稔關聖帝君的經典文字，無

論在他的家中或辦公室，都可以看到正義凜然的關公塑像，關公的忠義精神也成爲他做人的典範和原則。深受關公精神影響的王子龍，在講古中便不斷提及關公的事蹟。在《三國誌》裡第一次敘述三人在桃園結義後，王子龍以這麼說：

劉關張三兄弟恊在桃園來結義，日後恊在三國誌个裡面，按爾做出一番驚天動地，轟轟烈烈个偉績，使後世个人人非常个敬佩。所以後世个人，凡是欲來結做異姓个兄弟呢，攏總來奉祀桃園三結義个關雲長，也就欲來做效昔當時个劉關張，而成為千古个佳談。

（《三國誌》第二片第一段）

王子龍預敘三人將會創下轟轟烈烈的偉績，而且將預敘的時間跨過三國，推到現代，預敘現代人要結義爲異姓兄弟必定要來奉祀關公。類似的敘述在《三國誌》裡時常出現，只要提到三人之間情誼的部分，必將這三人的義氣再敘一次。

在張飛背著劉備奪取呂布馬匹，遭呂布藉機攻打時，劉備和關羽心中雖然生氣張飛的莽撞，但思及兄弟之情，亦挺身相助，王子龍在此又將三人之間的義氣重複敘述：

桃園三結義：劉備、關雲長、烏張飛，三個兄弟雖然是異姓，亞不過自從桃園三結義以來，抱定雖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所以，他們三個兄弟自從結義以來呢，按爾無怨無尤，盡皆是仁盡義至。所以桃園三結義，劉關張三个結拜兄弟个義舉仁方呢，自三國時代呢，按爾相傳沿革到至當今，會應仔講已經一、二千年囉，已經一、二千年囉，可是後來呢，不管是官家个子弟，抑是凡間个販夫走卒，只要志同道合，欲來結成異姓个兄弟，欲來結成異姓个姐妹呢，盡皆以三國時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來為之標榜，如果若備辦香案个時陣，攏以

三國時代來為之標榜。可見桃園三結義劉關張三个兄弟呢，忠心貫日月，義氣沖山河，確實名留千古了。

（《三國誌》第三十八片第六段）

在講述到劉備受詔征討袁術，關羽原有意請命留守徐州，但因劉備要求關羽隨行，以便二人可以隨時商討戰事。王子龍敘述關羽的態度，並趁機來個機會教育：

聽見著他个大哥一按爾講个關雲長，也就不敢恁再有異議了。由此可見，長兄如父，這位關雲長是多麼敬重他這位个大哥劉備呢！

這就難怪後來个人人，來稱讚三國个關雲長，真是忠心貫日月，義氣沖山河。莫怪後來走麥城个關公，按爾為國捐軀，縱身成仁，他來歸天个了後，惦在玉泉山來顯聖，所以後來萬民百姓，尊拜他是忠義之神，香火非常个鼎盛。今仔日是舊曆个六月二四，也就是這一位關雲長關公个生日，治咧本省真濟間个恩主公廟呢，按爾善男信女，會應仔講是車水馬龍同一樣，按爾非常个鬧熱，非常个虔誠，盡皆到在恩主公廟來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反觀三國中彼一位蓋世奸雄个曹操，為著他老奸巨滑，善用心機，按爾死了後臭名萬世，這就難怪古早人治咧講為善者昌，作惡者殃。

（《三國誌》第三十四片第三段）

關雲長的事蹟不僅為民間庶民所津津樂道，王子龍運用人物對話之中，一再提及關羽的英勇事蹟。當關羽護送劉備到三江口探視諸葛亮，周瑜設宴相待，其實暗伏殺手。當周瑜看到關羽時：

不看即可，看了後，使得距離不遠个周瑜，真是不戰而慄了。這個人面

如重棗，虎頭燕頤，臥蠶眉八字，丹鳳目雙睛，五龍鬚擺尾，一虎額搖身。只干那看到這個人，也就使他望然喪膽了。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按爾虎視眈眈，保護站在劉皇叔个身軀邊，使他無從來下手了。縱然下手，有法度來收拾劉皇叔个性命，相信這個人距離在不遠之處，如果那是猝然下手个時陣，他周瑜猶原難逃一死了。究竟這個人是什麼人，為怎樣予人看著到底，也就不戰而慄呢？這個人當然不是他人，正正就是三國中有神威將軍之稱个關雲長。

按爾做賊心虛个周瑜，隨時也就問一聲：「劉皇叔，但不知站在你个身軀邊个人是什麼人？」

聽見周都督來治咧詢問个劉皇叔，不疑有他，談笑自如，叫一聲：「周都督，我个身軀邊這個，也就連同劉某桃園三結義，排在第二个關雲長。」啊！（音樂）人个名，樹个影，聽見著三字个關雲長，使得當場个周瑜真是忘魂喪膽，按爾一時禁不住，脫口來問一聲：「劉皇叔，莫不是早當日杯酒尚溫斬華雄；白馬坡誅顏良、斬文醜，過五關、斬六將；倒拖刀，斬蔡陽，彼個解梁人士个關將軍了？」…

（《三國誌》第八十八片第五段）

引文底下畫黑線的部分，即是在《三國誌》中不斷重複敘述的事件，只要有人問起關雲長，馬上就重複該段形容。「臥蠶眉八字」等句，出自桃園明聖經的經文，原文如下：

火龍燒赤兔，水獸鍊青鋒，臥蠶眉八字，丹鳳目雙睛，五龍鬚擺尾，一虎額搖身，精忠沖日月，義氣貫乾坤。韜略期孫臏，機謀勝范增。鬚長義更長，面赤心尤赤。³⁹

³⁹ 引自《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05頁。

這些經文是王子龍自行善宮時便長期背誦，深銘於心，時時出現在講古當中，也使得王子龍的講古多了一層民間宗教色彩。

除了一再重複敘述關羽事蹟，以達到宣揚其忠義精神的價值，另外，對曹操的不仁不義，王子龍也藉機重複敘述，在劉備權領徐州牧時，曹操欲借刀殺人，命劉備征討袁術，行驅狼吞狼之計，劉備徵詢眾人的意見，糜竺向劉備建言：

使君，人治咧講：江山可改，本性難移。屬下對這名个曹阿瞞呢，猶原若有瞭解，根據屬下所知影，這一个曹阿瞞，早當日呢，為著獻刀欲來刺殺彼一個一代奸雄个董卓，按爾刺殺不成，驚慌而逃。驀然到著成臯而去个時陣，來投奔他一位故人，也就是恁老爸曹嵩个結拜兄弟呂伯奢，在這個呂伯奢非常好禮來招待之下，交待著他个子女，按爾磨刀欲來殺雞，招待這位个曹操。哪會知影狼子野心个曹操，按爾疑心帶重，狐疑這位个呂伯奢全家滿門，按爾見利忘義，欲自將他來逮捕，欲來奉獻給彼一個个董卓。所以連同甲他逗陣个陳宮呢，按爾自將呂伯奢全家滿門來誅殺。按爾無打緊囉，倒轉來到半路个時陣，嘟嘟堵著這個呂伯奢，按爾買酒欲轉來招待，恁再自將這個呂伯奢來除掉。使得甲他逗陣个陳宮，按爾猛然失色，來借問這個曹操个時陣，曹阿瞞曾經來講過一句話：寧願錯殺一百，也未當饒過一個人。可見這位个曹阿瞞呢，不但殺性甚重，更加是當今个梟雄。…

（《三國誌》第三十四片第二段）

對於呂布的一身反骨，也一再利用戰鬥時，藉呂布的敵人之口來重複敘述，其實是借人物之口來責罵呂布，所罵的都是王子龍心裡的話。銜接上一段，張飛即發表議論：

聽完糜竺來講了後，按爾土又佻再搖櫓，一條腸仔透尻川个烏面張飛，哇哇叫，巴巴叫，再三來埋怨著他个大哥過分个仁慈。這一個小子个呂布，根本就是萬死有罪，早當日拜著丁原來做客老爸，為著為來歸投董卓，按爾除掉丁原，後來只干那為著一個查某困仔个貂蟬，按爾刺死了董卓，這款人咧，活治世間是多吃了米个，應該藉這一個機會來除掉這一個反覆無常个小子呂布。…

（《三國誌》第三十四片第二段）

另一段張飛痛罵呂布的內容也是重複呂布的反覆變節：

哪有像你這個个狗子，按爾有奶就是老母，按爾代先投效丁原，佻再剖死丁原；後來投效董卓，又佻再刺死著董卓…

（《三國誌》第三十片第一段）

當事件一再被重複敘述，不免令人覺得重複而生厭，尤其是在同一集中，可能會經由不同人物的口中重複同樣的話語，由此可見，王子龍在講古前雖然會用心設計情節，但在實際演出時，卻是非常隨興的，將他所想表達的事情，一講再講，這也是他素人說書家的特色之一。而王子龍想藉由重複敘述，使他塑造人物的形象，深入聽眾的心中的同時，也將他的價值觀一併傳達給每一個聽眾，成為聽眾做人處世的原則，達到勸善教化的目的。

第二節 聲音文本《三國誌》與文字文本《三國演義》的比較

敘述三國的故事都離不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原是傳統說書人的結集，一旦被寫定下來，即成爲文字文本。說書人根據《三國演義》，必須因應表演的需要，加以重新結構，而後才能進行表演。王子龍的《三國誌》即是以《三國演義》爲主軸，於演出時所記錄的聲音文本。本節欲研究分析王子龍的《三國誌》與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作一比較，找出王子龍是否完全依照《三國演義》來講，其間有無刪減或增異？

王子龍講《三國誌》，除了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爲底本，還參考了三國史傳、三國志、魏書、吳書、晉書、蜀書的記載，並加入《三國因》的果報思想，因王子龍出身民間儒教的系統，特別推崇忠義貫日月的關雲長，而時時爲《三國誌》注入民間宗教的傳說。

「說三分」在北宋時，即是廣受民間歡迎的說書題材，南宋朱熹編纂《通鑑綱目》時，受到當時南宋偏安政權的影響，對正統秩序的追求有強烈的感受，因而採取尊崇蜀漢爲正統政權的觀點，加上兩宋理學家們對儒家倫理思想的昇華和強化，又反過來影響民間文學的價值認定。這樣的民族矛盾延續到元末明初，羅貫中受歷代說書人及民間傳說的影響，也採取類似朱熹的尊劉抑曹的觀點，因此在文本中時時突顯蜀漢英雄人物忠義智勇的形象。

明清以來，封建制度的統治者企圖藉儒家思想來維護統治，更是刻意促成歷史人物的神格化，讓人民由崇拜景仰進而膜拜遵循。鄭志明（1989）考據史料，認爲關羽真正被神格化，大約發端於北宋末，大定於元明之間，到滿清而登峰造極。經由歷代統治者的封諡，甚至升格爲天界的帝君，清光緒時的封號多達二十六個字，全稱爲「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成爲維護人間秩序的天神，廟宇徧祀天下，廣受人間煙火。⁴⁰

⁴⁰ 見鄭志明〈明代以來關聖帝君善書的宗教思想〉，《中國社會與宗教：通俗思想的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第284—285頁。

王子龍少年學善書於行善宮，即屬儒宗神教恩主公信仰的一支，因此他講《三國誌》時，除了採取和羅貫中一樣的觀點外，更是時時引用《明聖經》、《覺世真經》、《太上感應篇》…等善書的內容，再加上《三國因》的詮釋，充分流露其福禍報應勸人爲善的信仰思想。這一部分將在第四章第四節風化之美做進一步探討。

從結構上看，王子龍和羅貫中的故事結構相同，在敘事順序上，羅貫中在製造懸疑時，除了在回目詩或詩證部分，透露訊息外，盡量不以主觀干預敘述，頂多是埋下伏筆，待情節發展，讓讀者自然領悟奧妙，而王子龍喜歡時時下評論，並預告故事人物的未來下場，將聽眾帶到和說書人的相同高度，卻又不得不從他的觀點來詮釋故事。

在敘述速度上，二人在描述事件時，對約敘或密敘的選擇相同，但需要密敘時，王子龍會因爲加重人物心理描寫的敘述，又常常停頓進行評論，因此比羅貫中表現得更爲詳密。

以下再就羅貫中和王子龍的敘述速度的快慢及人物刻劃進行比較。

一、敘述速度的差異

從上一節有關敘事速度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確定羅貫中《三國演義》和王子龍《三國誌》的平均密度，羅貫中《三國誌》的平均密度爲每一回裡含有十個月的故事時間，平均十個月佔約五千字左右；王子龍的《三國誌》的平均密度約爲每一集裡含有四個月的故事時間。我們可以從王子龍和羅貫中二人的敘述速度的差異，來比較二人對事件的重視程度及敘述的詳密疏略。

《三國演義》開頭講完天下大勢分合道理後，以一四四四個字來約敘從周末七國分爭到東漢靈帝黨錮之禍的六百多年，原文如下：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作事不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愈橫。⁴¹（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

王子龍則以五分鐘左右的時間，約五五〇個字來約敘這段歷史，將其內容紀錄如下：

歷史個車輪永遠輾轉不停，在周末七國個紛爭個了後，并入於秦。秦始皇來併吞六國，這個秦始皇個暴政，所引起天怒人怨，人治咧說仁者無敵，暴政必亡，所以在秦二世個時候，也就造成秦始皇來停氣，來引成楚漢紛爭，然後并入於漢。在漢高祖劉邦芒碭山斬白蛇來起義，一統山河個了後，按爾到西漢個末年，又咯出了一代梟雄王莽來篡漢。好家在漢光武來中興，按爾傳到漢獻帝個時候，才分為三國。是按怎來造成三國個局面呢？這個罪魁禍首應該歸咎東漢第十代個皇帝漢桓帝，和第十一代個皇帝漢靈帝。那位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個中間，他按爾寵信宦官，這個宦官就是太監，太監來干涉朝政，所以造成天下紛紛。在漢桓帝來駕崩了後，由漢靈帝來接位，只因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根深柢固，所以很多宦官太監也就來干涉朝政。雖然在漢靈帝登基沒多久，朝中有二位個忠良，一位是大將軍竇武，另外一位就是太傅陳蕃，按爾共同來輔佐，認定要重振山河社稷，就必要來除掉所有個宦官，所有個閹狗，也才有法度肅清朝綱。雖然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忠心耿耿，預算欲來翦除所有個把柄，亞不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漢桓帝登基二十一

⁴¹ 引自羅貫中《三國演義》，漢風出版社，1998年，第3頁。

年个中間，所有个宦官來執政，按爾吃撤在離，所以在大將軍竇武連同太傅陳蕃亞未開始來行動个時候，所有个閹狗所有个宦官也就先下手為強，變成大將軍竇武連同太傅陳蕃，按爾壯志未酬身先死，造成所有閹狗所有宦官按爾打斷手骨顛倒勇，可以說整個个朝政盡皆把持在他們手頭，按爾順愆者生，逆愆者死。

（《三國誌》第一片第一段）

如果以平均速度來計算：六百年的故事時間，羅貫中應該要寫上三百六十萬字以上，王子龍則應該要講個五百集左右，因此二人都使用極為約略快速的敘述速度來處理這一段歷史。

再以世人熟知的桃園三結義的事件來比較，若自幽州太守出榜募兵，引出劉備開始，算到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祭拜天地，義結金蘭為止，只有短短二天的故事時間，羅貫中使用了一千字左右來敘述，王子龍則花了二十五分鐘來講。若以換算成平均密度，羅貫中的一千字約可寫二個月的故事時間，王子龍的二十五分鐘也約可講二個月左右的故事時間，二人以幾乎相同的速度來密敘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也顯示二人對該事件同等重視。

再看《三國演義》「呂布刺董卓」一節，若自司徒王允與貂蟬訂下連環計算起，到呂布刺殺董卓為止，以六千餘字敘述這件發生持續約一個多月左右的事件，王子龍則以跨六集的敘事時間來敘述該事件。二人都重視這段故事的戲劇性，皆採密敘詳細描述，但若以平均密度的比例來估算，羅貫中的六千餘字，本應是敘述一年的故事時間，卻只用來敘述一個多月的時間，是平均密度的十二倍；王子龍《三國誌》的平均密度是每一集四個月，這段故事卻講了八集，是平均密度的三十二倍。由此可見，王子龍對這段歷史的敘述較羅貫中更為詳密。

二、具煽動說服力的人物刻劃與價值判斷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裡描繪人物，藉由事件和對話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王子龍自然也依循《三國演義》的情節來刻劃人物，並且特別著重以人物對白來突顯人物的性格。

舉桃園三結義為例，在《三國演義》原文裡短短幾行文字經過王子龍的處理，更為生動。羅貫中的文本原文如下：

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他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招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⁴²（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

從王子龍為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初次見面設計對話中，立即將三人的個性具體呈現，尤其是張飛的魯莽直率，令人不僅不嫌其粗魯莽撞，反而深深為其吸引。張飛和劉備是在觀看榜文時相遇，詳見本章第一節張飛聽到劉備嘆氣，上前詢問他為何嘆氣，以下皆以直接引語⁴³的話語模式，而二人的性格立現：

「哎！張兄台，實不相瞞，在下姓劉名備，字玄德，本是漢室个宗親，只因中道沒落，變成家貧如洗。今仔聽見黃巾賊猖狂作亂，有志欲來剿賊安民，無奈心有餘力不足，所以觀看這道招募義兵个告示，才會感觸

⁴² 引自羅貫中《三國演義》，漢風出版社，1998年，第5頁。

⁴³ 直接引語是人物語言的實錄，包括人物的話語和獨白，一般用引號將其與其與敘述者的話語分開，可以真實記錄意識活動本來的語言型態，增加真實性和現場感。

良深來嘆息。」

「哪有什麼心有餘力不足？大丈夫男子漢，講欲做就甲做，你驚啥會？驚頭殼一空个？亞無是按怎樣啊你心有餘力不足呢？」

「哎！張兄台，咱雖然是萍水相逢，亞不過一見如故，彼此非常个投機，說也無妨。只為劉備，頂無兄姐，下無弟妹，家中又偈有一位孤苦伶仃个高堂老母，而且家貧如洗，假使劉備若是為國為民，吃糧來投軍，放下高堂个老母，咁不是無人來照顧呢？所以有後顧之憂，未當挺身而出來吃糧投軍，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才會堪嘆萬千！」

「嘎！你就是為了無錢倘奉養恁老母，所以未當去吃糧投軍，按爾才治咧怨嘆哦！嘿！劉備啊，講錢仔未大扮，若欲要錢个，找我，找我，治咧涿縣，叨一个不知影殺豬个烏張飛好額人。如果你若是有這個意思欲吃糧投軍，恁老母个吃穿用，看我就好了。」

「這…，張兄台，你个盛情，劉備心領了。亞不過無恩不敢受，萍水相逢，哪好意思來打擾張兄台呢？」

「講這什麼話？少年人嘔卡簡捷咧，錢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今仔日黃巾賊來造反，聽仔說免偌久就要攻上幽州而來了，假使咱老百姓大家若不團結起來个時陣，萬一予黃巾賊攻來到幽州，人掠厝拆雞仔烏抓甲無半隻。到那個時陣，我烏張飛僑卡濟錢有啥路用咧？所以治這個緊要个關頭，有錢著要出錢，有力著要出力，所以烏黑張飛自今以後無愛殺豬，無愛賣豬肉，決定要來去吃糧投軍。我看你誠伶目呢，我袂曉講那款斯文話，什麼治咧一見如故囉，如果你有這款意思，也我嘛有這款意思，抵好缺喙仔賣蚵仔肉，密密密咧，關係恁老母以後个吃穿用，看我就好，阮兜好額人，阮兜好額人。你若有這款意思，行，對面選一間酒店，咱逗陣來去選啞兩杯呀，順繼講淡薄仔計畫，啊阮好額人咧，我會應仔將所有个錢攏總獻出來，按爾招一寡仔有志之士逗陣來去吃糧投軍，你想啥款？」

(《三國誌》第一片第六段)

筆者在進行記錄時，不斷地重複聆聽，每聽到張飛這一段「阮兜好額人」的自我表述，就禁不住會心一笑，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炫耀自己有錢，卻一點兒也不覺得令人討厭，反倒覺得這個莽張飛，真是真率得可愛。自此就被緊緊抓住，成為忠實聽眾。這也就是王子龍的功力所在，他對自己可以扣住聽眾心弦的功力，向來很有自信。

緊接著關羽出現後，張飛知道三人的目標相同後就嚷著要結義：

當劉備話剛剛來講煞个時陣，看見不甘寂寞个那一箍个烏張飛，哇哇叫巴巴叫，已經也踏到地了。「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濟。想不到我一個烏面仔，擔著一個白面仔，佻再繼一個紅面仔啊。最治咧難得，大家攏有一股个赤誠，欲來去殺黃巾賊，咱紅、烏、白三個來合倚來个時陣，遐个黃巾賊干那看就驚死，干那看就驚死。讚！讚！讚！紅面个啊！人講紅面仔快落簍，相信你个心肝原也紅个，我个面雖然是烏，但是我个心肝甲你个面同款，原仔紅个。我自我介紹，我呼做烏張飛啦，阮兜好額人，阮兜好額人，這不是家己塊展个，我自從少年个時陣劊豬，按爾為著黃巾賊欲來侵犯幽州，所以我決定要來去吃糧投軍，呀抵好擔著阮這位劉大哥劉備，他說恁老母無人照顧，厝內又佻無錢，我說看我，看我，我願肯將我个財產全部獻出來，招募鄉勇，按爾逗陣去吃糧投軍。紅面仔啊！咱大概是前世燒好香，所以一個紅面个、烏面个、白面个，今仔日治這個所在來逗陣，你若無相棄嫌，咱來結一下，咱來結一下，紅面仔、烏面仔、白面仔來結拜做兄弟，逗陣來去殺黃巾賊。來去阮兜，阮兜一個桃仔園偌婿咧呢，轉來阮兜，我劊豬宰羊，祝告天地，咱三個人燒香同咒誓，你無嫁我無娶，當天來摔破十八黃金甕仔蓋。」

(《三國誌》第二片第一段)

張飛個性魯莽，每次見有不平之事，一開口就是「哇哇叫，巴巴叫」，看看他對呂布的叫罵，盡是代替王子龍和聽眾罵出心中的不屑：

吃爸倚爸，吃母倚母个呂布，你是什麼叫峭？你是什麼款个東西？你也有彼款个資格，稱我个大哥是賢弟，也若按爾，你不就比烏張飛較大嗎？偌大？偌大？有親像干螺遐大噯？小子你啊，不想阮大哥，乃是金枝玉葉漢室个宗親，志節可嘉，誓死欲來匡扶漢室，哪有像你這个个狗子，按爾有奶就是老母，按爾代先投效丁原，恁再劊死丁原；後來投效董卓，又恁再刺死著董卓，佇遐走投無路，乎我大哥收容恁在徐州，可以說親像一尾寄生蟲同一樣，竟然敢跟我大哥稱兄道弟，你實在是欺人太甚，不但欺負著我个大哥，同時也欺負著俺張翼德。來來來來來！恁在虎牢關劊你無死，今仔日，你如果若是好叫峭哪，出來，出來外口，跟俺張飛手底下來見一下高低咧吧！

（《三國誌》第三十片第一段）

藉由直接引語的敘述話語來表現人物性格，只是其中一端，讓聽眾自行去感受，去判斷。羅貫中總是不著痕跡地利用事件來強化故事人物的形象，但王子龍進行敘述時帶著主觀的好惡，直接告訴聽眾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在文學創作上，或許被一般人認為是拙劣的技巧，可是運用在講故事時，卻是具有煽動力，可以帶動聽眾的情緒跟著說書人一起走。

王子龍對於反面人物向來是不留情面的，對於英雄人物的品德也是讚譽有加。他慣常直接在人物身上冠上形容詞，表示對該人物的不齒或敬佩。說到呂布，就說「有奶就是老母个呂布」，來批評他的數度變節；說「目矚庫庫，內衫看作內褲个呂布」，來形容呂布的不識時務；形容呂布的高傲，便說他是「高高在上，猴穿衫變成人个呂布」；連呂布寄居劉備處，表面上禮貌回請劉備，實際

是要打探虛實，王子龍就稱他是「三八假賢慧个呂布」。說到董卓，便說是「好一個野蠻成性个董卓」、「一手遮天个權奸董卓」、「剛強自負，狂妄自大个董卓」、「肥甲干那像豬公个董卓」、「色中餓鬼个董卓」；說到曹操，便說是「亂世奸雄个曹操」、「好殺成性个曹操」、「肺腑深沈个曹操」；提到劉備，就說是「仁慈蓋世个劉備」、「謙懷若谷个劉玄德」、「一諾如千金个劉玄德」、「正人君子个劉備劉玄德」、「光明磊落，坦誠無比个劉備」；提到關羽，就說是「義薄雲天个關雲長」、「忠心貫日月，義氣冲山河个關雲長」、「千金易得，一將難得个關雲長」、「忠義貫千秋，浩然正氣个關雲長」、「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个關雲長」。

王子龍講三國，基本上仍是循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線性發展，作為主要情節，但羅貫中在敘述時力求中立，採第三者的以詩為證來進行對人物行為的評論。王子龍卻是將主觀的評語直接冠在人物之前，不僅不保持中立，還刻意煽動聽眾。他以他個人的好惡心，直接感染聽眾。如此的刻意渲染，是為了保持戲劇的張力，否則就抓不住聽眾。王子龍的煽動，其實是投聽眾所好，先預期聽眾的好惡，以簡要的符號來直接引導，讓聽眾的心在聽故事時，感覺被直接擊中，完全符合他們的期待，這就是王子龍厲害之處。

三、為維護強化劉備形象的加工處理

王子龍在受訪時，坦承在研讀史書後，他對劉備的評價其實不高，甚至很不喜歡劉備。但是民間長期以來對劉備的忠孝仁德已有既定印象，又為了維護蜀漢為正統政權的觀點，以及蜀漢英雄人物關羽、張飛和諸葛亮等人效命劉備的正當性，他在講古時，會將原著中對劉備較具人性，但卻有損形象的敘述加以改變或合理化，以使聽眾認同說書人的立場、觀點和價值認定。

王子龍除了鋪陳敷演《三國演義》的情節外，對於羅貫中的某些敘述卻不見得遵循，甚至加以增刪。有時是為了更貼近史實，而加入正史的記載來補充

情節，有時卻是爲了增添戲劇性，而加入民間傳說。

在講述桃園三結義時，對於劉關張三人的排序，王子龍特意加以查證：

三個人來寫上他們詳細个年齡，以及著生辰日月。劉備二十八歲來為長，關雲長二十六歲來為二哥，烏張飛二十五歲來為之三弟。劉備个生辰日月呢，按爾小弟來考究幾部个史書，攏總無記載；關雲長个生辰日月是六月廿四，所以恩主公生日，有真濟人也來拜這個恩主公，六月廿四攏來做他个聖誕；烏張飛个生日就是八月廿三。三個志同道合个兄弟，按爾自從生時日月來擺在香案前，也怎按爾焚香來祝告天地，結義匡扶漢室。

（《三國誌》第二片第一段）

王子龍會對劉關張三人的生辰加以考據，是因為以往的說書人曾有三人協定以爬樹來決定長幼次序，說是張飛身手敏捷，三兩下就爬上樹的最高枝，關羽在樹腰，劉備則立在樹根。按理應是張飛為大哥，但劉備城府深沈，以樹的命脈在樹根為由，主張他立於最重要的部位，所以理應為首，張飛口才不如劉備便給，無法與他爭辯，只能居末，而關羽無論是哪一種排名方式，都是居中，因而也無異議。王子龍在講古時特地考據三人的「生時日月」，就是為了證明三人結義，的確是以出生前後來排序，而非如前人所說的充滿心機的過程。

王子龍為劉備辯駁：如果三人的結義過程是如此用盡心計，來日又怎能同生共死，令關羽和張飛為他效命？唯有以誠交心，無私無我，日後才讓三兄弟的友誼成為義氣的象徵為後世所景仰。王子龍為劉備辯駁有另一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劉備仁德形象的統一性和完整性。

為了使人物的形象更為完整，王子龍干預羅貫中的敘述。羅貫中寫到張松有意將西川獻予劉備，劉備初時因與劉璋為同宗兄弟，取而代之有失仁義而不肯同意，但在龐統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向龐統稱謝。但王子龍在處理這一

段時，認為劉備的恍然大悟，即有意為之，這樣有違劉備的仁德形象，因此，他在說這一段時，劉備是不管他人如何勸說，他都堅持不肯奪取西川。

後來，羅貫中寫到劉備聽取龐統的建議，先取涪城，再向成都，但是王子龍口中的劉備卻是堅持放棄西進，要先回荊州再行計議。是龐統自做主張，殺了守關二將，奪取涪關。這樣的安排自然也是為保全劉備的仁義形象。

為保全劉備形象而改動的第三處，是取得涪關後，羅貫中寫劉備設宴慶功，得意忘形，酒醉失言，隔日酒醒後，趕緊向龐統謝罪。這一段的描寫更是與劉備仁德形象完全不合，王子龍大筆一揮，盡皆刪除。

在王子龍重構的情節裡，劉備是仁人長者，堅持不肯有絲毫違背仁義之舉，因此他之所以取得西川，是在龐統一手策劃及劉璋的背棄下，不得不因應之舉。

王子龍為保全劉備的仁德形象，只要在羅貫中原著裡敘述到劉備有任何不符合仁義的行為，盡皆歸於其部屬的設計與謀畫，一概是背著劉備偷偷進行的。這樣仁德的劉備，時時以誠待人，不肯有絲毫違背仁義的想法和行為，因此在羅貫中原著第十七回敘述劉備向曹操獻韓暹和楊奉的首級，自敘是詐請二人來館飲宴議事，飲酒間，擲酒盞作為信號，使關羽和張飛殺二人於不備之際。這一段敘述劉備自承設計殺害楊奉和韓暹，與劉備的仁德形象相違背，自然也被王子龍刪除。

羅貫中在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敘述呂布攻入沛城，劉備匹馬逃難，依孫乾之言，暫且投奔曹操，途中絕糧，曾向村人求食。村人聞說是劉豫州求糧，皆爭進飲食。這是為強調劉備以德服人所安排的插曲，羅貫中還設計了一位人物劉安，是以打獵為生：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宿。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臂上肉已都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勝傷感，洒淚

上馬。⁴⁴

這段插曲是爲了突顯村民對劉備的愛戴程度，寧可殺妻供食，與曹操誤殺呂伯奢全家成一強烈對比。但這段插曲背離倫常，實在是不合理之至，只爲了供劉備一餐飽食，就殺妻以進，真是愚忠，在現代人聽來完全不合情理。呂伯奢家人磨刀的對話引起曹操的疑忌，難道劉安殺妻之舉，不曾驚動劉備？而仁德如劉備者，發現真相後，竟然只是洒淚上馬？

王子龍試圖將它合理化，詳細敷演了這一情節。他敘述劉備日夜奔逃，粒米未食，滴水未進，又擔心兄弟和家人的安全，在憂飢交迫之下，投宿劉安處時，已然病倒昏迷，奄奄一息。劉安聽說劉備若能進食，則能起死回生，但是家中貧困已無糧食，唯有犧牲妻子來保全令人敬仰的劉皇叔。於是向妻子下跪請求，希望妻子能夠成全，以救劉使君性命，日後才能解救倒懸。劉安妻子心裡幾番掙扎，終究決定遵守三從四德，依從丈夫的心願，犧牲小我來完成大我。

聽見他个家後龔氏來答應个劉安，真是又喜又悲，按爾緊緊來抱住他个家後龔氏。夫妻一場，一剎那間，也就欲來變成生離死別了。此情此景，怎不令人來同情呢？亞不格，光明磊落，提得起放得下个劉安，一旦甲決定个代誌，當然也就袂來猶疑了。招著他个家後惦在廚房而來，自將一支个刀就按爾丟予他龔氏。好一个巾幗女英豪个龔氏，為著完成厝婿个大仁大義，竟然惦在廚房个所在，叫一聲：「郎君，永別了！」歸支个菜刀也就按爾對上家己个領頸來割下去了。（配樂）

平凡中來見出著不平凡个劉安厝某，會當犧牲自己个性命，欲來解救彼位國家棟樑，萬民所來鵠望，仁慈个長者劉使君，這種个精神，怎不令人佩服甲五體投地呢！劉安个家後龔氏雖然來死，亞不格他死得芳名千古，雖死猶榮。

⁴⁴ 羅貫中，《三國演義》，157~158 頁，漢風出版社，1995 年

話格再講倒轉來，一個人欲做甲予他甘心殺恁某肉來供奉著他，確實也無簡單，自從歷代以來，除了這位仁慈蓋世个劉使君以外，已經別無先例了。

（《三國誌》第四十三片第一、二段）

而孫乾等人只道劉安端出的是獵來的獸肉，不疑有他，予以餵食劉備。飽餐一頓，又休眠一夜的劉備隔日離去前爲了向劉安告辭，找到劉安正在一座新墳前哭泣。從劉安母親的口中得知真相的劉備哭得比劉安更傷心：

平常時愛民如子，惜卒如孫，連飛禽走獸，他都不忍心來殺生了，想不到他來吃劉安家後龔氏个肉，實是太令人不可思議，太令人不可思議。比死更加難過个劉使君，按爾雄雄跑來到劉安个面頭前，拉住著劉安，只干那叫聲：「劉兄台！」話已經講不出來，抱住著這位劉安，按爾哭得甲死去活來。

好一名非常超凡个劉安，內心上雖然是肝腸寸斷，亞不格看見劉使君這款个痛哭流涕，反倒轉非常个不忍，再三來安慰劉使君：人既死不能復生，話格再講倒轉來，會當保全劉使君有用之軀，來日不知道要為國家，為萬民建立多少豐功偉績。他个家後雖然是死，猶原死而無怨了，希望劉使君節哀為重了。

（《三國誌》第四十三片第二段）

在劉安、劉母和眾人的勸解下，劉備再三表明若能存活性命，必不忘其大恩後，才上馬離去。但凡與劉備有關的事蹟，王子龍必設法使它盡量合情合理，雖然在目前看來不合情理的行爲，但王子龍認爲在封建時代的人民的確可能會爲了顧全大局而犧牲自己的性命。

王子龍承認在講三國時，爲了達到效果，要極力維護聽眾心中偶像的形象，

必須做刻意的安排。雖然他在查閱史書之後，明知劉備和曹操並不完全似民間所流傳的形象，但他還是得為顧及形象的統一和完整性，而加以改編。王子龍也承認他在講古時對曹操並不公平，只強調曹操奸險凶殘的一面，對他的才華略而不提。同樣的，他對周瑜也不公平，為了突顯諸葛孔明經天緯地的才能，將周瑜塑造成剛愎浮躁、自作聰明的形象，使二人形成明顯的對比。

四、加入《三國因》的果報觀

王子龍對三國人物之間的紛紛擾擾，以《三國因》的果報關係來詮釋，《三國因》源自《三國志平話》，說的是司馬重湘為屢試不第的秀才，因懷才不遇，指天罵地，得罪了陰司，被十殿閻君派小鬼抓入陰間。司馬重湘仍是不服，為顯顯自己的才能，便接下陰間最難斷的案子—秦末群雄的紛爭，自楚漢相爭，一直爭到陰間地府尚未了斷，因此司馬重湘命他們轉世投胎，來到三國再行了斷恩怨。王子龍在講述人物時，便不時加入《三國因》的典故，說明哪一位英雄轉世成為三國的人物，譬如：周瑜是陳平投胎轉世，只因前世陳平氣死范增，因此轉世後，陳平化身為周瑜，范增投胎為孔明，而周瑜被諸葛孔明活活氣死，全是因果報應。王子龍據以詮釋「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認為這是前世的糾葛。

加入《三國因》來詮釋人物關係，看似有些迷信，但是當羅貫中《三國演義》裡敘述李肅誑騙董卓回長安受禪的路上，不斷出現凶兆，遇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又聽到小兒唱唸寓含「董氏不得生」的童謠，再見到青袍道人，皆預言董卓即將遇害，這整段盡皆被王子龍刪除。在劉備接受龐統建議，假意要自蜀返荊州，蜀中名將楊懷、高沛身懷利刀來送行，龐統見旋風吹倒馬前帥字旗，認為是必有人行刺的預兆，這一段的敘述亦被王子龍省略。

王子龍自稱反對迷信，主張「問心敬神」，而非盲目崇拜，強調「凡人心即

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由此可見，王子龍雖然受民間信仰影響，具有濃厚的福禍果報的思想，但卻在節目中設法導正民間迷信的迷思，將可能的誤導刻意省略。

相信因果報應，卻又反對迷信，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矛盾。其實王子龍要強調的是宗教信仰雖然可以成爲民間穩定人心的力量，勸化眾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宗教因果報應論成爲維持人間秩序的力量，但凡事不可過度，如果認爲求神拜佛，即可保佑飛黃騰達，福澤綿長，卻不修個人道德，或過度相信吉凶徵兆之說，反而可能誤信歹人而速禍，因此在節目中便刻意刪除與因果無關的凶兆預告的情節。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集合歷代說書人的虛構藝術撰寫而成的整理本，主要是供閱讀使用，較爲精簡，到了近代，卻成爲說書人說三國的底本。羅貫中針對史實，虛構了事件情節和人物對話；王子龍講古主要接受者是聽眾，爲了在聽書的同時達到身歷其境的效果，必然要借助聲音語言的渲染力，更據《三國演義》予以再度加工，進一步擴大虛構人物的形象和事件的合理化，深入細膩的描述，將個人的價值觀注入其中，經由語言的傳播，對聽眾產生直接影響。

第三節 兩岸聲音文本《三國誌》與《三國演義》的比較

海峽兩岸封閉五十年，三國故事卻各自在兩岸流傳，兩岸的說書家在未曾交流、相互參考的情況下，所說的三國故事是否有所不同？大陸評書名家袁闊成及連麗如晚年的代表名作《三國演義》亦是以羅貫中的文本為基本架構，加以詮釋、表演而成的聲音文本。在不同的語言系統下所發展出來的聲音文本究竟有何差異？在此將袁潤成和連麗如的作品與王子龍作一比較。

袁闊成生於一九二九年，是大陸家喻戶曉的評書表演藝術家，於一九八四年在中央電台連播的《三國演義》，是他依據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同時參考《三國志》、《三國史話》、《三國故事》、《三國縱橫談》、古本唱詞《三國演義》等書，並且吸取南北評書名家的精華，前後共花費五年的時間錄製而成，獲得廣大聽眾的熱烈回應，是袁潤成表演藝術道路上輝煌的頂峰。

連麗如，一九四二年出生於北京，原名連桂霞。她的長篇評書《三國演義》是跟隨以評書揚名的父親連闊如學習而來。而更改姓名之舉，是借鏡揚州評話名家王少堂將評話藝術傳給孫女王麗堂，用以表明傳承的強烈意志。一九五三年十月，連潤如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錄製的《三國演義》，卻在文化大革命時付之一炬。現今僅能以坊間出版的連麗如的《三國演義》和袁潤成的《三國演義》來和王子龍做個比較，看看兩岸之間的說三國有何差異。

一、故事結構和內容的差異

王子龍的《三國誌》有三〇五集，每集長度含廣告約一小時；袁潤成的《三國演義》有三六五集，每集約三十分鐘；連麗如的《三國演義》有三百集，每集約二十五分鐘。三人皆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作為底本，再加以增刪，彼此間雖不曾互相觀摩，卻不約而同將一百二十回的《三國演義》，分成三百多集

來講述。雖然每集的長度不同，但所使用敘事時間卻相近。如此相似的結構主要是同樣都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為藍本，並受到在廣播電台播出的限制，只能以每集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來播出，不約而同所採取的分段方式。

三人都是在觀眾缺席的情況下，在電台進行說書預錄，自說自話，對情緒氣氛的掌控十分重要，必須揣想聽眾對每一個環節的反應，要嚴格遵守時間的限制，演播內容要引人入勝，語言要生動精煉，這是共同的特色。但每一集的敘述時間長度，三個人各自不同，也就造成三人對歷史事件的描述詳略不同。

1. 開頭與結尾模式的差異

王子龍的《三國誌》，每集合廣告時間約一小時，得再分為四段播出。因此王子龍在每一段得製造個小小的懸念，即評書所謂的「扣子」，以扣住聽眾的心，讓他們留在收音機旁，以免錯過下一段的解扣，也達到將藥品廣告傳達給聽眾的目的。在每一集節目近尾聲時，再設置一個較大的懸念，以吸引聽眾第二天繼續收聽。因為每一段、每一集都有過場音樂陪襯，加上王子龍慣用的開頭和結尾的模式，其間還結合藥品廣告，所以王子龍的講古，每一集的頭尾都有很清楚的模式。

袁闊成在大陸播出的《三國演義》，每集僅三十分鐘，連麗如的《三國演義》每集約二十五分鐘，因為中間都不插播廣告，內容就可以一氣呵成，只須在每集賣個關子，讓聽眾下一集繼續收聽。連麗如在每一集的開頭會講「上一回說……」，結尾時必定是「到底……，下回再說！」開頭和結尾的模式非常明確。相對的，袁潤成的說書在開頭與結尾都沒有清楚的符號，一集一集之間故事相互銜接，連貫而下，如果不仔細分辨，可能會長篇續聽下去。這或許是因為連麗如一直鼓吹維護書場說書，因此堅持每一回都要有清楚固定的模式，而袁潤成嘗試革新評書表演形式，由書場到劇場，進入廣播和電視，對於開頭和結尾的模式也直接改革。

從三人說書的時間長度可知，在古代，是以適合一次現場演出的內容作為一個回目，現代因為說書進入廣播，對回目的概念宜改以適合廣播節目一次播出為主。

2. 表演內容的差異

王子龍以廣播播音員的背景來從事講古，也將廣播劇的技巧運用在節目裡，隨著講古內容情節變化加上了背景配樂來提高氣氛，每一段還間隔有過場音樂；而袁闊成和連麗如出身於現場評書演員，也將說書工具帶進錄音間，聽書時不只聽到說書人清脆的聲音，偶爾會穿插醒木的拍案聲。

連麗如承襲其父的工夫，連濶如具有紮實的武術基礎，重視說功、做功和打功，擅長以馬跑、馬嘶等口技來輔助表演，使他的表演自成一家。因此在三人之中，唯獨連麗如展現口技的表演，尤其在戰場攻伐間，單純以肉聲來模擬廝殺和馬鳴聲；描述打鬥場面時，會細述人物的每個武打動作，彷彿做現場實況轉播一般，讓聽眾如同身歷其境。

袁濶成和連麗如對於人物出場時的「開臉」，猶如戲劇表演時的「亮相」，有極細膩的肖像描寫，從頭到腳依次交代，將頭上戴的，身上穿的，腰間圍的，足下蹬的，具體細部描述，使用程序化的貫口詞或詩賦贊，像連珠砲般一股腦兒傾出，初聽時叫人驚艷，人物相貌清晰鮮明，如在眼前。而王子龍講古時，除了關羽的形象描寫會使用《明聖經》的經文來做為描述的程式外，人物開臉多依原著描寫，較少突破。

由此可見，說書人如此精煉程式化的語言為人物開臉，來自藝人拜師學藝，口傳心授，透過師徒的琢磨相襲使用，才能具有如此的功力，更可見出王子龍的說書毫無師承，全憑自己摸索。

3. 故事內容的比較

王子龍《三國誌》故事情節的推展主要根據《三國演義》的發展來進行，如果僅以情節發展來比較，可說是忠實於羅貫中的原著。袁濶成的內容也是比較忠實於原著，但前半部書中刪掉原著的桃園三結義、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人犯長安和李傕郭汜大交兵等三段情節，而在後半部書下工夫，尤其是以十八集的長度密敘七擒孟獲和以五十八集的長度密敘六出祁山，最為精彩。連麗如的敘事時間是三人中最少的，講到後半部書較簡略，刪除了七擒孟獲的情節，六出祁山也只有十集左右。

二、敘述速度的比較

袁濶成的《三國演義》共三六五集，每集約三十分鐘，以平均密度而言，將三國之間約九十七年的歷史，平均一集約含三個多月的故事時間；連麗如的《三國演義》共三百集，每集約二十五分鐘，平均密度為一集含將近四個月的故事時間，而王子龍的《三國誌》共三〇五集，每集扣除廣告約為四十二分鐘，平均每一集含有將近四個月的故事時間。因此三人敘述的平均密度非常相近，穩定步調是相當的。

若從敘述速度來比較，袁濶成將「王司徒巧使美人計」、「董卓伏誅萬民同慶」以兩集約六十分鐘時間來敘述，連麗如花了四集約一〇〇分鐘的敘述時間，王子龍卻是以六集的長度，約二五〇分鐘來敘述，三者之間的疏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袁濶成和連麗如受限於每集的時間長度，盡量將重要歷史事件在一集內完成敘述，即使是呂布戲貂蟬、刺董卓的如此富戲劇化的情節，用王子龍的話來說是「三國誌裡的大件頭」，袁濶成也只不過以二集的長度來敘述。在一開頭就將王允和貂蟬巧訂連環計的計謀內容，全盤從王允口中說予貂蟬知悉，自然連

聽眾也瞭然於心。袁闢成沒有做太細密的敘述，只對呂布的心情做簡單的描述，至於貂蟬、董卓和王允等人，都只有動作及少數單一句的心理描述，由敘述者簡要交代。連麗如則較袁闢成多了一些人物心理描述，但又不及王子龍的描述細膩。

當王允先許貂蟬予呂布，卻又獻給董卓，呂布聞訊找王允計較，王允誣稱董卓帶貂蟬回府，是爲了與呂布成親。在此各舉一段說書內容來比較三人如何敘述呂布匆匆進太師府打探消息的情景：

呂布趕快從司徒府回到董卓這兒來，進門一問：「相國何在？」

有人告訴他，說相國昨天晚上納了一個美妾，現在還沒起呢！

「哼！」呂布當時就火了，大大步就問內宅來了。他闖進內宅一看，貂蟬坐在那兒正梳頭呢！董卓果然沒起。

貂蟬從鏡子裡看見呂布來了，她立刻眉峰緊鎖，裝出了個愁苦的樣子，眼含著熱淚。

呂布一看，這哪兒受得了，他一撩簾子就進了屋，他想要問問貂蟬，還沒等說話，董卓打裡頭出來了。

「咦？我兒奉先，為何來得這樣早？」

他這一問，貂蟬站起來迴避，其實貂蟬沒走，她站在那個隱屏後面，看著呂布。她看著呂布，指了指自己的心，指指呂布，又指了一指老賊，那意思我已經身許將軍，可是叫這老賊給霸佔了。呂布全明白了，他強按著怒火，在這兒站著，董卓還一個勁兒跟他說話，說了半天哪，他一句都沒聽進去，只是用哼哈地答應。

董卓納悶：怎麼了這人？兩隻眼睛直勾勾的，你在看什麼呀？董卓一回頭，貂蟬在那兒站著呢！

「啊哈！喔！小奴才，窺看我的愛姬，是何禮也？滾了出去！」

呂布氣哼哼地一跺腳，啪—！把簾子一甩，走了！……

（袁濶成《三國演義》第十集）

這一夜，呂布翻來覆去都沒睡著覺。第二天早上，趕緊起來，急急忙忙到相府去打聽。一進門，看相府一點兒變化都沒有。望裡走，碰到人倒是不少，怎麼沒人跟我呂布道喜呀？應該跟我說，將軍您大喜啊！昨天太師把司徒大人的女兒帶回府中，準備給您鬧洞房成親，您大喜啊！怎麼一句都聽不見呢？呂布非常奇怪，就走到中堂。中堂裡，董卓的幾個侍妾過來給呂布見禮：「拜見溫侯！」

「太師何在？」

「啊！您問太師呀，昨天夜裡接回新人，跟新人共寢，還沒有起床呢！呂將軍，請您落坐，稍候片刻。」

「啊—呀！」呂布一聽，是勃然大怒啊！身為大丈夫，這是奪妻之恨哪！呂布噠噠噠走到董卓的臥房，悄然無聲，然後繞到後邊，偷偷望裡面一看，這時候，貂蟬已經起來了，正坐在窗前梳頭。

貂蟬一邊梳頭，一邊望外看，突然間，看見窗下水池中照出一個人影，此人又高又大，頭戴束髮冠，心中明白：這是呂布啊！側目一瞧，果然是溫侯到了。貂蟬雙眉一蹙，面帶憂愁，拿起手帕擦眼淚。呂布看了，呂布當時心都碎了，偷看了半天，才慢慢地退出去。過了一會兒，呂布猜測董卓這時候董卓已經起來了，就二次來到中堂，果然董卓正在那兒坐著。呂布只好進去了，還沒說話呢，董卓看見呂布了，「奉先，外邊沒事吧？」

「無事！」呂布嘴裡雖然說無事，心裡卻說：外邊是沒事，咱們裡邊的事可不小啊！呂布沒有辦法，就在董卓身邊站著。

有人侍候董卓漱口吃茶，然後董卓要用早飯。說早飯，可就到了午飯的

時候了。突然間發現，這呂布眼睛往繡簾裡邊瞧。

因為呂布，雖然在這兒站著，心中惦記著貂蟬，兩隻眼睛正在繡簾裡邊看。渺渺茫茫，看一個女人走過來走過去，有時稍微露出一點兒臉來，以目送情。貂蟬看一眼呂布，呂布知道貂蟬看自己，是魂不守舍，這魂靈唰地一下，早就飄飄蕩蕩，飄到貂蟬的身邊。

董卓一看，心說你這兩隻眼睛老往裡瞧幹什麼呀？董卓不高興了，哦！這是看我新納的愛妾。想到這兒，董卓把臉往下一沈，「奉先啊！你要沒什麼事，就退出去吧！」

呂布沒有辦法，只好點頭答應一聲，慢慢地就退了出去。……

（連麗如《三國演義》第十五集）

亞不過他失望了，按彼一英暗一直來等，按爾等到隔轉日，已經來東方發白了，猶恪等無太師府个消息，使得這位生性魯莽有勇無謀个呂布，按爾急得甲親像鼎上个狗蟻，究竟這是所因何故呢？猛然中間个呂布，按爾想起著一件个代誌，急甲跳腳蹠地了，這個个老奸賊董卓，猶原是色中个餓鬼，莫非是目矚割刀甲他看到嬌查某囡仔著欲愛，按爾見到著彼位个貂蟬，如花似玉，傾國傾城，所以色迷心竅，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若真是按爾咧，他就菜頭擗到去一糶了！

按爾想到這點个呂布，袂輸干那親像瘋狂个瘋狗同一樣，按爾來不及裝扮，一口氣也就拚對太師府來了。（音樂）

日上三竿了，急忙忙个呂布，拚來到著太師府个中堂，猶原也無看到董卓到在中堂而來，使得呂布急得甲跳腳蹠地。趕緊來詢問雙旁个親隨人等，難道日上三竿，董太師也袂來起床嗎？看見到雙旁个親隨人等，面帶微笑，趕緊來叫一聲：「溫侯啊！昨夜个太師爺來得到一位麗質天生，傾國傾城个佳玉女，正正甲彼位佳人玉女來完成秦晉之好，哪有這爾仔

早就來起床呢？上第一緊到中畫，看會出來到著中堂未？」

哎—嗟—！（音樂）倂損一下繼跛腳，當場个呂布差一點就昏倒在地了。內心上个怨恨是可想而知了，按爾怒沖沖繼拚對後堂而來了。雖然太師府戒備森嚴，亞不倂這位溫侯呂布，乃是老奸臣董卓个親隨，又倂是他心腹个螟蛉義子，當然就秋毫無犯，無阻無礙，一聲繼撞來到後閣个所在。當撞入來到後閣，惦在西窗前來看對內面入去，看見有一位婀娜多姿个佳人，好像剛剛來起床同一樣，正正面對銅鏡來治咧梳妝打扮。身軀邊又倂再有四五名个幼嫻，按爾七手八腳，按爾梳頭毛來治咧梳頭毛，按爾為她來治咧抹水粉來治咧抹水粉。詳細一咧看个呂布，銅鏡中个佳人不是彼位思思念念个貂蟬，還有啥咪人呢？看見她干那像一朵个花來謝去同一樣个貂蟬，面容憔悴，神色黯淡，而且干那親像有難言个苦衷同一樣，兩蕊个杏眼，來流出著滴滴干那像珍珠同一樣个珠淚了。使得治咧珠簾外跤口个呂布，看得甲清清楚楚，看得甲明明白白，歸粒个心肝強強欲來碎去，歸粒个心肝強強欲來糊去了。

原來面對銅鏡个貂蟬，按爾由銅鏡中來反射，已經看見到著距離不遠个珠簾外，來站住一位雄糾糾氣昂昂个大漢，使得聰明機警个貂蟬，心肝頭按爾咩仔一下，一手遮天當道弄權，董太師个後閣香閨，為怎樣出現一位个大漢呢？詳細一下看，不是彼位个呂布還有啥咪人呢？看見著呂布怒沖沖出現惦在後閣个珠簾外，靈機一動，計上心來个貂蟬，雖然是一名个弱女子，亞不倂她个忠心赤膽豪氣干雲是不讓鬚眉，受到著彼位恩同再造个義父王司徒王允个所託，絕對不敢來耽誤連環計个進行。所以面對銅鏡，裝成非常个可憐，裝成非常个淒慘，按爾傷心个珠淚滴滴落面門。這也就難怪，距離不遠惦在珠簾外，彼位色中餽鬼个呂布，按爾又惋惜又痛絕，內心上來怨恨彼一個董奸賊董卓，是可想而知了。

亞不倂有奶就是老母个呂布，投鼠忌器，予他董卓已經壓真落底了。內心上雖然是憤怒到了極點，但是猶原無奈他何了。親像壁上來畫一个餅，

看有吃無个呂布，按爾看得甲目不轉睛，看由當入神个時陣，無張無池聽到繡閣个房門來打開，一聲个乾嗽，「咳哼！」（音樂）

原來彼個色中餓鬼个亂世奸雄董卓已經來精神了。當他嘍好起床个時陣，看見著彼位心腹个呂布，按爾站恹在珠簾外，「噯？」干那親像天吊神同一樣，按爾目睷一直看對內面入去，看得甲連轉輪都無轉輪，使得這個老奸巨猾肺腑深个董卓，按爾一時好奇心起，也繼對著他个眼神來越過去，「噯—？」呂布治咧看个方向，正正昨日他剛剛所來得到彼位天仙玉女个貂蟬，坐恹在銅鏡前咧梳妝打扮，好一個个呂布，真是色膽包天，竟然甲天借膽，敢來偷看他心肝美人呀！使得這名亂世奸雄个董卓，內心上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亞不恪，他畢竟是一隻个老狐狸，他真知影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今仔日他有這款个地位，今仔日會當挾天子以令諸侯，盡皆是出自這位呂布个驍勇，萬一若為著芝麻个小事，父子來反目成仇，到彼個時陣因小失大，也就反為不妙了。所以故意咳一下咳嗽，自將樓閣个房門來打開，使得彼位个呂布猛然來驚醒了。亞按爾做賊心虛个呂布，神色非常个慌張，畢竟已經驚這名个老奸賊落底了。內心上雖然怨恨到了極點，表面上猶原誠惶誠恐，來叩請義父个金安。

「噯！奉先，外跂口咁有啥咪代誌嗎？」

「阿阿阿…，義父，外跂口無啥咪代誌，無啥咪代誌。」

「噯！既然若是無啥咪代誌，你就退下去，義父今仔日感覺人無寡外爽快，猶原無袂到在中堂來料理代誌。以後若是無義父个命令，不准私自到在後閣而來，退下去吧！」

「阿阿阿…，是，是，是—！」（音樂）

親像挾尾狗同一樣，唯命是從个呂布，按爾忿忿不平，轉一下身，拖著他沈重个腳步，也繼踏離開太師府个後閣了。內心上親像千波萬浪同一樣，按爾翻騰不已，照說爭妻奪嫡，見死流年，他無論怎樣拚命也著愛甲他董卓來同歸盡了。亞不恪枉顧廉恥，見利忘義个呂布，早當日，為

了受到董卓來甲他買收，也就心肝抓坦橫來刺死了彼名个丁原丁刺史。由此可見，這一個个呂布，猶原是陰晴不定反覆个小人。投鼠忌器，卡使他若是對彼個董卓不利个時陣，一切个前程也全部來烏有了。也就為了這錯綜複雜个關係，使得這個个呂布又怨恨又倖不敢來動手，內心上干那像滾螺仔糜同一樣，七上八下，垂頭喪志，無精打彩，也就對上溫侯府來倒轉去了。(音樂)

(王子龍《三國誌》第十九片第五段)

同一段的情節，三人以不同的時間長度和字數來敘述。由前引的三段，可以看到袁濶成採全知的觀點，以三六六個字，描述呂布、貂蟬和董卓的互動，中間僅有二句描述董卓的心理獨白。連麗如則對三個人都有心理獨白的描寫，尤其以呂布為多，共使用了六九八個字。王子龍在這一段講了一八七八個字，董卓、呂布、貂蟬是各懷鬼胎，他最擅長深入描述人物的心理，幾乎是以特寫鏡頭，仔細敘述三人各自微細的心理變化，並且為了使之合情合理，對於人物行為作了許多的解釋。除了敘述更為細膩外，王子龍無處不在的評論，也是相當特立獨行，不同於大陸說書家的特色，

說三國裡的另一個「大件頭」—關雲長千里尋兄的過程，袁濶成以「掛印封金關羽尋兄、辭曹操灞橋挑袍、東嶺關刀劈孔秀、展神勇連闖三關、過五關千里走單騎、汝南尋兄義收關倉、斬蔡陽兄弟釋疑、古城會張飛賠罪」，共八集的時間來鋪敘，連麗如以九集的時間來敘述，而王子龍則以十一集來敘述，就比例而言，二人都深受羅貫中的引導，羅貫中詳細密敘的情節，二人也採相同的態度來處理。

三、教化功能的著重點不同

袁闊成和連麗如的《三國演義》具有評書的共同特色，隨時穿插對歷史典故、故事所提及的事物的解說，可以發揮教育的功能。例如，袁濶成在講述何進鳩殺董太后時，便向聽眾解釋什麼叫做鳩酒及何謂「垂簾聽政」；在張飛怒鞭督郵一節，即簡單說明督郵的職掌；在敘述李儒以「絕纓會」勸諫董卓時，便講述「絕纓會」的典故；連麗如在敘述王允和貂蟬巧設連環計時，順便解釋貂蟬的來歷，在講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回信給劉備提到自己讀春秋，「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便敘述春秋時代左伯桃和羊角哀生死之交的義氣，由此可見收聽評書果真可以增廣見聞。

對王子龍而言，他的講古教化意義著重在做人的道理，重視教忠教孝；並肩負起歷史解釋的任務，更藉由講古傳達漢學優美的文化氣息。比較少聽到他對於事物作特別的名詞解釋，唯對歷史典故有較多引述和評論，對書中人物有不忠不義的行為，更是大加撻伐。

四、評論的方式和立場不同

評書最爲重要的就在一個「評」字，透過評人物、評事件、評情理等等，來傳達說書人的價值觀。要評得正確，評得不偏不頗，評得恰如其分，並非易事。王子龍在講古時，時時會插入整段性的公開評論，對於忠孝精神的表揚及不忠不孝行為的批判，會不斷地重複出現；袁闊成的評書裡，卻聽不到公開性的評論，而是將對人物事件的評點，放入情節的詮釋裡，隨著故事推展，從人物的對話和心理的描述而隱隱呈現袁闊成的價值觀。連麗如則是時時插入簡短評論，她和袁濶成在講到書中人物有往來的書信或詩文時，會先將原文唸過一遍，再逐句說明，袁濶成只是解釋文意，連麗如則是邊解釋邊加入評論。

從王子龍和袁闊成、連麗如對事件、人物的評論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受中華文化的影響，王子龍的評論注重人情義理，而袁闊成所謂的古書新講，在評書中加入了新時代的意義，會刻意去破除人們對諸葛亮的盲目崇拜，將其神算的能力，加以科學的解釋。連麗如則一反羅貫中和歷代說書人擁劉反曹的立場，在說書中時時誇獎曹操的英明果斷，認為劉備比不上曹操。她的父親連潤如會用心研習歷史唯物主義，並將習得的觀點編入評書中，連麗如的評書也呈現相同的觀點。從袁潤成和連麗如的評書裡，我們可以看到兩岸不同意識型態的影響。

王子龍依循羅貫中《三國演義》，承繼朱熹以蜀漢為正統的觀點，在講古時力求擁劉反曹；袁闊成和連麗如捨棄原書擁劉反曹的觀點，並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品評人物，因此和王子龍的觀點大異其趣，在不改變原書的輪廓下，力求破除封建迷信與荒誕不稽的情節描述，改以現代的解釋和觀點。

王子龍、袁闊成和連麗如都著重人物的刻劃，對關羽的忠義形象都極為成功，但王子龍為塑造關羽的形象，還加入了宗教的經書文字來詮釋，並強調關公的精神受人民的景仰而能受萬世的香火祭祀；袁闊成和連麗如雖也強調關公忠義剛勇的形象塑造，但反對歷代為擁護統治者的地位，而強加在關公事件的神化情節。

在桃園三結義一節，王子龍極盡描述之能事，透過劉關張三人的對話去突顯三人不同的性格，對三人長幼排序的先後，王子龍還特別加了一段說明，駁斥其他說書人以爬樹來定長幼的說法。連麗如則忠於羅貫中原著，依樣敘述三人相遇結拜的過程；至於袁潤成則直接自督郵巡視安喜縣，劉備任職縣尉開始講起，只簡單倒敘劉備有二名結拜兄弟，名叫關羽和張飛，三人立誓為國除奸盡忠，以短短數語簡略帶過。

說到關羽走麥城一節，三人的表現方法各自不同。王子龍再度干預羅貫中的敘述，原著敘述關羽兵敗時，是軍心盡變，皆應荊州家人的呼喊而去，王子龍卻是安排殘兵受關羽精神感召力戰到最後。他除了讚揚關羽忠勇不屈，還為

關羽翻案。民間傳說關羽因嫉妒周倉的腳底有毛可飛天，趁他睡覺時偷偷拔除，致使周倉在關羽危急時，一時心急想飛去搶救，卻墜城而亡。王子龍對這種冒瀆關公的傳說提出嚴正的駁斥。

在關公父子遇害後，王子龍除了詳敘玉泉山顯靈的情節，還加了一段評論：

故事來聽到這站呢，猶格有一段个插曲，有一段个插曲。啥咪插曲呢？這個插曲呢也就是說，拜這個關公个人呢，曾經拜得甲人相爭，喔一，也有个爭得甲領仔頸筋遮爾仔大條，爭得甲面紅耳赤，曾經打電話予小弟，講叫小弟甲您評評理，按爾使小弟不知欲按怎來回答。爭按怎呢？有爭說關公就是恩主公，最高个高神就對了，也有佛教个信徒就說：哪有彼格代誌？關公就是阮佛教觀世音菩薩座前个護法啦！按爾爭得甲領仔頸筋遮爾仔大條，講叫小弟得加您做一個公道，小弟不知影欲按怎樣仔講呢？

不過根據小弟所知影呢，在這個關公明聖經裡面曾經有一句个經典，這句个經典呢，小弟會當讀出來甲聽眾朋友做一個參考。說「明者，如同日月普照乾坤無物不到，使我心性常懷不昧，靈臺潔淨，打掃如同寶鏡一般明心鑒性。故曰明聖經。明聖經本係夢與玉泉寺僧，僧醒而傳述也。」只干那憑這幾句个經語呢，也就會當知影這本个明聖經，也就出於玉泉寺僧，玉泉寺僧當然是咱現在治咧講个這個普淨禪師。可能有這段因緣个起見呢，所以才有真多个佛教家按爾自將關公呢按爾刻成神像，按爾坐鎮愴在大雄寶殿為之護法。

亞不格，關公个忠義呢是千秋萬世人人來敬仰哩，當然呢也就有另外人來甲他尊敬，另外來甲奉拜，所以關公个廟宇呢遍及全省，也有人來尊稱是山西夫子，也有人來尊稱是協天上帝，更加有人來尊稱是中天至聖玄靈高上帝，大部分个人攏總尊稱是恩主公。這個恩主个意思也就是阮心目中个神靈，也就讚揚他超凡个人格，可以來做為典世个楷模。

亞不倂不管怎樣，不管關公是佛教中个護法，抑是山西夫子、協天上帝、或者是玄靈高上帝，咱只要來尊拜他，就是尊仰他个忠義，干那親像關公个經典內面有一句話治咧講：「敬神如在須誠敬」，就是說拜神是拜一點心爾爾，按爾拜神拜得甲人治咧相罵个時陣，哪裡著愛拜神？相信神靈赫赫在天有靈个關公，更加不希望說虔誠信仰他个信徒呢，按爾拜神拜得甲人治咧相罵。這是一段關公做神个插曲。（《三國誌》第一四二片第一段）

王子龍的評論裡時時不忘隨機教育，不只解釋關公信仰的由來，還用心為聽眾排解宗教糾紛。歷史英雄因個人的人格或精神受到人民景仰，常有死後升格為神庇佑民間的傳說，在王子龍的想法裡，宗教信仰和迷信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玉泉山關公顯靈是關公神化的最早傳說，是人民對關羽的崇拜心理使他神格化，因此這段傳說並非渲染迷信。

連麗如講關公走麥城一節，就先敘明但凡說書時，最不願講的就是「關雲長敗走麥城」這一段，沒有人喜歡關羽遇害的過程，說的人沈痛，聽的人難過，但對於玉泉山顯聖一事，仍是依循羅貫中的敘述。袁濶成則盡刪該節，還特地加了一段評論，斥玉泉山顯聖是迷信傳說，認為關羽受各代皇帝封祀是各代皇帝為了鞏固封建威權的利益考量，他還特別以一集的長度來「評功論過話雲長」，自關羽的出身講起，關羽本姓夏，因殺人逃亡而改名換姓，到各地除暴安良，講到與劉備、張飛結義，立下鴻圖大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苦讀春秋，精求武藝，可惜劉備霸業未成，關羽先遭東吳殺害。袁濶成認為關羽是文武雙全的帥才，不可多得的大將，只可惜剛愎自用，大意輕敵，成為他的致命缺點。

五、破除迷信的努力

在破除迷信的努力上，三人在遇到羅貫中有關讖語或凶兆等敘述時都會略過，除了原書中敘述李肅誑騙董卓回京的路途中所見的凶兆的段落被省略外，原書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斬于吉」、第六十八回「左慈擲盃戲曹操」、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輅知機」，袁濶成和連麗如都選擇刪除該寓含方術迷信的情節，但王子龍選擇保留，卻是另作詮釋。

王子龍詮釋小霸王孫策無法忍受于吉比他能力更強，更得民心，因而埋下殺機。而于吉早已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他必須被害歸天才能使孫策心神錯亂，英年早逝，孫策必須早夭才能讓孫權繼承父兄之業，而成日後三國鼎立的局勢。這是三國因早已定下的定數，不可違逆。對於「左慈擲盃戲曹操」和「卜周易管輅知機」，曹操受左慈驚嚇成疾，得管輅點悟其為幻術，心安而病癒，其間數度求卜，管輅只以隱語回應，再三強調天機不可洩露。該段情節的保留著重在預告天數的隱語，其實是一種預敘，王子龍還特別針對管輅所卜天下之事的隱語：「定軍之南，傷折一股；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加以補充性評論，說明日後在定軍山折損大將夏侯淵，應驗了「定軍之南，傷折一股。」但對「三八縱橫，黃豬遇虎」的解釋則與原著不同，羅貫中寫道：「三八縱橫」，指建安二十四年；「黃豬遇虎」，指歲在己亥正月。王子龍解釋該二句指的是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橫行二十四年，豬入虎口，應驗其惡貫滿盈，壽命該終。從《三國誌》裡可以看到王子龍不願突顯迷信，以免誤導聽眾受江湖術士矇騙，卻又時時顯露人事窮通自有定數的天命觀。

經由以上的比較，可以說明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問世之後，後世說書人都以它為藍本，在不更改原書的輪廓下，每位說書人以自己的方式不斷予以豐富和發展，而成為個人的特色。因此雖然講的是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的題材，

但說書人能以各自的敘事模式，去詮釋故事情節，符合聽眾的心理期待，而使得同一題材能夠被一說再說，歷久彌新。三人說三國故事，在結構上雖大同小異，但在聽故事時，筆者發現：個人仍較偏好王子龍的《三國誌》，他極力地引導聽眾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費心的長篇評論，都能引發筆者共鳴。因此筆者認為：說書，還是得要加入敘事者主觀的評論，才比較好聽，比較能吸引聽眾。

第四章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的敘事之美

講古之所以受歡迎，除了滿足了人類愛聽故事的心理需求外，更因為講古仙所創造的英雄形象，所使用的表演形式和語言風格，故事內容所包含的社會風俗、人生哲理及道德觀念，符合人們的審美心理。故事中的美學選擇是講古仙價值觀的投射，當我們欣賞一部書，不僅是因為這部書精彩好聽，更由於從聽書中可以與講古仙交流我們所認同的生命智慧。王子龍生長在臺灣，但他的講古作品不只在臺灣擁有廣大的聽眾，亦受到大陸閩南金三角一帶民眾的歡迎，由此可見，臺灣和大陸閩南地區，在共通的語言的環境下，雖然相隔數十年不曾交流，卻仍擁有相同的審美態勢，其背後有著長久集體共構的文化意識，不會因政治阻隔就輕易改變。所以王子龍在講古時所呈現的價值觀、語言風格和形象塑造，都能夠被兩岸的聽眾所理解。以下我們藉著分析王子龍《三國誌》的敘事美學，來關注其講古的美學共性。

第一節 語言風格之美

「講古」歸屬於說唱曲藝之類，雖然表演藝術著重在「說法中現身」，不同於戲劇演出的「現身中說法」，但在傳統形式上仍有運用醒木和折扇作為道具，講求手眼合一，以手勢、眼神和臉部表情來強化人物的心態和特色。進入廣播講古後，表演形式丕變，捨棄視覺效果的傳達，保存聽覺想像的空間，敘述故事，評論是非，再現人物性格神態，都只能憑藉說書人的一張嘴，全靠語言來表現。本節要探討的就是王子龍在廣播講古中，所呈現的語言風格之美。

一、廣播意象之美

解析王子龍講古的表演形式，以仿廣播劇的形式包裝，善用配樂來烘托氣氛。當連麗如極盡其學，以單純口技模擬雷電轟隆巨響、驟雨嘩啦聲和戰場上人馬殺伐嘶鳴的聲音時，王子龍直接選擇環境音效來製造聽書的情境。

王子龍認為廣播講古比戲劇演出更能表現故事，雖然一般人都認為戲劇透過聲光效果，能逼真呈現故事的場景，但是透過廣播的音效配樂，讓聽眾即使閉著眼睛聽書，腦海中所浮現的想像空間更大更真實。因此，在處理類似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大場面時，電視電影裡要營造出千軍萬馬的雄壯氣勢，恐怕得耗費難以計數的財力，才能聚集資源來演出一場戰爭，在廣播裡只要以搭配以戰爭攻伐廝殺的音效，就能將聽眾帶入萬馬奔騰，人聲雜沓的情境。

王子龍運用背景音樂來襯托氣氛，所揀選的音樂全部採用國樂和交響樂，絕對不使用流行歌曲。講到哀怨動人處，就配以輕柔緩慢的音樂來加重哀傷的情緒；講到人物喜樂處，就配以輕鬆明快的音樂來渲染氣氛；講到故事高潮時，以瞬間樂來提高緊張的氣氛，讓聽眾情緒隨著緊繃，全神貫注。

王子龍在每一段講古的開頭和結束，都以瞬間音樂來引導，敘述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再襯以輕重疾緩不同情調的背景音樂，務期將聽眾引入充滿幻想虛構意象之美的歷史現場。

二、雅俗並賞的語言之美

講古要引人入勝，必須要巧妙運用語言技巧。語言風格是講古不可忽視的特色，它必須有口頭文學的靈活性，又要具備平面文學的精鍊性。講古要能靈活運用通俗的口語，使聽眾易懂易記，容易進入故事；又得運用修辭技巧，吸收自古流傳的謠諺詩詞的精華，以達到雅俗共賞的目的。

王子龍講古時，密集使用豐富的成語和詩詞，因此剛剛開始接觸時，會聽

得很辛苦，必須集中精神，否則不容易聽懂，王子龍很有自信地說，剛開始會很累，但只要聽上一個星期左右，必定會被其吸引，就像上了癮一樣，不聽不行。且舉《三國誌》第一集為例：

歷史個車輪永遠輾轉不停，在周末七國個紛爭了後，并入於秦。秦始皇來併吞六國，這個秦始皇個暴政，所引起天怒人怨，人治咧說仁者無敵，暴政必亡，所以在秦二世個時候，也就造成秦始皇來停氣，來引成楚漢紛爭，然後并入於漢。在漢高祖劉邦芒碭山斬白蛇來起義，一統山河了後，按爾到西漢個末年，又擱出了一代梟雄王莽來篡漢。好家有漢光武來中興，按爾傳到漢獻帝個時候，才分為三國。是按怎來造成三國個局面呢？這個罪魁禍首應該歸咎東漢第十代個皇帝漢桓帝，和第十一代個皇帝漢靈帝。那位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個中間，他按爾寵信宦官，這個宦官就是太監，太監來干涉朝政，所以造成天下紛紛。在漢桓帝來駕崩了後，由漢靈帝來接位，只因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根深柢固，所以很多宦官太監也就來干涉朝政。雖然在漢靈帝登基沒多久，朝中有二位個忠良，一位是大將軍竇武，另外一位就是太傅陳蕃，按爾共同來輔佐，認定要重振山河社稷，就必要來除掉所有個宦官，所有個閹狗，也才有法度肅清朝綱。雖然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忠心耿耿，預算欲來翦除所有個把柄，亞不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個中間，所有個宦官來執政，按爾吃撒在離，所以在太傅陳蕃連同太傅陳蕃亞未開始來行動個時候，所有個閹狗所有個宦官也就先下手為強，變成大將軍竇武連同太傅陳蕃，按爾壯志未酬身先死，造成所有閹狗所有宦官按爾打斷手骨顛倒勇，可以說整個個朝政盡皆把持在他們手頭，按爾順德者生，逆德者死。尤其變本加厲個宦官閹狗，按爾成群結黨，來招為之十常侍，也就十個閹狗來把持朝政，在漢朝末年，也就漢靈帝登基個沒多久，十常侍個惡名真是令人切齒個痛恨。這十個

閹狗也就是張讓、趙忠、封諤、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這十個個閹狗按爾朋比為奸，為之漢朝個十常侍，尤其受到漢靈帝個敬重，按爾尊稱那位張讓為之亞父，為之亞父。致使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也就漢靈帝登基個第二年，正正建寧二年四月望日，朔就是初一，望就是十五，在漢靈帝登基第二年個四月十五，那一天個漢靈帝，正正登上溫德殿，在文武百官來朝駕完畢個時候，無張無池在溫德殿個殿角，狂風疾起，好驚人個旋風，吹得甲塵埃滾滾，鬼哭癡癡，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暝暝中間，在恩德殿個中樑，竟然來墜下一尾奇大無比個蟒蛇。（配樂）巧個是，這尾個蟒蛇墜落來殿上個時候，竟然來纏住在漢靈帝個金龍交椅頂，使得當場漢靈帝哀叫一聲，泉按爾昏死惦在當場了。（《三國誌》第一片第一段）

王子龍重視歷史知識的傳遞已如前述，在《三國誌》的一開始，他除了簡單交代了漢朝從建立到分裂的過程，也在故事中展露他的歷史知識，暗暗告訴聽眾：桓、靈二帝分別為漢代的第十代和第十一代皇帝，而且漢桓帝在位期間有二十一年之久。這一部分，在羅貫中的原著裡是沒有的。

他的講古用詞典雅，在短短的五分鐘內，出現了十多句的成語俗諺，即引文中畫有虛線處，並且在講述時進行隨機教育，解釋宦官就是太監，朔就是初一，望就是十五。他曉得文謔謔的用語，會造成聽眾的距離，因此要加以解釋，但解釋太多又會造成聽眾的不耐煩，於是適時地在敘述時引用民眾耳熟能詳的俚語俗諺或歇後語，以避免過多的解釋說明。

王子龍曾說早期廣播界的要求相當嚴格，播音員不能講粗俗或不雅的用語，例如：要表達「不能、不可以」時，不可以講「未駛」，必須說「未當」，因為「駛」和閩南語「屎」諧音，力求避免不雅諧音。但是在上述引文裡，我們可以看到王子龍每提及十常侍，必稱呼為「十隻個閹狗」，將人稱呼為狗，為表達對十常侍亂政的強烈痛惡，因此使用民間慣用的詞彙，質樸而不假修飾，

以快人心。運用通俗明快的口語，可以使故事更加生動，人物形象更加鮮明，讓聽眾一聽就懂，感覺更加親切。王子龍《三國誌》裡最能表現快人快語特色的當屬對張飛的形象塑造，「一條腸仔透尻川」的張飛，總是「未忍到領頸」，「哇哇叫，巴巴叫」把心裡的話，像連珠炮似的傾倒而盡。

王子龍認為：講述歷史故事，化身為歷史上英雄人物，如果不用類近文言的口吻來敘述，就失去它的味道。因此吸收文言成分，模擬古人講話，成了王子龍講古的文詞典雅的重要因素。以關公困屯山約三事為例，張遼奉曹操之命勸降關雲長，說以戰死屯山將犯下三條大罪：

好厲害个張遼，口如刀舌如劍，一句一句來鑽入關爺个心牆，使得著这个視死如歸个關爺神色大變了，隨時叫一聲：「文遠，亞若按爾，你希望關某如何呢？」

「關爺，現在四面盡皆是曹公个兵馬，如果關爺若不能懸崖勒馬要佻再逞匹夫之勇个時候，必死無生了，干那親像關爺所說『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只是親像關爺這種無謂个犧牲，真令人來感歎！所以權宜之計，希望關爺可以聽從張遼个相勸，暫時來歸順曹公，然後進一步打探劉使君个音信，如果若是有劉使君个下落者，關爺才親自前往投奔，一來可以保全兩位夫人有驚無險，不負劉使君个重託，二來不來違背桃園三結義个誓盟，三來可以留住有用之身，匡復漢室，有此三便，希望關爺來明鑑了。」

「嗯！張遼，難得你一番之言，可以來驚醒夢中人，亞不佻關某个做人，攞有一个準繩，攞有一个規則，你所說出來个三便，確確實實令人來佩服，亞不佻要叫關某來歸順曹操，關某猶然有三件个約束，如果曹丞相可以來答應，關某隨時卸甲來歸順；如果三條个條件，曹丞相其中一件若不能來答應者，關某寧願受此三條个大罪而死，也不願來違背著我做个人个準繩了。」

「喔—，關爺，請你儘管放心，曹丞相禮賢下士，寬宏大量，無所不能，但不知關爺哪三條个條件呢？」

「嗯，一者，關某連同皇叔在桃園結義，匡復漢室，現在關某雖然山窮水盡，被困在屯山，要來歸順个呢，是歸順漢獻帝，並非是來歸順曹操，這叫做降漢不降曹；二者，我个大哥劉皇叔乃是漢室个宗親，尤其承蒙當今个聖上，加封義聖定侯，管領徐州牧，所以曹丞相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代替天子來攝政，應該以我个大哥个俸祿，來贍養我兩位个嫂嫂，甚至者一切个外人，包括上上下下个人等，不准到內堂來驚擾我兩位个嫂嫂；三者也是方才文遠你所說个，只要關某來探出了我个大哥个去向，不管天涯海角，千里萬里，曹丞相不行來阻擋，曹丞相不行來撓阻，以便關某親自來投奔著我个大哥劉皇叔，以成全兄弟之情。由此三約，曹丞相若是可以來欣然答應，關某隨時卸甲來歸順，若是無者，關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願負上三件个大罪，按爾戰死在屯山，也不肯來違背做人个準繩了。」

「呼呼喔—，關爺，我以為什麼款个難題，區區三件个芝麻小事，何足為慮呢？請關爺儘管放心，以便著張文遠親自下山，稟明丞相，然後再次上山，而來向關爺報告佳音了。」

話一下說煞个張遼，按爾翻身上馬，將手一拱，也就這樣從容對向屯山下，要趕緊來報告著彼名个曹操了。（音樂）（《三國誌》第五十七片第一段）

從這段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以第三者敘述的話語，還是化身人物的對話，都是以典雅的詞彙、古典的成語組合而成，具有語言簡煉的特性。

而大量引用諺語和昔時賢文，以其中的智慧來詮釋故事，善用民間熟習的俚語、歇後語等豐富詞彙來形容人物處境，有助於故事的通俗性，也是為了讓聽眾易聽易懂。例如敘述呂布為曹操所敗，求助於張邈，張邈卻是「翻面不認

人，日頭炙炎炎，隨人顧性命」，拒絕提供協助。落魄的呂布雖然百般不願，仍只得聽從陳宮的建議，去投奔昔日的敵人劉備，這是何等的尷尬，但是「枵雞不惜飼，枵人不惜面底皮」，爲了存活，也只有如此了。受到劉備收留的呂布，竟然妄想接管徐州，王子龍便譏諷他不識時務，是「目矚庫庫，內衫看做內褲」。赤壁之戰，蔣幹落入周瑜的反間計，找到了蔡瑁、張允願爲內應的假信，心知隔日周瑜發現少了密信，「瞑床下扑毋草鞋，不是俺公，就是俺婆」，一定會懷疑到他身上，因此連夜趕回曹營邀功，殊不知周瑜「放長索，釣大魚」，蔣幹誤將「歹星入境，當作是毫光燦爛」。

有時王子龍會取用現代詞彙，依舊是著重在通俗易懂，貼近民眾生活，倍增親切的特點。例如：董卓在溫明園召集群臣議事，表明欲廢嫡立幼，丁原怒而出言反對：

聽甲當場這箇董卓目瞪口呆，伊作夢著想未到這箇場面竟然有不驚死個人虎頭欲來抓蚤，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呢？詳細一個看，非是他人，荊州箇刺史丁原也。使這箇十八堵吃伊夠夠夠，有恃無恐箇董卓按爾見笑轉生氣，罵聲：「丁原啊丁原！豈不知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嗎？」（《三國誌》第十九片第一段）

這裡用「虎頭抓蚤」來形容丁原膽敢來捋虎鬚，是自尋死路的行爲。而「十八堵吃伊夠夠夠」是賭博術語，意指爲一家全贏，吃定了其他輸家，董卓挾持皇帝，有恃無恐，認爲文武大臣必定會屈服在他的威嚇下，沒想到竟冒出個不怕死的丁原來與他做對。

另外在貂蟬戲呂布一節，貂蟬在鳳儀亭爲向呂布表明心跡，假意欲投池自盡，王子龍形容她「好精湛箇演技啊！勝過金馬箇影后」，金馬影后是現代電影女演員的最高榮譽，通俗、生活化的用語，說明了貂蟬在鳳儀亭自導自演一齣戲，讓呂布和董卓在不自覺中成了戲中的演員，聽眾聽了這場精彩的戲，彷彿

親眼目睹一般。

三、慣用套語

套語是說書人在講述故事時，習慣使用具有固定結構的語詞或短句，這些套語多是沿用已久，又好記好懂的簡要詞句，靈活運用有助於變換場景、創造人物或傳達意象、表達主題思想；又因為具有概括性和精簡凝煉的效果，可以提高作品的藝術性。王子龍採用的套語，有些屬於在敘述上常用的公式，有些屬於內容上呈顯敘事情境的簡鍊短句，。

在敘述上常用的公式套語，若是前面敘述的事暫告一段落，要轉敘另一件事，或是要轉換場景時，會使用轉段套語，將前一段事件「暫時按下」，再來看另一件事或人物。王子龍在敘述呂布和貂蟬於鳳儀亭相會一事後，如此敘述：

咱按爾自將太師府鳳儀亭，按爾纏綿悱惻的男女私情暫時來按下，咱擱再講倒轉來後殿，那一個心不在焉的老奸賊董卓，表面上是甲漢獻帝來治咧相談國是，實際上呢，歸个心肝來亂糟糟……（《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二段）

暫時按下了鳳儀亭私會一事，將場景從鳳儀亭轉到宮廷後殿，時間點拉回到董卓不見呂布蹤影，心情煩亂，憂心呂布前往糾纏貂蟬。

若出現的套語為「由此可見，……」，表示將針對該事件或人物下評論，表示王子龍的看法：

天下事真是瞬息萬變，昔日惦在溫明園，一劍來逼退著董卓，生成水火不能相容同一樣。可是今阿日，一匹个赤兔馬連同十二粒个明珠，一條

个玉帶，竟然來買收這一個呂布个心。由此可見，這個个呂布猶原是反覆覆。（《三國誌》第十片第一段）

若是出現「故事來聽到這一站，……」，表示將插入一段較長的評論，或插敘一段與人物相關的題外話或典故說明。在第二章第三節聲音文本的比較，即摘錄關羽昇天後，為宗教信眾之間的紛爭作一排解；本章第三節有關歷史知識的傳遞，摘錄石頭城的建造和「吳下阿蒙」的由來，即是對典故的解說；關於道德觀念的部分，摘錄曹操私佔張繡孀母鄒氏的評論，都是採用相同的套語。

至於在內容上有助於呈顯敘事情境的套語很多，大部分引用昔時賢文或古典小說的詩詞，來增強意象的傳達。這些簡短套語，只要情境適用，不限使用的對象。例如：「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奸巧巧天不從」，用於所有費盡心機，為求自己榮華富貴的負面人物；遇有小人誤以為自己佔了優勢，卻不知道災禍即將臨頭，王子龍便採用「歹星入境，當作是毫光燦爛」；形容相繼不絕的現象，則使用「一个死一个頂，先死袂絕種」。

王子龍經常使用的諺語和昔時賢文、古典小說的詩詞，有些句式整齊，不僅對仗，甚至還會押韻，因為包涵許多哲理智慧，有助於聽眾的理解和想像，又可以增添講古的藝術價值，因此一再被重復使用，而具備套語的功能。例如：說小人的反覆無常，必定使用「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形容某人受到驚嚇，必定使用「魂飛天外三千里，魄散九霄萬重天」；形容某人逃離危難的情景，必定使用「鯉魚跳出金鉤釣，搖頭擺尾不回頭」；形容某人落魄情況，必定使用「人窮志短語聲低，馬瘦毛長落魄時；得食貓兒強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雞」。

這些套語因為具有群體性，且形象生動、通俗簡煉，深受聽眾的喜愛，經過反覆使用，連聽眾也琅琅上口，成為王子龍講古的重要語言特色。在筆者進行研究期間，曾經為周純一師和王子龍搭上線，二人雖然從未見過面，但當周純一師透過電話，向王子龍描述學生時代常聽王子龍講古，憑二十年前的記憶，

一句「鯉魚跳出金鉤釣，搖頭擺尾不回頭」，引得王子龍開懷大笑，直稱周師爲其故舊知音，真是「知音說與知音聽，非是知音莫與談」。

四、善用修辭

王子龍善於運用各種修辭法，將故事講得更爲鮮明生動，以下列舉其最常用的譬喻、誇飾、設問、引用、對偶和感嘆來討論，至於講故事必不可缺的「對話」，在前面已經討論了不少例子，在此不再贅述。

（一）譬喻

譬喻法是一種以具體說明抽象，以易知說明難知的修辭技巧。它可以使事物更清晰，複雜的道理顯得簡潔明瞭。可以充分表達不易說明或形容的意象，同時省去繁瑣的陳述，而且形象生動，耐人尋味。

譬喻是王子龍《三國誌》裡出現比例最高的修辭法，一般最常用的明喻，是以「如」、「像」等字爲喻詞，用來連接喻體和喻依。⁴⁵例如形容諸葛孔明「口如刀舌如劍」，以刀劍來比喻孔明口才利害；說劉備「愛民如子，惜卒如孫」，則是形容劉備仁德爲懷，愛護軍民就如同自己的子孫後代。

另一種明喻的用語是「……同一樣」、「親像……同一樣」、「干那像……同一樣」、「袂輸干那像……」，在董卓怒氣沖沖要向貂蟬興師問罪，質問貂蟬是否與呂布有私情時，看到貂蟬淚眼汪汪，「貂蟬个目屎袂輸干那親像一陣个大雨同一樣，盡皆來渥熄彼個董卓个怒火了」。將淚水喻爲大雨，足以澆熄怒火，真是巧妙的比喻。

再舉董卓爲例，當他與漢獻帝議政的同時，發現呂布不見蹤影，派人打探

⁴⁵ 譬喻的成分含喻體、喻詞和喻依。喻體是所要比喻的事物主體，喻依是用來比喻此一主體的另一事物，喻體和喻依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喻詞則是連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

行蹤，從人回報呂布趕往太師府去了，疑神疑鬼的董卓氣得無心議政：

唉哎！無聽即可，聽了後，這一個肥干那親像豬公同一樣的董卓，差一點怒髮衝冠腦充血了，卡使這個禍國殃民，一代豺狼的董卓來腦充血現死個時陣，確實是大快人心。亞不恪呢，他個賊命也無這爾個脆，他個賊命也無這爾個脆，所以聽了個時陣按爾大叫一聲，袂輸干那像獅子號叫：「可惡啊！」

聽得甲那個像驚弓之鳥的傀儡皇帝漢獻帝，真是魂不守舍了。其實呢，老奸賊所罵個這句可惡，是治咧罵他呂奉先呂布，並不是治咧罵漢獻帝，亞不恪袂輸干那像水深火熱之中的漢獻帝驚得甲面無血色。（《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二段）

暗喻則是以「是」來作為喻詞，使被比喻的意義包含在其中，貂蟬向呂布哭訴，自稱「苦命女已經是殘花敗柳」，以殘花敗柳來比喻自己受到凌辱，不復清白。

譬喻也使用在說明人物處境，使更加生動，一聽即懂，王允將貂蟬送給董卓後，不免為她擔憂：

這件代誌非同小可，憑一個蒲柳嬌姿個貂蟬，是不是有法度來應付呢？一入侯門深似海，踏進太師府個貂蟬，袂輸干那像一尾魚呀落在人個鼎，任憑人欲煎，任憑人欲煮。本身干那親像泥菩薩過江，自身著不能保了，咁有可能來完成這款艱鉅個任務呢？（《三國誌》第十九片第二段）

以魚兒入鍋來比喻貂蟬深入敵營的險境，的確相當生動，並且在前段和本段舉例的引文中，都呈現了在一小段裡連續用了三個以上的譬喻，可見王子龍使用譬喻的頻率之高。

也有省略了喻體、喻詞，直接保留喻依的隱喻，同樣是以魚來比喻，貂蟬挑撥呂布和董卓之間父子之情，又讓呂布爲自己癡迷，一再保證今生今世必定要娶她爲妻，否則枉爲蓋世英雄，聽得貂蟬心中暗喜：

聽見著呂布講這句話，正中貂蟬个心懷，只驚魚仔不吃釣，哪驚魚仔治咧恰恰跳呢？（（《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三段）

前例是將貂蟬比做入鍋的魚兒，後例則是將呂布比做即將上釣的魚，二例的形象鮮明，將當時抽象的情勢，運用簡單明瞭的事物，讓聽眾一聽即懂，也如上鉤的魚兒，一集一集地聽入迷了。

（二） 誇飾

誇飾法是將客觀的人事物的特點，透過主觀情意的誇張渲染與舖飾形容的修辭法。透過誇飾，雖然遠離事實，但可以使平淡無奇的事物，變得新奇而扣人心弦，增強感人的力量，同時能夠聳動視聽，呈現更鮮明的形象，讓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子龍慣常用誇飾法來渲染人的情感反應，例如講到某人受驚，必定說這個人「魂飛天外三重，魄散九霄萬重天」。其實受驚嚇的程度必定有輕重之分，哪裡會每個人都到魂飛魄散的程度？由此可見其誇張的程度，也可見說書人極盡煽動之能事，必定要渲染聽眾的情感。

有時誇飾出現在人物的對話裡，用來顯示人物的特性，例如魯直的張飛就常有誇張的言詞，說劉關張三人討伐黃巾賊必能成功，原因竟是：

最治咧難得，大家攏有一股的赤誠，欲來去殺黃巾賊，咱紅、黑、白三個來合倚來的時陣，遐个黃巾賊干那看就驚死，干那看就驚死。（（《三國

誌》第二片第一段)

光是看到三人聚在一起就足以嚇死黃巾賊，果真是誇張得嚇人。誇張形容人的情感，極力強化其情感的強調，足以達到致命的程度，因此形容受驚嚇可以誇張到嚇死人，嚇得魂飛魄散；形容生氣，就可以是「無名火上升三千丈」或是「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三佛涅槃」了。

藉誇飾來強調情感的例子還有董卓和呂布看到美人貂蟬哭得跟淚人兒似的，二名好色之徒心亂得「歸粒个心肝強強欲來溶去，歸粒个心肝強強欲來糊去」，誇張形容二人心亂如麻，終是難過美人關。

(三) 類疊

類疊是同一的字詞或語句，接連或相隔著反覆出現的修辭方式。類疊出現在王子龍的敘述中，多作為強調語氣之用。剛開始聽書時，會以為這是王子龍的贅句，是無意間重覆出現的，但聽久了以後，會發現有些是王子龍刻意強化語意的用法。尤其在人物的對話中，疊句的出現，更可顯現人物心情的急切，例如曹操聽聞張遼轉述關雲開出的三個條件時，就不斷出現疊句：

按爾看見馬走如雲飛，急急忙忙个張遼，已經跑馬來倒轉來了。等不及張遼个下馬个曹操，趕緊來問一聲：「張將軍，彼位个關爺是不是願肯答應歸順老夫呢？」

恭恭敬敬个張遼，隨時叫一聲：「丞相啊，擇善而固執个關爺，按爾禁不住末將能言善道來說服，終於答應來歸順丞相了。」

「真實个？張遼啊！你功勞不小，你功勞不小啊！」

「曹丞相，也不過關爺在答應著歸順曹丞相个時候，事先有約法三章，

三件事只要曹丞相來答應，他馬上著要卸甲來歸順了。」

「喔，究竟哪三條個條件，請你儘管說出無妨。」

「他及劉備以及張翼德，按爾三個人志同道合，惦在桃園三結義，對天盟誓，要來共扶漢室，他現在雖然是歸順，歸順呢是歸順漢朝，不是歸順曹丞相。」

「嘩——哈哈哈哈哈，多此一舉，多此一舉，張將軍，老夫就是漢朝個丞相，歸順漢朝等於就是歸順老夫，有何不同呢！老夫答應！老夫答應！但不知第二件是什麼呢？」

「曹丞相，第二件，也就他希望曹丞相代替朝廷禮節，會當按照劉備個俸祿，來贍養劉備二位個夫人，同時一切個外人，包括上上下下人等，不准入內堂來擾亂了。」

「嗯，當然個！這是當然個！老夫一旦甲要來收降他關雲長，麥說劉備區區個俸祿，就是加倍來奉貼他個兩位夫人，老夫猶原也會來答應了。何況嚴禁內外，這是家法，有何不可呢？老夫答應，老夫答應，但不知第三件事呢？」

「曹丞相，第三件事至關重要，也就是這位個關爺一再來強調說，只要給他知影那位個大耳兒劉備個消息，縱然是天涯海角，千里萬里，猶原也要來離開曹丞相，投奔著他個大哥，到那個時候希望曹丞相不能來阻擋，甚至者要來委曲求全來成全他關爺兄弟個和合了。」

「這一個——嗎——？」（音樂）

「張將軍——張將軍——，等到大耳兒劉備個消息，關雲長就要去找他個大哥，亞佻按爾，曹某枉費心機，養他關雲長，又個有什麼個路用呢？這甘是壁間畫餅看有吃無，這件代誌萬萬不能答應！萬萬不能答應！」

「曹丞相，你言之有差了，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呀？是按怎樣仔今仔日個關雲長這樣死心塌地，竭誠來忠誠他個大哥劉備呢？這也是他劉備，按爾知人善用，對關雲長禮遇之恩，使他關雲長感恩圖報，現在只

要曹丞相來收容他關雲長，比他劉皇叔更加禮遇他關雲長，人是感情個動物，時到縱然他關雲長探知影說劉備無死，猶原不忍心來違背曹丞相，到那當時，曹丞相咁不是會當坐收漁翁之利，來得到著這一名智勇雙全個大將呢？」

「嗯—，對！對！對！對！對！，關雲長對著劉備會遐爾呀忠，遐爾呀誠，總共一句，就是大耳兒劉備賢做人，來收服了關雲長個心，呀現在只要老夫用下心機，加倍來對待著他關雲長，比劉備對關雲長更加倍個好，時到縱然他知影劉備個下落，猶原不忍心來違背老夫，老夫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了。張遼，你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三件事，老夫盡皆答應！老夫盡皆答應！請你趕緊再次上彼個屯山上對關雲長來言明，三件個代誌老夫皆來允成，希望他關雲長趕緊卸甲來歸順了。」(音樂)(《三國誌》第五十七片第一段)

從曹操忙不停地連聲答應，可以見出他有多麼熱切渴望將關羽納於麾下，在這裡的疊句正可以顯現他心情的波動。

(四) 引用、對偶、排比、層遞

引用又稱為引語、援引、用事、用典、事類等，在講故事時有意以成語、諺語、俗語、典故、故事、格言、警句等來表達說書人的思想感情，常出現在每一小段的開頭，作為承上起下的標題，以及自然穿插在敘述或對話之間，渾然天成，絲毫不顯刻意，這也使王子龍的講古具備雅俗共賞的特色，已如前述。

王子龍大量引用典故、格言，令筆者驚嘆其知識之淵博，能左徵右引，遍及經史子集，他自述在講《三國誌》時，曾參考許多書籍：魏書、晉書、蜀書、三國史話、諸葛武侯傳……等等，其中影響較深的有《中國歷代人物評傳》。筆者在訪問王子龍工作室時，發現許多書籍已被翻閱得破爛不堪，頁面空白處寫

滿註記，書頁脫落，可見其用功之深，直可譬美韋編三絕。其中有一本《中國格言大辭典》，收錄各式名言佳句，分別有倫理、處世、政治、軍事……等相關篇章，是為其講古參考的重要利器之一。

在王子龍引用的諺語格言時，因諺語或格言本身的凝煉，同時也使王子龍的敘述語言中時時呈現了對偶、類疊、排比的修辭之美。相關的例子遍及全書不勝枚舉，只各以一例來證明。

在李肅勸降呂布時，勸呂布要「良禽擇木而棲，賢士擇主而事」，呂布則感嘆「人有沖天之志，非運不能自通；馬有千里之行，非人不能自往」，二者皆具排比之美。「不知足時時苦海，能安分處處逍遙」、「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奸巧巧天不從」，常出現對奸巧小人用盡心機爭權奪利的敘述，前者為對偶，後者為類疊。

引用諺語格言的文句具有文言成分，出現對偶、類疊、排比、層遞等修辭之美，本不在話下，但王子龍在口語的部分也運用了這些方法。以下舉「關公困屯山約三事」一節為例：

秉燭達旦讀春秋，高節清廉挾溫柔，暗室不欺誠意在，浩然正氣應長留。
無比深險个曹阿瞞位著網羅這一位義薄雲天（**對偶**）个關雲長，按爾用下深潭毒計，利用大軍班師要來回轉許都，倒轉到在半路个時候，以館驛館房狹窄，也就按爾分得了一間个東廂房，給彼位關雲長連同二位年輕貌美个嫂嫂，按爾鬥陣來居住，他認為「人非草木，焉能無情，孤男寡女（**對偶**），按爾鬥陣來歇愴一間个官房，難免會想入非非，到彼個時陣，予他關雲長連同二位个嫂夫人做出著亂倫非禮（**對偶**）之事，相信關雲長也就無顏格再來走找他个大哥大耳兒劉備，到彼个時陣个關雲長，乖乖就要跟隨愴在他个左右，按爾聽他个指揮。
好一個个老奸賊曹操，按爾打著他个如意算盤，作夢著想没到，千算萬算不值得一劃（**引用**），好一位忠義配春秋个關雲長，仰不愧於天，俯

不忤於人（對偶），按爾光明磊落，愜在官房个裡面，秉燭達旦來治咧覽春秋。他按爾看著天色將近黎明个五更，才愜在著屏風叫醒二位个嫂嫂，請二位个嫂嫂來起床，然後再由他進床來安睡。看得甲愜在官房外面鬼祟祟，偷偷摸摸（類疊）來在觀看關雲長動靜，彼一位老奸巨猾（對偶）个曹操真是肅然來生敬！今晚，如果若不是他曹操親目矚所見著，任何个風聲捕影，猶原未當來相信了。亞不恪事實擺在眼前，關雲長愜在館房个裡面看春秋看歸晚，這一個个曹阿瞞曹操，愜在外歧口來站整晚（排比），究竟是什麼人卡傻呢？當然是這一名老奸巨猾个曹阿瞞。看見著關雲長上床來安睡了，一棚个好戲（譬喻）也已經接近尾聲了。善用權術个曹阿瞞他所用心機，又恪再付水東流了。內心上錯綜複雜，不知道是懊惱或者是欽佩，按爾垂頭喪志（對偶），才來帶同幾名个從隨，回轉前堂來休息。

照說兵貴神速（引用），按爾隔天早起天色未明个時候，應當著要及時起營拔寨（對偶），回轉許都。也不過邪不能鬥正个曹操，真知影到甲天色黎明五更个時候，那一位个關雲長才入床來安睡，不敢來打擾著這一位神欽鬼服（對偶）个關雲長，因此到著彼一中晝个時陣，也繼按爾起營拔寨離開館驛，响响忙對許都來倒轉來去了。（音樂）

那一位關雲長光明磊落，高節清廉，使得著這一个善弄權術个曹阿瞞，對他更加倍个敬服，由敬服更加倍个愛惜（層遞），按爾用心計較，無論如何，必定要來網羅這一位曠世絕今奇男子，允文允武（對偶）个關雲長。按爾倒轉來到許都个曹阿瞞，隨時撥著這一座个府院，給那一個關雲長來居住。好一位內外分明个關公，他按爾自將這一座个府第分作內外兩院，由他二位个嫂夫人居住愜在內院，由他居住愜在外院，恪再派十名个老弱軍，按爾把守內院，如果若是無他个命令，任何一個人不可擅自闖進內院來打擾二位个嫂夫人，按爾關雲長親自居住愜在外宅。

倒轉來到在許都个隔轉天，這一個善弄權術个曹阿瞞，為讓關雲長死心

塌地按爾跟隨愜在許都，會當永遠愜在他个身軀邊。爲著達成關雲長降漢不降曹个心願，專工帶這一位个關雲長，按爾親自入宮來朝見著漢獻帝，要藉漢獻帝个威望降服這一位義薄雲天个關雲長。

當漢獻帝來見到關雲長个時候，真是肅然來生敬了。好一位个關雲長，臥蠶眉八字，丹鳳目雙睛（引用），按爾面如重棗，滿面个正氣，予人看在到底就按心肝內來敬服倒出來。無奈聽見著那一個个曹奸愜在他个面頭前，再三來著褒揚這一個个關雲長是怎樣个忠，是怎樣个義，投鼠忌器个漢獻帝劉協，對那一個曹阿瞞會應仔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引用），曹阿瞞愈呵佬，使得這一位个漢獻帝愈更加倍个氣曲。無奈他盡該操縱愜在曹阿瞞个手頭，如果若是没逆來順受（對偶）个時陣，予那一個老奸賊个曹阿瞞，翻面不認人，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對偶）个漢獻帝，終於來加封面頭前个這一位關將軍為之偏將軍。同時看見著關雲長領下五柳个長鬚，按爾絲毫若無半支个雜亂，使得著漢獻帝真是喜愛無比，按爾情不自禁竟然當場來褒揚這一位个關雲長，儼然親像當世个美髯公同一樣。君無戲言，臣無亂奏（排比），聽甲當場个關雲長福至心靈，隨時倒身下拜，來叩謝當今漢獻帝个厚賜了。所以三國中人尊稱這一位个關雲長為之「美髯公」，這個起源也就是按漢獻帝來厚賜褒揚（引用）。

按爾謝恩完畢了後个關雲長，也繼由這一位个老奸賊曹阿瞞來帶出了宮門。為了來網羅這一位義薄雲天个關將軍，老奸賊曹阿瞞真是用心良苦了，他按爾記得著這一位个張遼張文遠曾經對他來言明「人是感情个動物，是按怎樣仔關雲長會遐一樣敬重他个大哥劉皇叔呢？也就是劉皇叔對關雲長个禮遇之恩，使得著關雲長會當甲著他个大哥劉備劉使君，按爾共甘苦同進退，生死一體，如果若要來買收這一位个關雲長，只要他曹操比他劉備對關雲長呀咯卡好个時陣，相信關雲長也就會忘記他个大哥劉使君劉備死心塌地，永遠跟隨愜在曹操个身軀邊了。」

好一位自作聰明个曹阿瞞，按爾自從帶他關雲長倒轉來到著許都个時候，按爾「三日小，五日大」，對待這一位个關雲長干那像他太祖公同一樣。同時用盡心機，按爾今仔日送金銀，明仔日送財寶，後日送車隻，大後日送美女（排比），預算用送金銀財寶要來打動關雲長个心，那會知影無動於衷个關雲長，自將曹操所送个金銀財寶當做干那像糞土同一樣，連看就無看，按爾連甲它打開就無打開，就將那一个曹阿瞞所賜个金銀財寶，盡皆送往內院予他二位个嫂嫂來收存。使得甲這一个善弄權術个曹阿瞞，真是目瞪口呆（對偶）了。最後个曹阿瞞認定食色性也（引用），自古以來，美人難過金錢關，英雄難過美人關（排比）。按爾為了要來買收這一位个關雲長，挖盡心思惦在著中宮內外，按爾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層遞），來選出著十名如花似玉，傾國傾城个美女，預算要來買收關雲長个心。無奈關雲長个心干那像鐵石同一樣个堅定，按爾當惦在相府遭受曹阿瞞來贈賜十名美女个時陣，竟然無動於衷，不苟一笑，按爾毫不猶豫，隨時命令雙旁个親隨，自將曹操所贈賜十名个美女，送往內院來服侍著二位个嫂夫人。使得著當場个曹操，熱烘烘个頭上儼然像被淋下一桶个冷水同一樣了，金銀財寶也無法度買動關雲長个心，如花似玉个佳人也來無法度來買動關雲長个心（排比），究竟就要用啥咪款个辦法，才有法度來討好著這一位个關雲長呢？確確實實（類疊）使曹阿瞞按爾想甲整粒頭殼強強要來破去來了。一手遮天，獨霸天下个曹阿瞞，任何个代誌就無法度自將他來難倒，可是為著買收關雲長个曹阿瞞真是一籌莫展，束手無策了。（音樂）（《三國誌》第五十七片第五段）

（五） 設問

設問是爲了引起注意，特意採用詢問的語氣的修辭法。有時是代替聽眾提

出疑問，說書人心中其實已有定見，在發問後，隨即引出答案。設問最常出現在人物的對話中，例如在關公屯山約三事一節，張遼為勸降關雲長，列舉其死在屯山將犯下三條大罪：

頭一條：劉使君戰敗在小沛，生死未卜，萬一有朝一日，劉使君復出個時候希望關爺來相助，關爺已經戰死愴在屯山，要怎麼有法度再來有始有終來幫忙劉使君呢？這樣豈不是辜負當年，愴在桃園個盟誓呢？第二條劉使君自將所有個家眷攏總皆重託給你關爺，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今仔日關爺冥頑不靈，按爾苦苦要來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甘不是辜負劉使君個重託呢？第三條，依照關爺個武藝超群，兼通經史，博學英才，允文允武，袂當與著劉使君有始有終來光復漢室，徒約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呢？（《三國誌》第五十七片第一段）

其實在張遼心裡早有答案，只是故意改變語氣來讓關羽再次省思犧牲性命是否有價值，答案已非常明顯，這是設問修辭法中的「激問」。

也有些是由說書人代替人物發問，這些來自於故事人物內心的疑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稱為「疑問」。羅貫中在《三國演義》裡，安排呂布第一次出場是在溫明園，站在丁原的身後，手執方天畫戟，怒視董卓，使董卓和李儒有所顧忌。王子龍卻更進一步讓呂布施展威力，為丁原隔開了董卓盛怒下砍來的寶劍，還使董卓連連後退了七八步，差一點就跌坐在地。王子龍代替董卓和聽眾發出疑問：

究竟那名少年家，是何方人氏？是什麼款個人物？竟然有那真正大個能耐？（《三國誌》第十九片第一段）

另一種設問稱為「提問」，是為了引發下文而發問，讓答案緊跟在後。同樣

在溫明園呂布初次出場時，丁原怒斥廢長立幼是暗藏禍心：

聽甲當場這個个董卓目瞪口呆，伊作夢著想未到這款个場面竟然有不驚死个人虎頭欲來抓蚤，這个人究竟是什麼人勒？詳細一个看，非是他人，荊州个刺史丁原也。（《三國誌》第九片第一段）

董卓見丁原率呂布揚長而去，面子上掛不住的董卓想派兵追殺，卻受到李儒勸阻：

是按怎李儒欲來擋住个？原來這個个李儒，他按爾目調扒真金，老早就看出著丁原身軀邊那位少年家，非比等閒之輩，必定是天下聞名，丁原个義子五原人氏那位驍勇過人个呂布，呂奉先了。呂布勇冠三軍，老早伊李儒已經如雷貫耳了。君子不吃眼前虧，縱然董卓來追出去个時陣呢，猶原未當得到半點个便宜，弄巧成拙反為不妙了。（《三國誌》第九片第一段）

設問的巧妙運用，可製造懸疑，讓聽眾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在呂布被李肅說服，以金珠、玉帶和赤兔馬收買，殺了義父丁原，投效董卓，王子龍如此評論並以設問製造懸疑：

故事來聽甲這一站，真是令人來感嘆了。世間竟然有親像這款見利忘義个小人，按爾認錢來做老爸，認權勢來做老爸。回想早當日，來投效荊州刺史丁原个時陣，猶原拜丁原為之義父，按爾有奶著是老母个呂布，受到董卓來買收个時存，也就來刺死了著丁原。今阿日為著董卓个權勢，又攔來拜董卓為之義父。古早人治咧講：點點滴滴看簷前，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甲來違背那名丁原个呂布，來日咁袂會來違背著董卓嗎？好戲還治咧後頭，好戲也治咧後頭咧。……（《三國誌》第十片第一段）

王子龍善用修辭技巧來使故事更加生動，更能扣人心絃，以下舉一段董卓大鬧鳳儀亭的片段來看王子龍綜合使用設問、譬喻、對偶、引用、類疊、排比等修辭技巧的繁複（下方畫線的文句後，括弧內的粗黑斜體字為筆者所加）：

聽見著呂布一下按爾講个貂蟬，何等个聰明伶俐呢，已經體會到這個貪生怕死个呂布，也是非常懾服那個个老奸賊董卓，如果若是按爾，欲怎樣完成為國除奸，為民除害神聖个使命呢？（設問）好一位貂蟬，不但蕙質蘭心而且展機靜看，她按爾看見著呂布驚驚慌慌，連說董卓不一定真緊著會倒轉來，他若無趕緊離開鳳儀亭是袂應个，希望這位个貂蟬个當忍辱負重暫時來委屈，等他想出良策个了後，馬上會接他離開著太師府了。

按爾話一下講煞个呂布，正正轉身欲來離開鳳儀亭个時陣，好一個个貂蟬，如果治咧這個緊要个關頭，呂布來離開，咁不是山高九仞功虧一簣，所作个功德敢是盡皆放火燒埔呢？（設問、引用）按爾連拖帶拉，來拉住這名个呂布叫一聲：「溫侯，溫侯-！妾身雖然是一個毫無主張个婦人家，亞不格惦在著司徒府个深閨繡閣，老早就風聞溫侯英名蓋世，神人同欽，以為是放眼當今天下第一位英雄，想未到溫侯，這爾仔懾服那名个老奸賊董卓，使貂蟬惦在太師府，何時何日才會當重見天日呢？（設問）」攔再聽起貂蟬含情脈脈來講這句話个溫侯呂布，更加心亂如麻了。雞屎落土也有三吋煙（引用），何況講是有勇無謀（對偶），剛強自負个呂布，聽見著貂蟬來講這句話，怎不難過萬分呢？（設問）亞不格實際上，他確確實實非常懾服那名个老奸賊董卓，可是惦在著伊人个面頭前，他哪甘來示弱呢？（設問）猶原死鴨阿硬嘴，再對貂蟬來治咧辯解，他不是驚他，他是忍他爾爾。當時這個个老奸賊董卓身掌大權，若無想出一個萬全之策，弄巧成拙就反為不妙了。希望貂蟬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

不耐就小事成大(引用、類疊)了。

就在呂布話剛剛來講煞个時陣，好一個个貂蟬，那兩蕊目調真是伶俐無比，一眼已經來看出著後花園轅公門來出現一個人了。這個人是什麼人？(設問)正正氣呼呼來接報，專程由朝廷个議事殿來拚回太師府，彼一個亂世奸雄个董卓了。這位呂布面向貂蟬，尻脊背來向著後花園个公門，當然董卓來出現，他呂布是無看著，亞不佻面對面个貂蟬是看得甲清清楚楚，看得甲明明白白。(排比)看他董卓已經出現恹在後花園了。他个義父所交代欲來施用个連環計，那無趁這個時陣緊鑼密鼓，欲哪有法度來成功呢？(設問)所以當看見著呂布還愣愣站在當場个時陣，好一個个貂蟬，按爾叫出著蚊子聲同一樣(譬喻)，只干那面對面个呂布有聽著，治咧後花園轅公門个董卓絕對是聽未著。聽見著貂蟬來叫一聲：「溫侯，既然你這爾仔懾服那 name 个董太師，妾身已經無重見天日个日子了。既然如此，也就予我一死了卻了。」

話一下來講煞个貂蟬，非常个逼真，再次轉一下身，對上不遠之處个荷花池欲來跳落去了。(配樂)(《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三段)

第二節 形象塑造之美

王子龍講古一直擁有眾多古迷，筆者在比較兩岸三位說書名家的說三國以後，筆者發現王子龍講古令人著迷之處，在於其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尤其擅長以對話描寫和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說書人取材於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和事件，發揮豐富的想像力，想像事件發生的場景和環境、人物的容貌特徵和神情體態，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對話？他們會有怎樣的看法？爲了將故事具體呈現，說書人虛構人物之間的對話和神情相貌，更深入想像描述人物的心理層面，歷史故事在說書人不斷的重新闡釋下，使說書作品充滿文學作品的虛構之美，藉由這樣的虛構想像，使他敘述的人物更加生動鮮明，更增添了逼真性。

王子龍透過對話描寫來直接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對話描寫除了使用的詞彙要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外，所表現的語氣、語調和說話速度也要能顯現人物特有的個性。除了在講述桃園三結義，劉關張初相遇時，就將三人的個性透過對話表現得淋漓盡致，已摘錄於第三章第一、二節；在《三國誌》第四十三集裡，透過對話又再度看到三人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在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袁紹派兵助曹，呂布率領殘兵敗將前往徐州投奔劉備，引發了劉關張三兄弟一番討論，王子龍這樣描述三人之間的對話：

聽見著役衙來通報个時陣，所有个人人攏大感意外，哪會知影以誠待人个劉備，按爾欣然大喜，大叫一聲：「呂布呂奉先，乃是當今个英勇之士，既然到下邳而來，千萬毋通怠慢，趕緊大開城門來迎接呂奉先了。」

就在劉備一聲个傳令，旁邊已經惹惱了彼一位胸無點墨，一條腸子透尻川个烏張飛，未忍到領頭，叫一聲：「大个啊！按爾哪對？按爾哪對？彼一個呂布乃是虎狼之徒，記得早當日，連同咱三個兄弟大戰虎牢關个代誌嗎？按爾走投無路，才走來到下邳欲來歸投著咱，如果咱若是收留他

個時陣，敢不是被天下人來恥笑咱甲呂布同流合污呢？」⁴⁶

「噯—！三弟，你言之有差了。此一時甲彼一時是大不相同。早當日個呂布，一時個執迷不悟，所以遭受到董卓來甲他買收，為他董奸賊來賣命，那也是理之當然，人之常情。後來個呂布，會當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幫忙彼一位忠君愛國，縱身成仁個王司徒王允，翦除彼個強凶董奸賊，算起來是功在朝廷，功在萬民。今仔日落難到在徐州而來，咱欲按怎會拒人於千里之外，按爾敢不是不仁不義呢？」⁴⁷

聽完他大哥一個來講了後，土人打直拳個烏張飛，按爾大喙開開，應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也難怪，烏張飛是土人，土人打直拳，哪有親像他大哥遐爾著摯說話呢！亞毋侂身軀邊彼位義貫山河個關雲長，猶原不以為然，「大哥啊！大哥！不肯來收留他呂布，並非為了咱三個兄弟惦在虎牢關，甲著他呂布一場個大戰，一己之私，所以才不肯來收留他。要知影這一個個呂布，乃是虎狼之徒，只干那憑他呂布，代先從事於丁原，後來遭受到董卓來買收，也就忘恩負義，斬死丁原，然後歸順董卓，又侂在刺死這名個董卓。由此可見，這一個個呂布，毫無氣節，可以說是一名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個人，如果若是收容呂布惦在徐州，恐驚為平靜個徐州帶來無窮個禍患了。希望大哥三思而後行，也就毋免因小失大了。」⁴⁸

關雲長話剛剛來講煞個時陣，旁邊彼位土人個烏張飛，猶原欣然來應聲：「對！對！對！對！對！對！對！對！還是二哥較摯說話，呀我一下子去乎大個說落到底，我就大喙開開咧。無毋對，我說毋來收容呂布呢，並不是為了大戰虎牢關個代誌，也就這個個呂布，真真正正可以說是十足個雜種仔子，吃爸倚爸，吃母倚母，按爾西瓜倚大屏，咱欲按怎來收

⁴⁶ 本段張飛的話共九十一字，進行二十三秒，平均每分鐘二三七字。

⁴⁷ 本段劉備的話共一五三字，進行五十三秒，平均每分鐘一七三字。

⁴⁸ 本段關羽的話共一九七字，進行一分六秒，平均每分鐘一七九字。

留著他呢？」⁴⁹

不只干那烏張飛極力來反對，就是連徐州原有百家个將士，糜竺連同孫乾、陳元雄，猶原極力來反對了。亞母過這位个劉備，他个個性就是這爾樣仁慈，以真誠來待人，同時擇善而固執，雖然看見著您二弟連同三弟，和幾位个將軍盡皆異口同聲來反對，只有他獨排萬難，叫一聲：

「二弟，三弟，諸位个將軍，恁冷靜想看覓仔，早當日个曹操聲聲句句欲來血洗徐州，在短短無多久个中間，也就攻陷徐州十幾座个城池，按爾殺得甲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雞犬不寧。是按怎樣仔猛然中間，默默無聞來退兵，難道是劉備一張批信个作用嗎？不是，那盡皆是彼位个呂布，按爾乘虛而入來攻伐他个後路个燕州連同濮陽，使得著曹操首尾不能兼顧，在情非得已之下，也就按爾放棄徐州，按爾收兵回轉關東，所以照按爾算起來，呂布是徐州城上上下下个恩情人。今仔日在走投無路之際，千里迢迢，專程來到著下邳來求投，如果咱若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敢不是變成忘恩背義，過橋斷拐，這豈是正人君子之所為呢？所以不管如何，應當著要以禮相待這位个呂布，才是禮之當然了。」⁵⁰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四段）

劉備感謝呂布曾偷襲燕州和濮陽，使得急攻徐州的曹操回師去救，無意之間解了徐州的燃眉之急。劉備感恩圖報，欲收留走投無路的呂布。關羽和張飛相繼反對，張飛更是著急。我們從對話中看到劉備的用語文雅，以禮待人，堅持講求仁義，要有正人君子的作為。關雲長的話裡顯示關公拒絕收留呂布，不是爲了個人的恩怨，而是不屑與呂布爲伍，更擔憂呂布反覆無常的性格，會爲徐州帶來災禍；而張飛不擅言詞，只急著反對，根本就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一連串的「對對對」，表現其急躁的個性，形容自己不如劉備和關羽那麼能言善道，

⁴⁹ 本段張飛的話共一〇八字，進行二十三秒，平均每分鐘二八四字。

⁵⁰ 本段劉備的話共二七二字，進行一分二十九秒，平均每分鐘一八三字。

一遇到要爭論的場面，就只能「大喙開開」。這也是顯現他尊重劉備大哥的地位，不能強橫無禮，只能試圖以自己不擅長的言詞來試圖說明劉備。

在這一段裡，王子龍又藉關雲長和張飛之口，重複敘述呂布的罪行。同樣的行爲，在劉備說來，呂布一時迷惑，遭董卓收買，是人之常情，後來助王允除董卓，已是功在萬民；偷襲燕州、濮陽，無意中解了徐州之危，也被劉備說成是有恩於己，顯現劉備凡事都從善意解讀的仁德爲懷。可是呂布的叛降行爲在關羽看來，無異是個「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的人」，毫無氣節可言；用張飛的話來說，呂布是「吃爸倚爸，吃母倚母，按爾西瓜倚大屏」的「雜種仔子」。光是從三人彼此的稱謂，劉備稱關張二人是「二弟、三弟」，關羽稱劉備爲「大哥」，張飛則喚劉備爲「大个」，就可顯現三人的文雅與直樸的差異，更藉著是否收容呂布，從三人的對話中充份突顯不同的思想和個性。

另外，王子龍模擬三人的性格，藉由三人講話的語氣、語調和速度來表現。研究欣賞講古藝術還是得從聲音文本著手，筆者縱然費盡「唇舌」描述王子龍講古時所使用的語氣、語調和速度，都很難以文字表現，再多的文字解說都比不上親自聽一趟書，來得感受真實。唯有真正去聽講古，才能感受它的美妙和真實性，才能感受到它是活的，改以文字敘述，已使講古成爲僵化、死的民間文學。因爲很難以文字真實描繪語氣和語調的變化，在這裡僅以明確的科學數據來解讀王子龍模擬人物性格時講話速度的變化。

從三個人的論辯中，劉備和關羽講話的速度不疾不徐，展現他們的文雅與穩重。化身劉備時講話的速度平均爲每分鐘一七三個字到一八三個字，化身爲關羽講話的速度，平均每分鐘是一七九字。一般人的講話速度每分鐘約在二百字左右，關雲長的講話速度已顯穩重，劉備講話的速度更是慢條斯理。反觀張飛，講話速度每分鐘平均約二三七個字到二八四個字，其急躁莽撞的個性一聽即知。

筆者相當喜愛王子龍代言的莽張飛，每當他心有不平，「哇哇叫，巴巴叫」，樸直的言詞，不假思索，不加修飾，一傾而出，直率得令人讚賞。在呂布宴請

劉備，有意試探他是否真心禪讓徐州，酒後失言，稱呼劉備為劉賢弟，惹得張飛大發雷霆：

看見了方才呂布的一舉一動，本來對他非常惡感的張飛，也就強強欲來忍耐不住，噯，他們桃園三結義，劉備尚大呢，所以劉備是三元六，也現在呂布恰在叫他劉備為之賢弟，也若按爾呂布特大个四元八了呢，這也難怪這個土人个張飛未忍到領頭，新仇舊恨全部湧上心頭，伸手對上桌上來搭落去。（配樂）

一聲个霹靂，真是震驚全場，使得彼名狂妄自大个呂布，本來欲來敬他劉備喝燒酒，按爾喝甲一半个時陣，聽見著桌上頓一聲个時陣，彼個面做一下就來反青，看見性如烈火，哇哇叫巴巴叫个烏張飛，豹眼圓睜，破口大罵：「吃爸倚爸，吃母倚母的呂布，你是什麼叫峭？你是什麼款个東西？你也有彼款个資格，稱我个大哥是賢弟，也若按爾，你不就比黑張飛較大嗎？偌大？偌大？有親像干羅遐大嘸？小子你啊，不想阮大哥，乃是金枝玉葉漢室个宗親，志節可嘉，誓死欲來匡扶漢室，哪有像你這个个狗子，按爾有奶就是老母，按爾代先投效丁原，恰再刳死丁原；後來投效董卓，又恰再刺死著董卓，佇遐走投無路，乎我大哥收容恰在徐州，可以說親像一尾寄生蟲同樣，竟然敢跟我大哥稱兄道弟，你實在是欺人太甚，不但欺負著我个大哥，同時也欺負著俺張翼德。來來來來來！恰在虎牢關刳你無死，今仔日，你如果若是好叫小哪，出來，出來外口，跟俺張飛手底下來見一下高低咧吧！」

（《三國誌》第三十片第一段）

這段敘述的講話速度，從講故事的每分鐘一九八字，到現身成為張飛語氣時，每分鐘為二一三字，快人快語，將張飛真率的性格表露無遺。

古典章回小說向來擅長透過人物間的對話、行動和環境描寫來表現人物個

性，但對人物的心理描寫較少著墨。王子龍採對話描寫人物，經常是聯結行動描寫和心理描寫，細膩描述人物個性，使書中人物逼真化，彷彿重新活在聽眾的面前。同樣在敘述劉備力排眾議，開門迎接呂布之後，正人君子的劉備受到呂布甜言蜜語的矇騙，誤以為呂布真心解救徐州，才導致戰敗逃亡，甚至有意將徐州禪讓給呂布。王子龍針對劉備和呂布之間互動，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寫：

按爾用心計欲來奪佔關東的燕州連同濮陽，哪會知影好景不常，反倒轉來曹操殺得甲麾師大敗的呂布，今仔日走投無路，投奔來到在徐州，想不到這一位仁人君子的劉備，竟然自將執掌徐州的大印欲來禪讓予他呂布，確實使這位呂布大喜過望了。呀你著知，這一個呂布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有勇無謀，同時貪得無厭，用搶的都欲搶來了，何況這是這位劉玄德出自內心上的至誠，所欲來禪讓予他，他當然是求之不得了。按爾目矚酷酷，內衫看做內褲，按爾毫不推辭，伸手欲來接過徐州的大印了。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六段）

王子龍先以第三人稱方式來敘述呂布從一名走投無路的敗逃之將，聽到劉備要讓他接掌徐州大印時，毫不遮掩情緒「大喜過望」，接著點出呂布的有勇無謀，貪得無厭，竟然不識時務，毫不推辭就直接伸出手來想要接過印信。卻突然聽到一聲：

「哼—？」

歐—！按爾看見站在劉備背後，彼一位面如重棗，臥蠶眉八字，丹鳳眼雙睛的關雲長，兩道的目眉做一下來駛坦斜，兩蕊的丹鳳眼非常的圓睜，不怒而威，只干旦「哼」這聲而已，使得距離不遠的呂布未輸干旦小鬼來見到閻羅王同一樣，自將欲伸出來的手，做一下倂來收倒轉去了。這也難怪，三國中的關雲長有神威之稱，尤其這名呂布，乃是魑魅魍魎

之輩，邪不能鬥正，看見著關雲長兩道个目眉一下子駛坦斜个時陣，也就不戰而慄了。方兼有一個面黑如鼎底，按爾虎頭燕頤的黑張飛，兩蕊的豹眼，儼然親像欲吃人的凶獸同一樣，好親像彼名个呂布只要將徐州的大印來接過手，他就不能甲他善罷干休了。侂再看見呂布背後彼名个陳宮，按爾伸手在他的後衫枝來釣一下，釣一下，雖然是頭腦簡單的呂布，佇个此情此境，不得不也著要急流勇退了。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六段）

就在呂布伸出手的同時，聽到一聲「哼」，發自關羽充滿警告意味的聲音，王子龍帶著聽眾環顧呂布的處境：劉備的身後立有橫眉怒豎的關羽和準備廝殺的張飛，同時呂布的謀士陳宮站在其身後，扯一扯他的衣襠，暗示他絕不可以接受，即使呂布再怎麼頭腦簡單，也得把手收回來。在這段敘述裡，王子龍以幾乎停敘的速度，描述呂布伸出手的那一刻所發生的情景，他掌控全部的發展情境，重建事件的現場空間，聽眾在聽書的同時，彷彿回到徐州現場，隨著王子龍來目睹當時所發生的一切。而王子龍在這一段的講話速度，在前一段描寫呂布的心理，每分鐘是二〇三字，這一段講到呂布伸手的剎那，講話速度已超過每鐘二五〇字，聽眾也能感受到當時那種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

在這一集裡，王子龍不僅以對話來呈現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各具特色的個性，兼以爲了禪讓徐州，呂布與三人之間行動和心理描寫來突顯呂布見獵心喜，復有所顧忌的複雜心情，此處更以劉備和呂布二人的互動和對話，突顯劉備光明磊落和呂布的貪得無厭的對比。呂布在關雲長出聲警告後，察覺關羽和張飛的敵意，又有陳宮的及時提醒，便假意推辭：

（呂布）按爾乾笑一聲：「劉使君，呂布無代故是一名个勇夫，同時是一名漏網之魚，會當承蒙劉使君來收留，也就感激萬分了，哪敢侂再承蒙劉使君禪讓為之徐州牧呢？」

「噯—！呂溫侯，你無聽人佇咧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若劉備身世凋零，出身微賤，而且名不見經傳，哪有親像溫侯名震天下呢？方兼溫侯對著徐州上上下下的人，可以說是恩同再造，會當執掌徐州，這是順理成章，冠冕堂皇，溫侯哪通這爾仔固謙，哪通這爾仔推辭呢？」

當這個目睷糊著蚵仔肉，酷酷的呂布倌再聽見劉備一下按爾說，正正欲倌再應承个時陣，好一個个陳宮，按爾比較卡機警，看見到關雲長連同黑張飛，以及雙旁眾將的神色，盡知影這個目睷酷酷，內衫看做內褲的呂布，如果若是不識抬舉來接受劉備的大印，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趕緊咳一下咳嗽，叫一聲：「劉使君哪！自古人道強賓不壓主，希望劉使君毋通按爾做，如果劉使君若是按爾做的時陣，恐驚溫侯連同陳某也就無容身之地了。今仔日溫侯連同陳某，誠心誠意來歸順徐州，只要劉使君來收留，也就感激萬分了，哪敢倌再高攀著這個大印呢？何況劉使君眾望所歸，德庇徐州，更加不行來讓出這個大印，如果劉使君若是讓出這個大印的時陣，在天有靈的陶太守必定未當來瞑目了。希望劉使君千萬毋通過分个牽強了。」

（《三國誌》第二十九片第六段）

在王子龍的敘述裡，劉備以誠待人，對人毫無懷疑防備之心，並且知恩報本，擇善固執，對他人對呂布的疑忌不以爲然；而呂布則爲反覆無常，恩將仇報的投機份子，二人形成正邪雙方的強烈對比。王子龍除了依循羅貫中安排的情節，以呂布先後背叛丁原和董卓，來顯示呂布反覆無常，背主求榮的性格，在「貂蟬戲呂布」一節裡，更是以心理獨白的方式，深入刻劃有勇無謀的呂布對妻妾被董卓強佔，敢怒不敢言的複雜心理：

堪悲堪嘆的呂布，自信滿滿，以爲他生做風流倌儻，翩翩玉樹，有美男子之稱。這一位个貂蟬，絕對有難言个苦衷，若是無者，絕對未家己一

個人，她按爾恹在太師府的後閣粉身脆命，痛哭流涕。

（《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一段）

自以為是的呂布，認為自己的俊美勝過肥癡的董卓，貂蟬委身於董卓，必有難言之隱，殊不知自己早已陷入連環計中。在鳳儀亭裡，呂布聽到心愛的美人貂蟬要求他速速拯救她離開太師府，在心中算計利益的呂布又猶疑不決：

聽起著貂蟬一下按爾講个呂布，歸个人做一下仔來愣去，儘管他萬二分來愛慕這位个貂蟬，亞不倌呢，他未應繼不為他个後路來打算。卡輸治咧這個時陣帶走著貂蟬，萬一那隻老豬哥个董卓，若是回轉太師府找無貂蟬个時陣，必定會暴跳如雷，詳細來追問之下，被著那個个老奸賊董卓來查出講他來帶走著貂蟬，不管他甲那 name 个董卓是義父子之名，愛之欲其生，怨之欲其死个老奸賊董卓，為著爭風吃醋，絕對未放他溫侯呂布來干休了。憑現在个董卓，當道弄權，一手遮天，任憑他溫侯呂布勇冠三軍，猶原孤掌難鳴了。不但一切的榮華富貴盡該烏有，恐驚連他个性命猶原是難保了。榮華富貴切身个問題，連同這位心愛的愛姬貂蟬，哀哀切切一再來治咧催逼，希望呂布趕緊來帶他離開太師府，真是使這個个呂布心亂如麻了。畢竟是一位反覆的小人，並非是純情的君子，因此投鼠忌器个呂布叫一聲：……（以下省略）

攔再聽起貂蟬含情脈脈來講這句話个溫侯呂布，更加心亂如麻了。雞屎落土也有三吋煙，何況講是有勇無謀，剛強自負个呂布，聽見著貂蟬來講這句話，怎不難過萬分呢？亞不倌實際上，他確確實實非常懾服那 name 个老奸賊董卓，可是恹在著他人个面頭前，他哪甘來示弱呢？猶原死鴨阿硬嘴佩，再對貂蟬來治咧辯解，他不是驚他，他是忍他爾爾。當時這個个老奸賊董卓手掌大權，若無想出一個萬全之策，弄巧成拙就反而不好了。希望貂蟬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就小事成大了。

（《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三段）

在「貂蟬戲呂布」一節裡，王子龍以豐富的心理描寫呈現貂蟬、呂布和董卓三人的內心世界，尤其突顯貂蟬聰慧過人，挑撥呂布和董卓反目成仇，在鳳儀亭裡挑起董卓和呂布的戰火：

就在呂布話剛剛來講煞個時陣，好一個個貂蟬，那兩朵目矚真是伶俐無比，一眼已經來看出著後花園公門來出現一個人了。這個人是什麼人？正正氣呼呼來接報，專程由朝廷個議事殿來拚回太師府，那一個亂世奸雄個董卓了。這位呂布面向貂蟬，尻脊背來向著後花園個公門，當然董卓來出現，他呂布是無看著，亞不佻面對面個貂蟬是看甲清清楚楚，看甲明明白白。看他董卓已經出現恹在後花園了。他個義父所交代欲來施用個連環計，若無趁這個時陣緊鑼密鼓，欲哪有法度來成功呢？所以當看見著呂布也來站在當場個時陣，好一個個貂蟬，按爾叫出著蚊子聲同一樣，只干那面對面個呂布有聽著，治咧後花園公門個董卓絕對是聽未著。聽見著貂蟬來叫一聲：「溫侯，既然你這種懾服那各個董太師，妾身已經無重見天日個日子了。既然如此，也就予我一死了卻了。」

話一下來講煞個貂蟬，非常個逼真，再次轉一下身，對上不遠之處個荷花池欲來跳落去了。（配樂）

看見著貂蟬欲來跳入落荷花池，手忙腳亂個呂布欲那會行目矚金金看，看見這位如花似玉個心上人來投池而死呢？趕緊踏一步進前，伸著他個雙手，再次自將那位個貂蟬來抱進懷中了。就在這個時陣，距離不遠個董卓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大罵一聲：「畜生！禽獸！六畜不如個呂布，你真個是色膽包天了。」（配樂）

（《三國誌》第二十片第三段）

在貂蟬的設計之下，讓董卓親眼目睹呂布對貂蟬的無禮調戲，卻又能讓貂蟬事後得以託言自己是在呂布的威逼之下，欲跳水全節，惹得董卓對貂蟬更加的憐愛，對呂布更加的痛恨。火冒三丈的董卓親睹呂布調戲愛姬，恨不得當場取他性命：

中計就還，緊緊來抱住貂蟬的呂布，他按爾恐驚只為傾國傾城个美人跳下荷花池香消玉殞，作夢著想不到，治咧个這個緊要關頭，他按爾聽見著董卓个喝聲，儼然像天旋地轉，晴空霹靂同一樣，使得著同場个呂布，按爾驚得甲魂飛天外三千里，魄散九霄萬重天，任憑這位个呂布外爾仔驍勇，畢竟是貪生怕死之輩，尤其是早就予那名董卓來壓落底了。而且問心有愧，也就在驚忘在當場个時陣，看見著那位肥甲一隻干那像豬公同一樣个董卓，他按爾氣喘如牛，走來甲在鳳儀亭邊，看見呂布那个方天畫戟來攔在鳳儀亭，隨時惡狠之自將那支方天畫戟來奔起來，未輸甘那像欲來吃人个野獸那一樣个精靈恐怖，那呼呼衝過鳳儀亭，已經對上荷花池邊而來了。

當場个呂布，真知影那一個董卓愛之欲其生，怨之欲其死，尤其毫無人性。抓姦在床，抓賊在賊，當場被看這個个董卓來出現著，麥講他呂布不是董卓的親生子，縱然呂布那是董卓的親生子，那一個殺人如麻的董卓絕對也未放他个干休了。急忙忙个呂布已經無法度來顧全那 name 个貂蟬了，自將貂蟬輕輕來放在土腳兜，轉一個身對上後花園仔按爾來衝出去了。呂布个腳手非常个敏捷，彼一個个董卓又攔老，又攔大籬，按爾走無幾步个時陣，已經氣喘如牛了。尤其是憤怒到在交加之際，目調金金看見來著那個个呂布欲來揚長而去，憤怒交加个董卓雖然追未到，自將手中个方天畫戟也繼按爾對上呂布个背後射來了。

惦在著後面个貂蟬按爾暗暗來歡喜，暗暗來治咧祈求上天希望這隻个方天畫戟，會當自將那一個反目無常，見利忘義个呂布來射死，也就會當

為大漢朝來除那一大害，欲來除掉這個董卓也就無什咪款个困難。哪會知影天不從人願，那走那來治咧越頭个呂布，看見著那個个董卓來追未到，反面不認人个董卓，按爾竟然自將歸支个方天畫戟對他个後面按爾射來了。如果那不是那走那越頭个時陣，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就穩死無生了。眼看方天畫戟，已經將近得中个時陣，好一個个溫侯，真真不愧是人人所尊稱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講卡慢，來卡緊，方天畫戟一下射到位个時陣，看他起一个腳踢，啪一聲，自將方天畫戟來踢倒轉差不多七八呎，藉彼咧空間个呂布，像喪家之犬，漏網之魚竄過轅公門，也繼按爾逃之夭夭了。

（《三國誌》第二十片第四段）

「鳳儀亭擲戟」一事與前述呂布欲伸手接過徐州大印一般，都是發生在極短的瞬間，套句王子龍的話說，真是「講卡慢，來卡緊」，王子龍以極大的密度來詳述這一瞬間的經過及人物的心理變化，光是憑史書上聊聊數語或羅貫中簡筆敘述，實在無法在說故事的同時滿足聽眾，因此王子龍加入了許多虛構的動作和對話，至於人物的心裡的想法，自然更是虛構而來。

雖然是虛構的情節，但聽眾卻不認為造假，因為王子龍所虛構人物的對話、行動和心理，都入情入理，符合聽眾的認知和期待。在聽眾為貂蟬和呂布緊張的時候，預料盛怒的董卓必有所行動，果然就讓聽眾彷彿親臨現場，看到肥癡遲鈍的董卓氣喘噓噓，奪過方天畫戟朝呂布後背擲去，身手敏捷的呂布就在回頭之際一腳踢落，一手設計一切的貂蟬心中暗喜，在一旁觀看事件的發展，卻假意驚魂未定。若在舞台上戲劇表演，三人的反應在同一時間發生，但觀眾卻不見得能看到他們的內心世界。聽書的聽眾在王子龍的帶領下，分別將焦點輪流聚集在三人身上，清楚知道每一人物的反應和思想。

王子龍對事件細節的大量描述，精雕細刻，使得聽眾有如親眼目睹事件的經過，讓故事充滿逼真性，而這樣的逼真卻是虛構出來的。由此可見，文學敘

述的虛構性和逼真性是共同存在的。

其實，細細比較王子龍和大陸說書名家袁濶成、連麗如的作品，會發現：王子龍並沒有像他們二人去細述人物的容貌服飾，以及在《三國演義》中佔大部分的戰鬥場面。聽眾對王子龍《三國誌》裡的人物相貌，最具體的莫過於關雲長，因為王子龍會不斷重複引用桃園明聖經的經文來強調關羽的形象是：

火龍燒赤兔，水獸鍊青鋒，臥蠶眉八字，丹鳳目雙睛，五龍鬚擺尾，一虎額搖身，精忠沖日月，義氣貫乾坤，韜略期孫臧，機謀勝范增，鬚長義更長，面赤心尤赤，英雄氣蓋世，燭殘刀破壁。⁵¹

除此之外，其他的人物恐怕都只有籠統的印象。王子龍講古敘述的逼真性，不在於有形的外觀細繪，而在心理的細部描寫。

我們閱讀文學作品大都從故事人物的思想行爲或言談舉止的敘述中，瞭解人物的性格，現代文學理論認為：一位優秀的作者會盡量減少干預，讓讀者自行判讀故事人物的忠奸善惡，如果作者想要強行指導，常會引發讀者的反感，認為作者技巧拙劣。

可是王子龍毫不避諱，在敘述人物時，會直接在人物的前面冠上主觀評語，提到呂布時，就說是「吃爸倚爸，吃母倚母，有奶就是老母」的呂布，或是「貪小利誤大事，見利忘義」的呂布，有時說「六畜不如，畜生禽獸同一樣」的呂布，或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呂布，或是「三八假賢慧」的呂布；說到董卓，就說是「野蠻成性」的董卓，或是這個「醜又倨厚屎，生做大箍干旦像豬公同一樣」的董卓；說到曹操，就說是「奴欺主，吃不久」的曹阿瞞；說到張飛，就說是「一條腸子透尻川，土人扑直拳」的張飛，或是「性如烈火，哇哇叫巴巴叫」的黑張飛，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將主觀的好惡心直接作為人物

⁵¹ 引自《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05頁。

的形容詞，意圖影響聽眾的判斷，但是聽眾絲毫不以為意，樂意接受他的指導。王子龍何以能讓聽眾解除警覺，甘心被剝奪主體意識，隨著說書人的敘述而起伏呢？

趙毅衡（1998）認為文學敘述的逼真性「並不完全是敘述作品內在的一種品質，而是作品與讀者認為是真實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造成的讀者對作品的態度」，而「逼真性的首要條件是敘述文本與讀者分享對敘述內容的規範性判斷」。⁵²王子龍講古的逼真性來自他對人物的描寫獲得聽眾的共鳴和認可，聽眾自願忽視作者的敘述干預，從而與虛構世界取得認同。其間所憑藉的就是說書人和聽眾之間共同的文化程式。聽眾認為說書人這樣的安排是合情合理的，所合乎的情理，其實就是說書人和聽眾所處的社會文化形態所決定的共同規範。

⁵²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頁。

第三節 書外書之美

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常常停下來穿插一個或幾個與故事情節有關聯而關係又不甚緊密的事物，然後才回到原來的故事線索上。這些靈活的穿插，稱之為「書外書」。書外書對故事的推展沒有影響力，即使刪除也不會妨礙情節的發展，有了它，卻讓聽故事的人有意外的驚喜。

書外書往往具備了知識傳達的功能，因此書外書的創作，可以展現說書人的才華和底蘊。王子龍藉由書外書的創作，將他豐富的歷史知識、典故和社會風俗傳遞給聽眾。

一、對於傳遞歷史知識、典故的苦心

王子龍有心利用講古重建中國歷史系統，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卻以他個人的模式對漢文化的二十四史進行解讀，從第二章第四節所整理，有關王子龍講史系統的紀錄，可以看到在他的歷史系統裡，是以歷史演義為主，有一些並非歷史演義的章回小說，因為作者為求故事的逼真性，將故事放在歷史背景的大敘述裡，甚至加進了幾位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些在史學家眼中的稗官野史，都被王子龍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因為他和一般人一樣，他的歷史觀都來自幼年所接觸的傳統戲曲和講古故事，亦即來自民間非官方的教化系統。

王子龍進入廣播電台，基於個人的上進心和工作的需要，他遍讀各類章回小說、鄉土傳說和稗官野史，也涉獵歷代的史書記載。在刻苦自學紮下深厚基礎，他深知正史與野史的記載是有出入的，但是如果捨棄野史傳說，完全依照正史來講古，不僅顯得枯燥，縱然加上他的豐富想像力和舌粲蓮花，恐怕也無法為長久以來早已熟悉野史，並將野史視為正史的廣大人民所接受。因此他只能依循小說主線進行敘述，再利用評論提出個人的看法，遇有明顯謬誤之處，

再加以解說更正。因此，他在講《西遊記》時，會特別說明故事中所說的貞觀年代不符合歷史事實，這已經在第二章略述經過。王子龍《三國誌》的情節發展所依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但是《三國演義》經過時間考驗，雜揉了史書記載、民間傳說和歷代說書人的想像，也已經無法忠實呈現歷史的原貌。若要針對每一個事件的真實性一一說明，恐怕只會將故事切割得支離破碎，亦無法為人們所接受。

就王子龍整個講史系統而言，他想要建立人們對中國歷史的架構和概念的認知；就個別的講古故事而言，他著重在歷史知識和典故的傳遞和解說。王子龍的《三國誌》基本上完全依照羅貫中的結構來進行，並沒有提出個人對《三國演義》敘述不實的糾正。比較常出現的是對歷史典故的解說，例如在《三國誌》第二十六集，董卓大鬧鳳儀亭後，李儒勸董卓要效法楚襄王絕纓會的氣度和智慧，以收買呂布的效忠：

聽完董卓來講了个李儒，真是搖頭嘆息了，想袂到雄心萬丈一代霸師个董卓，竟然為著一个長頭髮阿欲來除殺著他最得力个猛將溫侯呂布，怎不叫這個狗頭軍師个李儒來寒心呢？亞不格他非常了解著董卓在當治咧烽火頭，如果那是直言來相助必定會引起著董卓惱羞成怒，到那咧時陣弄巧成拙就得不償失了。好一個奸奸鬼鬼，詭計多端个狗頭軍師李儒，按爾溫捫萬分叫一聲：「太師爺，請暫息雷霆之怒，請你心平氣和聽屬下來講下古早時代一段个故事。」

「李儒啊！你是專工塊甲我過意不去？老夫當治咧生氣，你欲講古予我聽？」

「太師爺，方才門生已經對你講過了，希望你心平氣和，這段个故事與太師爺確確實實有脈脈相關。」

「什麼故事跟老夫脈脈相關呢？」

「太師爺，當時春秋戰國个楚襄王絕纓之會，不知太師爺是不是曾來看

過？是不是曾聽過呢？」

「什麼治咧楚襄王絕纓之會？老夫無曾來看過，老夫也不曾來聽過。」

「太師爺！春秋戰國个楚襄王，有法度來成其楚國的霸業，盡皆仰仗他麾下名个大將叫做蔣雄，亞不恪楚襄王有一名个愛姬，生作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真是人見人愛，妖嬈無比。有一回，楚襄王恹在後宮个所在，辦宴來請著他蔣雄。酒後亂性个蔣雄，竟然在著宮中來調戲著楚襄王的愛姬，照講楚襄王必然會龍顏大怒，來怪罪那名个蔣雄才是順理成章。豈知好沉著的楚襄王，不但無來見怪著蔣雄，當蔣雄來酒醒了以後，反倒轉來百般來安慰，對蔣雄來言明，講某死是君妻，衫破才是君衣。何況那名个愛姬並非是他个元配，無代故是一名个姬妾而已，欲那會應仔為著一个微不足道，區區个姬妾，也就來破害著君臣个感情呢？所以不但無來見怪他蔣雄，反倒轉來恪再自將那名个愛姬，也繼按爾予蔣雄來為妾。後來這一位个楚襄王，按爾遭受到秦國个兵馬來圍困个時陣，千鈞一髮，性命像風中个燈火，穩死無生之際，幸遇這位个蔣雄，他按爾捨死忘生，奮勇當先，以死來力拼，也才有法度來解放楚襄王來脫離開著萬軍之中了。」

「噯？」亂世奸雄个董卓，他是何等个老奸巨猾呢？聽完李儒治咧這個時陣來講起著這段楚襄王絕纓个故事，哪裡體會袂出著這狗頭軍師个李儒話中有話，故事中有故事呢？

王子龍藉李儒之口，不僅問董卓，也是在問聽眾：是否聽過絕纓會的故事？他不僅透過李儒，讓董卓知道，也讓聽眾明瞭「絕纓會」的典故由來。

王子龍想要藉說書來培養聽眾正確的歷史觀，瞭解歷史的演進，但是說書要兼顧其娛樂性，無法避免虛構和誇大，因此說書並不能等於歷史的教科書，只能視為歷史的再現。他講史以章回小說為主，他參考了正史的記載來考證小

說中有關歷史的信偽，有時更拿史書的記載來做為講古的補充資料，而不是完全憑史書來對故事直接進行刪改，以保存故事的趣味性，符合聽眾的習慣。試以《三國演義》第十二回曹孟德大戰呂布，原著敘述僅有「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⁵³」聊聊數語，在王子龍《三國誌》第四十二集裡如此敘述：

兵不如者，勿以挑戰；力不如者，勿以持久。也就是說兵力的強弱，如果比不上對方者，千萬不通向別人來挑戰，糧餉的充實，如果若是比不上別人個時陣，千萬不通來拖落去，速戰速決，方為上策。

亂世奸雄的曹操，雖然用兵如神，肺腑深沈，無奈彼一個勇冠三軍個呂布，會當來攻取濮陽連同燕州之地，使得這個曹操猶原久攻不下。在興平元年，興平元年也就是漢獻帝登基個第五年，秋天個九月，按爾回師倒轉來到濮陽，連同彼一個呂布交鋒對壘以來，一眨眼已經攻打一百多天。經過三個多月，已經到暫冬天了，雙方也恰是相持不下，各有傷亡。

哪個知影屋漏竟遭連夜雨，船破又遇對頭風。同在彼一年，關東一帶，竟然會發生天災地變，蝗蟲忽起，按爾吃盡禾穀。使得關東一帶個米呢，按爾貴甲一石差不多將近五萬錢，五萬錢猶恰無法度買到一石個米。古早時代個一石，彼個學名呼做一斛，「石」恰再下來是「斗」，十斗為之一石，十升為之一斗，十合為之一升。按爾算起來，等於五萬錢才有法度買一斗米，一斗米才差不多二四五斤爾爾。可見說彼當陣個米是貴甲親像珍珠同一樣……（《三國誌》第二十八片第二段）

王子龍參考史書裡的記載後，補充發生的實際時間為興平元年九月，並加以解說一斛米的重量，讓聽眾有更具體的概念。

⁵³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 96 頁，漢風出版社，1998 年

在《三國誌》第一六九集敘述孫權採納張紘的建議，決定遷都秣陵，並命令呂蒙建築濡須塢，王子龍插敘一段，說明南京即古之建業，又名石頭城：

故事來聽到這一站，小弟必須要俾再進一步來說明，東吳个孫權按爾秉承父兄之業，本來建都愜在南徐，是按怎欲遷往秣陵个石頭城呢？原來這位个孫權，按爾聽從東吳第一謀士个張昭連同張紘以及彼位魯肅來建議，認為秣陵面臨長江，山江起伏，氣勢雄偉，真是有王者之象。應該遷都前往秣陵來建城，才會當使東吳更加倍个壯大，使得東吳更加倍个繁榮。親自來鑒定个吳侯孫權，看見著秣陵一帶，左青龍右白虎，按爾曲手有力，後山又俾再真陡，堪稱是臥虎藏龍之地。所以福至心靈个孫權，也就當機立斷，命令呂蒙來監工，愜在秣陵來建造石頭城，取名為之建業，也就現在个南京，也就現在个南京，真是歷代相傳个王者之地。同時為了有備無患，欲來防患彼一個野心勃勃个曹操，欲來報赤壁之仇，興兵南下。所以採納了呂蒙个建議，愜在石頭城建業个上游，立陽个西南邊，治咧濡須來建造堤防，同時又自將船塢，按爾建為水師个根據地，欲預防彼一位曹操來南下。所以名揚中外个南京呢，這個典故也就按三國个吳侯孫權，愜在石頭城來建都而來。故事聽到這一站，使咱俾再想起一句个成語：講「三日不見，非是吳下阿蒙」，這句成語呢，相信真多聽眾朋友，攏總曾來聽過，什麼叫「三日不見，非是吳下阿蒙」呢？

這個吳下个阿蒙，也就是東吳个呂蒙，也就現在來建造這座个濡須塢，按爾使得曹操百萬个雄師，難以攻進東吳个一腳步，反倒轉來，俾再損兵折將，徒勞無功，退兵回轉許都。這是後來个代誌。（《三國誌》第一一三片第一段）

在這裡藉著敘述石頭城及濡須塢的建造，預敘其發揮效能，使曹操大軍再

度南下仍無功而返，保全了東吳六郡八十一州。並且兼以插敘介紹「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典故的由來：

這位个呂蒙，字子明，乃是汝南富陂人士，起初也就跟隨孫策，來做為一名个兵士。只因這個呂蒙勇敢善戰，屢次破賊立功，所以呢，深深來受到孫權他大兄孫策个賞識，所以晉封為之申陽令。

無奈這位个呂蒙，乃是行伍來出身个，按爾不學無術，所以當這位孫權來繼承父兄之志了後，按爾屢次來苦勸這位呂蒙，必須要來多讀經書。亞不恪，甲字真正無緣个呂蒙，書若拿起來，就欲來拄龜，欲哪有法度來讀書呢？所以當彼位个孫權，按爾每次來遇到呂蒙个時陣，問他是不是有讀書？呂蒙盡皆以軍務繁重，按爾顧軍務都顧不去了，欲哪有閒通仔格再來讀書，使得孫權非常个失望。亞不恪孫權畢竟是三國中一代个霸主，所以真有耐性。按爾有一次个時陣，心平氣和，對呂蒙來開竅，對呂蒙來講真多話。講他雖然是勇敢善戰，亞不恪呢，將在謀不在勇，書，就干旦親像先生同一樣，如果他學識若是不夠个時陣，到了某一個階段，也就停頓不進了。人生在世，儼然親像逆水行舟同一樣，不進則退，所以苦勸他讀書，不是欲叫他來做治經个博士，應當著愛來觀看古早个戰略，略知往事，對他確確實實是有益無損。按爾經受孫權這款來開導了後个呂蒙，果然非常个有耐心，也就開始來讀書。

古早人自將讀書比做吃土豆同一樣，你若無吃，不知影彼個土豆个香，按爾愈吃愈繼喙，愈吃愈香，尤其書若是看了有趣味个時陣，也就愈讀愈愛讀。

經過孫權一番開導了後个呂蒙，真是大有心得了。所以奉命惦在秣陵建造石頭城，欲為之東吳建都之地个呂蒙，按爾發現了建業个上遊，立陽个西南邊，有一個濡須之地，彼個形勢非常个險要，原來這個濡須个江水，彼個水源是治咧巢湖，按爾東南邊串通長江，北邊是濡須山，南邊

是七寶山，雙邊个石壁按爾光滑無比，當中一條个水來通往巢湖，因此曾經有人來稱為「漕糧河」。看見濡須一帶个險要，好一個个呂蒙，按爾自從讀書了後，大有心得，隨時對他个主公吳侯來建議：愜在濡須个雙岸，按爾建造堤防，建造水壩，呈一個半月形，可以掩蔽陸上个步騎，同時可以建為水師个根據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也就無必要來懼怕彼位處心積慮，累次興兵欲南下而來个曹操了。

知人善任个孫權，完全來採納呂蒙个建議，所以毋那愜在秣陵來建造石頭城，同時塊石頭城个上游，立陽个西南邊建造濡須壩。也就呂蒙个濡須壩鞏固無比，使得彼位个曹操再次南下而來，損兵折將，徒勞無功，使得呂蒙个聲名遠震。

所以後來魯肅曾經來對他說一句話，講「君之才略，已非吳下阿蒙」，讀書明理，大有心得个呂蒙，猶原文諷諷來回答魯肅一句話，講「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了。所以「三日不見，非是吳下阿蒙」，這句个典故也就按這來个。

所以讀書是何等样个重要呢！這位个呂蒙，如果若不是彼位个孫權按爾耐心對他來開竅，使他讀書明理，同時大有心得，按爾愜在建業上游呢，建造這座个濡須塢，使得著東吳六郡八十一州，按爾穩如金湯，使得著彼位野心勃勃个曹操，猶原難得越雷池一步了。（《三國誌》第一一三片第一段）

上引這一段講古，除了介紹了石頭城的典故，兼有南京險要的地理知識，並同時結合「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和「吳下阿蒙」的典故出處，更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將說書的教育功能完全發揮。

二、交流社會風俗的用心

王子龍對民間信仰和風俗相當熟稔，在講古時會提供相關的常識，並表達個人的看法和解說。

他對恩主公的信仰崇拜，使得他在講《三國誌》時，遇到與關公相關的情節，便結合民間宗教習俗來加以解說。因此在講桃園三結義時，便考證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的出生日期，其中他認為關羽的生日是六月廿四日，即是民間信仰裡關恩主的聖誕。講到關羽被害時，又為信徒化解糾紛，並且解說了一段明聖經的經文，還介紹了關公的各種不同的封號，這一部份的原文請見第三章第三節兩岸聲音文本的比較。

另外，他還會在節目中穿插介紹風俗的由來，以下所引的這一段，與故事毫無關聯，而是應聽眾要求所做的回饋：

今仔日是舊曆个九月初九，也就是俗稱重陽節九月重陽。曾經有真多个聽眾朋友，按爾紛紛寫信向小弟來治咧建議：在聽眾朋友認為說，小弟博古通今，見識真多，如果若是當著重要个節日呢，會當自將這節日个來龍去脈呢，惦在節目中向聽眾朋友來解說一番，也予聽眾朋友在紀念節日个時陣，有進一步个認識，這實在是真有意義，這實在是真寶貴个意見。小弟當然是義不容辭，盡我所知影个，講出來甲大家摸參考。不過聽眾朋友來治咧呵咗小弟博古通今，見多識廣，小弟實在是愧不敢當。小弟一而再，再而三，在節目中治咧強調說，希望每一位聽眾朋友攞是我个良師益友，按爾甲我鞭策，使小弟會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蒐集咯卡多个豐富个資料以後，來播送予聽眾朋友大家來欣賞，也才無辜負聽眾朋友按爾苦心來栽培小弟。

今仔日就是九月初九个重陽節，啥咪呼做重陽呢？根據小弟所知影个，古早人个紫微斗數，這個九呢，九就是陽數，九月初九就是重陽數，所

以呼做重陽節。重陽節个起源呢，聽說是按漢朝初年，漢高祖劉邦个愛妾，也就是彼位戚姬，按爾被彼一個心狠手辣个呂后來慘害个了後呢，按爾奉侍戚姬个身軀邊，有一位貼身个宮娥叫做賈佩蘭，猶原被呂皇后來逐出宮門。相信若有聽過楚漢相爭个聽眾朋友，攏么會記得這段故事才對。

這位賈佩蘭被逐出宮門个了後，按爾嫁予一位平民為妻，按爾過了平凡个日子。有一擺，她甲她个尪婿治咧講宮中很多趣味个代誌，講起每年个九月初九呢，治咧宮中个戚姬連同漢高祖劉邦，攏有喝彼個菊花酒，因為九月菊花盛開，亞治咧宮中呢，攏用真多个菊花來做彼個菊花酒。也就因為這個賈佩蘭个傳說呢，所以九月初九喝這個菊花酒呢，也就漸漸盛傳於民間。到了後來三國盡歸司馬懿，晉代以及南北朝个了後，這個重陽節呢，也就漸漸受到民間个重視。

尤其是九月初九重陽節呢，有真多人攏欲去爬山，爬愈高說愈好，這究竟是啥咪款个典故呢？傳說晉朝有一位汝南个名士叫做恒景，按爾曾經跟隨一位有道之士費長房來學道歸落年。按爾有一天个費長房，對這位汝南名士个恒景來講：九月初九，您厝內一定有災難到來。為甲他逢凶化吉，希望這位个恒景，透早个時陣，會當帶領您全厝內个人呢，按爾去愈遠愈好，爬愈高个山愈好。因此這位个恒景，治九月初九个彼一天呢，也就甲您厝內个人揣咧按爾去爬山，去喝菊花酒。按爾到了初十，一下倒轉來个時陣，看見著您厝內養个一寡仔雞仔、鳥仔，按爾活跳跳，死翹翹，可是您全家个人卻是平安無事。也就有這個傳說，所以按晉朝以來呢，按爾每次九月初九个重陽節呢，攏有真多人攏欲去爬山，說爬愈高愈長歲壽。尤其是九月个季節，正正是秋高氣爽，也就是秋季旅行个好時光。所以九月重陽節呢，攏真多人去爬山，真多人去爬山，也就希望欲長歲壽个意思。尤其近年來呢，在本省朝野上下，一再來倡導，按爾九月初九重陽敬老个運動，更加來充實重陽節个內容，來發揚我中

華文化固有个倫理傳統，這就是九月初九重陽節个典故。小弟盡我所知影个呢，盡量講解出來予聽眾朋友來做參考，今後呢，凡是當著傳說的節日，小弟一定會盡量蒐取這個資料，進一步來講解予聽眾朋友來認識，這實在是真有意義呼，希望聽眾朋友多多批評指教。（《三國誌》第九十一片第七段）

九九重陽登高的習俗，在民間相傳已久，大部分的人對這個習俗的由來，或許具有普遍的認知，但對於重陽節喝菊花酒的風俗是如何來的，知道的人恐怕不多。經由王子龍的解說，也讓聽眾多了一層對風俗的認識。

由這段引文中，我們看到王子龍相當重視與聽眾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他在進入到中國大陸播出時，還打破當地的慣例，要求設置電話專線，以利收到聽眾的回饋。他講古時所操作的語言風格和欲傳達的道德規範，原就是民眾可以理解，且合乎審美態勢，才能受到大眾的喜愛。重視與聽眾的交流和對話，讓他在製作節目時，更能夠符合聽眾的期待。

第四節 風化之美

人類愛聽故事，而且能聽懂故事，是因為故事中那個虛構的世界，亦具備真實的世界相同的規律與法則，因此能為人們所理解。民間說書的流傳，向來是庶民認識社會各種樣貌，熟悉歷史人物與知識，從而獲得道德思想的途徑之一。由於說書具備這樣的教育功能，因此在現代文學敘述裡被認為是忌諱的評論干預，在說書裡卻成為聽眾期待的必要內容，聽眾們總愛問誰是壞人？誰是好人？期待說書人為他們歌頌英雄人物的品德，抨擊小人敗類的罪行，因此優秀的說書作品都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對人物的評論愛憎分明，而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

王子龍講古的成功，在於他除了依循羅貫中的故事框架外，也因為他在故事編碼所傳達的信息，能即時即刻為聽眾所解讀，亦即故事的編碼與解碼符合同一套文化程式的規範。王子龍的講古先後於不同的時間，在臺灣海峽兩岸播出，皆能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這也證明了臺灣民間和中國大陸，雖然曾經因政治因素而隔絕半個世紀以上，但早已經過長時空累積汰選的深層意識結構，形成中國人的集體意識，進而轉化為共同歷史記憶的認知體系和行為模式。

因此當王子龍以講古崛起於臺灣的廣播界，以長篇歷史大書傳播他主觀認知的道德觀念、歷史知識和人生態度，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而努力的時候，正是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展開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文化浩劫的時期。在中國文化發生斷層危機的三十多年後，王子龍卻以這套系統講史作品在大陸造成轟動，也使他在臺灣廣播講古事業告一段落後，卻在對岸延續，其間的巧合，或也可以歸之上天巧妙的安排吧！

王子龍很重視講古社會教化的功能，在《三國誌》裡所呈顯的宇宙觀、人生觀和處世哲學，符合民眾的詮釋意識，因此，即使王子龍不斷地在敘述裡展露說教的痕跡，也能為聽眾所欣然接受。當聽到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權奸害國時，聽眾正欲發怒，王子龍已先發嚴斥；當聽到關羽、張飛遇害，聽眾正待

唏噓，王子龍已代為悲歎。王子龍能夠預期聽眾的心理與期待，是因為他的社會意識，源自於大眾文化的集體意識，而能獲得聽眾的共鳴；而聽眾的認知和心理需求，也在聽故事的同時，獲得了認可與治療。

我們以《三國誌》作為典型研究的對象，探討王子龍在講古時所傳達的道德觀念以及隱含其中的人生哲理。

一、藉說書喚醒民眾的道德觀念

以通過時間考驗和篩選的章回小說作對說書底本，原就蘊涵作者的道德觀念，每一位說書人在運用時，對於原著呈現的道德觀念是否贊同，有各自的取捨，因此同樣的題材，經由不同的說書人來演繹，會產生各自不同的詮釋，並可以體現各個說書人所著重的道德傾向，因此我們看到王子龍和袁濶成、連麗如在說三國時，就表現出不同的道德傾向。

王子龍深受少年時在行善宮讀講善書的影響，在說書時具有濃厚的宣講性質。宣講制度原是清代為了輔助王法的不足，藉文學口才兼優且樂善向道之人，向民眾宣講，代天宣教化，重因果，講報應，勸人去惡從善，藉以喚起民心，化民成俗。王子龍在說書時，時時引用善書裡的文句，來佐證歷史人物的行為果報，採用大量的評論干預來勸善誠惡，說教的意味濃厚。

說書作品裡道德觀念的呈顯，不外乎對人物的歌頌和批判。王子龍對三國人物的歌頌，著重在忠義精神的突顯，不斷重複讚揚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生死不渝的兄弟情誼，是為後人異姓兄弟的楷模，例證請參見在第三章第一節有關敘述頻率的分析。

王子龍遵循羅貫中擁劉反曹的立場，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將原著敘述劉備稍顯機心或是同意屬下違背信義的行為，盡皆加以刪改，以維護劉備仁義全備的形象，唯有如此，才能說明何以關羽、張飛、趙子龍等人及百姓對他的擁

戴，甚至犧牲生命亦在所不辭，所憑藉的不單純是他的皇室血統，所圖的不是事成後的榮華富貴，而是受他仁民愛物的精神感召，願意死心塌地跟隨他，生死不渝。在劉備打敗曹操，取得漢中時，王子龍如此讚揚劉備：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這是四書裡中庸一句名言。這個意思也就是講：治理國家的政事，在得到人才，若得人才就要注重他自身健全；修養自身需要明白事物道理；研究事物道理，就要根據二字「仁愛」。今仔日劉皇叔，會當來殺敗一代梟雄曹操個人馬，攻進漢中重鎮，受到萬民百姓擁戴，受到萬民百姓按爾家家戶戶備辦香案，扶老攜幼擋道來迎接，彼種盛況，堪稱是萬眾一心，薄海歡騰，也無枉費劉皇叔一生愛民如子，惜卒如孫。由此可見，劉皇叔劉備會當得到著東川之地，真是眾望所歸了。由這點，也會當證明講：好人永遠是麥寂寞。

當這位劉皇叔，按爾踏進東川漢中南遲了後，馬上出榜來安民，同時格再開放賑倉，按爾拯濟萬民百姓，對所有漢中軍民人等，會應仔講是秋毫不犯，使得甲萬民百姓額手稱慶，佩服得甲五體投地，再三來稱讚這位仁慈之君劉皇叔，真是仁義不違天下。治亂世紛紛，人心不古，欲找像劉皇叔這款好人，實在是難能可貴了。俗語人講得好：君正臣賢，天下自當然太平。漢中南遲個萬民百姓，飽受兵荒馬亂，難得這位仁慈之君劉皇叔，會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處處為萬民來設想，若會當擁立這位劉皇叔為他主君，您相信會當過著太平盛世日子了。（《三國誌》第一三三片第一段）

除了讚許劉備的仁義獲得民心的擁戴外，也藉中庸之言來強調為政者應該要以仁愛為懷。雖然王子龍講古從不批評時政，但歷史上有許多事例可為殷鑑，這是不採譏諷的激進言辭，又能表達上位者應以仁德為重的立場，因此，即

使再政局緊張的時代，也從來不曾受到警備總部的監聽。

在《三國誌》裡，王子龍對故事中人物的行爲，歌頌讚揚的部分，集中在蜀漢幾位英雄人物的仁德義勇的事蹟。除了隨時藉事件評點人物的行爲表現外，由於對劉關張等人追求忠義精神的推崇，評論干預集中在對其他人物的批判上。王子龍針對故事人物違反傳統道德的行爲加以批判，希望能讓聽眾引以爲誡。在曹操戰勝張繡，引兵入宛城，聽到曹安民向其推薦張濟亡妻鄒氏的美貌，不顧道義糟踏婦女名節，以戒色詩來批評曹操：

胭脂畫面媚千端，龍麝薰衣俏百般，酒色害人人不見，綠楊花柳鬪體寒。

這是一句个戒色詩，亞不恪，通人攏知影酒色害人不淺，可是偏偏欲為色所迷。親像今仔日這一個亂世奸雄个曹操，猶原無例外了，……人治咧講，酒是色中个媒介，按爾憑其酒興个曹操，恪再聽見他个姪兒曹安民來言明，館驛後面仲小閣，有一位干旦親像天上有而世間無，雍容華貴个婦人家，按爾生做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講她有按怎嬌，也就按怎仔樣嬌，真是世間難得个美女。亞不恪詳細來詢問之下，才知影是彼個張繡个寡孀，張濟个未亡人。照講這位高高在上个曹操，一旦甲知影是望門个寡孀，絕對袂當來破壞人个貞節，才是理之當然。亞不恪這
个个曹操，不但是好色如命，尤其是色中个魔鬼了……。（《三國誌》第四十片第二段）

前段中畫有黑線的部分，即是王子龍對曹操好色行爲的批判，斥其爲色中的魔鬼。而對鄒氏甘心屈服威勢，不能死守貞節的行爲，羅貫中在原著裡只忙著敘述曹孟德敗逃之狀，並未說明張繡如何處置鄒氏，但王子龍可沒有放過她：

……所以在張繡踏入後閣小樓个時陣，已經慢一腳步了，按爾只干旦看見著這名不知廉恥个鄒氏，未輸干旦像待宰个羔羊，戰戰兢兢，按爾縮

治咧床角。憤怒交加个張繡，嫉惡如仇，一聲來踏瓦來，自將彼名个鄒氏來拉瓦來，叫一聲：「賤人啊！賤人！彼名个曹奸賊曹操往哪裡去？」驚得甲面無血色个鄒氏，只干旦用手來比對彼邊个窗仔門去，詳細一下看个張繡，看見窗仔門已經來打開了，分明曹操按著驛館个後面來逃走了。憤怒萬分个張繡，手起刀落，自將這名罔顧廉恥个敗壞名節个鄒氏，也繼按爾來砍落去了。(配樂)哀叫一聲个鄒氏，香消玉殞，魂歸離恨天，一命嗚呼哀哉。(《三國誌》第四十片第六段)

在王子龍的說書裡，對違反道德的人必定會遭受報應，這是宣講善書時，因果報應的觀念深植於心，也是民間信仰的集體意識。他也一併指責曹操爲了一逞個人私欲而引發戰事，致使黎民百姓遭殃的罪愆：

看見著宛城，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尤其最第一痛苦个人當然是無辜个百姓，按爾遭受著魚池之殃。彼個民房燒去差不多歸落百間，彼個無辜个百姓猶原慘死無計其數了，真是令人為了無辜个百姓，流下同情个珠淚。這個一來二去，是由啥咪人所來引起呢？也正正彼名亂世奸雄，好色如命个曹操所來引起个。如果若不是他見色起貪，今仔日好好孝，哪會殺甲血那流呢？原本就真誠來歸順个張繡，卜哪會倂再來節外生枝，惹成這場禍端呢？罪魁禍首，會應仔講就是那一個个曹操。由此可見，古早人治咧講个一句話是千真萬確：百善孝為先，萬惡淫逆天，為著一名望門寡婦个鄒氏，為著他一時个獸慾，按爾白白來犧牲一名勇冠三軍个典韋，連同他个姪兒曹安民，以及他个大後生曹昂，這個善用權術个曹操，真是得不償失呀！（《三國誌》第四十一片第二段）

王子龍在故事發展裡時時穿插台灣俗諺或昔時賢文來做爲對人物的評論，其中也隱含要向聽眾勸說的道理，他最常引用昔時賢文的「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來一再痛斥的呂布的反覆叛降行爲；以「愈奸愈愈貧窮，貪

貪巧巧天不從」來形容董卓和曹操。當關雲長走麥城，被執遇害時，王子龍這麼告訴聽眾，：

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這世話个意思，也就是講大丈夫來治咧做代誌个時陣，只說對甲毋對，嘸說利甲著害；只說順情理，抑是毋順情理，嘸說成功抑是失敗；只說萬世流芳，嘸說著一生个榮華富貴。（《三國誌》第一四一片第一段）

以關公從容赴義的精神，勸勉聽眾要爭大是大非，只要行事順情順理，無需計較一時的利害成敗，但求聲名能流芳萬世，受人敬重。

對於故事中其他次要人物的言行，反而是較常被王子龍拿來做為說教的事例。袁紹臨終前，因劉夫人故意曲解其意，指定由三子袁尚繼承世子之位，因而活活氣死，王子龍告誡聽眾妻妾多並不見得是幸福的事：

故事聽到這站呢，更加予咱這款个啟示：治咧古早時代封建制度，男為主，查甫人只要若是有才情个時陣，三妻四妾，並無什咪款个稀奇。亞不格呢，咱即麥以冷靜个眼光甲它看起來，古早時代有才情个查甫人娶三妻四妾，難道他有幸福嗎？

按爾為了爭權奪利，同室操戈是比比皆是。親像今仔日个袁紹，也就是很好个例，亞即麥目當今个社會呢，有真多人君性未改，响一，亞若有才情个時陣呢，猶原欲娶三妻四妾，要知影講一某無人知，兩某是相下代。親像古早時代有很多个鐵證，攞會當引以為鑑。親像孔夫子所講个一句話：一夫一婦，乃是人倫之大道。親像今仔日个袁紹，如果若不是世子个地位，是按怎會予他這位大某个劉夫人，活活來氣死呢？（《三國誌》第七十片第五段）

又如李肅與呂布有同鄉之誼，曾為董卓招降呂布，但最後卻為呂布所斬殺，王子龍同時批評呂布和李肅二人：

故事來聽甲這一站，真是令人來寒心。由此可見，這一個個呂布，真是喜怒無常，陰晴不定，絲毫無帶念故舊之情。只干那犯下小小過錯個李肅，也就遭受他斬首愴在半路。

話又俗講倒轉來，惡人自有惡人磨，好一個李肅，吃爸倚爸，吃母倚母，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猶原不是一個好東西，猶原死有餘辜。（《三國誌》第二十三片第二段）

對於故事中的人物因作惡獲致悲慘的下場，王子龍是不予同情的，並且藉機提出批判，堅持站在說教的立場，為社會道德教育盡一分心力。

二、與聽眾交流人生哲理

王子龍在講古時所傳達的人生哲理不外乎是歷史觀、宇宙觀和人生價值觀，這些觀念不是以抽象的說教來呈現，而是蘊含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的語言行為之間。講古所呈顯的人生哲理，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可以看出說書人的傾向性，意味著他對各種複雜的人生哲理有所贊同，也有所反對，在敘述故事時便有所選擇，有所取舍，表現出他個人主觀的人生態度和立場。

王子龍早年學習善書的行善宮，與臺北行天宮同屬於民間的儒教系統，信徒常有人以儒家自居，自認為是代天行道。儒教雖然以「儒宗神教」為名，以儒為宗，以神為教，以恩主公作為奉祀祭拜的對象，本質上是代天宣化，造書勸化，所流傳的善書內容，以振興倫理道德，重整社會秩序為目的。但是儒教思想並未如儒家思想一般，發展成為形而上的哲學思想體系，而是結合民間通

俗信仰，模仿中國大傳統知識階層，吸收儒家某些精神概念而加以宗教化，表現出民間小傳統的社會文化意識。

王子龍認為他講三國和別的說書人不一樣的地方，最明顯的特色在於他結合了《三國因》的故事和結合臺灣俗諺、俚語、歇後語及詩詞來詮釋故事的模式。這兩個明顯的特色，正可以呈現王子龍濃厚的宗教思想，以及在這樣的宗教思想下，所形成的宇宙觀和處世態度。

王子龍講三國故事時，選擇加入三國因，做為三國時代人物之間紛擾複雜的情仇糾葛的由來和解釋。汪志勇（2000）認為三國因故事與《喻世明言》中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情節太雷同，二者應是出於同源而分化的結果，一則經文人潤飾而雅化，一為民間輾轉流傳孳乳了不少情節，這是歷代說書人集體創作的集大成結晶。這類被正統文人不屑一顧的民間說部，在過去的社會裏卻是教化民眾的極好教材，在《三國演義》裡將三國以前的歷史紛爭，僅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幾句話做為歷史法則，但一般民眾喜歡的卻是因果報應的故事，而且漢高祖劉邦、呂后大殺功臣也一直為後世所詬病與厭惡，於是在民眾口耳相傳及說書人的加油添醋之下，產生了功臣轉世報冤的情節。

三國因故事敘述韓信、彭越、黥布等人被劉邦和呂后屈殺，死後心有不甘，於是狀告陰司，經司馬重湘的判決，讓這些冤鬼投胎轉世，以結前世之債。於是韓信轉世為曹操、彭越轉世為劉備，黔布轉世為孫權，三分漢室天下，以為報應。

因果報應的思想來自民間基層社會的宗教觀念，受到中國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宇宙中有一個權威而萬能的主宰的存在，這個主宰在冥冥中操縱世界，監察人間，維護社會的秩序與和諧。這個超自然的力量，即是具有神性義的天，具有控制和干預人類生命歷程的力量。個人的生死壽數、窮通貴賤、盛衰榮枯都早已命定，無法改變。而人的禍福來自天對人的行為的賞罰，《三國因》的宿命果報觀，即是根據這些歷史人物在楚漢相爭時的行為遭遇，讓他們投胎轉世

得到獎懲報應。除了個人的報應外，個人的行爲可能會禍及子孫，王子龍敘述曹操逼宮殺害董貴妃，蔑視君臣倫常，預告他必遭報應：

好狠毒个曹操，按爾逼宮害妃，真是令人來心寒，真是令人咬牙切齒來痛恨。亞不佻天眼昭昭，地眼算帳，太上感應篇裡面有一句个應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上天有眼是明察秋毫。今仔日，大權在手个曹阿瞞，這一様个作威作福，來凌辱漢獻帝，甚至甲狼心狗肺，逼死了一屍兩命，真是慘絕人寰。難道這個个曹阿瞞，他就一手遮天，絲毫就無報應嗎？無這款个道理，人生个座右銘來治咧講：凡事勸人休莫作，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經過幾十年後，曹操个子孫，照常予司馬懿个後生司馬昭，百般來凌辱，甚至甲比他治咧凌辱漢獻帝个時陣，亞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敢不是映照楊升庵一首个臨江仙詞呢？講：滾滾長江水逝東，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希望聽眾朋友，慢慢才佻來聽他曹操个子孫，來遭受司馬懿个後生司馬昭來凌辱，也就會當來證明講：因果循環，報應甚速了。（《三國誌》第五十五片第四段）

透過故事情節的安排和人物的語言行爲，可以自然呈現王子龍的觀點，但最能具體展現的，在他無所不在的評點中。

王子龍最引以爲傲的，將詩詞諺語融入講古的模式裡，從他所選擇運用的諺語也透露天命思想。他認爲人的命運冥冥中早已註定，「未曾註生先註死」，因爲天具有最高的意志與力量，人類無論如何聰明，如何算計，也無法違抗。王子龍在敘述董卓、呂布和曹操爲求個人的霸業富貴而違背倫常的種種惡行時，多引俗諺「愈奸愈巧愈貧窮，奸奸巧巧天不從」、「人不賢，天治咧做對頭」、「人害人麥死，天欲害人才會亡」和「千算萬算，不值天一劃」來印證天具有

無上權威和智慧，人類是無所遁逃的。當孫策和袁術先後曾因暫時擁有國璽，以爲是自己將代漢而起，擁有天下的預兆，而起了僭稱帝號的妄想，王子龍即以「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來批評他們的野心；而當曹操向管輅求卜，想預知自己的壽數和福祚長短，王子龍以詩文感嘆：「得失榮枯總在天，機關用盡枉徒然。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

人間的正義公理，是神格天爲人類建立的秩序和法則，人如果違背正義公理，必定會受到天的懲罰，遭到報應，在前面所摘錄的引文中，王子龍即以「天眼昭昭，地眼算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上天有眼是明察秋毫」，來強調曹操作惡必遭報應，但是報應的時間長短，則在老天爺的掌控之中，因此說是「凡事勸人休莫作，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因果循環，報應甚速」。

在天命思想的影響下的人生觀，強調聽天順天，王子龍在接受採訪時，多次提到他不爭的人生態度，認爲「千方百計求不得，縱然求得又如何」。一切榮枯盛衰皆由命定，無須強求，這種心安理得的人生觀，時時顯露在王子龍講古的故事裡。因此他批評董卓「不知足時時苦海，能安分處處逍遙」；說董太太后爲與何太后爭權，訾言羞辱何太后，而引來殺身之禍，王子龍建議「要無煩惱要無憂，本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語言休開口，非干己事少當頭」。人生的際遇不由人，曹操發動大軍攻打徐州，徐州卻落入劉備手中，是應了「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對於三國裡的爭權奪利，王子龍慣常以醒世詩勸導聽眾：「有有無無且耐煩，勞勞祿祿幾時閒。人心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古古今今多變換，貧貧富富有循環。將將就就隨時過，苦苦甜甜命一般」。

若以契約功能來分析，對民間基層社會而言，人類敬天畏天，無條件與天訂立契約，在天命的控制下，人們遵從道德規範，正是爲了符合天的權威意志，以維持人間社會的和諧與秩序。人們的行爲必須符合天理公義，是民間社會普遍認可的契約，相信人的行爲會受到天的審判，由行爲的善惡來決定天的賞罰。人類在人世間所有的作爲是契約是否履行的事證，履行契約表現善行，則受到

天的獎勵，獲得福報；違逆契約表現惡舉，則受到天的責罰，災禍及身。

《三國誌》裡的劉備和關羽、張飛之間訂立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小契約，與國家訂有匡扶漢室的大契約，同時也為人與上天之間立下的道德契約而努力。但在履行的過程中，受到宿命的影響，人世間的大小契約終究被破壞。因為在《三國因》陰間斷獄裡，司馬重湘大筆一揮，已將這些人物轉世後的遭遇一併判定，形成與冤鬼們轉世後的契約。司馬重湘如此判定：

先喚韓信道：

「你作十大功勞，死于非命，可往譙郡，曹嵩家出世，名操字孟德。先為漢相，後為魏王，坐許都，享漢江山之半，不肯稱帝，表你生前無叛漢之心，子受禪尊你為武帝，償生前十大功勳。」

「漢王仍投胎漢家為獻帝，一生被操欺侮，坐臥不安，度日如年，以報生前君負臣，來世臣負君。」

「呂后可往伏家，投胎為伏皇后，被操勒死，抄其三族，以報生前抄信三族。」⁵⁴……

再喚九江王黥布道：

「你可往江東孫堅投胎，名權字仲謀，先稱王，後稱帝。坐鎮九郡八十一州之貴，以報汗馬之功。」

又喚大梁王彭越道：

「你可往涿郡樓桑村，劉弘家投胎，名備，字玄德，萬人稱仁，千人稱德，先稱漢中王，後承漢統。表你之忠也。」

彭越道：「此冤雖報，但西蜀一隅，安寧敵吳魏乎？」

重湘道：「我判幾人輔你。」

⁵⁴ 引自《三國因》，瑞成書局，第19~20頁。

遂喚扈徹道：

「你能逆料未來之機，以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可往襄陽龐家出世名統，字士元，號鳳雛先生，為劉備右臂，後日落鳳坡代主死難，以贖生前坐視不救。」

又喚范增道：

「你生前明天達地，屢出奇計，真王佐之才，發在瑯琊投胎，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號臥龍先生，為劉備左臂，鞠躬盡瘁，前後出師，以顯生前無叛楚之心，出將入相，六出祁山，七擒孟獲，以顯生前作不了之功。」

再喚陳平道：

「你生前聰明蓋世，今生賜你幼畢春秋，姓周名瑜，字公瑾，輔佐東吳，被孔明氣死巴丘，因前生你屈他不終于楚，他今生屈你不終于吳。」⁵⁵……

再喚樊噲道：

「你可往范陽投胎，姓張名飛，字翼德；項羽可往河東出世，姓關名羽，字雲長，賜你二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皇基。黑駒見主投江自甘躍死，可出世為赤兔馬，助羽成功。項羽因前廢義帝，殺子嬰，今將義帝出世，姓呂名蒙，字子明；子嬰出世，姓陸名遜，字伯言，你二人為東吳名將，同謀設計，取荊州之城池，以解生前之恨。」⁵⁶……

從《三國因》裡，可以看到三國時的人物盡由司馬重湘暫代閻君所判，不僅判決某人出世為某人，還判定轉世後的一生遭遇，而三國人物存在的人世，竟只是大輪迴裡的一代，今世的福禍皆來自前世的善惡，因果報應，果報不爽。因此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在人世間所有的努力與契約，都敵不過天命的契約，這份大契約在陰司審判即已訂定，人力無法違抗，因此不須要經由當事人同意

⁵⁵ 引自《三國因》，瑞成書局，第20～21頁。

⁵⁶ 引自《三國因》，瑞成書局，第22頁。

的天命契約才是至高無上，不可違逆的。

從《三國因》的內容研判：該書問世應在三國故事盛傳之後，由終卷的最後一段：

讀者如欲稽考歷史上人生斯世，為善者昌，作惡者殃，善惡之報，如影隨行，點滴無差，請閱三國志演義，便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曾來早與來遲，慎之慎之。⁵⁷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三國因》的時間應在《三國演義》之後，才能以三國演義的內容來做為判決的結果，通篇所強調的是「勸人休作虧心事，禍福在前人自迎」，這應該也是王子龍講《三國誌》雜入《三國因》的原因之一。

當王子龍講述三國人物時，對於這個人物的前世在漢代是誰，今世會得怎樣的報應，都非常的清楚。說到主要角色死亡時，無論是戰死、氣死或嚇死，必定提出《三國因》來解說，說這是因為在前世裡欠了對方，才被判定今世須得如此報應。從他的敘述可以看到有一條相當清楚的因果鎖鍊，將他楚漢和三國時期的人物緊緊扣住。

《三國演義》裡的故事情節雖經說書人虛構，但歷史事件多有所本，還存在幾分的真實性，因此在民間具有一定的信度。而《三國因》硬是將楚漢人物的功過與三國人物扯上因果關係，甚至將《三國演義》拿來做為《三國因》成立的詩證，除了戲劇性強，其餘皆荒誕不稽之談，毫無根據，但卻為民眾所接受。王子龍私自採用了《三國因》不可靠的敘述，去詮釋《三國演義》的人物關係，我們看到他對因果報應的深信不疑，而與《三國因》訂立緊密的契約，卻撕毀了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的可信度。

他改變了大家早已建立對《三國演義》的信度，產生新的詮釋，將善惡因果的種子深植人心，形成與《三國演義》不同的價值觀，對人物賦予不一樣的

⁵⁷ 引自《三國因》，瑞成書局，第 28 頁。只「曾」應為「爭」字之誤植。

色彩。這樣的詮釋雖是無稽之談，卻透過他的語言風格的魅力，讓故事更好聽。這樣的果報觀念，早就存在民眾共通的信仰觀念中，在台灣如此，在大陸亦然，因此《三國誌》會受到兩岸聽眾的歡迎，成為他的代表作。

第五節 敘事者存在之美

王子龍的《三國誌》裡所匯聚的道德思想、歷史知識和語言風格，及所運用的敘述技巧，都使得《三國誌》更吸引人，透過講古的語言形式獲致聽眾的共鳴，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來自於創作者－王子龍。

王子龍曾笑稱自己這輩子連一張文憑都沒拿過，這樣一個連小學都沒畢業，還曾經擔任過廟公的人，卻開創了如此廣大的講古事業，從台灣紅到大陸，他的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奮進不懈外，也由於臺灣的文化環境所促成。

清代臺灣的社會教化，除了有官方徒具形式的宣講聖諭外，人民主要還是從民間社團的宣講善書，以及民間戲曲的內容，學習如何維持人間的和諧。善書的內容雜以神道色彩，並徵引因果報應的故事，民間戲曲故事裡的忠孝節義精神，讓庶民有所遵循。無論是透過善書或戲曲故事，人民傳襲共同的思想文化，但仍以文盲居多，要想識字習寫，還是得接受漢文教育。臺灣在清代時期的教育設施，除了官學以外，主要是由民間設立的書房，承擔啓蒙和初等教育的功能。

自日據時代起，殖民政府引入西式教育，成立小、公學校，推行日本語為國語，使得許多家長私下將子弟送入未經官方認可的書房學習漢文，中國傳統也因此藉著「暗學仔」傳承。《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裡統計日據時期臺灣各地書房的概況，在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全臺合計有書房一七〇七所，在殖民政府逐步的嚴管、限制和查禁之下，到民國十九年（昭和五年，1930年），只剩下一六四所。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大力推動國民教育，雖然使文盲人數大減，但學校教育採西式教育，讓孩子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大大減少，中華文化依舊藉著「暗學仔」、寺廟講善堂、善書傳播和民間戲曲而流傳。

王子龍因貧困而失學，可以說是其人生的不幸遭遇，但他也因此有緣在「暗學仔」、行善宮和普緣法師處奠定良好的漢學基礎，而在進入廣播電臺後，大量

吸收史書、古典小說、歷史演義和鄉野傳奇，更匯聚成他豐厚的文化底蘊。因此王子龍的講古能夠吸引廣大的聽眾，跨越性別、年齡和職業，有高知識份子如教授者，也有青年學子，更有不識字的老人，說書人與聽眾相互交流所建構出來的講古世界正是奠基於共同的文化意識之上。

無論是進入廣播界之前，所學習的佛經善書經文，或是進入廣播界以後，大量吸收的史書、演義小說等，其間濃厚的民間道德思想和宗教色彩都綿密構成王子龍的文化基礎和價值觀。他的講古內容便融入這些道德思想和文化意識，再加上豐富的人生閱歷，成為他和聽眾互動交流的生命智慧。而他的主體意識就利用人物現身或是藉著對人物事件的評論，來間接顯示自己的思想。

聽眾透過廣播，接觸到王子龍的講古，只聞其音，不見其人，對敘述者充滿好奇，從故事內容接受他對漢文化正統的堅持，從聲音技巧和語言風格，接受他對維護閩南語的堅持，就這樣交織構築成他在聽眾心目中的個人形象。雖然王子龍講古中所傳達的漢文化思想，是小傳統的民間文化，充斥著宗教、輪迴、因果報應，具有現實生活的功利性，與中國大傳統的儒家思想並不完全相同，但「追求和諧」的目標卻是深厚地存在於大小傳統的文化脈絡中，這樣源於深層文化的觀念，發展成為華人的共同文化特徵，也是王子龍的講古走紅於海峽兩岸的背景因素。

王明山廣播劇團著重於歷史劇的演出，這段期間的訓練，使王子龍累積豐富的民間歷史知識，因此在跨足講古時，他也自然地選擇歷史做為主要題材。他對於講史相當有自信。即使是講武俠小說，也因為其時空背景設定在古代，姑且不論在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對王子龍而言，扮演武俠小說裡的江湖人物，就如同扮演歷史演義裡英雄人物一般，極適合他的聲音表現，可以結合豐富的語彙來敘述，使他的講古顯得古味十足。至於較具現代感的偵探小說或愛情故事，都不在他的選擇之列。

王子龍將在王明山廣播劇團所學習的編劇和表演技巧，運用到講古中，使他的講古具有廣播劇的特色。運用編劇手法寫成分場大綱，利用配樂烘托氣氛，

而廣播表演的口語技巧，讓他在講古投入人物角色扮演，進入人物於說法中現身，透過聲音表情所呈現的語氣、語調和用語，使形象更加鮮明，充滿魅力。

王子龍相當注重講古的語言藝術，除了以口語化描述情節，評論事件以外，並且引用大量的諺語、俗語、詩詞和昔時賢文，來襄助意境的提昇，使他的語言兼具有凝煉和通俗的特色。

王子龍的人生態度是講求誠信，不與人爭，但在生命裡卻有許多的堅持。他堅持維護漢文化，堅持閩南語的正統發音，堅持講古，堅持救人，堅持廣播人的教化責任，堅持實踐道德理念。

強烈道德感讓他對藥品的品質要求嚴格，因此在台灣廣播賣藥文化的亂象中，他所經營的天良製藥得以維持不墜，一賣數十年。當一般人質疑賣藥廣告誇大不實，藥品良莠不齊，甚至出現連主持人都只負責賣藥，自己卻不敢使用的現象。筆者卻在王子龍的案頭上，看到天良製藥的產品，經向其公司職員詢問，證實是他平日所服用的藥品。由此可見，他對自家產品是相當有信心的。

講古事業結合藥品行銷為王子龍帶來財富，他也更積極回饋社會，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就像當年他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助一樣。他堅持賣藥是為救人，不是僅為了追求高利潤，所以嚴格要求藥品品質。王子龍賣藥以治療人們身體的病痛，而講古醫治的，卻是人們的心靈。早年台灣儒宗神教的設立，即是為了救世渡劫，扶鸞善書的內容，充滿濃厚的救世思想，企圖宣揚道德，匡正人心。王子龍以儒教傳人自居，善書裡的救世思想，不僅內化為他的道德觀，也顯現在他的講古敘述裡，因此我們可以由他的說書賣藥，看到他對移風易俗救世理想的堅持與實踐。

王子龍連小學都沒畢業，還當過廟祝，卻能夠在廣播界大放異彩。他的講古未曾像中國大陸的說書家那樣，得以拜師學藝，但是由於他奮進不懈的上進心，對於自己的講古品質精益求精。這樣的堅持，讓他成為縱橫台灣廣播界四十年的說書家，不僅在台灣透過廣播講古和賣藥來濟世，現在更是將他的事業版圖擴展到中國大陸，繼續他救世的理想。

從王子龍的奮鬥歷程，我們看到台灣民間堅韌的生命力，雖然不具任何的學歷，可是他的講古卻擁有數以百萬的聽眾，對臺灣社會所發揮正面的影響力，遠遠超過許多知識份子。他的聽眾不一定會從學校正規教育學到的道德觀念和歷史知識，卻在收聽廣播講古時，不知不覺地一點一滴滲入腦海，植入心中，而奉為生活中行事的準則。他不為環境所挫的精神強度，透過講古所表現的主體意識，讓人感受到他巨大的存在感，而他的存在可以說是代表台灣天良的存在。

第五章 結論

投入研究之初，發現台語講古無史可言，相關的研究紀錄聊聊可數，因此抱著搶救台語講古的心情，要為這個曾經在人民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民間文學，留下保存的紀錄。

講古行業興起的時間已不可考，最早的紀錄顯示日治時期明治三十六年（西元 1903 年）即有講古師的存在，大正年間已有供專門演出的場所，使得講古師從廟口、公園、大樹下走進說書場。台灣光復後，廣播事業蓬勃發展，民國五〇年代，是廣播講古最興盛的時期，同一時段可以聽到家家戶戶傳來收音機講古的聲音，也可以在同一天的不同時段，聽到同一個講古講不同的故事。藥品廠商買下電台時段，請講古仙在講故事之間插入廣告來行銷藥品，透過廣播電台和藥品廠商以跑帶方式，將同一部作品巡迴在全省二十多家電台播出，為主講的講古仙迅速累積名氣，講古仙因而名利雙收。六〇年代電視取代廣播，成為新興的娛樂，使講古的聽眾大量流失，講古仙又進入電視台錄製講古節目，但因講古主要是以語言來塑造形象和抒發情感，不適合兼具視覺傳播的電視演出，電視講古無以為繼，就只剩廣播講古結合賣藥廣告仍然空中流傳。

為進行採集工作，經過一番尋覓，發現大部分的講古名家，若不是已經往生，就是轉行，有的雖仍在錄製節目，卻因商業等多項因素的考量，無法提供資料。所尋訪的名家中，王子龍是具有指標性的人物，他保存了民國七〇年以後的講古作品，並且樂於提供作為研究資材，因此筆者以王子龍最引以自豪的《三國誌》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探討台語講古能吸引聽眾的主要特色和藝術價值。

曾以為進行採集工作後，將講古的聲音文本記錄成文字文本，就可以如同大陸說書一般，建立可供閱讀的文本，並且可作為名家精心講古作品的保存紀錄。

及至實際進行研究後，才發覺講古仙講的故事原本是相當精彩，扣人心弦，

透過特殊的語言風格，可以抓緊聽眾，聽得欲罷不能。一旦記錄成文字，原先充滿魅力的語言，不斷重複出現虛字冗詞，成了閱讀的障礙。這才領悟到，講古仙流暢活潑的語言文本，化爲文字後，便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成了僵化、死的文字文本，哪裡還敢侈言保存民間文學呢？或許它可以以文字的方式被保存，或以經刪改修飾後的整理本來流傳，但都已失去原來的樣貌。筆者將王子龍的講古轉換成文字紀錄，只能成爲進行研究的步驟，提供方便分析的工具而已，真正的民間文學的保護者，其實正是王子龍自己。

王子龍以一名連小學學歷沒有的養子，當過廟祝，從事過撿破爛，收破銅爛鐵、收雞毛、鴨毛、賣水果……任何收入微薄的行業，後來憑著聰穎的資賦，十九歲便進入廣播電台，並爲廣播名人王明山所重用，身兼編、導、演三項任務，後來還同時跨足廣播、電視和講古，成爲三棲的媒體人。

王子龍以廣播劇嶄露頭角，以講古迅速竄紅，而廣播講古結合賣藥的特殊文化，奠定了他穩固的經濟基礎。王子龍在台灣大放異彩的時刻，正是大陸面臨文化浩劫的時期，大陸出現文化斷層的危機，而王子龍在無意間，以講古的方式，在台灣延續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苦心經營了四十年的廣播事業，於民國八十六年將發展觸角伸進大陸，發現大陸人民也喜歡他的表達方式，於是正式往大陸發展，將原本只是單一廣播電台播放的講古節目，擴充成閩南金三角都可以收聽得到。

王子龍爲數眾多的講古作品中，以講史最爲人所稱道。他費盡苦心，企圖將中國二十四史有系統的呈現，雖然他對歷史的認知主要來自民間的知識系統，雜入了野史傳說和風俗軼事，甚至還將具有歷史背景的章回小說，都列入歷史的一部分，而形成了他的講史系統。

王子龍除了想透過這套講史系統，爲民眾建立正確的史觀外，並傳遞相關的歷史典故和社會風俗，並希望藉以達到社會教化的功能。他不只是對聽眾進行道德說教，自己也是嚴正的力行者。王子龍藉著講古教導正統的閩南語發音，近年來甚至針對閩南語尋根溯源，想找出閩南語詞的正確用字，並且出了一本

有聲書《古早歌、詞、話》，來教導正確的發音。

王子龍將廣播劇的技巧融入講古的表演，以廣播劇的劇本形式來撰寫講古的分場大綱，以配樂來提昇氣氛，以每集一小時的播放時間來看王子龍廣播講古的展演模式為一個小時的節目穿插有四段正文、三段完整的廣告及結尾的廣告。每段正文約七分鐘到十三分鐘不等，加上三段各約四分鐘的廣告，再加上片頭、片尾結束廣告，共計約五十四分鐘，其餘時間則屬於電台的工商服務時間。這樣的表演模式，自然是受限於電台和廠商商業利益的考量所致。

每一段的開頭和結尾呈現慣性模式，王子龍仿照類似章回小說的回目詩形式，以詩化的語言作為每一段開頭，這兩三句的詩化語言，可以是各式詩詞、俚語、俗諺、昔時賢文和典故，其間蘊含了王子龍對故事中人物的主觀詮釋，也顯現中華傳統文化意識。在每一段結尾，從王子龍漸慢的講話速度，拉長「了」字的尾音，可以察覺到過場音樂即將出現。

說書人慣常採用全知的觀點來講故事，王子龍更習慣引著聽眾，以上帝的眼睛來俯視一切，不僅是故事中人物的行動，連角色內心活動，也逃不出王子龍的眼睛。有時王子龍會以流動多變的視角，透過不同人物的眼睛來看現場，而造成視角的限制，但靈活多變的視角，增添了一些懸疑性，而使得故事更加好聽。

王子龍交錯運用約敘、密敘、零敘和停敘，使敘述速度富有變化，不僅可以顯現獨特的節奏美感，而約敘或密敘的使用，可以顯示他對事件的態度。遇到類似桃園三結義，呂布戲貂蟬等較具戲劇化的情節時，他便會採密敘的方式詳細交代，重建事件現場，讓聽眾可以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王子龍喜歡使用預敘，尤其在評論時，以一種一切都了然於胸的高度，預告人物的下場，甚至以《三國因》的因果報應來解釋人物之間的糾葛和結局。藉由這樣的預告，樹立王子龍講史的權威性，而聽眾也在這樣的預言帶領下，懷著一種高深莫測的命運感，明知結果已成定局，還是要繼續關注未來發展的過程。

王子龍以自學出身，未曾經過任何的講古訓練，怎麼講才好聽，都由他自己摸索而來。由於他對自我的嚴格要求，後期在錄製節目時，所花費的時間愈來愈長，只是爲了減少詩詞俗諺在同一集節目中重複出現的次數。但他的主觀意識卻呈顯在不斷重複出現的事件裡，當他不斷重複地將主觀的形容詞加諸人物的身上，或一再提及桃園三結義，彰顯劉關張三人的友誼時，是爲了對聽眾說教，強力灌輸忠孝節義的道德觀念。雖然王子龍想要避免重複，可是在聽書時，我們可以發現他會不自覺地將前一段已說過的事，透過另一位故事人物再重複敘述，這種現象在訓練有素的說書人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雖然王子龍再三重複敘述的特點，會讓人覺得煩瑣生厭，但由此可見他在講古技巧上，不像大陸的名家有所師承，精煉的語言來自代代琢磨相襲而來，他靠的是自我訓練，因此即興敘述，不受限於章法，不要求絕對的精煉。

王子龍的《三國誌》看似與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結構相似，和大陸說書名家講的《三國演義》相比，故事情節也大同小異，但是王子龍的詮釋卻與他們不同。

王子龍雖然也站在尊劉抑曹的立場，卻是雜以《三國因》的因果論來詮釋三國人物的遭遇和局勢的形成，並且參考了正史和人物傳記，來做爲講古的補充資料，因此常常有溢出原著的部分。雖然在王子龍的認知裡，對劉備的印象很不好，但爲了讓故事主角獲得聽眾支持的合法性，他慣常爲人物自圓其說，極力維護劉備仁德的形象，將原著中暗示劉備心機的有關敘述，一律歸咎於部屬刻意隱瞞，致使劉備不得不順勢因應。

王子龍講古的好聽，在於他比大陸說書家更注重人物心理活動的刻劃，使他的敘述更爲詳密細膩。他更喜歡對人物做主觀的評論，他的價值觀也透過評論傳達給聽眾。從王子龍的評論及所選用的成語俗諺中，可以看到他濃厚的天命思想，強調因果報應，勸化民眾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雖然他的思想深受宗教影響，但是他反對迷信，主張敬神在於誠心，而不在形式上計較。

王子龍藉著講古傳達歷史知識、典故和社會風俗，以及順天應天的道德思

想，希望能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他說的並非是艱深的大道理，不過是社會規範性的人際倫理和道德要求的行為準則，符合民間社會的價值認知體系，使他的講古更能引發共鳴。

他巧妙的運用修辭技巧、習用套語，以及穿插詩詞、謠諺、俗語和現代詞彙，使他的講古得以雅俗共賞，聽眾遍布各階層，從教授到學生，從台灣到大陸，無不被他的語言風格深深吸引。王子龍的價值認知以語言形式直接逼近民眾的美感經驗，當下與聽眾心靈相互交流，形成了集體審美意識下的藝術共鳴。

王子龍不畏艱難挫折，堅持到底的性格，使他得以縱橫廣播界四十餘年，他堅持講古，堅持說教，以一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來詮釋中國的歷史系統，還能受到兩岸聽眾的歡迎，憑藉的是民間社會集體共構的價值體系，而藉語言形式來得到美感的共振與共鳴。他堅持藥品品質，來醫治人的病痛；他堅持講古說教，來救治人的心靈，他的堅持是台灣天良的代表，得以到中國大陸繼續他救世救人的理想。

在台灣高舉本土化的大旗下，我們卻透過從未曾和中國大陸交流的台語講古，發現台灣民間集體共構的美感和價值體系，與中國大陸同出一源，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如果將中華文化盡數剷除，台灣還剩下什麼？

本篇論文只是進入台語研究的第一步，在王子龍七千個小時的講古存檔裡，《三國誌》只是其中的一部，因為特色鮮明可以作為研究的典型，希望以此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有心人的共鳴，而能認同台語講古的存在，並非只是哄騙買藥的行銷手法，讓更多人投入採集工作，藉以保存累積，提供再次傳播的生機。

參考書目

一、專書

Jill Freedman、Gene Gombs 著，易之新譯：《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故事》，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月。

John Storey 著，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4月。

Henry T.Close 著，劉小青譯：《故事與心理治療》，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王秋桂：《中國民間傳說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9月。

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

王星琦：《講史小說史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王恒展：《中國小說發展史概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朱介凡：《俗文學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11月。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臺灣：省文獻會，1996年9月。

作者不詳：《三國因》，瑞成書局。

李揚：《中國民間故事型態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林松、周宜昌、陳清和主修：《新竹市志》，新竹市政府，1995年。

林辰：《神怪小說史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何滿子：《古代小說藝術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

汪景壽、王決，曾惠杰著：《中國評書藝術論》，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3月。

紀德君：《明清歷史演義小說藝術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容世誠：《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

張兵：《話本小說史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 曹亦冰：《俠義小說史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 黃國彭等編：《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7月。
- 黃岩柏：《公案小說史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模式的轉變》，久大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 陳益源：《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
- 陳益源：《臺灣民間文學採錄》，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
- 傅修延：《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述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
- 曾永義：《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4月。
- 楊義：《中國敘事學》，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
-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9月。
-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
- 葉舒憲：《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
-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8月。
- 戴宏森：《中國評書精華（講史卷）》，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
- 歐陽健：《古代小說禁書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 鄭志明：《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南華管理學院，1999年6月。
- 鄭志明：《中國善書與宗教》，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 鄭志明：《生命關懷與心靈治療》，南華大學宗教中心，2000年。
- 鄭傳寅：《傳統文化與古典戲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 羅貫中：《三國演義》，漢風出版社，1997年7月。
-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 譚達先：《中國評書（評話）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6月。

譚達先：《論港、澳、臺民間文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臺南市志》，臺南市政府，1979年。

新竹市文獻委員會：《新竹市志》，新竹市政府。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臺灣省政府，1993年。

二、 博碩士論文

林君照：《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torytelling》，輔仁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竹碧華：《楊秀卿歌仔說唱之研究》，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王釗芬：《「周成過臺灣」故事的形成及演變》，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論文，1994年。

劉秀庭：《賣藥團：一個另類歌仔戲班的研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劉增鏞：《大陸曲藝近五十年在臺灣之發展》，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陳昌閩：《臺灣閩南語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王舜偉：《廣播賣藥節目研究－媒介系統依賴理論之觀點》，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黃飛龍：《臺灣閩南諺語修辭美學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李淑齡：《聊齋誌異》話本的敘述模式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林博雅：《臺灣「歌仔」的勸善研究》，南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三、 期刊論文

甲凱：〈說書與講史〉，《中央日報》，1972年11月11日第90版。

李沛：〈說書先生〉，《大雅雙月刊》，1999年10月。

馬幼垣著·周昭明譯：〈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兼論當前理論與證據之評駁〉，《中外文學》6卷11期，1978年4月。

黃銘銓：〈臺灣講古場を窺る〉，《臺灣時報》，1934年3月。

婁子匡：〈「毋忘在莒」的俗文學—兼論說書藝術〉，《新文藝》第108期，1965年3月。

劉吉士：〈說書、說會書〉，《中央日報》，1977年3月8日第10版。

葉龍彥：〈臺灣的默片電影及辯士文化〉，《鄉城生活雜誌》第63期，1999年4月。

葉龍彥：〈臺灣的電影辯士化〉，《臺北文獻》直字第121期，1997年9月。

鍾鍾：〈說書和施耐庵的水滸傳〉，《國文天地》14卷10期，1999年3月。

韓銘：〈列位客官請聽講古〉，《聯合報》，1977年3月17日第9版。

鄭志明：〈臺灣勸善歌謠的社會關懷〉（上）（下），《民俗曲藝》第45、46期，1987年1月，1987年3月。

鄭志明：〈臺灣民間鸞堂儒宗神教的宗教體系初探〉，《臺灣民間宗教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鄭志明：〈明代以來關聖帝君善書的宗教思想〉，《中國社會與宗教：通俗思想的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

李亦園：〈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臺大考古人類學刊》，第49卷第47期，1993年。

附錄一

初訪王子龍採訪稿（本紀錄經受訪者同意修改而成）

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六日

地點：台北縣淡水鎮紅樹林王子龍自宅

筆者：前一天採訪了王麗華和陳士賢老師，將再約訪王麗華老師請教有關王明山老師講古的部分。因為我們覺得王明山老這一部分非常重要。

子龍：王明山老師的部分我應該比她更清楚，我有敘述他老人家的一段過去。一方面最主要不要以工作而工作，一方面也是興趣，這是很深的而且很艱澀的一項工作。我現在有藏了七千多個小時。

筆者：哇！那麼多啊！

子龍：很可惜啊！我記憶中錄起來的大概總共有三萬多個小時。

筆者：都是您個人的錄音？

子龍：是我個人的，也包括跟王麗華搭配。當初我分兩條線：一個節目叫「小說天地」，另一條跟王麗華搭配叫「博古通今」。當初我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呢？假如你們指導教授有提過，他就會瞭解這個說書是有一點影響力，第二很多聽眾對我的評語是聽我的說書很傷神，剛開始聽，會聽不下去，要靜下心來聽個三五天，甚至一個禮拜以後，你想要走也走不掉，一定會繼續聽，我有這種自信。

我現在存在錄音室裡用MD是以前的盤帶，因為盤帶比較不能保存，所以在六七年前轉拷MD，以便長久保存，總共七千多個小時。假如你有興趣，我可以把一部完整的整套說書借給您，讓你去慢慢去瞭解。

筆者：對，對，我們的確是很需要。

筆者：能不能請老師說說閩南語講古的歷史淵源？

子龍：說書呢，它和中國大陸的唐詩啦、宋詞啦、漢賦啦，這些都息息相關，

我個人用得很多。說書，最早應該稱為「說話」，嚴格說來，這個說書的淵源應該是從宗教沿革而來。

筆者：是從宗教的變文演變的嗎？

子龍：嗯，宗教它是利用這個「說話」來傳教，宗教裡勸人行善，把它詮釋出來，慢慢沿革到唐代，就有專著存在。如果對政要啦、對政策啦有所諷刺，當然不能像現在的民主社會一樣，那它就利用坊間的說話來反應民間的感受。所以我查古時候的根源，大概唐朝的時候就有人說三國。所以這個「講古」的由來應該從最早的「說話」而來。說書在中國大陸，南方人稱作「講古」，北方稱為「說書」，說說唱唱這裡面的一種。台灣的講古應該是從閩南來的，早期並不是在廣播電台講，早期講古大概都是在民間的「講古間」。

筆者：我個人很好奇，「講古間」在台灣存在多久的時間？

子龍：「講古間」應該是很早，大概有閩南人來到台灣的時候，農民時會有聚會，在聚會的時候，就三三兩兩談天說家常…，很多會講故事的人就講些短篇民間故事，像甘國寶過台灣、周成過台灣啦，但是這些地方民間故事也是有限，於是江郎才盡，就談了一些章回小說，像五虎平西平南這一類的章回小說。

「講古間」呢，根據我所瞭解的，應該在日據時代，大概在民國二十五、六年的時候，應該就在台灣流行，這我沒有去做調查，得再調查一下。然後再慢慢延伸，到最盛行的時候，大概在民國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很榮幸我也參加一腳。

筆者：現在已經沒機會見到「講古間」了，是不是請老師稍微描述一下當年「講古間」的大概狀況。

子龍：我想想看，講古間其實是因為以前娛樂很少，除了外台戲和內台戲以外，就是講古間了。講古間的由來，起初是從茶桌來，三五好友在那裡談事情聊天什麼的。有幾個人比較會講的，湊趣起來就「講古仙」「講古仙」

地叫起來。於是需要有場地，覺得某個場所還不錯，就在這個場地準備一些躺椅，較早有一款竹椅仔，你不知曾看過嘍？這竹椅仔用躺的，可以坐，可以躺，躺著可以休息。在那個時代算是一種享受呢！

一般在講古間的消費，當年我在講古的時候，半點鐘久收一元的「古金」。這「古金」就是說，你們現在來這個所在喝茶，這一泡茶有分成五元、十元、十五元和二十元，大部分人是都是喝五元、十元的。聽講古要另外收錢，半個鐘頭算一節，講一個章回，每一個章回要結束前，講到正高潮、正精彩的時候，就由講古間另外派人一個一個去收錢，就和電台的工商服務一樣。順便讓講古先生休息吃個茶，休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那個臨場感呢很重要。

那個「古金」呢，也就是收來的錢，在民國五十七年時，我初初去開始，一般都是三七分，頭家出東、出西、出場所是七，我們只有一個人去是三，不過這屬於是一種商業。商業買賣是看款啦，按頭仔初初去是三七，到後來變到六四，變到五五，尾仔我六他四這樣。在民國五十七年，我一晚大約四十五分鐘一回，我大約講二個半鐘頭，一晚好像分得四、五百元，可以說每晚場場爆滿。

筆者：講古間可坐多少人？

子龍：講古間有大有小，但是一般最多差不多在八十個座位左右，若較小的，差不多二、三十個左右，那時都是一些很無聊的人在打發時間。也有你在講古，他在那裡睡覺，你講任你講，你講我不懂，大家都躺著聽。所以講古間大概的分別，就是一個講古間的場主，請一個講古仙來，這個生意人就賣茶、賣瓜子來賺錢以外呢，就是聽講古收的錢，一節半個鐘頭、四十五分任人訂，收的錢有三七分，有四六分，有五五分，這都是兩相情願。

筆者：老師是因為您從事這個工作才開始對「講古」的歷史進行研究的嗎？

子龍：可能是個人的興趣問題，在研究事情的時候，我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

筆者：請教老師是幾年次的？哪裡人？

子龍：我二十九年次，基隆人。

筆者：老師開始接觸講古從何時開始？

子龍：我四十八年入電台，在王明山老師身邊，和王麗華逗陣做廣播劇，我四十八年進去的時候是做編劇和導演，負責編、導、演廣播劇，到民國五十二年，有廠商認為我不錯，才請我在電台講古，那時才開始接觸講古。

筆者：老師在正式講古之前，有沒有拜師或基礎訓練的過程？

子龍：我雖沒有受過講古的訓練，但有些基礎。其實我很感恩有這個磨練的機會，因為大環境的關係，我正規教育只讀到國民小學四年級，就沒有再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民國四十二年從基隆搬到松山，這是我爸爸的老家。

四年級時，我讀到一篇武訓興學，我到現在還可以背誦……………，讀到這一課就休學了。因為家裡很窮，我爸爸媽媽不給我讀書，大人的觀念認為讀書沒什麼，還是賺錢比較好。到了十二歲，可能是少年老成，可說是自己求學、求知的意識未泯，很喜歡讀書。那時候坊間很時行「暗學仔」讀史書、教漢文，我就很勇敢向我父母要求。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每個月每天晚上去讀書，一個月要十塊錢。那時大概在民國四十三年，十塊錢是不得了的。我爸爸雖然答應我去讀書，但每個月的學費都交不出來。我們學堂裡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看我十一、二歲很調皮很可愛，就幫我出學費，我讀了四個月，有四個人幫我出錢。每一個人都有自尊，要靠人幫忙，心裡那種天人交戰，雖然是小孩子不會表達，但是心裡很慚愧，就很不想去。在那四個月裡讀的是幼學瓊林、四書，只是讀書歌，好像沒有學到什麼，但表面上沒有什麼，裡面卻就有收穫，奠定一些文字上的基礎。

眼看四個月到了，下個月不知道有誰要幫我？幸好我的鄰居有一位歐巴桑，她晚上到廟堂去唸經，有很多不認識的字，她知道我在念書，就拿來問我。我小時候很臭屁，就教她這個字怎麼發音，那個字怎麼發音。問多次以後，我跟她提到我面臨交學費的困難，她就叫我辦休學好了，跟她到廟裡去學經也是認字啊，又不要錢。啲！這可是一舉兩得。這個廟在松山，現在的內湖，這是我人生轉捩點，是一個很重要的廟堂。

筆者：這個廟是什麼名字？

子龍：是在內湖新民路，叫做「行善宮」，它是和台北的行天宮恩主公、三峽的行修宮，它們的那個支源出來的。那時候供奉的是五聖恩主，第一是關恩主，就是關聖帝君，裡面有武聖恩主（關公）明聖經，第二尊是呂恩主（呂洞賓）醒心經，第三是張恩主（張單），就是司命灶君靈寶經，第四是豁落靈官王恩主（王善），第五是精忠岳恩主（岳飛），共是五位。它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道教，它自稱為儒教，它跟漢學都有連帶關係。比如說，我去的那時候，都是用漢文，用閩南語讀的，小時候不會分辨，不知道四書、幼學瓊林、古文觀止跟這些經書有什麼差別，其間狹義跟廣義我們不知道，歷史的淵源跟宗教，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只是要念書。那時候就開始學了，哇！很棒呢！那裡面的文句很好呢！這對我後來的說書幫忙很大。

筆者：請老師說說這段經歷對您說書的影響。

子龍：譬如說，我說三國，很多人說我說的三國和人家不一樣。當然不一樣，因為我說三國時，我不是單獨看三國演義，我會拿三國史話、諸葛武侯傳、魏書、晉書和蜀書來參考，我一定會參考很多書，所以我講起三國就有不同的特色。這幾年我在廈門廣播電台講古，廈門大學研究所的教授聽我的三國演義聽得非常的入迷。第一，因為我的情節跟他們的不一樣，真的非常有底子；第二，因為聽起來不像在說書，好像在教學；第三，我的閩南語的發音和抑揚頓挫，讓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我到

廈門去時，廈門大學研究所的許多教授會邀我到廈門大學去聊天，他們有一個閩南語研究所，專門在研究閩南語的，他們對我還算是蠻賞識的。所以這些五六十年前在廟裡讀的經典，對我日後講三國頗有影響，我在形容關公時有二句話，就是從其中學來的：「面赤心猶赤，鬚長義更長」。你看這二句話把關公的形容得多妙，假如沒讀過經書的人怎會說得出這二句。「面赤心猶赤，鬚長義更長，英雄氣蓋世」(台語)，這二句話把他的臉是紅的，他的心更紅；關公人稱美鬚公，他的五絡長鬚很美，他的鬚雖長他的義更長。

(筆者按：五聖恩主經典為關聖帝君明聖真經：關恩主雲長的經典。孚佑帝君醒心真經：呂恩主洞賓的經典。豁落靈官靈應真經：王恩主善的經典。司命真君靈寶真經：張恩主單的經典。岳武穆王敦倫真經：岳恩主飛的經典。孚佑帝君大洞真經：呂恩主洞賓的經典。)

筆者：這兩句話是老師自創的？還是經典裡的？

子龍：是經典裡面的。我會把它拿來做說書的形容，比方說，經典裡有很多有關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文句，可以形容關公的做人，它說：「挈眷尋兄一點忠，千里尋兄添義氣，五關斬將有威風，離合英雄乾坤內，相逢兄弟古城中」，在經典裡好像在唸書歌，當時什麼意思也不知道，但要去應用的時候就會發現它的意義。

因為對小孩子而言，這就好像啓示。小孩子你不要管他懂不懂，你就讓他讀書歌，當有一天要應用時，他隨時會有啓發，這是我的心得。

我在說關公或岳飛傳，我的用詞不同就是從經典中學得很多。所以這些經典讓我學習很多，對我的文學造詣非常有幫助。

我對宗教很有興趣，平心而論，所以有一陣子，我和一些出家眾，在基隆仙洞巖的住持有往來。我在十四歲、十五歲，以前于右任還在中國佛教學會善導寺教書，都是關於宗教方面的，而且那一陣子要選一些年輕的人到泰國去讀和尚大學。在我們這裡稱和尚沒有什麼，在泰國稱和尚

可是不得了。我對宗教可說是因緣聚合，對宗教很有心，很喜歡，所以有一陣子，我把這些經典，在鄉下內湖地方，教一些人寫信，以前都是一些文盲嘛，教鄉人們寫信不求人啦、三字經啦、昔時賢文啦，這些比較簡單的，我教書教了一年，也不敢說是教書，只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來切磋，因為我的發音從咬字到抑揚頓挫跟平仄（古音的平仄），都相當正確。

筆者：這些基礎是在那時行善宮打下來的嗎？

子龍：對，在行善宮打下來的。因為我小時候很頑皮的，很可愛，又有點小聰明，所以十三歲就在那裡當廟祝。當時大概是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這個行善宮雖有祭祀祭神，但是都沒有收人家的紅包，主要幫民眾收驚啦、祭煞啦、蓋魂啦、拜斗啦、逼籤詩啦，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人在那裡看顧，但竟然找了一個十三歲、十四歲的小孩子來做廟公，一個月三百塊，在那個時代三百塊蠻好賺的啦！也是很多人湊趣，每天去給我做善事，每天在那裡給人收驚啦、逼籤詩啦、掩魂啦、消災誦經、改厄啦，整整做了半年。

筆者：後來是如何進入電台工作？

子龍：我還記得民國四十八年，就在八七水災的八月份，王明山在招考，招考的對象限制要高中畢業，不記得當時是要考幾個團員。因為我從小就很活躍，你看我才十三歲就可以當廟祝，十四歲可以當老師，可以到處去，所以我在小地方還透著一點靈巧。我那時候是在聯勤兵工廠當工友，就在現在中山路，應該屬於南港路那邊，我在福利社裡當燙衣工。聽到王明山廣播說要招考播音員，我就跟我爸爸媽媽講，他們說不可能的，我還是去考了。他們考試當然要有文憑，尤其是早期，畢業證書相當重要。我就說我們在基隆河那一帶經常會淹水，我的畢業證書被水淹掉了。那時考試只要寫一段故事，不但自己要寫，還要自己講，結果，很僥倖的就被錄取了。是這樣才踏進廣播界。

我的老師對我很厚愛，我也沒有讓他失望，我進入沒有幾天就可以寫劇本了，當然要感謝他有這個機會讓我去表現。

我跟王麗華有一段革命情感，現在想起來，我們以前都不是錄音的，而是做現場的。在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四年這段時期，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超過十六個小時。現在一直在想，那時候是怎麼做到的？在華聲廣播電台第二台，從中午十二點開始，十二點到二點是一齣廣播劇劇目，二點到四點是另外一齣戲劇目，四點播到六點，六點休息半小時，六點半播到八點，一天播出七個半小時，七個半小時要播四種不同的劇本。我一個人要編，要導，要播，編、導、播三個職責在一身。回到家八點了，還要跟聽眾回信；回到家裡，還要看書，連夜寫劇本。一點也不能出差錯，那個工作真不是人做的，因為完全沒有時間休息。王麗華當然也是這樣忙，但她省掉我下班以後編寫劇本的工作，回家後她就可以放鬆了，但我回來還要看書，還要寫劇本。

筆者：那時候的劇本是否像現在這麼詳細，也有對白嗎？

子龍：這是從我的老師沿革下來的。我曾寫過他的生平事蹟，他從晉安到台灣二十幾年，他在這個地方上掙扎很多，後來就到戲班去。因為我老師的資歷，在那個時代講起來算是有點基礎的，就到戲班去編劇。編劇，就是先把這個場地分好，我們寫劇本就一定要分場地，場地裡有景、有時、有人嘛，簡單的說就是分場。分場的時候，第一場戲看有幾個角色，就分配：王麗華你當誰，某某人你當誰，某某人你當誰。我把這個戲，這個劇目的劇情告訴你們，你現在就是要跟這個人怎麼對白之類。還好有一個導播，你說錯的時候趕快給你抓回來。因為有一個”拿呢雄”，”拿呢雄”就是「主講」，這個主講就是綜合的聯繫，也就是 OS。OS 都是我自己在講，就是這樣的情形。應該還可以找得到劇本，我再提供給你。

剛進電台的時候，老師會告訴我一些編劇的竅門，我就學會了。我在看

書很快，而且很容易就可以進入，不然一天七個半小時的劇本要從哪裡來？

更有趣的是：在民國四十九年、五十年，我播「封神榜」非常轟動，我的老師就告訴我說：封神榜總是有結束的時候，結束以後呢，聽眾如痴如狂地要聽這樣的故事。不論是什麼妖言惑眾也好，什麼鬼神的離奇也好，總是一種精神的寄託，他叫我看有有什麼題材？我記得那時候我大約二十一、二歲，因為我以前就在廟裡，從小在宗教方面得到很多心得，可以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呢，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長處，就看你如何運用哪！你飽讀詩書，假使你不曾應用，這些書就沒路用。假使你會將它活用，就能有所發揮。在所有的章回小說裡，就以「封神榜」最膨風，可以說最神奇。封神榜結束後，我就編一本「東南拚西北」。

筆者：自己編的？

子龍：是，自己編的。每天播一個半小時，竟然可以播一年半。每天都在哪裡找劇本？我每天都在廁所裡找劇本，在廁所裡其實都在沈思，沈思我以前所學過的、所聽過的。當然也看一些書籍。有一部歷代小說很出名的，最古老的，叫「神仙傳」。我從裡面摘取了一部分故事。這部「東南拚西北」綜合很多，四遊記裡有南遊記、東遊記、北遊記、西遊記，我就把四遊記綜合起來。我那時候編這個故事，在圓環一帶非常轟動，以前有個書商，現在改名叫黎明文化圖書公司，那個老闆一直來跟我講，要跟我拿這套書去出漫畫。所謂少年不知愁滋味，自己認為聰明，不過是一些資料隨手摘來，隨手摘去，不敢說學富五車，學識有多豐富，但我認為我運用得很好。看到了一棵樹，我馬上就可以講，想像力非常的豐富，這是環境逼出來的。

在西遊記裡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不得了、很聰明的人，但在我的「東南拚西北」裡面，孫悟空是搨火爐的；李哪吒三太子很有名，但他的任務是送信，踏著風火輪在送信。在「東南拚西北」裡，記得有一個金蠶老祖，

那個蠶絲一吐出來，把整個靈霄寶殿都給它鎖住了，包括什麼太上老君，什麼人來都沒有他的辦法。我就是完全以封神榜沿革下來的幻想，不管符不符合邏輯，只為搏君一笑，能夠延續一年半，真不簡單。我舉個例子，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制必有剋，像這個金蠶老祖的蠶絲很韌，那個蠶仔絲一吐出來將靈霄寶殿全部給罩住，包括太上老君、釋迦教主，誰都沒他的辦法。最後，可以制他的是縲祖，黃帝的太太是養蠶的。又把歷史的人物也給它套上去，像有火一定要用水，就是運用以前五行相生相剋。想到那個年代實在很好笑。

我們那個時代做播音員還要受訓，不是像現在。……

筆者：老師，您在王明山老師那裡學得的是廣播劇的技巧，主要是那些部分？

子龍：呃…戲劇方面。比如說，你每天在說書，但要如何去引人入勝，要如何去引人入迷，要讓他今天聽完以後，明天要繼續再聽，有一種意猶未盡，這樣才能吸引人，不然聽眾從今天到明天就沒有了。所以這是說書的一個……，就好像作文，起承轉合，結構有連帶關係，談來有同工異曲之妙。

筆者：一般在戲班要練基本功、練嗓、練唱腔，那麼講古這一部分是否也需要做特別練習？例如發音等方面的訓練？

子龍：絕對有需要。因為在戲班裡面，要練聲喉，這個沿革也是從京戲來的，一定要練丹田。所以很習慣了，年輕嘛，說好聽一點，弄虎攪龍，說難聽一點，較咱類，若朋友來就招去喝燒酒什麼的，尤其我很喜歡喝辣啦，吃煙啦。我在廣播時，可能會有一些壞習慣，我在寫東西時，嘸吃煙就莫法度，在錄音時嘸吃煙就莫法度，靈感會出不來，因為完全是自由發揮。我在廣播講古時都是自由發揮，不相信，你現在隨便拿任何一本書來，我不必從頭翻開來看，我就會當講，不管哪一段都可以。所以我經常用台語唸赤壁賦或將進酒，很會唬人。這沒有什麼，你要一方面看這個文字，去看一本書的內神，你會當一方面那看，一方面那想，一方面

那講，這個講的時候，不可以照本宣科，要讓人聽有，還會有那個親和力。

你說的練聲，有一種是喉嚨聲，有一種丹田聲，所以幾十年來我在播音，不是用丹田就不親切，我喝燒酒划拳到隔天早上，我同款播音不會沙啞，爲什麼？我都用丹田聲。甚至幾十年來，有很多聽眾聽我在電台播的聲音，跟我講電話的聲音都不同，常常都說：我要找王子龍。我說我就是王子龍，他說不是啦，你不是王子龍。經常會發生這種情形，就是因爲用丹田聲跟喉嚨聲不同。

筆者：老師用丹田聲，是經過特別訓練還是本來就會？

子龍：呃…當然它有這個竅門。其實這個丹田聲和抑揚頓挫有關係，你在發聲提氣的時候，在用力時，都要發自丹田，當然，這絕對要有它的基礎在。不過很奇怪，我沒學過，我很自然就會了。所以我常說，很多事情要天人合一。

筆者：您在王明山老師那裡學習時，是只在旁邊觀察，自己體會？還是王明山老師會給您一些教導？

子龍：我的老師的教法，平心而論，像我現在教學生一樣，是隨遇而安的。因爲對你這樣一個人，他只能夠潛移默化，要慢慢去體會才知道。嗯，教學有廣義和狹義，狹義就是他教我這樣這樣這樣做，會變成他的版本。話說回來，我按照他的版本，也可以超越王明山。我來教我的學生，假使按照我自己的模式來教他，反而會捨本求末。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天賦，人說「咱咱馬有一步踢」，你要讓他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但是遇到其中很重要的一些竅門，就把他點出來：你應該這樣這樣……。這樣呢，會讓他本身的天賦潛在的那個才華發揮出來，就變得不太一樣。最主要是那個竅門，當然，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要看你自己的修爲如何。

我很感謝我的老師，他很信任我。我進去還不到一個月呢，他就丟了一個劇本，丟一本書給我寫，是要分場的劇本，就是「萬花樓」。

筆者：萬花樓？

子龍：嗯，萬花樓，講狄青的。

筆者：是歌仔戲的故事嗎？

子龍：不，這是章回小說。我當時編出來，剛開始當然錯誤蠻多的嘛，他告訴我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我用得非常的少，就把他的優點吸收進來……，不管如何，它一定有它的軌道，有它一個系統，那這個軌道就像我從這裡要走到紅樹林捷運站，我走路也走得到，我騎摩托車也可以騎得到，我開車嘛會到，但是我不走這裡，我要另外走一條路，也是會到位，同工異曲，看你當中怎麼樣去變化。所以，他真的蠻坦護我。我記得沒有多久以後，他就把整個王明山廣播劇團的一些團務，包括編劇、包括導播、包括演出，他全部交給我。所以有這個機會呢，加上我本身很努力耕耘，而且有自己的才華。也就是在那裡呢，我能免費的學習，所以讓我對廣播有任何心得，這完全是那段期間所得來的成果。

記得我一個學生叫邱木村，他以前在台廣當記者，曾給我寫一篇報導《廣播界傳奇人物》。

筆者：這篇報導現在還找得到嗎？

子龍：可能找不到，因為沒有經過圖書管理的訓練，我資料實在太多，不知道擺在哪裡。

筆者：標題就叫《廣播界傳奇人物》？

子龍：它是台灣廣播雜誌，報導《廣播界傳奇人物》，是個專刊報導。這個月十四號，也就是下個禮拜有個金音獎，要頒給我一個廣播文化傑出貢獻獎，這也是肯定我四十九年來對廣播文化的努力與耕耘。

筆者：您的第一部編劇是把萬花樓這部章回小說改成……？

子龍：廣播劇。

筆者：不是改成歌仔戲？

子龍：不是，不是，有很多人改編，因為這是通俗小說，像《萬花樓》《五虎平西》《薛仁貴征東·征西》或者《包公》，這都是很通俗。

筆者：老師曾和別人合作過嗎？

子龍：之前我只和王明山老師、王麗華，和謝麗燕合作過。提起這個謝麗燕的確是一個才女，以前也是王明山廣播劇團的台柱，在王明山老師那裡當男主角，女生可以當主角，非常厲害。這個人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台語歌星葉啓田的啓蒙老師，是郭大誠的太太，寫過〈爲了十萬元〉，還寫過很多很轟動的歌詞。

筆者：老師早期講古是跟王明山老師搭配，然後再和王麗華老師搭配？

子龍：講古都是我自己。以前最早呢，我就是在王明山廣播劇團當導演跟編劇跟演員，跟王麗華、謝麗燕很多人在一起。大概在民國五十二年，有一家廠商呢，是以前在重慶北路的景新製藥廠。它跟民本電台買很多時段，請我在王明山劇團以外，另外單獨做節目。

筆者：在民國五十二年之前，老師在王明山劇團是屬於廣播劇？跟王麗華老師合作也是廣播劇的部分嗎？

子龍：對。

子龍：我到了民國五十五年，才去當兵，因為我是獨子，就以家裡父母沒人照顧申請補充兵。但是民國五十五年，應是補充兵不夠了，還是怎麼樣，最後一梯次，我去當了一年四個月的兵。在民國五十七年當兵回來後，講古間剛好需要，所以就到那裡講古，就是前面講的講古間那一段經歷。後來呢，有以前的許多廠商，像明通製藥廠，還有以前叫做香港天喜堂（就是電視演員石峰的爸爸），還有一家就是以前克風邪的老闆的救人製藥廠。那時我真的是要與世隔絕，我在說書場真的很灑脫，與世無爭，好像在世外桃源，另外一個世界一樣。所接觸的就是觀眾，錢又不少，

每天去，暗時就回來，收一千元我就分五百，收八百元我就分…，若分得八成，六百元我就分四百多了，每天分帳、拆帳，日子非常好過。

筆者：老師是在什麼情況下到講古間講古？

子龍：我大概是在民國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吧，那時候很巧，可以說是因緣際會，我那時候是客串，因為隔行如隔山。我從四十八年進電台之後，是關在一個斗室之間，不見天日，也不見民眾的播音室，我看到人就不會講話了。

民國五十七年呢，我會去龍山寺講古場講古，還有一段插曲。因為那個說書場的頭家是我的親戚，那時候因為和講古仙條件談不攏，要我去幫忙支援二三天，那兩三天，也是我以後變成講古仙的轉捩點。大家都知道，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要領，擅長電台講古不一定能到現場講古。因為講故事要有臨場的經驗，而且你在廣播電台就好像關在籠子裡自言自語，也沒人看到，但是講古間沒法度，要面對群眾，要有群眾魅力，要有親和力。這是天淵之差截然不同的。那時候，我的親戚的講古間即將關起來，希望我過去幫忙。我自己有先見之明，知道我是在電台講古的，不見得可以講現場……，還好我小時候就在宮廟，講一些宗教勸人行善因果報應的小故事。

筆者：老師所說的在宮廟講勸善故事，指的是行善宮？

子龍：對。後來在盛情難卻之下，再加上我需要賺錢，我就接受了。我先和他說好，就說是去客串，客串三天不要收錢，幾天下來，如果大家聽了覺得會合，就繼續給我捧場；如果聽了不合，那就算了，我對親戚也有交代了，也給自己一個很好的台階。以前的講古仙都是講章回小說，我想要標新立異，人家講三國的章回小說，我就講武俠小說。要跟一些講古仙有所區別，而且能將我的專長發揮到淋漓盡致。所以一炮而紅，風靡很多的古迷。

筆者：老師的講古和其他人的講古有何不同？

子龍：我的講古和石文戶石老師、吳樂天、李俊男等人講古又不同款，我的講古有我獨創的地方。第一就是以廣播劇的方式，演廣播劇就要有人，就好像戲劇就一定要有演員，演員要發揮你的喜怒哀樂，但是我講古呢，像我的好朋友小西園的許王或以前李天祿，他們布袋戲的精髓說「千里路途三五步，百萬精兵六七人」，那我是只有一張嘴要變成這個人的個性、那個人的個性。說書呢它大部分就講解裡面的章由，那我在講古時就是將廣播劇的特色融在裡面，我可以將每一個每一個人的性格表現出來。譬如說水滸傳，水滸傳的特色就是梁山泊一〇八個好漢，每一個人的性格特色都不一樣。因為我以前對這些小說很喜歡，也曾和一些學者一起研究過。它將每一個人的個性描寫得淋漓盡致，我想要將它發揮出來，就好像身歷其境，親見其人一般。我講故事會表演人物的性格特色，當我在講程咬金時，就好像程咬金附在我身上，我在講尉遲恭就好像尉遲恭，講秦叔寶就好像秦叔寶，所以這樣會引人入勝，就是以廣播劇手法來講古。加上我的節目名稱叫做「博古通今」，博古呢就是博學，博深以前的事情跟現在做一個相比，這樣才不與時代脫節，俗語有一句話說：「戲棚上有那款人，戲棚下就有那款人」，古早有那款人，現代也就有那款人，你要如何不跟時空切斷，能夠連接起來。我當時取名叫「博古通今」的定義就是這樣，不要讓故事與時代脫節。

筆者：老師的講古都是以前的章回小說，要如何才能不和時代脫節？

子龍：其實最重要的，說書要有一個「評」，要有一個「論」，做一個說書人，就是要在這個故事結束以後，或是一個段落以後，給它一個評定。那一個評定呢，就是和聽眾之間的討論，我說出來的不一定正確，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以一個說書人來評斷，看你感覺怎麼樣？結果得到雙面的迴響。你聽了故事後，感覺怎麼樣？我評論這件事情，你感覺怎麼樣？所以我平常在跟士賢這些學生們說，說書裡很重要的就是一個「評」，一個「論」。

我說書大概是從民國五十二年、五十三年，因為經濟不好，廣告商要節省經費，開源節流，所以本來廣播劇要很多人，變成只請我一個。那時候我在想要如何去突破？我對我自己的能力也蠻肯定的，也很用心地把一個個連載小說都拿來練，雖然經過了三、四十年，我的東西和目前社會還沒脫節，但是它的深度還會再提昇。這是我對自己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對於一件事要追根溯源，沒有追到底我是不會罷休的。

筆者：老師印象中說書的第一本書是哪一本？

子龍：嗯！…大概在民國五十年。我頭一本書應該是《鶴驚崑崙》，以前算是禁書，幾年前周潤發主演的一部很有名的電影《臥虎藏龍》，它的原書名叫《羅少虎和玉嬌龍》，這是第三部。第一部是《鶴驚崑崙》，第二部李慕白叫做《寶劍金釵》，第三部才是《羅少虎和玉嬌龍》。

筆者：所以算是武俠的？

子龍：這比較是言情武俠小說，不是像打打殺殺。我講古的頭一部書應該是楚漢相爭。章回小說叫《楚漢相爭》，我將它改成漢宮春秋。

筆者：老師，您說《楚漢相爭》是您第一部說書嗎？

子龍：對，在民國五十二年，在民本電台說書。我記得這個時候，石文戶好像也在說，他的說書可能比我早。

筆者：石文戶說他比你晚呢？

子龍：他說書比我早，其實他錯了。……

筆者：他說他比較晚，三十歲才開始講古，也是在民本嘛……

子龍：進廣播圈我比他早，單獨講古，可能他比我早。

筆者：他說是在民國五十三年在民本電台開始講古。

子龍：我是五十二年也在民本電台，那可能我比他早。

筆者：老師，那您講的第一部書是自己編的？

子龍：沒有，是看著章回小說這樣說。

筆者：這些說書的技巧是由師父傳下來，教您怎樣講的？

子龍：我的說書跟別人的說書不一樣，我把廣播劇融入裡面，再把宗教一些相關的評論加上去，而且又聯繫時空，雖然是古代的事情，我也把它拿到現代的時事背景來評。爲什麼故事裡的人，他要做這個事情，他做到這個事情以後又如何呢？我很喜歡講一句話：千方百計求不得，縱然求得又如何？所以讀歷史可以溫古鑑今，我告訴我自己，每天說書的一個小時，要給聽眾聽到的是有什麼正面的意義。你看過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一回都有二個標題，我就把這個標題化成一種詩，化成一種詞，格言、詩詞、歌都有，今天這一小時要播出的內容，我就把它濃縮，用這種詩、這種詞、這種歌謠來把它朗誦出來。我裡面一個小時的節目，不管它書裡面是不是有這個情節起伏，我一定要加詩詞。我剛剛已經講過了，說書呢，根據我個人的，一定要合縱連橫。

筆者：但是，當老師在講的時候，不可能剛好一個小時講一回吧？

子龍：有時一個小時講了三四回，有時一回得講個四五天，你要看他裡面情節的重要性，我在講三國時，很多用到京劇，孔明過江舌戰群儒，群英會我就連續講了一個禮拜。我在講包公案，就用七俠五義做一個主幹。我記得我在講包公案的時候，講到了坊間很出名的陳世美反奸，爲了講秦香蓮，就去找包公七十二奇案，那個反應太好了，我就加一些聊齋誌異啦，還有坊間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包公案是我跟王麗華講的。後來我自己講的，譬如說楚漢相爭，我從三國延伸到三國因，你會聽過三國因嗎？

筆者：不會呢！

子龍：這是古人的章回小說，野史裡面有很多發人深省的地方。它說有一個司馬重湘非常厲害，身在中古時代的亂世。這個司馬重湘，他左右雙手都可以寫，不但如此，雙腳也可以寫，他短短片刻之間，左手配左腳，右

手配右腳，要寫個千字非常簡單。可是他竟然呢，從十七歲考到三十幾歲還考不上，所以他就寫一篇文章怨天罵地。我們以前就是敬天地啦，拜鬼神嘛，吔！他卻罵天怨地，罪很重呢！他死了以後，閻王要判他很重很重的刑。他辯稱自己的的確確是有才華的，只是懷才而不遇，。所以這個十殿閻君呢，他就感覺說，你真的是這麼狂大，按爾好了，地獄裡面有一條冤案，很大很大的冤案，一直到這時候，十殿閻君無法度湊好破就對啦。我們以前都說因果嘛，勸人爲善，每一本章回小說裡面，你去甲看，都有它忠孝的精神，都有它正的意念。哪按呢，這鬼府，在閻羅殿已經放歸落十年的懸案，無法度湊好破，你如果有法度將這條懸案判甲清楚，就表示你很有才華，你罵天呪地的罪就可以減免。他說，這個簡單啦！他說只要一吋三刻就好。古早時代的一吋就是現在二個小時，三刻啲啊好四十五分。二點四十五分要將它放在鬼府歸落十年無法度湊好破的懸案，就是啥？就是三國誌，因爲三國誌的恩恩怨怨太濟，所以阮將三國誌的重要人物來看做從楚漢的人物來出世的，什麼人來出世做什麼人啊，就是三國因。

筆者：因果的因嗎？

子龍：對，三國因。三國前接著三國因，將三國因，譬如說關公出世自楚項羽，曹操出世自韓信。他們都有他的經驗承襲，真笑魁。

筆者：那劉備是劉邦嗎？

子龍：劉備不是劉邦，干且是……，真的是太久了（記不太清楚）。

筆者：這本章回小說，我不曾聽過呢！

子龍：坊間有很多說法，我再舉個例子。講古，我對我自己有要求，野史和正史絕對不同，三國志裡面和三國因截然不同，但是它的這個脈還有存在，當然三國志裡面，把曹操罵得一文不值，三國將劉備捧得九霄雲外，劉備在三國志裡面心機很重肺腑深沈。有時呢，我們講一個三國志的主題哩，別人都按呢講，我講古就甲別人不同款。

筆者：老師說書都是改編自章回小說？全部都是嗎？有沒有自己創作的部分？

像剛才說的「東南拚西北」是自章回小說中摘錄銜接？

子龍：對，對，我干那是一個建築師一樣，我設計不同的材料我要如何給它製作。我干那是一個總舖師廚師同款，同樣的料理我會當做出不同款的口味。「東南拚西北」裡面，除了自己編的以外，章回小說裡面也大概取材百分之五十左右。所以我在教學生，我們在求學，這三個字「爲什麼」很重要，爲什麼我會按呢講，有現成的東西，跟你節錄起來做一個取捨，藝術學問就在那裡。

筆者：所以百分之五十是有所本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老師自創的？

子龍：對。我在說書，因爲講古講古，沒有一些文學底子是不行的。因爲講古時形容很重要，很多人聽過我的封神榜、三國誌、楚漢相爭都是大場面的戲，這些大場面的戲包括電影電視劇都無法度做出來，但是我做出來了。我說書用我的聲色、喜怒哀樂、抑揚頓挫以外，還運用我的形容詞。我現在慢慢去發覺，我以前在講古都比較卡獨話，但談到一些文學的東西，我會用很多成語。我在說書時，在一個小時裡面會使用很多成語來形容…，所以後來王麗華認爲我已經走火入魔。

筆者：爲什麼她會這麼說？

子龍：因爲曲高人寡。同樣一句形容詞，這個小時裡面同樣的場合，這個形容詞很好，但十分鐘以前我用過了，我就不再用了，要另外找一句適合的，所以有時很難。我以前錄音，一個小時的節目大概不超過五十分，因爲我們錄一集的長度大概四十八分，我花五十分就結束了。慢慢慢慢地，錄到一個小時的節目要錄兩個小時，我也經常自問：究竟是我自己老化了，還是我要求太高，一直在要求，一直在改變。尤其我的說書呢，非常入戲，這就是王明山傳下來的。說書很少有人配音，我的配音呢，我也很堅持，我不用流行歌曲，完全用國樂、交響曲。我配音時攏總是配

合故事來選擇它的瞬間樂，加重它的氣氛。很多聽眾說，我在講到緊張時，無張無弛乎他們腳倉夾起來，尻川夾啊夾，最起碼綁起來才「喔」一聲。會引人入勝就是說：他們聽甲會流目屎，聽甲會捧腹大笑，聽甲緊張的時候，靜甲按呢鴉雀無聲，這完全是靠王明山傳給我，戲劇表達的那種喜怒哀樂。

筆者：是從廣播劇來的？

子龍：完全從廣播劇，在喜樂時候用比較輕鬆的國樂，在比較哀愁的時候用比較哀怨動人的二胡獨奏…，你現在跟我談的是鳳毛麟角，你可以感受一下，王某人談的實際情況。

筆者：老師講古時除了運用廣播劇的技巧，好像還運用一些成語和俚語？

子龍：所以後來我出了很多書，有很多聽眾呢他每天聽我的故事就是要開頭那首詩。他把那首詩記起來，累積成了一本書。有的聽眾他認為他以前談吐之間很粗俗，在聽我的故事，聽過成語了後，他若學一兩句，就真正受益良多。一開始使用成語時，我是隨口說說，後來我就慢慢再改進，一句成語要配一句俗語，我們在看物件要雅俗共賞，成語裡面如果加上俗語，有文學基礎的人聽了很爽快，沒讀書的人聽了也真爽快。比如說：「人非至人，事難全美」，這句話就是說孔子公是至聖先師嘛，他也不敢說他是完美無缺的聖人。所以人非至人，事難全美，一件代誌無十全十美。你要去解釋這兩句，說甲落落長，變成歹戲拖棚，以前有時候爲了解釋一句成語，變成打斷古柄，有很多人只爲了聽故事的進展，卻打斷古柄。所以我慢慢去思考，講古若無用成語，那個味道就不出來，譬如你在看古裝劇，你若無聽到古文，那個邏輯非常不適合。但是每句都運用很深的文言，也有很多人聽不懂，所以就慢慢變成用一句成語再配上一句俗言，譬如說「人非至人，事難全美」，我下面加「十隻指頭無平長，做人無十全」。噢！這句話一聽就懂了。所以我有一本「古早歌、古早話、古早詞」就是這個用意，我把我講過的、我聽過的整理出來…

筆者：做人無十「全」的全怎麼寫？

子龍：就是完全的「全」，這個「全」，你「全數」給我，就是全。有很多人說閩南語有音無字，我現在一直在找，因為我們現在斷層太多，失古太多，根據我所瞭解，自康熙字典以後，很多古字都斷層。

你如果現在說一句成語，我會當馬上用一句俗語甲你逗起來。所以有很多人聽我的故事百聽不厭，是因為我有東西讓你帶回去，你不只聽一個節目，你會當聽內容、聽談吐，談吐之間有值得你思考，值得你研究，互相研究的地方還很多。

筆者：老師的講古最擅長、最專長的是哪一部分？

子龍：我很可惜的是我的水滸傳沒保存起來。以前水滸傳不能講，因為內容是官逼民反，所以水滸傳不能講，我都斷章取片段來講。

筆者：聽起來，老師似乎較擅長於歷史演義的部分，但水滸傳是老師最滿意的一部？

子龍：物件都是這樣，失去了才會去寶惜。大概在民國六十七年、六十八年，現在文化大學有一個廣告系的系主任，以前當過新聞局廣電處的處長，我專程到新聞局要求他開放。因為以前政策是說水滸傳官逼民反，沒錯，水滸傳有他歷史的背景，官逼民反，那個時候就是南宋的時代嘛，就是北宋退到南方，跟台灣很類似，所以國民黨要禁。但是反倒轉來，你如果將這個教材拿來啓發，也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宣傳，為什麼要如此禁止？我一直跟劉處長說，這個劉處長用心良苦，找了十三個教授，當中由台大中文系系主任葉慶炳教授做召集人，我也是其中的委員，代表電台的業者，另外還請了香港一個對水滸傳很有研究的教授。但是一木難支大廈，孤臣無力可回天，無法度，嘛是未當講。葉主任向劉處長說，他說以他近十次和我討論之間，我來播水滸傳一定非常適合，其實還沒跟他講時，我就已經偷偷播一些片段：武松打虎啦、林沖夜奔啦，一段一段的。但是很可惜，那時候沒有給它保存起來。當時太早了，科技工具很

貴，盤帶以前一卷要兩三百元，哪有那麼多資金可以做。再加上少年自傲嘛，覺得這個簡單嘛，隨手拿來唸唸就有啊，少年不知寶。劉處長後來開放要讓我講，但是畢竟我在廣播界裡面，看起來大家很尊重我，但同樣是廣播人，你不行講，我可以講，總覺得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講。所以我對水滸傳耿耿於懷就在這裡。因為水滸傳我有下一番工夫。另外，除了三國以外，我跟王麗華有一部絕版的故事，當時沒有書，這個淵源是從王明山那裡來的，他們早期是上海書籍，很早很早，可能過不久會再有。

筆者：書名是什麼？

子龍：這本書有三部：安邦、定國、鳳凰山。它都是文言文，七字七字的，都是線裝書。王明山呢就憑他的記憶來編編編，但殘缺不全，我大概在很早以前曾聽過老師講一段落。我從民國六十四年，隨廣播協會到東南亞考察，然後轉到香港，發現許多古早絕版書，所以我每年到香港一定去找書。皇天不負苦心人，讓我找到一些線裝書，但是其中有缺了一本，這部書是從唐朝末年，就是公元一千年左右，應該是唐昭宗和唐僖宗，這兩個末代皇帝的年代，我以前很喜歡播這部長篇小說，這個故事沒有一些文學基礎的人看不懂，縱然看得懂，也沒有辦法拿到那本書。這本書只有我播過，全國大概獨一無二，我的老師王明山還沒有播，是我播最久，很多聽眾都百聽不厭，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嘛，甚至我還編寫過歌仔戲—「安邦定國志」。是從五代殘唐、黃巢試寶劍，就是黃巢造反，他們農民起義嘛。同這個時代，裡面有二個人很有特色，這兩個人的情節後來呢就成了我們坊間有一套叫做「再世緣」，我說這個名你甘知影？

筆者：孟麗君。

子龍：對，其實孟麗君脫靴就是依這本書演變，它很精銳，這本書足完整，這本故事大概延伸到…，從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阿公開始講，這本書不是絕版，到現在只有我有而已。所以等於是我和王麗華最得意最

拿手的「安邦定國志」，我都說是安邦。

筆者：當時播出時就叫做這個名稱嗎？

子龍：對，安邦定國志。

我在說故事很會銜接，想要有系統順著歷史的發展去講，但還是沒有辦法完成，我一直想從盤古開天，夏、商、周，夏朝的故事就是夏朝的桀王，商朝的紂王，封神榜就是商朝的紂王嘛，再接下去東周列國志，再戰國七雄，戰國七雄了後，有孫龐演義，孫龐演義了後，變楚漢相爭，楚漢相爭完，再接王莽篡漢、東漢演義，東漢演義完，楚漢相爭了後，三國因，三國因後才做三國，三國了後，接下去隋朝南北朝，五胡亂華，有一部歷史小說叫做「三斧定瓦崗」，講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三斧定瓦崗」接南北朝楊廣帝看瓊花，就是隋煬帝，隋煬帝完，才接下去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月唐演義，郭子儀，這都是連續下來的。郭子儀完，七子八婿完，再接五代殘唐，黃巢試寶劍，殺人不見血，血流三千里，完了才安邦定國志，安邦定國志就是趙少卿和馮仙珠，就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阿公阿嬤，所以我會把歷史一朝一代連串起來。萬里長城不是一天造成，人家在說趙匡胤就是由一個布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其實他能黃袍加身是受先人餘蔭，他的阿公趙少卿和他的阿嬤馮仙珠，表現他的忠義所以今仔日才會做天子，真多喔，趙匡胤走關西，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宋太祖三下南唐，再來才是北宋楊家將，北宋楊家將再接下去包公案，七俠五義，再來接狄青，五虎平西，五虎平南，差不多囉！

筆者：老師，您剛說的都是您曾說過的故事？

子龍：對，大部分，差不多都是我自己單獨說的，但是有的有保存起來，有的沒保存起來。我總共說過的差不多有三、四萬小時跑不掉，現在保存起來差不多七千小時。楚漢相爭，裡面有接三國因，了後接三國，三國好像是播三百多個小時，漢宮春秋楚漢相爭也大概一百多個小時。

筆者：楚漢相爭也有保存下來嗎？那不是最早的第一部書嗎？

子龍：有留下來，但是是第二次錄的，後來重錄的。

筆者：我在麗華老師的錄音室抄下他們錄音室目前存檔的資料，有王明山老師講過的許多故事的大盤帶。

子龍：我存得更多。因為以前都不懂得保存，現在還有七千個小時。三萬個小時是包含說過的、沒有存檔起來的。我說的小說就有一個系統，我講過的講古呢，大概是從盤古開天，中國神話盤古開天地，一直談到清朝，應該是到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我就不講了，因為政治敏感。不管如何呢，是一個藝人也好，一個主持人，一個廣播人也好，我們都不喜歡談政治。

筆者：老師和別人搭檔說書的作品有哪些？

子龍：我和王麗華合作的有二部代表作，一部是包公案，包公案裡面按包公出世，我很會穿插，我的西遊記也跟人不同。比較通俗的，楚漢相爭也有很多人說過，所以，有一句說只怕不識貨，不怕貨比貨，要有比較。但是講古，我不會講現在的推理小說啦、偵探小說啦，廖添丁啦，這個我不會講。

筆者：老師說的包公案和王明山老師說的包公案是否相同？怎樣不同呢？

子龍：可能啦，他說的包公案可能較屬戲劇性，我說包公案裡面，有戲劇型，有文藝型再加上有足濟…，就是加入我的所見所聞，有一些見地、批評。包公案裡面，我們有很出名的拍案驚奇，可以加入的，只要我隨興所至呢，我認定可以，我都會加進去，有時候我會將幻想加入去。

筆者：老師的包公案有保存嗎？

子龍：有。

筆者：我昨天在麗華老師那兒看到王明山老師留下來的錄音資料，裡面有很多是包公案。

子龍：對，他說的是一段一段的，我說的是長篇的，我是連續的。

筆者：我真想找一段您二位都有說的段子來做比較。

子龍：可以呀。我知道他講過秦香蓮。

筆者：我昨天抄的資料，看不出來哪一段是秦香蓮，他有說木印、烘衣、審石碑、包袱…，但有的看不清楚，不知是烏井報恩？還是……？

子龍：那是七十二奇案，裡面有這一段。我的老師出身在晉江，泉州晉江，就是現在福建的晉江市，就是閩南啦，這一個晉江是古文化，以前宋朝呢，南唐呢，一直一直移時建都…，唐朝以前在福建，現在福州，建都叫萬國，萬國的國王叫做王繼，兩個兄弟仔姓王，你如果有去福建看就知影，現在還有遺跡。所以晉江是個人文早就很發展的地方，它跟泉州很近，泉州呢就古代是海上的絲綢之路，那時候坊間有足濟足濟的傳說，他做囡仔聽的，就憑印象把它編寫成故事。

筆者：老師在講古時有沒有遇到比較特別的聽眾？

子龍：我說書十幾年來，有二個人對我啓蒙蠻大的，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教授。

第一個就是有關西遊記。我後來再研究西遊記的由來，有二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依佛教來講，另外一種說法是歷史，依道家的全真教，就是射鵬英雄傳的全真教，張天師傳下來的道教。我先說全真教，在當時元朝，北宋變成南宋，閣再有大金國下來中原做亂，元世祖忽必烈要進攻中國，元世祖很好殺，他種族歧視很嚴重，足好殺。那麼全真教裡面有一個丘處機，這個人不管武功文學都受到忽必烈的敬重，所以這個人乎忽必烈請做博士。就是有這個人以及忽必烈逗陣西遊，所以才乎忽必烈減殺了中原漢民族很多的兵士。所以全真教丘處機的學生爲了紀念他的師父呢，才寫了西遊記。這個西遊記的記載就是說他幫忙忽必烈用和平的方式去征服中原，甚至於會當力挽狂瀾，會當減少很多很多的傷害。我們的歷史有這一段記載。

那麼佛教的西遊記呢，講的是玄奘，他是中國第一個苦行僧，那麼爲什

麼有這個西遊記呢？唐朝時說話盛行，有宗教上的意義，他們爲了宣揚佛法，就利用說書來代天宣教化，這和講古也有關係。但是玄奘呢、孫悟空、豬八戒這些人物，在佛教裡面的都沒有，但是他們跟佛門有關係。因爲進沙門，沙門就是佛教的簡稱。爲什麼第一個人物叫做沙悟淨呢？你入沙門，入佛教了後就要淨心，淨心了後就要守三皈五戒，三皈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寶，五戒就是貪、嗔、痴、愛、欲，所以三皈和五戒合起來啱啊好是八，你甲加起來看看是不是？三跟五加起來就是八嘛！入沙門淨心，用幻象去創一個沙悟淨出來。淨心了後一定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三皈依了後，一定著要守五戒：貪、嗔、痴、愛、欲，所以三皈五戒合起來啱啊好八戒，所以西遊記第二個重要人物叫八戒。三皈依守五戒了後，著會當大徹大悟，會當大徹大悟了後，才會當變成四大皆空。

筆者：所以有悟空？

子龍：對，才有悟空。宗教裡面就是有相和無相，所以萬物皆空，所以人不通執著，我常講說信執著，破萬物，這就是凡人，凡人最好就是按爾，一切皆空。所以這三個人物，就是按佛教讖語把它形容出來，所以這三個都是幻想的人物。這是佛教要宣揚。我在講西遊記，到尾仔我都按爾解釋，這是沒人按爾講的。

再回到前面講的，我記得在民國六十幾年講西遊記時，有關故事裡的時代背景。我記得唐玄奘西方取經，在西遊記裡面，沙淨、八戒、悟空剛出現是在貞觀二十三年。但是我們歷史的記載，無貞觀二十三年，貞觀千且只到十幾年而已。所以這就是西遊記的記載和歷史的記載歷代年表衝突。⁵⁸很多章回小說，很多野史都有衝突。有一個聽眾，是一個高中

⁵⁸ 西遊記內容敘述玄奘於貞觀十三年西行取經，貞觀二十七年回國。據查證貞觀應是西元六二七到六四九年，共二十三年。

生，他說他讀歷史沒看過這一段，他們都認為我是歷史專家，因為我不像說書嘛，這個可說是水漲船高。一個人被信賴時，不能誤人子弟，後來我經過這個高中學生對我提問後，我就非常謹慎去注意。了後呢，我凡是要講一本章回小說，我先去查它的歷代言論，如果有衝突時，我就跟他說，這是野史，那是正史，這是杜撰的，那是正史。卡早我有很多高中的學生聽我的講古，說比他們的老師的歷史課還更愛聽，有趣味性，聽了識擱卡濟。……

他們認為聽我的故事好像在上歷史課的樣子。我跟歷史都有連帶關係，所以這一點給我很大的警惕：我們不要誤人子弟，不要改造歷史。西遊記有法度根深柢固流傳到這麼久，當然有它值得人呵咾的，不然，西遊記流傳到現在已經歸落百年呀，還流行不衰，甚至被當做是現代的小說。但是野史就是野史，正史就是正史，我們不能以訛傳訛。這就是我在講古的特色的所在。

第二個人是一個教授。我常在說：我講一句話不對，我有十個學生，認定我講的若聖旨，我講的一定對嘛，這十個人傳下去就百個人，百個人再傳下去呢，一句白賊話，經過十個人講過，就變成真話啊。這非常要緊！我記得我在說隋唐演義時，隋唐演義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叫做單雄信。你若要講隋唐演義，不能不說到單雄信，因果論裡說青龍鬥白虎，後來出世做蓋蘇文囉、薛丁山囉、薛仁貴囉。青龍摻層白，這是我講古…。這個單雄信，我以前做囡仔的時候，聽人說過，不是叫做「尸ㄅ、」雄信，是叫做「ㄉㄅ」雄信。為什麼？以前我們早期的時候，有些已經根深柢固，所以有時候會很難改過來。…有一句俗語說：有邊讀邊，無邊自己編。若有邊仔就讀邊仔，無邊仔甲讀中間。那時候我聽到的，包括很多講古間的人講這部楚漢相爭時，嘛攏總叫人講「ㄉㄅ」。

我在播這個單雄信，我知道這個字讀做「尸ㄅ、」，不是讀做「ㄉㄅ」，因為「ㄉㄅ」是一個形容詞，一定要讀做「尸ㄅ、」，是按鄯善國傳來的。

五胡亂華時，這個單字應該屬於鮮卑族，干且是梵文翻過來。我在廣播中這麼說，我說：照講這個姓呼做「尸弓、」雄信，不是「勿弓」雄信，不過，我若說「尸弓、」雄信，足濟人聽過、講過的人會講我不識字，所以我給恁解釋，我現在也說是「勿弓」雄信，繼續講「勿弓」雄信。經過差不多三四天，收到一封文情並茂的信，那封信我不知還在不在？那封信是我的警惕、警戒。那個教授姓林，他說他聽我的故事聽足久啊！聽歸落年，他說：你身負一個傳播的責任，你知道你一個人播出來是有多多少少人在聽？你明知道這個不對，攔再甲不對下去時，你真正是愧對先儒。這句「愧對先儒」，對我印象足深。信裡面說：假使你若不懂，不要緊，因為你的見識不夠，學識不夠；但是你懂，你又刁故意將錯就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哇！寫得好沈重。對我的啓示很大。到後來我也硬將它改成「尸弓、」。所以要糾正一個歪風呢，是要很長的時間慢慢地做……。

說到這裡時又談到一個字，我們說「寂寞」，做歌的人、政治界的上中下流攏講是「sou」寞，你現在若講「gi」寞，就說你講不對。這是錯的。這個「寂寞」的「寂」字，當時我們去甲研究，就是讀「gi」。因為閩南語裡面有很多語音和讀音，會讀做「sou」，這完全是因為配合它下面的「叔」的音，叔叔的「叔」，古字讀「sou」。以前文盲很多，不去瞭解這個，這個「寂」字完全是按佛家裡面的圓寂，發音應當是「gi」，「gi mo」不是「sou mo」，你現在若講「gi mo」，人家說你不對，唱歌啦，說話說我足「sou mo」，你怎說「gi」，這是一個痛心的所在。我是舉這個例子給你聽。所以，你講古呢，人叫講古仙講古仙，是不簡單的，你要對文學清楚，你要對自己負責，對傳播責任負責，對聽眾負責。你一定不能誤入歧途，一定要力挽狂瀾。

再說一個笑話給你聽：在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在廈門大概播了兩年多，真的很轟動。那有一天，有個人今年大概五十來歲

了，我在廈門有一個專線電話，就像台灣一樣。在廈門都是我女兒替我在處理這些問題，她在廈門教英語，她接到一個聽眾打來的電話。以前在中國大陸沿海一帶要聽台灣的廣播是用偷聽的，民國大概六十來年，有一個共青團的書記，爲了聽我的節目被開除黨籍，整個前途都完蛋了，事過了二十年，竟然給他聽到我的節目在廈門播出。哇！他很興奮，很驚奇，又很憤怒，打電話過來，正巧給我女兒接到，我女兒說這個人殺氣騰騰，他說非找到我不可，我說好，你就到這裡來吧！他說：我一輩子的前程就廢在那裡，你說的故事那麼迷人，不聽又不行。因爲聽我的節目，我剛剛講過，剛開始你沒法度通接受，但是你若聽住了時，沒聽你就不行，我有這一方面的本領。所以聽住了好慘，前途都完蛋去了。結果呢，他的後生竟然住在我廈門住家的樓下，他的後生和我的女婿又是好朋友，所以聊聊天談起來，他事過境遷，提起往事啊，一直笑啊。去廈門時，很加在是說，我有一些老聽眾，包括王麗華，在沿海一帶都有很多的聽眾，我去接觸後才知道。還有早期在台北市統領那裡，有一所學校，不知道是啓聰還是啓明學校，直接到下午三點鐘、四點鐘到的時候，學生都沒有了，回自己寢室去偷聽王子龍說書，後來他們老師沒辦法，請我去每個禮拜固定去講，叫他們不要逃課。

筆者：老師後來也到中國大陸去講古嗎？

子龍：一九九七年，他們邀請我去，每天播出一個小時，我第一部是說三國。廈門日報曾在第三版介紹我，標題很好笑是「飛越兩岸的講古仙」，在中國大陸要登上他們廈門日報第三版是很不簡單的，結果那個記者也是我二十幾年前的聽眾。因爲我在廈門播出，本來還會怕那個腔調不合。在閩南金三角，泉州的腔調就像我們鹿港，漳州的腔調就像我們一樣，那漳州的腔調和泉州的腔調混合起來就變成廈門腔，那現在我的台語呢，是鹿港的腔調、海口的腔調，跟宜蘭的腔調混合起來就變成台北的腔調，

所以台北的腔調很像廈門。

筆者：是現場說嗎？

子龍：沒有，是 MD 寄過去。我在那邊的收聽率呢，原本會怕說因為我的那個腔調方式的表達可能會不適應。結果在他們廈門新聞台播出呢，剛開始聽眾收聽率是零點二七，經過三個月以後，變成二十七，哇，那真的是…。而且在共產黨之下呢，他們聽眾沒辦法像我們這樣互動，聽眾打電話就可以回應。打電話一定要到電台，尤其是外人，台灣去的話，他絕對不讓你接電話。那…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簡單講，以現實來講，就一定要自己設一支電話，因為我要跟聽眾互動，看看我講的話是不是聽眾聽得懂，對不對？他還是將就我，設一支我專線的電話，讓我跟聽眾互動。吔，我講的話他們聽得懂嗎？我這種播出方式他們認為怎樣？所以，一九九七年一月在廈門播，十月份泉州廣播電台就來找我，泉州廣播電台播完了，隔年漳州電台就來找。

筆者：老師是用不同的故事去講？

子龍：對，因為我現在累積了七千多個小時，每天播一個小時，就上萬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扣掉禮拜天，一年頂多大概三百二十個小時，我每天播一個小時可以播二十年。

筆者：老師在大陸播的都是以前的舊帶子嗎？

子龍：對，大概是六〇年代、七〇年代。

筆者：但是即使可以和聽眾互動，但也無法對故事做調整吧？

子龍：因為故事有它的系統呀，總是我在廈門的時候，半個月或一個月，我就到廈門去一趟，去瞭解聽眾的反應。我故事是故事，但是當中，每半個小時有七八分鐘，就有所謂的評跟論，來跟聽眾互動，讓聽眾寫信來，還是打電話來，具有一種親和力。

筆者：那些評和論是另外再錄的？

子龍：是轉錄的，另外它和故事內容不一樣。

筆者：老師，評和論有什麼不一樣？

子龍：因為呢，「評」就是評述，這一段的故事呢，我下斷評；但是「論」呢，是分辨，評是我主觀嘛，論呢還有討論的空間嘛。另外一件事情呢，很簡單講，我認為這普洱茶很好喝，喝兩杯之後受不了，那你受不了的因素在哪裡？那我很喜歡做這個分析。

筆者：那麼，是否可以這麼說，「評」就是去斷它，就是用比較主觀的價值判斷；而「論」，是討論問題？

子龍：就是執著跟宏觀。單絲，是單一的一條線，和一條索仔不同款，要很多很多的線才能組成。

筆者：所以，「論」的部分是比較像是在講道理？「評」就是在說它好跟壞？

子龍：對。我有一本書對我說故事幫助蠻大的，就是「中國歷代人物評傳」，從堯舜開始，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功過，你要評論咧，咁，要說的時候，一定要資料，要有來源，要引經據典，你不要言之無物。

筆者：哇！真的很不簡單。先前訪問過幾位說書人，覺得這些說書人怎麼這麼天才，他們好像都不必事先準備，一上場就可以說。

子龍：尤其是我那個學生，他是我第一個學生，他真的是天才，但是很可惜，他就是經常…，他每次跟我見面，他都被我罵得不敢那個…，恨鐵不成鋼，他沒辦法再突破。萬丈高樓平地起，人總有自己的修為，譬如說我現在到中國大陸去，到上海，我現在最喜歡到上海教書。你知道我喜歡看一些書，有一本書，很早以前在台灣沒有買到，我很多書都是在上海買的，叫「佩雲韻府」，比我們廣韻，就是作詩詞的韻書更早，「佩雲韻府」，或成語的，太多了。大概我們每次到上海去，一定要留一天或兩天去逛書局。

筆者：老師，現在雖然您已經不說書了，但還是會去搜集這方面的資料？

子龍：對。

筆者：老師似乎已經走向學術路線了，已經在做學問研究。

子龍：這完全是一種興趣，談學問是談不上。興趣，我很相信這個興趣，做任何一件事，不是…。有一句話弄巧成拙，用強迫的沒有用。他自己要有興趣，你提高興趣的時候，就像我看書看到三更半夜不感覺累，你假如說爲了工作會感覺到疲倦。但你把它當做是一個興趣，吔…，譬如說，我現在很喜歡做台語研究，母語溯源，母語溯源從何而來？當然，個人的力量有限，我很不以爲就是說，台語已經有斷層，這斷層是大環境造成的，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我記得我到廈門去的時候，一九九七年的時候，在廈門閩南金三角，閩南金三角是屬廈門、泉州、漳州，閩南語的節目一天限制只有一個小時…

筆者：那其他的時間呢？

子龍：都是國語的，他們叫做普通話。

筆者：真的呀，那不就和我們早期一樣？

子龍：嘎，比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爲了政治行情，受台灣的感染，閩南語的節目才慢慢多起來。閩南語很可惜，我認爲閩南語應該就是我們的古漢文，他們認爲我很喜歡講閩南語的書，我很多啊！譬如說，現在我們所講的國語，國語其實也是北京話，北方的一種方言，閩南語是南方的一種方言，都是方言，但是保存古音，還是閩南語。不信，拿唐詩、宋詞、漢賦，用閩南音給唸唸看。我記得我最滿意的，也最慶幸的一件事，這本書裡面有寫，有一天我在廈門，裡面有廈門的答嘴鼓，現在是國寶級的。答嘴鼓跟相聲啦，相褒啦，是同工異曲的。廈門有二個國寶，有一個元老在傳授，有一個廈大的教授傳給二個學生，這二個學生現在還在，但老師已經作古；還有一個研究所的所長叫周長楫，編很多關於閩南語的書；還有一個范壽春，這個已經七十八歲了，現在還在推動閩南語的文化，跟我很要好。那大家有心一同，在喝酒時，好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答嘴鼓也來一段，有的北管、南管啊，各盡所能，那我什麼都不會啊，就用閩南語來一段〈赤壁賦〉，那抑揚頓挫讓他們非常欣賞。

現在一定要注意摸索，請我去演講閩南語的溯源，閩南語跟漢文的關係，閩南語讀音和那個語音，他們以前叫做官話，以前叫做民話，不好研究，你要寫的時候一定要記得讀音跟語音。同樣的，我們國語講雨水，閩南語 wu 水跟 ho 水，那意義截然不同，wu 水就是清明雨水，十二節氣的名稱；你若唸用語音，講話的 ho 水，落 ho 水落 ho 水，截然不同。雨水啦，或是用語啦，應該閩南語音系較古老，你再探討看看…。

筆者：老師剛剛提到在電台錄音時，不必面對聽眾，所以聽眾用電話或寫信來回饋，可以做調整。但在講古間有現場觀眾，如何抓住觀眾的反應？

子龍：剛剛我有一句話，應付隨機應變，因為相由心生，你看他的全神貫注，察顏觀色，他雖然沒有講話，你看他的表情，他會跟著你的劇情在起伏，譬如說很激動，他那種無形中，他心有靈犀一點通，他的心已經被你吸住了，他的表情會跟著你的表達起伏，那就表示你抓住他了。譬如你在講的很認真，很激動，很賣力，那麼他呢，不痛不癢，低頭蓋耳，走動走動，東動西動，一件事情全神貫注時，蚊子來叮，還不會搔癢呢！

筆者：如果老師看到全場的人好像不痛不癢的，老師會如何處理？

子龍：那你要改變，我現在這個劇情呢，正講到雷霆萬鈞時候，因為知音說給知音聽，不是知音莫說情嘛。我講這個情節，他好像聽不懂…。我經常在講說，比較大場面的時候，譬如說三國演義，官渡之戰啦，或赤壁之戰啦，這個電視電影絕對沒有辦法表達的，但是我可以用語來表達，我會把它帶進幻想的世界，然後用音樂來襯托，好像身歷其境一樣，那他會有一個幻想的空間。那其中的用詞，形容詞非常重要，形容詞是表示有文學，文字方面、文學方面，你一定要有一個基礎，要不然，你說像現在，現在不管是日正當中，日正當中、西沈、艷陽天、夕陽，它都有分別，好像去描述它咧，吔，我是在一個夕陽無限好的一個景觀，那假如我現在講的題目不太對襯，那我就把這個情節趕快給它順過去，它有高潮，有喜怒哀樂。我經常在講，你很喜歡聽笑話，我一下子兩個小

時一直講笑話，你一定會厭，因為就算你很喜歡吃肉，叫你一直吃肉，一定會厭煩，「吃肉著要菜甲」，同款，你很滑稽，很好笑的呢，見好就收，收起來就馬上插入一個悲的，不能一直下去，要馬上升起來，他精神快鬆懈的時候，又扣上另外一環。我經常告訴學生說，這個分場要環環相扣，環環相扣的時候，這個環跟這個環要扣起來以後呢，中間這個滑輪很重要。這個停頓的中間嘛，要拉過場，這個場跟這個場，要如何把它疊起來。譬如我現在在淡水，一下子要談高雄的事情，那中間呢，這一段你要如何把它一筆帶過，或許要…，我也可以穿插說我從淡水要到高雄的時候，突然間在萬華發生一個什麼事情，這就是畫龍點睛嘛，但是你不能畫蛇添足，就是人家不喜歡，不痛不癢的劇情，關它什麼事，那個叫「戲屎」、「古屎」，沒有用的東西嘛。但有時會化腐朽為神奇，這要看拿捏的本領了。所以我經常講說，是謙虛，但也很實際：有的人在錄音室講得滔滔不絕，但一看到場面的時候，就糟糕了，就會怯場，平日的經驗完全跟不上。所以聽眾坐在那邊就要看，眼觀四方，耳聽八面。吔，你在說書場的時候，這有分別，這叫有形嘛，你可以看到你的觀眾，觀眾的一動一靜，一舉一動呢，一言一行都瞭解，你在講故事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到一個高潮的時候，座椅給它挺起來，嘩～，然後，再從頭細述。讓它有起承轉合，讓他跟著你的話在走，絕對不讓他只是在聽，而是讓他參與，這就要看你生龍活現的工夫。

筆者：老師能舉個例子如何讓觀眾參與嗎？

子龍：呃，譬如說，像一段故事裡面，我現在要到前面巷子那邊，我本來就是要去七巷，我到那邊去騎車，不過我從這邊走去時，要經過戶碇，在戶碇時不張弛仆一倒，仆一倒的時候去踢到腳，踢到腳時就流血，流血要趕快拿藥來擦，擦了以後，邊走邊跛，跛到那邊看到桔仔，干且真美，桔仔就採來吃，吃了足酸，酸到眼眶攔會流淚，我可以單刀直入說按這行到那裡，也可以加入許多細節…。

筆者：讓觀眾進入您的故事？

子龍：對，也嘛會比較，有一些老古迷，他聽三國演義，不只聽，咍，這個人講得怎麼跟其他人不一樣呢？他就有好奇，他有興趣。咍，以前在說書的，有感情，我們說話有賦予它生命，我們每講一句呢，它的平仄、抑揚頓挫，是好聽不好聽，另外呢，還有一種感情，同樣的一句話，同樣的一篇文章，你唸的跟別人唸的，或是跟有經驗的人唸的不一樣，它的重音，它的輕音，它要表達的重點，一句話說出來呢，它的聲音就比較靈活，假如照本宣科呢，就干且誦經咧，聽下去會容易睡覺。知音說給知音聽，就是這樣。所以我很喜歡說成語，但是成語不是大家的根基，但假如成語裡面安插很多的俗語、俚語，那同工異曲，哦，讓它在聽的時候呢，慢慢的，第一次不行，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哇，這句成語和這句俗語有連帶關係，會引起他的共鳴。那麼在電台呢，聽眾的回電，聽眾的來電，聽眾的來信，需要好幾天，遠水救不了近火，要靠全神貫注，說書的天人交戰，自己跟自己在打仗。廣播劇是綜合的藝術，廣播劇有很多人嘛，今天你的表情好，精神很好，他不見得很好，大家要共同融入。要化整為零，把五個人集中起來，不可以脫節，假如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個劇就變成四不像。那說書的人呢，你自己跟你自己的挑戰，你要自己說得感覺餘興未盡，一個小時的節目錄起來，奇怪咧，怎麼這麼快時間就到了，那表示你這個節目相當成功，想時間在過怎麼這麼快，表示你很進入情況，如果感覺：奇怪，時間怎麼會這麼慢，表示你度日如年，同樣的道理，你錄音也好，你現場播出也好，早期大概在民國四十八年到民國五十四年這六年中間，都是現場播音。現場播不能出差錯，但會不會錯？一定會錯。你錯的時候就要修飾，把錯的部分拉回來，那就要看你 OS，拿呢雄的功夫。而且說錯呢，聽眾很內行的人知道你說錯，不內行的人就認為你故意講的，就要有這種以身做例的那種功夫。

筆者：真是不簡單呢！老師，請問在講古間講古時，每一節時間到時會停在高潮的地方，但如何拿捏剛好在三十分鐘時製造一個高潮？

子龍：我明明是這個劇情呢，章回小說你去看要去深究，下回分解，這一集沒有高潮，但是可以製造，編劇的編，所謂編就是不能照本宣科，你去編，劇情沒有辦法的時候，突然間來一兩句來扣住，劇情沒有，用你的修飾，用你的恐嚇、用引誘，那個語言去甲表達出來，讓他要走了，有的人覺得聽到這裡就好了，其他我攏知影了，下面出來的我攏知影，再聽二節又多花好幾元。所以要把他扣住，到散場的時候，結束的時候還不想走。我經常會吊他們胃口，經常這樣。節目要結束了，會要求增加時間，多說一個鐘頭，本來一個鐘頭，我以前本來收一元，現在如果加班算加班費。你不能常常這樣，人家說欲擒故縱，你如果常常這樣下去，他們就認為你是故意吊胃口。我雖然會吊胃口，但我不會讓他知道，我是劇情剛好講到這裡，再接下去這段就不講，……………

筆者：老師，在電台說書進廣告前也是如此安排嗎？

子龍：因為廣電法裡面以前規定，譬如說我買五個小時的時段，那時段半個小時三十分鐘是一個段落，現在改成一個小時一個段落。那半個小時黃金精華是十五分鐘，我有時不喜歡，他們是規定十五分鐘要廣告，但我有時七分鐘就廣告，有時二十分鐘才廣告，我要讓這個廣告有效，在最高潮的時候切起來讓它廣告。廣告主要花好幾十萬，才不會浪費，我們要設身處地替人家想。一般來說，廣告前會有一個高潮，假如沒有高潮也會用音樂來回應，你知道，瞬間樂就是一個交響曲。

筆者：老師，在廣告時是由您自己來播還是另有其人？

子龍：這要分幾個層次。以前現場的廣告，譬如說我們播廣播劇，除了有一個大播音室，還有一個小播音室，廣告大部分會先錄好，因為錄音機以前很珍貴，沒有那麼多錄音機，廣告有一部分就先錄起來，當中要廣告時就切過去，在小播音室播。那我們這些人就每半個小時，利用這個空檔

稍微鬆一口氣。像我們做的帶狀，一個小時連廣告都要錄，那廣告有分兩種，一種廣告是先錄好固定的，譬如說十天啦，一個禮拜，三天五天啦，換一個稿子，先錄好，然後廣告時再接上去；另外有一種廣告是應景的，劇情到這裡，就現在說的節目廣告化，我的節目談到這裡，我就利用這個節目廣告，所以廣電法有一陣子規定要改。當然這有它的好處，有它的壞處。壞處呢，就脫節了，因為一個成功的主持人就是聽眾的偶像，他講的話，他介紹的東西，基於偶像的崇拜嘛，他就很相信那個藥是好的。尤其節目中假如劇情很需要，這個開玩笑舉個例子啦，蔡小姐突然間一陣子肚子痛，哎呀！痛到在地上滾，這個時候假如拿一個什麼藥吃下去，所以我在節目中最大最大就這樣。現在節目廣告的規定，又改成主持人可以做廣告。像我自己從前錄廣告，後來配合廣電法，我才讓一個學生在錄音間播廣告，這個學生現在還在做節目，全省都有，那個是綜合節目叫「社會大學」，主持人是張小喬。張小喬以前來的時候是東吳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那時候因為廣告的限制，我講故事不能做廣告，我也很不喜歡廣告，很早就有人說我不會廣告，但我會說故事，很多人公認這是我比較拿手的。後來廣電法改成主持人不能做廣告，我求之不得，後來我就把節目錄好，還有一個名稱，由王子龍主播，林一清廣告，我做節目好像唱片一樣，只主持不播廣告。

筆者：廣告提供商會要求要穿插多久的廣告嗎？

子龍：照廣電法以前的規定，半個小時可播三分鐘廣告。後來呢，它半個小時有…，應該講六分鐘的廣告，半個小時二十四分的節目，三分鐘的廣告是屬於節目的，你經常有聽到工商服務，那是電台的穿播，所以平心而論，電台實在太苛了。你知道嗎？這個時段全部賣給你，他不要出節目費，還可以半個小時進三分鐘的廣告，後來呢，變成半小時有五分鐘，一個小時可以播到十四分鐘廣告，提供商廣告可以有十分鐘。你說廠商呢，當然他投資下去，我大概從民國五十九年，我還主持博古通今……。

筆者：老師後來就自己做？

子龍：儘量，像現在諾得啦，高機能啦，天良牌補中益氣啦，加味逍遙啦，這三個天良牌是由我創造出來的。那麼，到了八十七年、八十八年，我也想退休了，因為我認為，我不是做生意的，我比較喜歡文學方面，蠻嚮往的，生意做的不錯，電台有什麼事情由我來解決，比較輕鬆的，節目有什麼我來解決，現在就下一代有什麼不瞭解的再來諮詢，一年固定把一部分股金放在那邊，比較輕鬆。以前雖然有心要去買時段做節目，但曲高人寡，要廣告的效果，廣告的壓力，一個月要幾百萬呢。

筆者：老師當時為何自己創自己的品牌？

子龍：應該是因緣際會，我們以前是替人家廣告的。應該說這是一種模仿，早期我都只是替人家廣告的，後來很多節目人員搞自己的品牌。替人家廣告，賺到錢是人家在賺；廣告不起來，倒楣的是我們。廠商已經跑掉了，你還要賠電台的時段費，自己又一無所有。電台做節目有個惡例，節目費要長達六個月才拿到，現在這個時段是十一月，我收的不是現金，是收六個月以後的支票，等於五月才收到錢。那五月收到這個錢，譬如說，電台一個月要十萬，我節目費一個月十萬，我跟你收二十萬，我要交十萬給電台，到明年五月份，我要領第一張支票，退票了。等於我前功盡棄，而且要替廠商去賠電台的錢，一下子就全部垮了。

筆者：當時不是由廠商先向電台買時段，再找老師去合作？

子龍：也有，但不是經過廣播的，不是正規團的。像我們從廣播出來的，大部分是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時段，然後再去找廠商，這不一樣。後來才有廠商自己去買時段，然後找廣播節目來做，也算是殊途同歸。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後來很多節目，包括我的老師建立了王品，後來我自己創立了天良牌，就這樣建立起來到現在。那是整個大環境造成的。

筆者：請問老師記得五十二年第一次說書時，領多少薪水？

子龍：那時是節目費，民國五十二年，我一個月的節目費，一個月扣掉禮拜天，

一個禮拜六天共六小時，我的節目在自己錄音室錄錄音帶，那時大概是一萬元。

筆者：那麼高？

子龍：我的節目費是蠻高的。

筆者：真的好高哦！我先前向石文戶老師請教時，他說他每天錄二個小時，一小時五百元，我嚇一跳，民國五十三年有這麼高的收入啊！我父親當時擔任公務人員，一個月薪水才六百元。

子龍：那是公務人員，我在王明山廣播劇團時，民國四十八年一進去就每個月賺八百元。民國五十二年，應該是一個月四千元，石文戶那時候應該是算集的，他是每一集，一集五百元。我是比較高一點。到了民國五十七年，有一家廠商，那時候最有名的壽星牌的追風透骨丸，一直邀請我去，那時行情價呢，一個小時一般應該是在六千左右，我給他開一個小時一萬元，開價開六個月，都是現款哦！

我在王明山那邊，在民國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我一個月大概賺三千元，那時候公教人員大概平均八百、九百、一千元，銀行的經理大概一千元左右而已。但是我付出的代價太高，一天工作十七、八的小時，那我真的是自己認為太不可思議了，但我真的做到了。而且不只是一朝一夕哦，是持續好幾年噢！我記得當時早上從松山坐六號公車，大概八點多鐘出門，那時候王明山老師是在華龍街，他十一點半到電台，我是十點鐘以前就要到，負責給聽眾回信，我雖然沒讀書，文字上還可以，就是這樣磨練起來，所以非常感恩王明山老師有這環境讓我去學習，在年輕的時候對我有很大的收穫，幾乎什麼都不會，就是埋頭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看書，工作就是寫，工作就是說話。每天七個半小時的節目吧，而且是不同題材呢！

筆者：哇！那各個故事之間不會混亂嗎？

子龍：你去問王麗華看看。我自己不好自誇，人家講說英雄不論出身，但真的

自己感覺好像鐵人一樣。所以和一般待遇比起來，那時候的待遇是比較高。我到民國五十九年，才自己創立一個團。所以現在我雖然歸於林下，很多人要跟我買錄音帶，前幾天還有家廠商一直買我的錄音帶，我暫時給它保留起來。

筆者：老師是否曾考慮將來自己出版？

子龍：曾經有天下雜誌，也有很多人來談過，我還在考慮，我現在這本書裡面有 CD，你可以去聽聽看。他喜歡我的故事，也有很多聽眾要買我的 CD，但要考慮他的負擔，我都常跟人家說，我每一部書都是幾百個小時。我記得有錄我的廣播的人蠻多的，以前都是用卡帶。

筆者：我們老師說以前也是邊聽邊錄，但當時沒想到以後會做研究，所以就沒有完整保存下來。

子龍：沒錯，所以我幸好從民國七十一年開始保存，七十年以前就不會保惜，七十年以前都留白了。曾經那三十年，我的講古到現在還不會褪流行，不像什麼廖添丁、什麼胡劍龍。因為這是中華文化的一環，章回小說絕對不會滅掉，因為這是先人智慧的結晶，已經傳誦一兩百年。我還有這一批在，很多人一直要我錄有聲的啦或什麼的，平心而論，不做便罷，要做就要做精確一點，還要再去做很大的工夫。

筆者：老師以前也創過劇團？

子龍：不，那是廣播劇團，有陳士賢、高玉珊、林美照，從小就是在我這裡。我那時候真的非常辛苦，不知道陳士賢有沒有講這一段給你聽？他們到我家裡來，我為什麼會這樣做？我從很早，在民國大概五十二年以後，就非常喜歡水滸傳，我想教一百零八個人，把每一個人的角色，我就指導到他可以獨擔大樑，讓他可以把個性淋漓盡致的表達到了顛峰，每一個人一個角色。我想，那個是癡人說夢，也是理想，想要播水滸傳，所以一直要想招收人員。但是沒有經濟來源，只靠廣告廠商。我第一次弄雷虎廣播劇團，就找到一個客戶，這個客戶沒有一個月就倒閉，還沒領

到錢就倒閉，好可憐！……此痛方知彼痛，沒有牙齒痛過一次，就不知道牙齒痛的痛苦。因為我小時候家庭非常貧苦，小孩子在發育期間不能讓他餓，我自己沒有飯吃沒有關係，我一定要讓幾個小孩子吃飽，包括林美照、高玉珊、陳士賢，還有一個以前在廣播界很有名的高玉芬，是跟陳士賢他們同一期的。家裡一文都沒有，小孩子要吃，到處給人家賒白米，賒到沒辦法還人家，人家就不送來了，那我就把所有的家當都當掉了，唱機、錄音機全部都當…。

筆者：那時大概是民國幾年？

子龍：大概是民國五十三年。

筆者：五十三年創雷虎劇團？

子龍：對，對，是從王明山那裡出來的，雷虎劇團也是王明山想的。

筆者：也是王明山老師原本就有創的劇團嗎？後來由您來帶？

子龍：對，對，我延伸過來的。那時候，王明山老師也是受廠商的倒閉拖累，照顧不來。那時候我雄心壯志受挫，那真的很苦。在最顛簸的時候，剛好我要去當兵，但是我這些學生呢，是我的心血，因為我自己的漢學基礎還有一點點，晚上教他們演戲，白天在電台現場播出，播廣播劇唱歌仔戲，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歌仔戲的老師來我家教他們身段，教他們唱，教他們即時廣播的技巧。遇到客戶倒閉，我又要去當兵，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了，但是那時候他們這些小孩子似懂非懂，非常天真，那時候陳士賢應該只有十二、三歲，剛好有二個廣播劇團，一個是很有名的李讚聲歌劇團，一個在彰化廣播電台，就是現在河洛歌仔劇團製作人劉鐘元，他很喜歡這些孩子，他也知道這些孩子是可造之材，也知道我在他們身上花了很多錢，他每個小孩子要給我買五千元權利金，在那個時候，我真的需錢如渴，一個五千元，七、八個人四、五萬元，足夠我安家的費用，對我的幫助很大。但我還是有一種腐儒的想法，一下子拿到這筆錢是很需要，但千秋萬世被這些小孩子罵，我老師把我當做一個東西做

買賣。吔，剛好有一個人叫黃忠一，他也是要成立個劇團，廣播劇團就需要團員嘛，團員就需要培訓嘛，那我這些人去的時候就可派上用場，我就沒有賣啦，不賣給其他的人，我就借給黃忠一，全團借給黃忠一。

筆者：那有發薪水嗎？

子龍：有，他有發薪水。那我當兵一年四個月，約定我無條件借給你，我回來你無條件還給我。那君子之交嘛，沒有借據。但我去當兵以後，風雲變色，時空的轉變，沒有原先想的那麼好，這些人就四散，無法再要回來。所以我民國五十六年底五十七年初當兵回來後，痛心疾首，真的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想跟廣播電視切割，所以才有說書場那一段。然後在說書場說書後，再被幾家廠商又抓回來電台。

筆者：在那個時期有許多歌劇團的成立，是因為在當時很受歡迎？還是有其他因素造成流行？

子龍：歌劇團有分二種：一種是廣播劇團，一種就是真正的歌劇團。歌劇團應該有三個派系，一個派系就是歌仔戲的歌劇團，一個派系就是歷史小說、章回小說，古裝的廣播劇團，一個就是新劇團，新劇團就是黃志清啦、靜江月啦、陳一鳴啦，這是典型代表人物；那古裝劇團呢，就是王明山一枝獨秀；那歌仔劇團呢，就是我說的，以前叫做七仙女啦、李賢能啦；還有歌劇團的，三個人也可以成立歌劇團，一個生角他可分裝足濟角色，一個旦角他可以分老旦、彩旦、花旦都可以，一個丑角三花他可以做很多很多角色，所以三個人就可以包辦一個團，就能節省經費，那時候經濟不是很好，又要節省開銷。那是一個時勢所然嘛，像在我老師那邊，最艱鉅的時候，就只有三個人，我、王麗華，還有謝麗燕，三個人也是一團。

筆者：老師剛剛講的是屬於廣播劇團嗎？

子龍：對。

筆者：後來好像有上戲台去表演？

子龍：那是另外，戲台上表演那時候叫做公演。那是以前戲台在表演，像麥寮拱樂社，那是歌仔戲，在廣播還沒有鼎盛的時候就有了。它分二種：一種叫做野台戲，一種叫做內台戲，和我們不一樣。它比廣播更早，因為廣播應該是從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大概有我老師王明山，然後是我…。那時吳非宋、王明山、陳一鳴，大概都成立過廣播劇團。廣播劇團為什麼會有公演呢？因為廣播是內台，以前要看到一個廣播明星是很難，和現在不一樣，現在要跨出去啊，以前都是神秘的感覺，經費來源不是很好，而且早期這些人大部分不是廣播本行，像陳一鳴的廣播劇，他不是演劇界出身的，但他是辯士，以前無聲的電影，叫做 OS，那時候都是默片時代；像黃志清、靜江月，他們都屬於新劇團，是演話劇的，有的是舞台劇演員出身的。

筆者：所謂的新劇團主要是演時裝劇的嗎？

子龍：對，對。新劇團，也有人把它叫做歌劇團、話劇團。

筆者：廣播劇團在公演時，是和聽眾進行類似聯歡活動嗎？

子龍：不是這樣。談到這個公演，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應該是民國五十年之後開始的。那時候還沒有電視，因為民國五十年，在整個台灣全省的廣播劇團如雨後春筍，都是一些話劇團、新劇團這些人紛紛湧入到廣播電台來，變成龍蛇混雜。當然，政府希望有一個組織，方便管理，所以才策動成立一個組織。我記得應該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就像現在的文工會，還有就是台灣省政府的新聞處和警備總部廣電署，他們希望把這些龍蛇混雜的人員，能成立一個單位，以便好管理，也好輔導。簡單講，就有一個戲台。所以就策動我的老師王明山去籌劃，那時候叫做「閩南語廣播節目協進會」，發起人就是吳非宋、王明山。我曾經寫過一篇記敘這段過程的相關文章。然而要籌備一個會，需要經費，不管是以前的中央黨部第四組，或許是新聞處，或是警總，它贊助有限，所以我老師發起全省公演，每個劇團負責表演一個劇，而且利用聽眾的號召力買門

票，收進來就變成這個協會的公基金。那個時候，在民國五十年以前，電台有一些綜藝節目，綜藝節目就是像流行歌曲的主持人，像阿丁、李全壽、宋伍仁，這些人和早期的歌星文夏、青霞在一起，有了背景，他們就是表演、公演。那一陣子大概是民國五十年，同時期的，這一部份它的經費比較簡單，人員比較少。一碰到戲劇，要有道具，要有跑龍套的，人比較多，經費比較龐大。我記得那時民國五十年，要籌這個經費，第一次就在延平北路…，不，第一次應該在萬華大觀戲院，現在已經沒有了，在龍山寺那邊，公演兩天。再來就是延平北路的大公園戲院。

筆者：這其間隔多久？是各劇團共同合作一部戲嗎？一個劇團的人不是很少嗎？

子龍：大概一個月裡面，在北部表演。全省各劇團都來參加，每個劇團各演一部戲，就三五個人上去演，我也上去演。不過我也沒有舞台經驗，我記得第一次好糗，因為不知道手要伸到那裡去，我那麼年輕啊！那時候演的人大概是我、王麗華、謝麗燕，還有一個叫做王麗端，是王明山的媳婦。我記得好像我們四個人合演一個單元劇—話劇。

筆者：不是演古裝劇？

子龍：不，愈省愈好，古裝劇要化妝，平心而論，要演古裝劇也沒有那種能耐，連走路什麼的，都要有步數，話劇比較簡單，就是亮亮相而已。我記得的戲台上的經驗就是這一段。

筆者：後來老師有往電視發展嗎？

子龍：民國五十一年雙十節，第一家電視公司台灣電視公司開幕，那時候演出的歌仔戲叫做白蛇傳，由王明山製作，劇本就是我寫的，。

筆者：這裡面的成員和廣播劇團的成員是相同的嗎？

子龍：不一樣，它是歌仔戲。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旦角何鳳芝，一個生角叫小百猜，很有名的，那是另一個歌仔戲團，在電視上，每個禮拜演出一次。因為我老師當過閩南語廣播節目協進會的理事長，也就是因為這樣，

那時候台灣電視公司的閩南語、歌仔戲，不論是閩南語電視劇或是綜藝節目，都是我老師製作的。那時候節目非常少，電視很神奇，是從五十年開始才有的…。我記得電視剛開播時，民國五十一年雙十節電視開播的時候，全台北市不超過七百台，中南部還沒有哦！所以五十二年開始，我老師才創辦這個公演，電視公演，借重電視的歌仔戲啦，還有電視劇啦，這是我記得…。所以你說電台表演，應該有也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筆者：電台公演除了可以讓聽眾有見到神秘偶像的機會，對團員本身有沒有什麼益處？

子龍：這是見仁見智，那時我對公演非常反對。第一，我不是這一行的，一談到上舞台就怕了。我記得民國五十年第一次上舞台去演出，兩隻手不知道要擺在哪裡，只好在手裡拿了一本書呢，我還記得那種怯場的情形，因為沒有這種經驗。有些人他是從戲劇，從舞台到廣播，再回到舞台，他是駕輕就熟的，揮灑自如，不像我這樣驚驚扭扭。當時我參加好幾團，出去公演時，不管歌仔戲還是舞台劇，我都是當編劇。那個時代，攏較時行叫胡撇仔戲、金光戲，全部要用武俠的、金光戲，我就把電台講過的很多武俠小說、章回小說，拿來改編讓他們去演，我自己並不下去演。回想起來，因為第一，電視不普遍，你看整個北部，大台北地區不超過六七百部電視，盛況沒有空前，反而戲劇是比較靜態，歌舞是比較動態，那個時代歌舞是靡靡之音，戲劇公演的收入不高，雖然可以賺錢，但是有限。

筆者：那時候會不會藉著公演的機會來推銷自己品牌的藥品？

子龍：這個當然是個商機，但當時沒有這麼做。你講的是另外一個賣藥團的方式，像劉文和劇團，他們是專門一個劇團到鄉下地方去，是另外一個天地。在廣播這一方面，自己創自己的品牌應該在民國五十五、六年的時候，我所講的公演是在之前的事了。劉文和他們這些也是之前，他們沒有走進廣播，完全是草根性，全省各地公演，因為那時候野台戲、外台

戲的景氣不是很好，爲了求生存，只好兼賣藥…。人家叫做王祿仔的就對了，專門在賣藥，會開花會結籽。我什麼都不會，道道地地是從廣播出身的。

筆者：好像那時走鄉間去賣藥，也有一些人是講故事的，除了像楊秀卿採彈唱以外，是不是也有採講古的方式？

子龍：很少。因爲我記得這些廣播電台說書的人，到電視台去的有黃忠一、李俊男、吳樂天、後來的林俊德，現在的什麼什麼俊明，都有上電視，現在又變成說什麼宗教的。其實算起來我該是最早的，我民國五十九年在小西園許王那邊編腳本，六十年的時候中視一定要我，那時我全省的說書，號召力蠻大，它要我去說書，但是我不要。

筆者：爲什麼不要？

子龍：這就是靜態和動態。因爲我說書有這個神秘感，我說書有揮灑空間，就手裡乾坤大，我可以憑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它講得雷霆萬鈞，把它講得驚天動地，但是你在電視上你就沒有辦法。因爲我參與過電視劇，還寫過電視劇，電視是動態的，視覺跟聽覺不一樣，視覺比聽覺更敏銳，而且我們看的是一定要五花八門，要多彩多姿；我們聽的靜態也可以，動態也可以，都可以，都能接納。而且看的，幻覺比較少；聽的，幻覺太大。我剛剛跟你講說，你若要講三國演義楚漢相爭，戰爭浩大的場面，在電視上表演不起來，一定要在電台。你一個人在電視裡說書，除了 zoom in、zoom out，沒有什麼替代，那個景只有一個對象而已，不管你這個主講人呢，是如何妙舌生花，如何變化，也就是一個景而已。你看電視連續劇，以前沒有什麼外景，以前都是在棚裡面，它的人員角色，鏡頭可以攝影到甲，到乙，到丙，可以在一個景中，他講到這個椅子時拍椅子，講到桌子拍桌子，但是你一個說書人沒有辦法，你就站在那邊，這樣不到幾個月，你一定會被淘汰。

筆者：老師那時候就已經看出來了？

子龍：我那時候已經看出來了，當初我有一個想法，濃縮我從電視劇和說書得來的經驗，就是剛剛給你看的分場，利用說書把它連接起來，因為它會緊湊嘛，三兩句話就可以把它帶過，那重要的、有劇情的部分，劇情較突出就演出來，這是把廣播說書和電視劇的綜合。那時候我有這個設計，必要的時候就用卡通：動態的時候，我就採用卡通的畫面，比較有變化，人家看的時候不會厭，因為生動嘛！所以我敢這樣講，包括他們用宗教的，還不是很好，宗教是固定的，固定就是我們要釣魚呢，是固定用這個飼料去釣那個魚，不算是可以驕傲的釣手，所以我很早很早就看出來，我不喜歡在那裡講。好多好多人邀請我去，我自己明哲保身，我有先見之明。

筆者：您從以前到現在除了單獨說書以外，有搭檔的是和王麗華、謝金燕，還曾和誰合作？

子龍：廣播劇嗎？

筆者：你有合作的都是廣播劇的方式嗎？

子龍：對，說書的是王麗華。為什麼會跟王麗華合作博古通今呢？我們那個時候設計她扮作聽眾，她替聽眾來問我，我來解答，當初的設計叫做博古通今，就是這樣。所以你聽了我和她講的包公案，你就會瞭解。

筆者：是這樣子呀！我還以為是類似她和陳士賢老師合作，遇到女性角色就由她來扮演。

子龍：有，我們也有這樣，就是廣播劇的形態，那另外呢，我們有對答在講話，他們現在講的也就採取我們以前類似的方式。我是以劇情為主，當中就是評和論，因為廣播劇，你要評論時，就要打斷古柄，那當中我們參加的時候，就可以當作在談話嘛，這也是一種生動的變化。

筆者：老師大概總共講過多少本小說？

子龍：這應該從夏商周開始，堯帝我是沒講過，大舜，我第一段講的…。我有

講過，從最早的：盤古開天，就是神仙傳，就是我講的，我自己創造的那個東南拚西北，那個可以算的。堯帝的資料我沒有，那第一個就是神仙傳，就是東南拚西北，再來就是大舜，大舜耕田；禹王治水，禹王治水應該沒有，因為大禹治水在東南拚西北這裡面有。三皇五帝，再來夏朝，夏朝談到桀王，夏桀的本子不是很多，我記得是帶過而已，應該是從商朝，商朝封神榜，再來是東周列國，東周列國後，是講戰國七雄的孫龐演義嘛！它的書名叫封劍春秋。

筆者：我好像在麗華老師的錄音室也有看到這個帶子。

子龍：她有孫龐演義，但是她是只有孫臍和龐涓而已，沒有有系統說下去。我在說書和別人不一樣，坊間有句話叫做：五百年前師渡徒，五百年後徒渡師，這裡講的是時空的轉變。古人講的一句話，不要去執著在裡面，孫臍傳說是軍事家孫武子來誕生，孫武子以前是鬼谷子的老師，鬼谷子是他的門生；了後，鬼谷子才來做孫臍的老師，才來渡孫臍，所以五百年前師渡徒，五百年後徒渡師。那我應該是從孫武子的戰略開始，別人說的孫龐演義，他沒有去考慮孫武子的一些成果，我會把孫武子的軍事，孫子兵法裡面的精要來貫上。我比較會引經據典，簡單講一句話，我說任何一段故事都會引述。

摺再來，戰國七雄了後，就是楚漢相爭，都是大的故事連續下來的。再來光武中興（含王莽篡漢），再來應該是三國。對了，三國裡面加一個三國因，再來才是三國；三國再來就是隋唐演義，再來是三斧定瓦崗，又叫十八瓦崗，戰亂時期有十八條好漢嘛。再來羅通掃北，再來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安史之亂、末唐演義、郭子儀，這裡面還有李旦復國，還有慈雲太子走國，這是插曲，摺來五代殘唐、安邦定國志，摺來趙匡胤走關西，摺來宋太祖三下南唐、北宋楊家將、五虎平南、五虎平西、包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岳飛傳，這是宋朝的。元世祖忽必略，摺來元朝天寶圖、地寶圖、粉妝樓，摺來是孟麗君脫靴（再生

緣)，元朝擱來明朝，明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宋朝裡面還有一本水滸傳，我是都有講，但無整本講；元朝裡還有個西廂記，元朝還有一本二度梅。西廂記裡面，還有海公大紅袍、小紅袍，是海瑞的故事。再來明朝，再來清宮十三朝。對了，唐朝時還有西遊記，四遊記含西遊記、東遊記、北遊記、南遊記都有講，算是貞觀時代的故事，應該薛仁貴前面。我會把它嚴格起來，爲什麼會有薛仁貴征東，算它的前面，擱東遊記，東遊記是就是八仙過海，各展神通嘛；亞擱南遊記，南遊記就是華光救父，華光救母；北遊記是上帝公，玄天上帝。

筆者：老師講過的大多是長篇小說，但印象中大舜耕田、大禹治水的故事，應該都不太長…？

子龍：那就是拿三五天的一段，短篇的，我所看過的資料，我會去講大禹治水，我記得是，應該是民國五十一年，有一個很大的颱風，比那個南部八七水災更大的，叫葛樂姆颱風，讓我有感而發，一時想到的，有關這個水的排泄啦，最主要大禹治水呢，就是你要去弘揚，大禹他爲什麼三過其門而不入，大公無私，而且他開這個水片，引水入流，和他的老爸爲治水，去乎朝廷殺死，對這些歷史我有一些心得，然後想到哪裡，就這樣綜合起來。

筆者：綜合當時颱風的淹水情形？

子龍：對，對，對，這個水呢，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世界沒有水是不行的，但洪水比猛獸更可怕。我在講古，都希望有一個正面的題材，所以我認爲最得意的，我在說書，爸爸聽完，會告訴孩子要聽，等這個孩子當了爸爸以後，還要叫他的孩子聽，他認爲聽王子龍說書受益良多。後來我比較喜歡講的其實是金庸小說，在民國五十二年還是禁書時，我就講過。

筆者：那怎麼講？改名字嗎？改什麼名字？

子龍：改名字，張冠李戴，那時改叫大宋英豪傳。

筆者：老師講的是金庸的哪一部書？

子龍：射鵰。…我現在越講越多，我先講廣播劇時期，你可能不知道以前有個武俠小說作家叫做田歌，有《天下第二人》，這些武俠小說，還有射鵰，田歌我播他的武俠小說，那時候是廣播劇，播到一部叫《南北門》，你問王麗華應該還記得，播到他打電話來向我要產權，我就告訴他說：我這是替你宣傳嘛，假如你不要這種宣傳的話，好，你如果抓到，再給產權，你就聽啊。那時候我在電台很響亮，都是現場播出。我就說：我講《天下第二人》，這個小說根據我曾講過那麼多小說的經驗，現在經過綜合、深思過慮後，這個小說絕對不要聽，也不要看，因為內容沒有一點豪氣，完全是強悍、暴力。他趕緊轉變態度說：王先生，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因為我幫他修改很多嘛，只要是不符合邏輯、不符合人情味道、不值得大道公開，就給它刪掉。我就說，包括我最得意的，以前有一個武俠小說家臥龍生，臥龍生的《飛燕驚龍》，還有……我忘記了，我給它修改得非常的好。陳青雲的武俠小說，我也沒問題，田歌的、臥龍生的，金庸小說我都播過。以前小時候金庸的小說是禁書，在古早書局裡小小的一本，一下子三兩頁就看完了，它有分冊，我們早期叫東邪、西毒和南帝、北丐，再降龍十八掌，再有射鵰英雄傳。我大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和射鵰英雄傳，都曾講過。

筆者：是跳接地說還是連續、整本地說？

子龍：是連續地，整套地說。降龍十八掌，還有做這個書劍恩仇錄、白髮魔女……。我為什麼會說？大概是在講古間，龍山寺那裡講古的時候，他們一些老輩份講古仙都講章回小說，但是我要以巧取勝，我攏講武俠小說。以前我記得那時候，陳士賢在我身邊的時候，最喜歡看和說陳揚的小說，我攏說整套，前兩年攏全說武俠小說。

筆者：老師在講古間說的第一本小說是哪一部？

子龍：是柳殘陽的千佛掌；陳士賢最拿手的就是小俠龍捲風，他一定會告訴你。

其實，早期我會說這些故事……，我說故事呢，一定要有歷史背景，沒有歷史背景，我比較不喜歡說，譬如說明朝有一位大忠臣叫于謙，會在小俠龍捲風裡出現；還有早期有那個白毛、血毛令，還有女俠夜明珠，裡面有彭公案、施公案，這些都說過，很多都記不清楚了。我記得大部分都講過。

筆者：以前最早廣播說書第一位是吳非宋嗎？

子龍：他從來沒有說過古裝的，他都是講偵探小說。

筆者：他有傳給弟子嗎？

子龍：沒有，你剛才說的那個艋舺有一個陳寶蘭，她在另外一個場所，她比我早講，也就是因為陳寶蘭是廣播電台出身的在那邊講，我那個親戚才會想到我，我去了以後呢，後來說被我壓倒是不好聽啦…。

筆者：你們是不同的講古間？

子龍：對，不同間。後來她很多聽眾就被我吸收過來。可能跟個人的專長有關，因為，她是吳非宋身邊的人，吳非宋大部分講偵探小說，但偵探小說要去現場講播就比較難，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我講武俠講古裝的，就天馬行空，那你偵探小說，要靜，要險，要有玄奇，它的動態沒有我好，她的聽眾就幾個幾個一直減少，少到後來，就沒有講了。

筆者：陳寶蘭也是說偵探小說嗎？

子龍：因為她就是到講古間來的時候，就要說一些武俠小說，但講武俠小說的口氣啦、古裝的講話，都是隔行如隔山，所以我為什麼對成語會這麼駕輕就熟，因為我都是說歷史古裝小說，一定要會用成語來形容。

筆者：吳非宋以後，就是王明山老師嗎？

子龍：他們的時間應該差不到幾個月，差不多是同時期的。因為早期廣播界，閩南語節目的早期，第一早就是叫做汪思明，他是一個青睞，就是像楊秀卿彈唱，那時候警察廣播電台剛剛成立，有一個省政信箱？的節目，

就是叫人火就要注意什麼的，算是早期的民間藝人。早期的講古有很多人，還有一個查甫，呼做陳輝龍，比王明山晚一些，比我早一些，大概是民國四十九年代，五十年代這邊。又台中有一個謝阿逃，呼做阿逃，大概現在都八十幾歲了。我得再找一些資料才能確定。陳輝龍卡早在講的較無根據，所講攏是金光戲。

筆者：王明山老師當時也算是講古嘛！

子龍：他是廣播劇比較多，到晚期以後，大概半退休以後，那時我自己已經當兵回來，大概是七十年代才開始講古，早期他都是播廣播劇。

筆者：那王明山老師當時講古大都在什麼電台？

子龍：電台哦，電台應該是在華聲，現在的台廣，以前叫台聲，華聲、台廣、後來的中廣。

筆者：王明山老師講的主要是古裝？也是偏向歷史方面的嗎？

子龍：我老師在早期，民國四十六年左右，有一些家喻戶曉的戲，譬如天理惡魔，他都是以前在劇團裡面演過的，經過他的編，再來講，拿來給劇團演。他最讓人懷念的是和王麗華的天理惡魔，甘國寶過台灣。我記得我老師講過甘國寶過台灣、周成過台灣，就是在民初的時候，他有經過那個年代，身歷其境，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典故，別人沒辦法體會，他也會講出來。甘國寶在清朝的時候，是一個流氓，他浪跡天涯，我老師把它融化，貫注在他的那個，整個靈魂都灌輸在這個角色裡面，賦予它的活水。

筆者：所以，這是民間故事的部分嘛？

子龍：對，民間故事。他的歷史故事比較少一點。民間故事像包公案，還有目蓮救母，民間故事，我想想看…，應該是天理惡魔啦、甘國寶過台灣啦、周成過台灣啦、陳三五娘啦，還有二度梅啦、孟麗君啦、白蛇傳啦。他相當拿手，他拿捏非常準確，有他存在的特色。而且他是晉江人嘛，那晉江人有泉州的那種腔調，鄉土的腔調比較重，聽起來別有一番韻味。

筆者：我們老師也提過，他印象中王明山老師講古有特別的腔調，但我聽王麗華老師的節目結尾有王明山老師的錄音，好像聽不出來有什麼奇怪的腔調。

子龍：那是人慢慢淡化了，他早期的時候，擁有以前人家說的唐山腔。事實上那是屬於晉江的音。以前，漳州是府，泉州是府，泉州府是包括南安、惠安、晉江，還有安溪，還有青陽、石獅，還有同安、廈門，都是泉州管的。

筆者：小女的功課是回家查祖先來自何處，我們的祖先墓碑上刻有同安，但我們都不知它在哪裡？

子龍：同安，以前叫泉州府同安縣廈門區，同安人大部分在金門，現在金門有百分之九十三都是從同安來的。同安話我也可以教，因為這十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這個。

筆者：除了您以外，王明山老師還收有哪些學生？

子龍：我知道我老師的學生很多。我老師因為那個時候動盪時期，為了要求生，他早期待過話劇團，待過歌仔劇團。他在舞台劇方面，我是沒有看過，只是聽說啦！十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廖瓊枝她有一個表演，十三日她辦一個感恩會，邀請我跟許王去參加，那廖瓊枝她們在劇團裡面，跟我老師也有關係，聽說我老師以前在話劇團、歌仔戲團，扮武生蠻出色。他演而優則導，那個時代的歌仔戲，缺乏文字，那我老師聽說是晉江中學畢業，他對這些也有興趣，所以書拿來，章回小說拿來，就可以吸收來編成戲劇，在那個時候這很不簡單的，所以他在戲團就蠻吃香的。

筆者：那王明山老師的學生裡，除了您以外，還有沒有人在講古？

子龍：現在，目前大概還有一位叫周志忠。以前在電視裡面說書，電台好像也有，現在有沒有，我就知道了。大部分這個時代，這個說書中，我認識的，可以講說…，這個人我也帶他到萬華去說書。他時期比我還晚。以前我老師的學生應該是蠻多的，但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都沒有來往。

從我進去電台以後，大概只有我，很榮幸的，很僥倖的能跟著他，讓他帶大，然後自己發展，我是比較屬於一脈相傳，一直到現在。

筆者：那是直系的囉！

子龍：是，變直系，變直系的。

筆者：後來老師您自己這一部分就收了士賢老師？

子龍：我收的學生蠻多的，像現在在電台主持很多節目，綜合節目的林一清，現在在你們嘉義，以我曉得的，彰化國聲電台兩點到三點，雲林電台兩點到三點，嘉義電台兩點到三點，都有他的節目，是林一清、張小喬聯合主持，他們節目名稱改名叫社會大學。應該還是博古通今，他們叫社會大學，是跟時事的評論啦，放唱片啦，像吳朝江。我的學生蠻多的，像現在有一個在醫界蠻出名的，台北市中醫公會的理事長陳旺全，他是傳播系畢業後到電視台，然後跟我到電台。我記得是很多啦，像陳士賢，半途而廢的很多，高玉珊啦，林美照啊，他們後來轉往電視發展，電台就是陳士賢、林一清。

筆者：老師是如何指導學生的？

子龍：我剛開始的時候，我比較像王明山那樣，讓他無為而治。跟我學寫劇本，已經進入大概只有吳朝江，做劇本的分場和對白，他跟我學習這個劇本，大概寫了一兩部吧！一兩部廣播劇。但這個說書呢，平心而論，很多人覺得我很可惜，沒有辦法把我一點小小的技藝傳授下去。但這需要人的謙卑，需要有人基礎，所謂的基礎呢，是文學的基礎。因為談到這個歷史的沿革，每個朝代有每個朝代的大時空的背景，我可以跟人家講，現在說書人說西遊記就西遊記，為什麼會談到朝代的沿革，演變不一樣？說三國演義就三國演義，他們就照本宣科把它說出來，但是我不是。我在說三國演義的時候，連帶參雜很多，有三國史傳、三國志，還有魏書、吳書、晉書、蜀書。還有我剛剛拿給你看的，中國歷代人物評傳，這裡有三國的諸葛亮的一生，時空、地點、人文，你看天才橫逸，文經節略。

將諸葛亮的一生用非常非常客觀的角度，討論出來好跟壞。比如說我在講三國演義時，我們三國志也好，三國演義也好，有一段三顧茅廬，「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它這一段在歷史裡面，有一段就是…稱作茅廬政策，他未出茅廬，三分已定，他還沒有踏出這個草舍門，他已經分出三國。所以，諸葛亮厲害嘛，太厲害，但時不我予。……你要把古人的一些精華、精髓呢，把它完整呈現，才不會去污衊，也許是爲了博君一笑，但正史，不要給它歪曲，好的盡量去給它弘揚，壞的帶過就好，除非是像王莽這種亂世的奸雄，罵就要罵。但曹操，在三國演義裡，把他批評得體無完膚，但有時他的文學、他的軍事、他的武功呢，你要給他諷頌一下，他的銅雀台，他的飛雁南兮，真是太棒太棒。你要講，才對得起它。你說，像這種我要如何去教？沒有辦法，所以，很多朋友講我說：啊！藏步攏不教學生。這沒有辦法去教的，你一定要自己有深度，你的表演技巧是熟能生巧，慢慢就會去拿捏，但是你的底子呢，可以說是不斷的，時時刻刻都要去蒐集。我相信你若曾和陳士賢、王麗華談過，他就會瞭解。我早期的時候，我在買書的時候，我太太說，我若買書有時候會胡亂買，我雖然沒有讀書，但是我蒐集的書籍是蠻多的。比如說，我的字典，康熙字典、辭源、辭海，還有早期的雷音寶鑑，還有最早的閩南廿五音。

筆者：老師剛剛說的是無法教的，有哪些的技巧是可以教的？

子龍：身段。我就說該當然，這個故事和故事的連接呢，你知道，在一個小時裡，你要讓人家聽，就像一篇文章，故事的開端有個起，然後接下來就是承，最緊張的時候就是轉折嘛。一點鐘久，我們普通一個鐘頭可以播四十五分，四十五分的前十五分敘述，中間的十分鐘就接續，到三十分到四十五分的時候，就是顛峰，進入高峰。本來我們東西有起就有落嘛，有開始就有結局嘛，到四十五分要結束的時候，我們寫文都要留下一個伏筆，埋伏的伏筆，讓你去猜測，乎你抓不著。沒有錯，章回小說，大

家都知道內容，什麼什麼都知道，但是我裡面的變化，我常說口裡乾坤大，我那個變化要與人不同，要讓你意想不到。

筆者：所以即使那些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但還是會很喜歡聽，因為中間講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子龍：對，對，對，對。爲什麼我到廈門大學去的時候，我在廈門廣播電台第一部是播三國演義，廈大有幾個研究所的教授他們在研究，王子龍所講的故事，尤其說三國都文謔謔的，常講戰略，三國志本來就是一個戰略，戰略上佔很大的一個篇幅。但是有很多坊間這些小攤販、販夫走卒、做田的，爲什麼會聽得入迷？他們在研究。研究以後發現，王子龍他雖然文謔謔的對白以外，他開發很多生動的領域，諺語、俗語，讓他其實更白。

筆者：老師在講一部章回小說以前，會不會去過濾、剪裁哪一部分是不講的？

子龍：有。比如說，很陰險的，很毒辣的，很不符人情的，我會把它化繁爲簡，我不會去詳述它。最重要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體兩面，尤其戲劇，沒有奸就沒有忠，沒有黑就沒有白嘛，一樣的對立。但是你一個中間主持人，你是主持人要客觀，但客觀呢，我在說書，有一個好處，我會把它置之千里之外，但也可以把它拉到忘我，好像我就是這個題材，距離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是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拿捏。我在廈門，我在說隋唐演義，說到程咬金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會把程咬金這個角色入木三分，他的性格，他的喜怒哀樂，尉遲恭、秦叔寶、唐太宗李世民、徐茂公，每一個人物我先把它人性化，然後再來談。當然其中有玄武門之變，在正史裡，唐太宗李世宗爲了奪權，歷代以來，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這方面呢，我們要以一個邏輯去給它灌輸，因爲，不管如何，唐太宗李世民貞觀時代還是中國最強盛的時代，我們不要去污衊先賢，我剛剛已經講過人非至人，事難全美，我們把它合情化，把它合理化。比如說玄武門呢，我們章回小說裡面輕描淡寫而已，那我們就把這個輕描淡寫

之中，可以合邏輯，要玄武門兵變的時候，就把他灌醉，這個事情就變成是眾志成城，比較有合情理的情況。這些功臣爲什麼要這樣？各爲其主嘛，甚至認爲他弟弟元吉不能服的，爲了天下蒼生呢，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有大我有小我，有大是有大非，有小是有小非，這就要談到大是大非，要用這個合理化，聽起來呢，合乎常理，合乎綱常，合乎人性。這是我的談故事。我在說書呢，平常一直在這樣警惕我自己。

筆者：老師在合理化的過程都不在書裡的內容，你是爲了怕聽眾受到這種殺害親兄弟的行爲的影響？

子龍：是怕對這個人的崇拜就有點污點。人哪，尤其是聽眾，他是戲迷，比如說我現在在說唐太宗，他的貞觀之治，他的貞觀盛世，假如加上這個污點，對歷史不能改變，除非你就是玩世不恭，你就憤世嫉俗，對這個世界有所不滿。像現在我們有些人，對任何一件事，完全都是合理化的，完全是有需求的，完全是有目的的，非常不好，會造成對立。比如說我假如把有一點污點，當然我們看玄武門兵變，啓端絕對是唐太宗。但是把這個啓端引進來，我講歷史故事很多，要特別去合理化的，一個就是玄武門，一個就是陳橋兵變，真正的醉了以後再黃袍加身嗎？不是，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就成就大局，一步一步去策劃權謀。但是我們把它戲劇化一點，趙匡胤在陳橋時兵變，是他策動的，也是他主謀的，我把這個不好的主謀，把它合理化，成了眾志成城，萬民擁戴。他是順水推舟也好，是爲顧全大局委屈求全也好，順水推舟和委屈求全之間，我們就在模糊。

筆者：所以他算是坐轎的人。

子龍：對，對，對。

筆者：老師在講這個故事時，您希望唐太宗和趙匡胤在聽眾心目中維持比較好的形象？您認爲他們的形象會因這個兵變而打折扣，會讓聽眾可能不想聽下去？

子龍：對，對。

筆者：所以老師已經知道聽眾心中希望的偶像的完美形象是怎樣的？

子龍：每一個人都這樣的，所以我們又要配合當時的記載，又不違背戲劇的黑白分明，這個拿捏就有很大的學問。

附錄二

再訪王子龍採訪稿（本紀錄經受訪者同意修改而成）

日期：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地點：淡水紅樹林王子龍宅

筆者：請問老師目前在大陸的節目是怎樣的節目？

子龍：我目前在大陸漳州電台有二個節目，從九月十五日開始，每天早上十點到十一點播出講古節目「大宋英豪傳」，另外還製作一個節目叫做「快樂逗陣行」，由當地二個主持人和我由台灣帶去的一位主持人共同主持，是每天下午四點到六點播出。它有幾個蠻不錯的單元：「有縫無樺－世界奇聞」、「人親、土親、兩岸一家親」、「少年靠粗勇、中年靠保養、老人靠修養－你的健康我關心」、「小常識、大智慧」。目前還在廈門籌劃一個新節目叫「話仙」，所以很忙很累。

筆者：上回老師要我將「大宋英豪傳」第一集的文字稿轉成簡體字，和節目有關係嗎？

子龍：那時候我正在選擇講古的題材，考慮到「大宋英豪傳」是以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為底本，對聽眾而言，可能比較深，不像包公案、安邦定國志……這一類民間俗話較多，也不像楚漢相爭、三國誌那樣有一些為人所熟悉的風雲人物。所以我先將文稿寄給他們，看看是否能被接受？

筆者：所以他們看了以後，還是決定播「大宋英豪傳」。

子龍：你所整理出來的訪問稿雖然是忠於原著，但還是要修飾，才能使人容易閱讀。希望你將不同的主題作系統化的歸納分類，先將同一主題講到一段落後，再討論另一個主題。就像講古一樣，將故事的情節一段一段地以勾來連結。

筆者：請老師回顧人生，您將會如何為自己人生分期？

子龍：我現在感覺人生就是隨緣，有句話說：該你的，怎麼丟也跟著你；非你的，怎麼用盡手段也不可能得到。一句話：千方百計求不得，縱然求得又如何？所以隨緣，隨緣就好。我這幾十年來一直感恩這個社會的溫馨，像我這麼一個沒有學識，沒有背景的人，可以有現在的發展，可以說都是隨緣。雖然其間憑著個人的努力，再加上因緣際會，才會今天。

我小時候求知欲很強，小學四年級輟學後，我就去讀漢學仔，雖然才讀四個月的幼學瓊林和四書，根本就是鴨子聽雷，只會讀書歌，根本就不懂書中的道理。因為有這一段親身經歷，所以我認為小孩子在八歲到十四歲期間是學習的黃金時期，這個時候腦中的訊息較少，學東西容易根深柢固，無論學什麼，雖然只是讀書歌，就好像將它放入資料庫中，學多少就放多少。就好像我以前所讀的四書和幼學瓊林，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但等到我開始說書以後，說到歷史故事時，這些東西就漸漸派上用場。包括我在行善宮所學的經典，五聖恩主的寶經裡有呂洞賓、關公、岳飛…等人，講故事時常可以運用以前所學的內容。如果當時不曾學過，現在哪能運用在說書呢？

幼學瓊林雖然是六、七歲幼童所讀，但內容裡有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在長大以後就能體會。

筆者：這和現在讀經班所推展的理念相同呢？

子龍：我也認識王財貴老師，我很佩服他的這份心，他認為讀經的孩子不會學壞，讀經班還推廣到除了詩、經以外，還讓孩子學易經。

筆者：嘎！易經？不會太深嗎？

子龍：我剛開始的反應和你一樣，詩至少還有押韻，唸起來有韻律之美，易經比較玄虛，和讀詩不一樣。可是王教授有個觀念，我深有同感：對孩子來說，什麼就深？什麼叫淺？深也是這麼讀，淺也是這麼讀，現在用不到，可是以後就用得到。這正好可以和我的親身經歷來印證。王教授希

望我能配合以台語來讀經，找一些理念相合的人，讓孩子從小開始奠定文學的基礎。

筆者：老師人生的第一階段應該以漢學仔還是以行善宮為段落？

子龍：漢學仔只有四個月，只是啓蒙；我真正的學習是在行善宮。

筆者：所以十二歲在漢學仔時是啓蒙期，行善宮為奠基期，那是幾歲？

子龍：也是十二歲的階段。

還有一個人必須一提。當時在基隆仙洞巖有一位住持普緣法師，現在應該有九十四歲了吧！她家世代都是在家修，她在三十九歲時落髮為尼，她讀到高女畢業，但對宗教非常有心。我從十二歲在行善宮與宗教結緣，後來擔任半年左右的廟公，因為父親反對而離職。做廟公呢，有一個「公」字，講好聽是一種尊稱，是屬於上了年紀，紅塵已了，在養老的人，簡單來講，要做廟祝是包羅萬象，他一定要見識很廣博，才能為人講解。父親希望我能克勤克儉，能打拼，去哪裡以後，容易懶散，所以半年後，我就離開了。離開之後，我換了十多種工作，十四歲進入聯勤兵工廠工作。那時候，我對宗教很有興趣，只要一有空，我便四處去尋宮訪廟，幾乎台北的宮廟都走遍了，因此結識了在仙洞巖的普緣法師，我們一見就投緣。後來普緣法師在南港忠孝東路七段建了湧蓮寺，做為她個人修行的道場。我每天一下班就到湧蓮寺找她，她很有愛心，非常疼我，我很尊敬她，和她相處如沐春風，她也將我當做她的子女。今天我的幾個子女能夠讀到大學以上的學位，能夠到英國、日本去留學，我都告訴他們不可以忘記我當年身受社會的溫馨。

我每天五點一下班，就從松山聯勤兵工廠騎著孔明車到南港去找她聊天，風雨無阻，連晚餐都在那裡吃。師父每天晚上教我讀佛經，學寫字。她不厭其煩教我，耐心地糾正我的錯字。那一段溫馨的日子，無論外面颳大風下大雨，在山頂上的一間菜堂，師父的愛心和耐心，不厭其煩教導我讀書，再怎麼和藹可親，也要有嚴格的時候，十三、四歲的孩子難

免較好動，有時她也會嚴格指正我。我和她相處，前前後後很多年，當時連我父母要看我，都得到寺裡來找我。我們一直到我到電台、結婚，都還有來往。

我跟這位師父學習很多年，民國四十八年，我考上電台時，去請教她的意見。她有她精闢的分析，她認為我的個性比較不適合電台播音這種行業，但是我既然有興趣就可以去發揮。她認為我很有慧根，可以走進宗教這條路。我和宗教的淵源很深，但我在電台廣播時會嚴厲地批評宗教，會有聽眾以為我是無神論者或是基督教徒。

筆者：是嗎？可是從老師的講古中可以感受到老師的信仰的部分呀！

子龍：那是後段。在初入廣播界時，做現場播出時，我經常批評那些只會持香到廟裡拜拜的人，在法會時擠來擠去，擠得手上的香柱還會你觸我，我觸你，甚至小孩被擠迫得又吵又哭，手拿著香，嘴裡罵著小孩，這樣的拜拜哪有什麼用？因此我認為行天宮推廣的「問心敬神」的理念很好，關聖帝君覺世真經裡有句話說得好：「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這主要是說平常時若能默默行善，若有修善者去拜神明，這種就正確，若是沒有修善的去拜神明，就像做賊的去報知警察一樣。有些神棍教人要怎樣才能消災？怎樣才能解厄？金紙得要燒多少才夠？這是台灣早期人民心理的徬徨無助，尋求安慰，很多神棍才會趁虛而入。

筆者：老師到現在對宗教還是持這樣的看法呢？

子龍：是的，我到現在還是這樣，所以很多人都說我足鐵齒。……

宗教其實都一樣，問心敬神，修心養性，任何的宗教都在勸人為善，都強調一個心字，只是佛教的境界比較高，道教比較在修為，俗語說：有真神無真人，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一貫道、佛教、回教……，什麼宗教都是好的，只是執行的偏差，其實這些是一理通，萬理徹。

筆者：如果將老師在漢學仔時期、行善宮時期、與普緣法師的這段因緣，都劃

為第一期，那麼進入電台就算是第二期囉？

子龍：對。進入電台是我踏入社會的轉捩點。在我幼小年紀，當別人還在求學求知的時候，我可以說是三百六五行都做過了。我還撿過破爛，收破銅爛鐵、收雞毛、鴨毛、賣水果……，任何行業都做過。當時真是窮到怕了。這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我很小的時候，家裡只有三個人，住在鄉下地方，村裡有婚喪喜慶，都會分送給厝邊頭尾。俗語說：平常時無相請，嫁查某仔擱還盒仔餅。不是大餅喔，還大餅不用添妝，還盒仔餅是要添妝的，所以庄胶厝邊頭尾都是還大餅。所以我小時候，大概是十幾歲時，不知道是天賦高，還是因為在逆境中成長較為成熟，智慧較早開的關係。當我聽到母親跟厝邊頭尾說：「阮老是吃你們的餅，我們一世人哪有通還你們？」我母親沒有女兒，只有五十歲做生日時才可能還。但做生日光是紅龜、大餅就得花多少錢，哪有可能？當然是不可能的。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自小聽母親這樣說，就有個心願，在父母親五十歲生日時，我一定要幫他們做生日，要把村人都請遍。結果，我大概在兩三年，就是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做到了。

離開行善宮後，一年之間，前後換了幾十種工作，都是我自己去找的，只要覺得不合適就換工作。記得是在離開行善宮幾個月後，在一家鐵工廠當學徒，每天只賺三元半，要當三年四個月才能出師。那時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不懂得萬丈高樓平地起的道理。當學徒要兼做許多工作，所有別人不願做的事都得要做。我心想：我在廟裡一個月賺三百元，來這裡一天才三元半，我是來學工夫的，怎甘願做雜工？以前工廠的老頭家就認為我這個孩子激骨啦，懶惰啦，粗重的都不做，真是懶散，一天到晚總是要找我的麻煩。他都不讓我學車床，總是派我去剪廢鐵，機台又大，廢鐵又重，噪音又大，那是大人做的工作，十三、四歲的孩子做起來實在是力不從心。我想像力又高，想說力氣小，若不小心剪到手還得了？我那時又調皮又不甘心，想說我是來學工夫的，不是來做粗工的。

所以他如果叫我做我就去，他一走我也跟著跑了，於是惹得他很生氣。有一次，在七月的某日上午十點多，接近中午休息時間了，他叫我到工廠的鐵皮屋頂上去塗點仔膠。那時接近中午，鐵皮被曬得滾燙，我又沒穿鞋，根本就站不住，就在屋頂上跳來跳去，我決定不做了，還用點仔膠在浴室牆上留言呢！那時候真的非常調皮。

小時候可以說是多采多姿，那時候真艱苦，現在回憶起來還蠻甜蜜的。

筆者：是因為距離比較遠了，回過頭看感覺就不太一樣了？

子龍：我常常講這些事給孩子們聽，我常懷念以前。我常會探討這句話：時代創造青年，青年創造時代。一個人不管天賦多高，不管有多大的能耐，如果沒有適當的環境來磨練，是沒有辦法成功的。像我在電台，幸運遇到我的老師王明山，一進師門開始學習戲劇，他很早就教一些技巧，讓我有揮灑的空間，當然我也很努力，沒有讓他失望。

筆者：老師，在您那個時期，應該每個家庭都有很多個小孩，您家裡只有您一個小孩？

子龍：這說來就…蠻心酸的。這一段說起來蠻心酸的。我本姓高，我爸爸媽媽其實是我養父母。上個月我才為我的生父生母的墓地改建，但我到現在還沒有看過我的父母親，我有一個哥哥，我們還有來往。我記得民國五十七、五十八年時，我在基隆廣播電台播音時，曾在節目中公開尋找我生父生母的好朋友，徵求我親生父母的相片，我將致送一點小心意，當時打算送二萬元。可是都沒有回音。

我出生時家境還不錯，可是二歲時，爸爸死了，三歲時，媽媽也死了，我和哥哥都由外公撫養。我五歲時，外公腳上長了爛疔瘡，無法工作，就把我給人收養。我的養父母也在基隆，以前生了個女兒，大我十二歲，後來……。這段你應該有聽我講過吧？

筆者：沒有吧，先前不曾提過。

子龍：所以，此痛方知彼痛……。有一陣子，我想盡辦法要尋根，一定要…。

所以我本姓是姓高。…

筆者：老師在民國四十八進廣播電台編演廣播劇，五十二年左右才開始講古，我們要將它們分成兩期嗎？

子龍：沒有關係，這同樣屬於同一階段，前後是有連接的。如果我沒有進廣播電台，就不會去說什麼書。很多廠商會精打細算，所以找我去講古，但也不多。……

廣播電台興勃起來，大概在民國四十六年，經過五年的累積，民間的娛樂漸漸轉變了，坊間的講古間較為沒落，加上民國五十一年，電視又出現了。石文戶可能是不關心，所以不記得了。那時候我和石文戶分屬不同的廠商，大概有七、八個月，我們是同時在講古。他講的好像是歷史章回小說，我則講武俠，也講歷史，但我講得稍為比較不同。你上次訪問他時，說他比我較晚說書嗎？

筆者：他說大約在三十歲左右，應該是在民國五十三年。

子龍：應該是民國五十二年。那時候有三家廠商找我去電視台，這個過程也是我的轉捩點。因為我在講古或廣播劇，都是在斗室裡錄音，但講古間的環境不一樣，有些學問好一點的聽眾，聽到一半就不想聽了，聽個一回、半回就離開了。如果一開始招來了三、四十個聽眾，講不到多久，人就走光了，這就責任重大了。我的說書應該和廣播是連在一起的。

筆者：在王明山廣播劇團時，與老師合作的人有哪些人？

子龍：主要有王麗華、謝麗燕、廖麗娟、李好味。廖麗娟是王明山的媳婦，現在還在台視。合作的人很多很多……

筆者：廣播劇團起初有很多團員？不只是五、六個人囉？

子龍：差不多就五、六個人，一個劇團有五、六個人已經算很多人了。

筆者：聽說石文戶的太太也是王明山的劇團出來的？

子龍：她是劇團，是歌仔戲團，和廣播劇團比較不同。石文戶一向都在歌仔戲團。

筆者：當時廣播劇團成員的名字有特別設計嗎？好像都是「麗」字輩？

子龍：對，對，都是依王明山的女兒麗華的名字為主去設計，表示是同輩，所以我王子龍差一點就成了王麗龍。那個時代是陰盛陽衰嘛！

筆者：和您同時期還有其他的男性成員嗎？

子龍：有，有很多人，除了我的老師以外，比我早期有個顏坤明…，還有很多人，但電台的流動性很高。

筆者：老師在廣播劇時期，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子龍：廣播劇有封神榜、東南拚西北，我大概在民國四十九年就開始講武俠小說，有田歌的天下第二人，田歌的武俠小說內容比較淺。我喜歡講的武俠小說有田歌、陳青雲、柳殘陽…，都是改編為廣播劇。

筆者：所以除了東南拚西北是由老師自創的劇本以為，其餘都是參考其他作家的的小說來講的？

子龍：對對，我們是一人拿一本書，我再加註解，他們聽我的話尾就可以演。也曾改編安邦定國志，我當時廣播劇的創作還蠻不錯，我的老師王明山喜歡編古裝劇，而我擅長拿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現代小說來改編，像是可愛的仇人，而將它改編成古裝劇，反應還不錯。

筆者：老師編的安邦定國志是廣播劇嗎？

子龍：是，一開始是廣播劇，後來講古時，又和王麗華搭檔一起講；民國五十八年，我又將它改編成歌仔戲，在台視播出。

當年真是青暝牛不驚槍，現代回顧起來有些心驚，真是有些不可思議，你可以去向王麗華和廖麗娟求證，當時每天七個半小時的廣播劇，不容許你說沒法度，廣播劇要有基本架構，沒有根據來源要如何產生，就像是想要蓋房子，但沒有磚頭，又沒有水泥，也沒有砂，要如何蓋得起來？什麼都沒有要光憑一張嘴來蓋房子嗎？這些都沒有，十二點到二點一個階段，二點到四點一個階段，四點到六點一個階段，從十二點現場播出到六點已經頭昏腦脹了，休息半個小時來吃飯，六點半開始到八點又是

一個階段，十二點到六點的劇本是先寫好的，但是晚上六點半要播的，還沒有資料，不知要上哪裡找資料？什麼都沒有。在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內，別人在那裡吃飯、開講、休息，我去躲在廁所裡想一想，出來就告訴他們要如何往下演，每天都是如此。我的東南拚西北就是這麼來的。現在想想，那時真是…

筆者：想起來會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厲害。

子龍：是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大膽。點子源源不斷，收聽率也蠻不錯的，人家說做任何一件事，我常想西方強調愛的教育在啓發孩子的興趣，但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的，我們的教育也不是全部不好，各有所需，各有所長。你如果要現在的我再面對當年的情形，說什麼我都不敢，不僅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樣的精神。話說回來，因為不懂就不知道怕，現在懂得愈多，考慮愈多，考慮東考慮西，就無法執行。當時只想就是做半個鐘頭節目就好，有的時候有很好的點子，有時候會歹戲拖棚，拖過去也就過了，就這樣也做了兩年的節目。

筆者：我許多朋友聽到我要做講古的研究，也是笑我青睞不怕槍呢！

子龍：我上次遇到小西園的許王，還特地跟他提了這件事，你的這個研究是工程很大的，但很有開創性。做出成果後，相信慢慢的會有人跟著你的腳步來研究我們的傳統藝術。我真的很佩服你的精神，所以我會盡我所知，盡我所能來協助你。

其實我也建議你可以研究許王或廖瓊枝，這都時民間戲曲的翹楚。

筆者：請老師談談您的婚姻。

子龍：在我們那個時代，男孩子大概二十六歲還未結婚就算晚婚了，二十來歲結婚才是正常。當初雖然潦困卑微，一到適婚年齡也有很多人想來講親戚。但我卻有三個條件，有三種對象是不娶的：第一是不孝順我的父母者免談；第二是學見識比我廣的，我絕對不要，這個真的很難，因為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但見識卻不見得窄；第三是不能比我富有，我家裡

已經夠窮的，怎能比我有錢？因為看到很多家中有錢的女孩，比較嬌生慣養，而我媽媽是個比較沒有學識的傳統女性，可能會比較雜唸，萬一娶進門後和我的媽媽不合，經常吵架，我夾在中間做石磨仔芯，會很困擾。因此有這三不娶的條件。

所以我很慶幸遇到我太太，我到現在還是很感激她這麼無怨無悔。她把我這個家照顧得很好，而且很接納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個性很好交朋友，講好聽一些是個性豪邁，交遊廣闊，只要人家不嫌棄，我就不嫌人家，但凡三教九流、士農工商、殺人放火，大粒汗小粒汗的，都不挑剔，可以交往的就深交，否則就交淺一些。可能這和我童年出身和出社會的經歷有關係，所以人之初和人之惡的界限是很近的。有些常常來往的朋友，當然就比較靠俗，有時會在三更半夜來喝酒，我太太太就去炒菜，她一直對我很包容，到現在已經四十五年了。她侍奉我母親直到臨終前，從來都沒有讓我母親有過任何一句不滿的抱怨，讓我不會對不起我的養父母。

我是民國五十年農曆三月十八日結婚，因為每天要做近八個小時的現場節目，以當年的機器設備要事先錄音存檔是很難的，所以特地選在星期天結婚。結婚時的送訂、請客，都靠我老師幫忙。我父母問送訂的聘禮要多少？請客請多少人？我全部不知道，幾乎都是我的老師一手處理的。結婚前一天晚上還上夜班，星期天結婚請客，忙到半夜三點，隔天一大早八點又去上班，回家時已過半夜十二點。因為當天的節目從中午十二點播到六點，六點過後就再預錄隔天的節目，都不能夠減省的。因為週日結婚，週二要歸寧做客，所以要先預錄十二點到六點的節目，等做客後下午就趕回電台，去主持六點半到八點的節目。還記得當時回鄉下做客被灌酒，趕到電台上班時尚未六點，六點半主持節目時是邊播音邊吐。回想起來，若論敬業精神，我真的是足以得獎，不論刮颱風下大雨、生病，都不曾中斷。其實當時為了節目全力以赴，那樣的精神和毅

力集中，是沒有時間可以生病的。

週日要結婚，週六上班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透早去迎娶，中午請客，晚上打發一切，忙到三、四點才休息。隔天早上八點又趕上班，到晚上十二點才回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壓力很大。

結婚後，每天透早去上班，半夜才回到家。當然一個女人初嫁過來，是不太適應的。回到家若看到我太太的眼神不太好，如果我對她笑，她沒有回應的話，我立刻翻臉。心情不好，不能忍受人家的任何抱怨，就開罵了。到現在才知道那是一種壓力。俗話說：沒有那個尻川，不通吃那個瀉藥，

因為結婚借了許多錢，壓力很大；太太又剛來到新環境，還未適應，她雖是無怨無悔，但我回家看到她不高興，一天積累的壓力沒地方出氣，就會罵人。我的工作不是回到家就可以休息的，十一、二點坐車回到家，還得要看書，每天要爲了編寫六個小時的劇本的書，看完還得寫劇本，那種壓力實在不是一般人能承擔的，那種日子不知道過的，但還是熬過來了。

筆者：老師入伍服役時已生小孩了嗎？

子龍：我到民國五十五年入伍時，已經有一個四歲的兒子，一個二歲的女兒，母親還在生病。其實我可以說是因爲母親一年到頭生病，大病沒有，小病不斷，幾乎是三百六十天都在生病，才會那麼早結婚，想要娶老婆來照顧母親。

我入伍時，已有一對子女，母親臥病，妻子還懷有第三胎，可是家裡空蕩蕩，正面臨做唱片生意失敗的困境。我入伍後，就靠著我太太爲人做衣服維持生計，一面照顧子女，一面照顧年老多病的老母親，那段時間真是艱苦，我好不容易才熬過一年十個月，差點兒沒成爲逃兵，如果沒有我太太克勤克儉，任勞任怨，這個家是無法度過的。

筆者：老師還開過唱片公司？

子龍：是的，那時候生意上有許多糾紛，不善於經營，我老師也被廠商倒了很多錢。

筆者：老師當時不是也經營雷虎劇團嗎？

子龍：那時雷虎劇團剛成立沒多久，我入伍時，士賢好像才十三、四歲而已。那時有人要以每個團員五千元的權利金買下這個劇團，如果我收下了，至少有幾萬元可以安家，但我不願意賣，便無條件讓給黃忠一。我去當兵共一年十個月，我記得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入伍，二月退伍後，才去講古間。

退伍回來以後，經過深思熟慮，感覺到廣播、電視界，可能真的如普緣法師所說的並不太適合我。這一陣子，包括我從民國五十三年開始，被廠商倒帳，再加上一群小孩，花費很大，壓得都快喘不過氣了。那時是挖東牆補西牆，借錢賒米，這些事連士賢他們都感覺到了。

筆者：他們當時那麼小也會感受到？

子龍：因為他們十個都住在我家裡，我寧可自己餓肚子，也要顧好他們。我記得當時到米店賒米，已經賒到米店不願再賒了，我就去當東西，當唱機、當西裝，再去買米給他們吃。家裡沒米時，還是要想辦法，士賢和高玉珊他們這些孩子，都是他們的父母親帶來交代給我的，我自己小時候窮過，知道他們正在發育的時期，不能不吃，他們看看也知道我的經濟很困難，可是每天晚上九點、十點，還是會準備點心給他們。這一段往事，你可以去問士賢，真是刻骨銘心的感受。記得有一次，沒有米，我太太只好煮一大桶麵線，雖然每一個孩子都很會吃，但他們目巧又天真，知道家裡沒米，若吃完了，下一餐就不知道怎麼辦？他們於是減少食量，想留到晚上再吃。本來吃五碗的，就改成只吃兩碗。那我就想辦法去買兩包口香糖，要他們不要擔心，鼓勵他們：誰吃得最多碗，就獎賞口香糖。回想起來，他們的那份心，在那種情況下真是難得。正是應了《隋唐演義》裡秦瓊賣馬的寫照：「人窮志短語聲低，馬瘦毛長落魄時，得食

貓兒強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鷄」。

筆者：老師從民國五十七年退伍回來就到講古間講古？

子龍：經過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七年，是我人生多彩多姿的階段，這十年間，我見識很多，學習很多，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我回來後，就想要改頭換面，雖然人窮志不窮，很想改變歷史，想要另起爐灶，不再與廣播電視有牽連，想另創一番事業。十年之間所打下的基礎，有許多人找我做生意，或找我投資，那時候雖然是一無所有，但我從小志氣很高，若不是做乞丐就是要成功，但退伍時很想過平靜的生活。經過這一年多，我的老師的經濟好轉了，一直要我回去廣播電台，但我想休息一下，所以就寫了安邦定國志的歌仔戲的劇本，這一陣子我老師製作的電視歌仔戲的劇本都是由我來寫。

筆者：老師尚未到講古間之前，就是幫電視台寫歌仔戲劇本？

子龍：對，那時還在徬徨，還沒有找到一個方向，做人還是要飲水思源，在盛情難卻之下，就先幫我老師的忙。所以我常說做任何事情都有其因緣際會。

筆者：老師又過了多久才到講古間？

子龍：大概是半年到七、八個月，應該是在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份到十月份。我有一個小時候很疼我的長輩，他的女婿在艋舺開講古間兼營茶室，已經經營很久了，都找一些老人來講古，可能是因為條件談不攏，停了好幾天，幾乎要收起來了。他們憑空猜想，認為我既然會廣播，也擁有蠻多的聽眾，也很受肯定，如果到講古間，也可以駕輕就熟。其實二者有天淵之別，根本就不一樣。在我去講古以前，隔壁的講古間有一個陳寶蘭，她也是劇團出身，以前是演話劇的。民國五十二、三年到五十七、八年期間，廣播變化很大，有很多電台的主持人維持不下去。她大概早我一年，應該在民國五十五、六年就轉向到講古間，那一家和我講古的講古

間距離不到八十公尺。可能是因運氣，我的親戚想到了我，要找我去講古，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行業並不在此。親戚說人家陳寶蘭就可以講，沒有好沒有壞，也可以維持平常。雖然隔行如隔山，可是一理通萬理徹，廣播講古和現場講古應是同工異曲，人總是要挑戰，也因為好奇，想要試試看。於是就開條件：可以先試講三天不收錢，如果這三天之間，這些「古骹」聽了覺得合胃口就繼續講，聽了不合他們的胃，我總是已經對父母長輩有所交代了。開始講的頭一天，大約有五、六十個聽眾，但陳寶蘭那邊總保持了二、三十人，第一天的反應算是不錯的。記憶中講的是柳殘陽的千佛掌，我特地帶了陳士賢一起去，他扮演配角，我講到哪裡，他就配合反應。我當時有個創新的設計，想要像廣播講古一樣來配音，電台節目是有聲無影的，因此會加上配音，但是現場講古的配音效果不好。因為場所不適合，加上臨場感不同，在收音機前的聽眾會比較能夠靜下來聽，但現場是注意力都在你身上，配音時可以停下來休息，但音樂容易受到場地雜音的干擾。因此取消了現場配音。

但取消後就講得很辛苦，一天本來要講兩個半小時，我大約講了三個半小時左右。我記得第一天約五、六十人，第二天有七、八十人，到第三天就有一百多個聽眾。如果依我姨丈和親戚跟我講的，很多古骹會覺得我的講古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們沒有聽過這樣的表達方式，會把聽的人集中精神帶到故事的天地裡，就是引人入勝，這是最拿手的。聽我講古，起初會很辛苦，如果連續聽上個一個星期至十天，打死也不會走了。以前人們在聽講古時，會泡一壺茶，眯著眼睛，邊聽邊休息，但聽我講古必須要睜大眼睛聚精會神。

三天以後，他們拜託我一定要留下來，我記得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是：由場主出場地和所有的費用，如果收一百元，講古仙可獨得三成。我和老闆則是採四六分帳，已經是相當優厚的待遇。我當時根本不去計較，反正也沒有工作，就去試試吧。每天晚上講兩個半小時，冬天從七點說

到九點半，夏天從七點半或八點開始講，講到十點半。吔！講了一個多月以後，光是在那裡佔位子的人就可以賺個幾十元。以前聽講古多是竹躺椅，後來客滿後就改成孤椅頭仔，就會有人拿東西來佔位子，晚來的人得用十元來換座椅，真是好賺。每天晚上都客滿。

當時那種生活確實是與世無爭。我記得從爲生活奔波，到對宗教感興趣、去當廟公、四處訪廟、進電台、做電台電視、去當兵回來，在這個漩渦裡翻滾十年，我覺得民國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的生活，正是所謂一日無事若神仙，三日無事倒少年。第一退伍回來後，經過一番沈思後，覺得以前過日子真是太好過了，回來後覺得愧對家人，因此想要好好補償。白天寫寫劇本、看看書、帶小孩、帶兒子女兒去公園散步，晚上吃過飯，就搭公車從三重埔到艋舺去講古間，擁有著一份工作，雖然只是在小地方小天地裡，但在那裡這個搶倒茶，那個搶端茶，人人都喚自己「仙个啊」「仙个啊」，過著好像偶像般的生活，雖然聽眾不算是很多，但那種受到尊重且與世無爭的心境，真是逍遙自在。每個晚上一出門就有六百元的收入，至少也有四、五百元，而且是當天就分帳的現金收入，我自己每天留個五十元，其餘就交給太太處理。在那個時代，每個月有一、兩萬元的收入，日子很好過，一般人生活只要五、六千元就很好過了，因此我的生活是逍遙又自在。

大概民國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左右，原來在王明山劇團裡的廖麗華要成立自己的廣播劇團，缺少一個管理員來做導演、編劇的工作。因爲是以前的舊識，加上她背後的老闆是明通的老闆，和我的淵源也很深，一直要邀請我去幫她管理劇團。加上香港天喜堂的老闆和克風邪的廠商聽到風聲，跑來聽我講古，他們很不以爲然。我在早期有二次類似老人養老的經驗，當廟公和講古都是那種偷得人生半日閒的生活。他們認爲如果我已經是五、六十歲來這裡講古也就罷了，講好聽點是養老，講難聽就是在等死，但當時我只有三十歲，正當精壯時期，好好一個人怎可浸在

這裡？真是亂七八糟。他們就硬把我拉出來，一定要我放棄講古。一方面要我接廖麗華廣播劇團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要聘請我做一個鐘頭的節目，所以從民國五十八年開始，和王麗華搭檔，開了「博古通今」的節目。我因此重淌渾水，重入江湖。

我不去講古之後，先介紹高敏忠去講，後來又再介紹周志忠去。過沒多久，這家講古間就停業了。

筆者：陳士賢老師不也曾去講過嗎？

子龍：他當時大概還不到二十歲，只是去客串幾天。

筆者：那他講小俠龍捲風是……？

子龍：那是我介紹一個廠商提供的節目，是電台的廣播講古。士賢到講古間只是客串性質，偶爾穿插一下，代我講個一小段。

到民國六十年左右，有一個相當有名的廠商，與我素昧平生，是壽星牌追風透骨丸的高老闆，打電話來要請我說書。我知道他壽星牌的廣告是和張宗榮合作，因此我說有張宗榮在廣告就好，何必再請我呢？他說：這不一樣，這是另外創的新品牌，要請你來講。在廣播主持界裡，我比較不喜歡強出頭，我喜歡交朋友，好朋友可以互相幫忙，但不喜歡在朋友間爭名奪利。他要找我開節目一事，我真的有所顧慮，怕被人以為是搶別人的節目。他一再的解釋說明是另一個新的品牌，可能是受到對方的誠懇感動，於是我就同意讓他到家裡來拜訪。他到我家裡來，態度畢恭畢敬，一再保證是另外新的品牌和新的節目，和原來的壽星牌沒有關係。

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應該是在民國五十九年，我的大女兒和你同年，小時候非常可愛，見到客人來，端了一杯熱開水，不小心就被燙傷了手臂。我向來很疼這個女兒，看到他受傷，我的情緒大受影響，本來就不想接，這下子更願意接了。但他再三強調不是張宗榮講的壽星牌，要請我講的是鷹王牌，我問說張宗榮知道這件事嗎？他說張宗榮知道。我回

絕好幾次，還是回絕不了。他要我開價，因為我不想接，就故意開高價。平時一般一天一小時的節目的行情價約二千元到三千元，而我是一小時一萬元，但我想用高價來嚇阻他，就開價三萬元。

筆者：三萬元是一個月嗎？

子龍：是一個月的價金。我以為一個月三萬元是不得了的，當時三重埔正義北路的巷子裡二層樓的房子，一棟才八萬元，我如果賺三個月就可以買一棟房子了。真的是開得很高很高，就是不想接他的工作。沒想到他一口答應，還馬上開了六個月支票。於是無法再推，只好接了，也結識了這個朋友。後來我會去投資製藥廠也是因為這個人。

接了鷹王牌的廣告一事，後來節外生枝。張宗榮打電話來問我為何這麼做？原來他和高老闆二人的合作鬧意見，高老闆打算狡兔三窟，想網羅我去抵制他。我真的是不知道這個情形，而且要我廣告是鷹王牌，不是壽星牌嘛！我就打電話去向高老闆回絕，要把支票退給他。他一直說是誤會，不是這樣的。我只好說請他們自己去溝通講清楚。後來高老闆打電話來說他們誤會都說清楚了，你來做吧！結果，隔了一陣子，張宗榮打電話來說他已經瞭解了，新的品牌由他廣告，要我廣告壽星牌。叫我到石牌他的錄音室去錄音，不必去租錄音室（當時我還沒有自己的錄音室）。因此我就變成壽星牌錄製節目，錢也照領。但是我有一些受騙的感覺，高老闆也因而對我有歉疚。

我和高老闆就這樣由陌生、相識、認識、瞭解，到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對我的確很好，公事、私事、人情世事，他都幫了很多忙。……………後來他有機會就想補償我，他去申請了二個品牌：高壽牌和天良牌。他希望我不再為壽星牌廣告，改為自己來做生意，一邊在電台打廣告。但當時我在張宗榮那裡，他對電視很有興趣，但沒有通路，也沒有人脈，可是這些我都有。張宗榮一直遊說我：他很想當演員，我們一起合作，他出錢，我出人脈。最後他說服了我，就引他進入電視界，從中視到台

視再到華視。所以，高老闆申請這二種品牌出來，但因張宗榮的緣故，我沒有接受，但介紹士賢去做高壽牌，周志仲去做天良牌，做了半年多賠了很多錢，可說是血本無歸。那時候我都在忙著電視台的工作，沒有和他合作，結果他賠了不少錢，因此他每次遇見我，就抱怨說當初是爲了回報，也可說是牽成我，才會去申請這二個品牌，你卻不肯，害我賠了一百多萬，藥品也銷不出去。

我帶張宗榮進入電視界之後，覺得二人的作風不同，一直想要急流勇退。禁不住高老闆一直說一直說，我就答應做做看。但沒有錢，要怎麼做？高老闆不要我拿錢出來，只要我負責找電台一個鐘頭的時段，他負責免費提供藥品，也不要押金，我什麼都不必負擔。民國六十年代，在電台的黃金時段，以華聲電台下午三點到四點的時段，一個月要一萬多元。因爲我和華聲電台的淵源頗深，他們只收我八千元。我只要負責電台的時段費用，節目是採錄音的，只要把錄音帶剪接一下就有了，一個月八千元，半年就算都賣不出去，也只是賠了四萬八千元。如果生意做起來了，就賺錢了。我想了一想，覺得還不錯，又不必出本錢。回家和太太商量後就決定做做看。民國六十年到六十一年，就在華聲廣播電台下午三點到四點，算是我自己的節目廣告天良牌天良製藥，現在叫天良生物科技，是三十多年錢創造的品牌。這是我由廣播的播音員投入做生意的轉捩點。

筆者：老師剛才提到陳士賢做高壽牌，周志仲做天良牌，是如何做法？

子龍：他們也是講古。是由高老闆買電台的時段由他們來講，陳士賢的小俠龍捲風就在這一段時期，大約有半年的時間。

筆者：老師開始做生意以後，也開始經營藥廠嗎？

子龍：不，藥廠的部分都是由高老闆負責。高老闆很維護我，一般做生意要出本錢啦、跑業務啦、找工廠啦，要注意很多事，但我都不必費心這些事情，藥房每賣出一瓶藥，他就會算錢給我。那些藥品本來滯銷囤積在倉

庫中，後來就這樣賣完了。

筆者：後來你們就這樣長期合作？

子龍：開始合作之後，後來發生中藥摻雜西藥的事情，但這些事情我並不知情。

那時候應該在民國六十二年左右。說一說一件有趣的事：我在電台的節目叫小說天地，有一支專線電話接受訂貨。我記得是在六十年九月開始廣告，第一個月打電話來訂貨的就有三萬元，每瓶藥才賣五十元，扣每一瓶藥的本錢約十五元，每一萬元的本錢約三千元，再扣除電台費八千元，第一個月就賺了好幾千元，第二個月開始就賺三萬多、五萬多、七萬多……。我記得那個時候在台北縣市的每一家藥房，想要經銷王子龍介紹的天良牌藥品，還得看我願不願意。後來藥廠出事後，我還在台視，我是在民國六十一年、六十二年 and 張宗榮因看法和做法不同而分道揚鑣，就到了台視。我在台視是六十年到六十三年，有幾個人和我一起在電視公司作節目，共同吃了很多苦。電視公司的制度是在有做電視節目時才有錢領，否則三、五個月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我爲了周圍的演員設想，要他們一起來做生意，於是他們一起來做「三寶茶」。每一盒如果賣十元，本錢我來出，讓他們賺二元。一起合作以後，生意做得非常好，就繼續做天良牌三寶茶、長壽丸，後來做明通、加味逍遙、進口的諾得膠囊。但是我不會做生意，與人合作的生意也只有天良牌，因爲我對生意真的是一竅不通，完全是隨興而至，而且民國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所做的廣告，真是成本最低，收穫最大，但現代媒體泛濫，以前花一百萬所得到的效果，現在花一千萬也未必達得到相同的效益，壓力很大，後來藥廠每個月所花的廣告費甚至要幾千萬。於是我想我們又沒有什麼後盾，萬一有什麼事，就很可惜。我一方面自己留意，剛好又遇到現在的董事長紀敏忠，能力很強，我就把股權讓給他，包括廣播節目和節目的主持人林一清和張小喬也一起讓出，林一清從民國六十年，張小喬從民國六十七年就跟著我做節目。我從六十年開始做天良牌，到八十六年

退休。這其間我做過很多生意：有安住蚊香、開診所。

筆者：老師還開過診所？

子龍：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一日在重慶北路診所開幕，我請醫生來看診。好多人慕名而來，開幕當天有超過千人來排隊。繼天良中醫診所以後，我又開天良中醫醫院，擴大營業。我的醫院有一位很有名的中醫師陳火全，原本是我的學生。他是民國五十九、六十年時，他在讀世新廣電，也在宜蘭擔任代課老師，那時我和張宗榮開設新人廣播電視訓練班，他來參加補習班，不僅交不出註冊費，反而是我幫忙他交世新的學費。台視自民國 51 年雙十節開幕，我即參與節目製作，到民國六十三年我離開前，還製作一部大型國語連續劇「伐紂」，就是封神榜的故事。那個時候，台語演員要演出國語連續劇會被排斥，而我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能擔任製作人，製作費大概花了一千多萬，真是破天荒了。當時陳旺全本來是在補習班，我想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便把他找來當我的助理，一方面讓他瞭解廣播電視圈的生態，一方面也讓他有收入可以半工半讀。那時候，電台要趕錄音，製藥的生意也要做，還要製做電視節目，工作真的很累；再加上電視台的大環境的人事鬥爭，讓我再次的心灰意冷，天良在廣播電台的生意也稍有基礎了，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就毅然離開電視圈。我早期合作的黃以功、黃國治、張子興、陳金添……等人，他們還在懷念那相聚的日子，我們約好這個月要聚一下。

我離開時，問陳旺全要跟著我去電台廣播還是留在電視公司？若他想留下來，以我那時候的人脈可以為他安排。因為我非常欣賞這個小孩子，小小年紀非常成熟，辦事情不慍不火，非常厲害，我交代他辦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成功，是很好的工作伙伴。後來他跟著我回到廣播電台從 copy 錄音帶開始做起，六十四年他到天良診所去幫忙，一、兩個月之後，他來問我能不能再栽培他去學中醫，他立志要當中醫師，我一口答應。所以我開這個診所，最大的受惠者應該是他，現在他是台北市中醫公會的

榮譽理事長。

民國六十七年、六十八年我開設台北市第一家中醫診所，還有勞保；六十九年創辦華聲幼稚園，因為我很感念華聲電台，所以就以華聲為名，那時候口碑非常好，從來都不需要招生，自然就有學生來讀。我在這個幼稚園花了不少錢。

筆者：老師親自經營幼稚園嗎？

子龍：不，我只負責出錢。有一位早期的歌仔戲演員，比瓊枝姐晚，也是王明山歌仔戲團的當家小生。我在民國五十七年退役回來，寫劇本的時候，在王明山那裡和她碰過面，很談得來，後來她離開到唱片公司，但際遇很不好，唱片要在電台播出都得花錢，賠了很多錢。她就力爭上游再去讀幼教，讀了幼專幼師。民國六十八年她再來找我時，我們已經十年沒見面了，剛好我想開幼稚園，便請她來管理，她是真正的老資格，她的兒子現在是密西根的博士。就是這一段機緣。

真正做生意是從民國六十年開始做天良牌，然後做診所、中醫醫院、華聲幼稚園，到六十九年做安住蚊香，做過的真是太多了。

筆者：現在幼稚園和安住蚊香都還繼續做嗎？

子龍：安住蚊香已經賣掉了，虧得一塌胡塗。幼稚園現在則是邱水龍教授。我在民國六十九年創立幼稚園，完全是一種興趣，是一種回饋，但我同時買下安住蚊香廠，將一半的股權讓我一個嫁到新加坡的堂妹投資，可是每年賠錢。幼稚園是良心事業，也沒有賺錢，診所也是一樣，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良心事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我以前認為做生意要賺錢，但做公益絕不想賺錢；做中藥、開診所、辦教育都是做公益，都是良心事業，可是一直賠錢，賠了很多年。幼稚園大概辦了五年。

筆者：老師剛才提到藥廠有發生中藥摻西藥的事件，大概是什麼情形？

子龍：那是大概民國六十一、六十二年以前，大部分的藥廠將中藥摻西藥是普遍的情形，加入類固醇來達到止痛的效果，因為消費者者喜歡快速有效，

就會摻這個藥。好像是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中藥廠黃忠泰一隻鹿仔因棒球選手楊家寶帶到美國去發生了問題，而造成全面取締，包括壽星牌追風透骨丸……等全面禁止使用，但那時候因為我們沒有涉獵所以不知道。後來從民國六十幾年開始，到我經營診所、中醫醫院，藥材的配合就很注意，我和台中明通製藥廠合作三十幾年，我診所的藥清一色都用它的藥，絕對不用來路不明的藥，這是我的堅持。還好這一路走來，我在節目中介紹的藥，除了早期的天良牌的海狗丸和天肝丸，是事後才知道有這樣問題，後來我所介紹的藥真的都可以經過考驗，到現在為止，除天良牌活血保元散，那家藥廠被淘汰沒有做以外，其他的都是保持著。我最可以自傲的是天良牌補中益氣是供三代同堂都可以服用的藥。

筆者：老師是在這個事件發生後才特別注意藥廠製藥內容？

子龍：對，但是我不是這方面的專科，所以我無法監督中藥廠，所以我長期以來都和明通合作，它大概有七、八十年的歷史，它的成本比較高，品質管制比較好。

筆者：老師的天良牌藥材是由明通供應的？

子龍：那是前半段的時期，現在換人經營後就沒有了。前半段我從民國六十年開始經營天良牌到八十六年，前後大概二十七年，這段期間全省營業，賺的錢沒有很多，但無形的財產是心靈方面的，雖然我已經退休八、九年了，到現在還為人津津樂道：王子龍所介紹的天良牌，無論是遇到石油危機或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所有的藥房都不敢進藥，只有王子龍介紹的天良牌不受影響，我到藥房鋪貨，不是看他要不要買，而是看我要不要賣他呢！我這個死腦筋，不適合現代做生意了。

筆者：那時候藥廠是別人在負責，對老師所提的要求能完全配合嗎？

子龍：因為朋友之間的「誠」很重要，我是站在第一線，聽眾跟我們凝聚在一起，是我們可以掌握的。天良牌活血保元散裡有鼈膽是很轟動的，因後來民國六十九年時受到保育動物意識抬頭才去除。我介紹的產品都蠻轟

動的，這是我蠻自豪的。

還有我在廣播創下了好幾個第一：我是第一個台灣的閩南語廣播節目外銷到美國，北美辦事處應華僑要求，透過新聞局邀請我送帶子到洛杉磯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民國六十三年我義務提供「包公案」給華語廣播電台播出將近二年。錢雖然重要，但錢不是萬能的，可以讓華僑異鄉聽到講古，我感覺蠻不錯的。

筆者：老師後來的廣播講古都只介紹的天良牌的产品？

子龍：是的，其他藥廠要來請我，我都不要。

筆者：老師只講到八十六年經營權轉讓出去為止？

子龍：不止，我大概一直講到民國八十八年，我純粹說書，廣告的部分就由林一清來介紹。

這一段時間之後，做生意退休了，廣播還是有接觸，八十八年以後，廣播節目停止，但還是有接受採訪。

我大概在民國七十八年開放以後，就到大陸去遊覽，幾十年來，我在講章回小說、武俠小說時，內容都離不開中國，應該親自去走一走，才能親歷其境。看了以後感受很深，一直想出一本書，也就在此時，認識了廈門大學的教授，他有很多事情都會和我切磋，也就促成我和廈門電台的結緣。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在廈門電台連播二年多；同年十月泉州廣播電台來邀請，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在漳州廣播電台播出，等於那個時代在閩南金三角的廈門、泉州、漳州都可以收聽到，很多台胞在那裡聽到我的節目都很高興。大概播了兩、三年以後，很多人要我去幫他廣告，但一位愛惜羽毛的主持人要瞭解自己說出來的話輕重很重要，聽眾聽你的故事而崇拜你、相信你，你介紹產品有所閃失的話，個人的聲譽在無形中也跟著受損。所以產品的品質、品管非常重要，爲了避免請託的困擾，節目就停掉了。去年有聽眾從廈門、漳州、泉州追蹤到台灣來，說沒聽到我的說書很難過，很難過，所以就跟漳州廣播電台談好

條件，我最近剛好有美國原裝進口到大陸的產品，大陸製藥的審查蠻嚴格的，我就在今年 9 月 15 日開始播出節目，我擔任名譽董事長，提供節目帶子，節目中穿插的廣告就是介紹保健產品。大陸的節目也在轉變，他們的廣播型態以前都是政令宣導，沒有商業廣告，現在我製作節目又把廣告時段買斷，也是我創造的型態。

在中國大陸的閩南語節目，開連續性的帶狀節目，是王子龍開先鋒，是第一個，他們能接納我，而且讓我做現場的播出，做現場的 call in。

筆者：老師在大陸有聽過他們的說書嗎？

子龍：我聽到的是普通話比較多，他們說書都是短篇的。因為我們早期推行國語，我記得電台一天播十二個小時，頂多可以有百分之四十的閩南語節目，必須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國語節目。電台就把比較不好的時段，例如半夜的時段就拿來播國語節目，上午九點到十二點或下午二點到五點的黃金時段，就賣給閩南語節目，其他時段比較差的就分配國語的。後來新聞局就規定要有百分之七十的國語節目，只能有百分之三十的閩南節目。這是國民黨執政時的不成文規定。但是在大陸的電台因為不像台灣般蓬勃，廈門只有一家廈門廣播電台，只有三套的新聞台、經濟台和綜合台，而且規定閩南語節目一天只能播一個小時。現在又成立了第四套，叫廈門廣播電台閩台語廣播之聲，全天十六個小時都在播閩南語，大家現在都在開發。在那個一天只能播一個小時的時期，我真是獨領風騷；現在則總共二個節目，一天計三個小時。

筆者：我最近聽大陸北京的說書，一集都只有半個小時，是他們的普遍狀況嗎？

子龍：他們那邊都是這樣，應該是風氣的問題。我們可以買斷電台的時段，他們沒有買斷的問題，隨時遇到共產黨要宣導，可能會隨時卡掉。就我說書的經驗，半個小時要說書實在很難掌握，剛要講到精彩處，就時間到了。大陸北京的說書和我的說書不同，他們包括說唱、大鼓，說書多是評書，不像我的帶有戲劇的廣播劇的味道。我除了加配樂以外，而且我

比較喜歡博古通今，以古論今。

筆者：我在聽老師的帶子的時候，覺得評論的地方似乎不多？

子龍：我說書的部分放的比較少，和王麗華一起的「博古通今」放的比較多。我完全是說話性的，「博古通今」也是講古，戲劇性會更強。「包公案」和「安邦定國志」都有評論比較多。我的說書可說是獨創一格，你可以聽大陸的說書再來比較看看。

筆者：有許多人會將張宗榮、吳影、陳一明都列為早期講古人，老師覺得呢？

子龍：他們是廣播劇，不是說書。

筆者：老師覺得說書和廣播劇的差別在哪裡？

子龍：因為廣播劇較易拖棚，廣播劇分二種：一種由角色直接扮演、對話，一種是半說書的，就是有 OS，有許多過場，它都用 OS 去發表，由辯士導演。比如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商討，等一下你要離開這個地方，在廣播劇裡就必須有二人分手的對話，這就是過場。再接下來，你去搭捷運，就是廣播劇的分場，再精細一點，還有開門聲、車聲等音效。假如是有 OS，就直接穿插，由第三者交代劇中人的行動，劇情可以進展得很快。吳影是綜合陳一明和黃志青，各有各的特色，陳一明最拿手的是日本劇，吳影比較擅長的是黑社會，他對這個歷練蠻多的。張宗榮的廣播劇最拿手就是 OS，若真要叫他說書，他不見得能適應。

筆者：所以像張宗榮雖採用 OS，但還是屬廣播劇？

子龍：是的。

筆者：我們可以以表演的人數來區分是否為廣播劇？

子龍：像我和王麗華二個人也做過廣播劇啊！廣播劇分的層級，和一個戲班一樣，至少要有四個人：生、旦、末、丑，那個 os 就感受不到。

筆者：那我們要如何區分？

子龍：廣播劇比較有效果和臨場感，好像跟我們在一起的，較寫真；說書是追

溯以往的，好像在看、在聽，跟我們比較沒有切身的關係，我在說書，
會和聽眾有關係是會引人入勝，把你帶到那個時空背景。

附錄三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第一集

第一段 10分4秒

聽眾朋友，楚漢相爭結束了後，照說就要接下去王莽篡漢，劉秀復國，這才是歷史過程的順序。亞不過呢，王莽篡漢，劉秀復國這段故事比較卡平淡，比較卡平淡，所以我們才把它簡略起來。雖然是簡略起來，亞不過我們猶原將重要的過程攏有很簡單來做一個交待，做一個交待。緊鑼密鼓接下去三國因呢，就是要讓聽眾朋友進一步瞭解說，楚漢相爭這些恩恩怨怨，糾糾纏纏的代誌呢，也已經在三國因裡判甲一清二楚。自將楚漢相爭的人物呢，全部誕生在三國誌的重要人物。這樣呢一氣呵成，這樣比較卡有連貫。假使若再說王莽篡漢，劉秀復國，才再在接下來三國因的時候呢，楚漢相爭的人物已經忘記了了囉，已經忘記了了囉。所以呢也就是有這個子題，我們才自將王莽篡漢，劉秀復國這段的過程，把它簡略起來。緊鑼密鼓要接下去三國因，馬上要播送著三國誌。三國因攏再接下來呢，也就是三國誌，說缺嘴賣蛤仔肉—密密密。

當時這部三國誌呢，可以說是與眾不同，這部三國誌堪稱是千年不有的佳作，百看不厭，千聽不煩的好書。尤其是這部的三國誌呢，跟其他的小說大不相同。故事中所形容的呢，百分之九十都是事實。這就是這部三國誌特點之一。

三國的人才可以算是盛極一時，這部書能夠一一將它網羅。自將三國的人才呢，按爾會集在一起，堪稱是空前未有的奇觀。這就是這部三國誌特點之二。

由東漢的末年，自歷三國，到晉朝來統一天下，在這個時代呢，嘟嘟按公元一九空年，一百九十年到公元二百八十年，前後嘟嘟有九十年的中間，群雄並起，各據一方。人才又攏那麼旺盛，所以有很多又攏在新鮮，又攏在熱鬧的故事，連一接二相繼而出。所以這部三國誌的故事呢，從頭至尾，攏是非常的熱場，攏無冷淡，可以說是曲折離奇，變化莫測，這是這部三國誌的特點之三。

第四，在這部三國誌呢，有種種不同人物的造型，親像曹操的奸雄，劉備的仁德，關公的忠義，張飛的莽夫，王子龍的猛勇，不是，趙子龍的猛勇喔，孔明的神算，華陀的神醫，黃忠的誠摯，周瑜的風流倜儻，可以說每一個人

有每一人的個性。亞不過這部三國誌的書，有辦法將那麼多不同款的個性，那麼多不同款的人物，這樣一一描寫到淋漓盡致，使人入迷如神，這就是這本書的特點之四。

第五，在三國這個時代呢，大小的戰役差不多有百多起，如何來行軍，如何來佈陣，如何來鬥智，按爾自將我們中國古早時代的軍事學呢，盡皆闡釋甲一清二楚，乎聽眾朋友會當增加古早時代這個軍事學的智識。這正是這部三國誌的特點之五。又再加上小弟以一部三國的史話來配合這部的三國誌，堪稱是天衣無縫，引人入勝，會乎聽眾朋友深深來感覺說，噯，愈聽愈好聽，也才不枉費阮這回來重播這部三國誌的意義。這就是會乎所有的聽眾朋友在收聽三國誌的以前，有一點的认识，敬請親愛的聽眾朋友多多批評指教。擔麥擱甲伊延潛，趕緊來甲收聽三國誌。

歷史的車輪永遠輾轉不停，在周末七國的紛爭的了後，并入於秦。秦始皇來併吞六國，這個秦始皇的暴政，所引起天怒人怨，人地咧說仁者無敵，暴政必亡，所以在秦二世的時候，也就造成秦始皇來停氣，來引成楚漢紛爭，然後并入於漢。在漢高祖劉邦芒碭山斬白蛇來起義，一統山河的了後，按爾到西漢的末年，又俗出了一代梟雄王莽來篡漢。好加在有漢光武來中興，按爾傳到漢獻帝時候才分爲三國。是按怎來造成三國的局面呢？這個罪魁禍首應該歸咎東漢第十代的皇帝漢桓帝，和第十一代的皇帝漢靈帝。那位漢桓帝登基二十七年的中間，他按爾寵信宦官，這個宦官就是太監，太監來干涉朝政，所以造成天下紛紛。在漢桓帝來駕崩了後，由漢靈帝來接位，只因漢桓帝登基二十一年，根深柢固，所以很多宦官太監也就來干涉朝政。雖然在漢靈帝登基沒多久，朝中有二位的忠良，一位是大將軍竇武，另外一位就是太傅陳蕃，按爾共同來輔佐，認定要重振山河社稷，就必要來除掉所有的宦官，所有的鬮狗，也就有法度肅清朝綱。雖然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忠心耿耿，伊煞欲來剪除所有的把柄，亞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漢桓帝登基二十七年的中間，所有的宦官來執政，按爾吃撤在籬，所以在太傅陳蕃連同太傅陳蕃亞未開始來行動的時候，所有的鬮狗所有的宦官也就先下手爲強，變成大將軍竇武連同太傅陳蕃，按爾壯志未酬身先死，造成所有鬮狗所有宦官按爾打斷手骨顛倒勇，可以說整

個的朝政盡皆把持在他們手頭，按爾順愆者生，逆愆者死。尤其變本加厲的宦官閹狗，按爾成群結黨，來招爲之十常侍，也就十個閹狗來把持朝政，在漢朝末年，也就漢靈帝登基的沒多久，十常侍的惡名真是切齒的痛恨。這十個宦官閹狗也就是張讓、趙忠、封譚、段珪、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這十個的閹狗按爾朋比爲奸，爲之漢朝的十常侍，尤其受到漢靈帝的敬重，按爾尊稱那位張讓爲之亞父，爲之亞父。致使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也就漢靈帝登基的第二年，正正建寧二年四月望日，朔就是初一，望就是十五，在漢靈帝登基第二年的四月十五，那一天的漢靈帝，正正登上溫德殿，在文武百官來朝駕完畢的時候，無張無弛在溫德殿的殿角，狂風疾起，好驚人的旋風，吹得甲按爾塵埃滾滾，鬼哭癡癡，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暝暝中間，在恩德殿的中樑，竟然來墜下一尾奇大無比的蟒蛇。巧的是，這尾的蟒蛇墜落來殿上的時候，竟然來纏住在漢靈帝的金龍交椅頂，使得當場漢靈帝哀叫一聲，泉按爾昏死怙在當場了。

第二段 11分17秒

親像天旋地轉，風雲變色同一樣的溫德殿，那一位的漢靈帝來哀叫一聲，已經昏死在當場了。所有的文武百官親像驚弓之鳥，按爾哀聲慘叫，使得莊嚴的溫德殿，按爾混亂一場。好驚人的蟒蛇，親像神龍見首不見尾，曇花一現同一般，竟然已經來不見了。（雷聲配樂）

巨大的蟒蛇，突然中間來無看，哪知屋漏竟遭連夜雨，船破猶如對頭風，攔再續下來呢，也就雷公熾吶滂沱的大雨，正當陣陣的冰雹按爾傾盆而下，扛得甲歸座的溫德殿按爾 ua3 ua3 欲加塌落來，使得溫德殿內的文武百官，連同被人來救驚醒的漢靈帝，真是魂飛天外三千里，魄散九霄萬重天。好驚人的雷雨，足足落了六個時辰，十二點鐘久，到了日夜之際才來停止。雨過天青，非常不幸，真濟的宮室樓台，因年久失修，竟不受雷雨來摧殘，按爾壞去的，倒去的，可以說是無計其數。尤其真濟長安京城的民房，猶原倒併真濟，使得歸座的長安京城，面目皆非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同在建寧四年的二月，按爾洛陽地震，海水倒灌，沿海居民盡被大浪來捲入海中，變成魚腹之食。而且接一連二，接二連三，在漢靈帝登基的第十一年，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濟。長安京城所有的鷄公籠總不會啼，盡皆變成鷄母來啼叫了。同在那年秋天的七月，五原的山岸盡皆崩裂，使得甲天下的萬民百姓，真是叫苦連天了。（配樂）

漢靈帝登基的第十七年，在鉅鹿郡有三個兄弟，尚大的呼做張角，第二的叫做張寶，第三的叫做張梁。這個張梁呢，不是漢初天下第一軍師的張子房，是同音不同字，張先生張子房的那個良字，是善良的良，濫天良的良，這個張梁的梁字是梁山伯的那個梁字。兄弟三個人盡皆都是落第的秀才。那一位老大的張角，雖然有真才實學，無奈漢靈帝的駕前，有十名的鬪狗十常侍來擋道弄權，所以變成朝門八字開，無錢毋免來，使得這個懷才而不遇的張角，按爾時常怨天尤人。這個張角確實有淡薄仔才學，尤其對醫卜星相呢件件皆能，所以那一日的張角，按爾閒下無事，也就來深山來採藥草，正正在山谷下在採藥時，無張無弛的張角，干且親像感覺背後有陣陣的清風來吹起，使得這位張角好奇心起，轉身彎過，吔—（配樂），不知在什麼時候，他的腳脊背後來站住一位的老者，頭毛嘴鬚白得像蒼煙同一款，道貌岸然面如滿環，尤其有一種仙風道骨的骨氣，乎人看了到地也就肅然來生敬了。福至心靈的張角看見了這位老者，按爾碧眼童顏手拿仙杖，面帶笑容，他就這樣倒身下拜，拜見這一位老者。

看得這位老者哈哈大笑，叫一聲：「張角，你和山人有一段師徒之緣，在亂世之秋，山人要來賜你三卷的天書。這三卷的天書乃是太平的要術，只要你會凍潛心來研究，也就能變成第二位開漢的軍師那一位的張子房。所以你若是得到了這三卷的天書以後，必須要博心仁德，代天宣教化，替道佈功勳，普救世人，累積陰功。如果你若是學成這三卷的天書以後，起了不良的異心，張角，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恐怕日後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儼然干那像做夢的張角，做夢都想不到這是事實，亞不過千真萬確，事實擺在眼前，所以亦驚亦喜的張角，按爾誠惶誠恐三跪九叩頭，來拜請三卷太平要術的天書。當時恭恭敬敬問一聲：「仙長，尊姓大名呢？」

「哈哈哈哈哈！張角，山人正正是南華山南華洞的南華仙長。與你有一段宿世之緣，利用你入山採藥，專工來賜你三卷的天書，希望你會凍好自為

之，成爲第二代開漢的軍師張子良，也才不辜負老夫賜三卷太平要術的天書。若有異心，天誅地滅，希望你張角謹記在心，山人去了。」（配樂）

一陣的清風飄過，那位南華山的道長南華老仙已經飄然不見，使得當場的張角真是驚喜交集，想不到，今日來深山採藥的時候，竟然有這款的奇遇，這款的良機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也按爾看見了三卷記載天文地理，包羅萬象的天書，如獲至寶的張角，按爾心花怒放，也無那個心情擱再惦在山谷來採藥，隨時拿住三卷的天書堂堂回轉鉅鹿郡了。（配樂）

天賦聰明的張角，對著文學已經有相當的基礎，尤其非常的勤奮，日夜來攻習南華老仙所來賜給他的三卷太平要術的天書。所以在端前的無多久，好一個張角，對那個天文地理，醫卜星相，奇門遁甲無所不精無所不能，甚至能呼風喚雨。按爾學成三卷天書了後的張角，竟然自稱爲太平道人，真是無巧無成書，在漢靈帝登基的第十三年，也正正是長平元年的二月，按爾瘟疫流行，很多無辜的百姓盡皆來受其遭瘟，死亡的人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好一個張角，也就利用這個機會，按爾散施符水，爲民來除病，又擱來自稱爲之大賢良師。噢—！按爾憑了南華老仙所來贈賜給他三卷的太平天書，按爾醫好瘟疫病的人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使得這個自稱大賢良師的張角，那個聲望如日中天，人人稱讚人人呵咭，按爾敬重這個大賢良師的張角像活神仙同一樣。按爾借這個機會的張角，按爾網羅五百幾名的徒弟，按爾傳給他畫符念咒，然後他的徒眾愈來愈多，好一個張角，也就立下三十六方，大方的大約有萬多人，小方的有六七千人，按爾分散惦在全天下的每一角落，使得飽暖思淫慾，野心真大的張角，利用亂世之秋預算要來謀反大逆了（配樂）。

第三段 7分36秒

不知足，時時苦海，能安分，處處逍遙。

堪悲堪嘆的張角，得意忘形，已經自從早當年南華老仙的金言良語，按爾忘得甲一乾二淨了。利用他的徒眾甚多，利用他的聲勢浩大，竟然藉這個機會

要來興波作浪，要來謀反大逆了。按爾故意來散布謠言，交代他的徒弟，按爾處處來傳謠說：蒼天既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一個的張角，也就利用甲子年要來謀反大逆。

古早人說得好，人言可畏，什麼最毒呢？人嘴最毒，尤其好驚人的謠言，按爾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在那個時候的青州，幽州，徐州，冀州，荊州，揚州，以及著兗州，豫州，八大州的萬民百姓，家家來奉祀大賢良師張角的名字，同時來記住張角所散布的這句謠言說蒼天既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認定說這一個張角，也就是應天順命的真命天子。無知的愚民按爾聽信謠言，造成天下紛紛，真是令人來惋惜。

好一個肺腑深沈的張角，雖然深深來打動民心，亞不過恐驚大漢朝根深柢固，沒那麼簡單就來動搖，萬一，若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干不是反為畫貓嗎？所以真知道當朝，也就由十名的閹狗十常侍來把持朝政，同時真知道十常侍張讓，趙忠，封譚，以及段珪，曹節，候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按爾貪得無厭，見錢眼開，所以用了真濟的金銀財寶，來買收貪得無厭十常侍其中之一，那一位的封譚。按爾有錢使鬼會磨磨，張角的金銀財寶，碑磔瑪瑙，珊瑚琥珀，深深來打動那一個禍國殃民十常侍其中之一的封譚了，按爾答應要為這一位張角來做內應，只要張角反旗一起，他隨時聯絡其他的十常侍來做內應，內攻外應，要奪佔大漢朝的江山社稷。在那個時候的天下，真是風雲變色了。

（配樂）

果然到了漢靈帝登基的十七年，正正是長平二年，太歲甲子年，好一個的張角，認定時機已經成熟了，若不趁今年下手，要等候何時？他將心肝抓坦橫，自從那一位南華老仙所交代的金言良語，按爾忘得一乾二淨。派遣他一位心腹的弟子唐州，按爾帶著他一道的密書，往長安京城，要通知那個十常侍其中之一閹狗封譚，約定日子，叫他來做內應。凡是大賢良師張角的人馬呢，頭上纏綁一條的黃巾，同時拿一面的黃旗，按爾約定日子要來行事。希望那位閹狗封譚，聯絡其他的十常侍，好好來周旋，做下內應，大功若是告成的時候，願肯

和十常侍來分享天下了。按爾奉到這名叛賊張角的密令，這一位的唐州，按爾帶著張角的密書，也就離開鉅鹿縣，對上長安京城來了。（配樂）

俗語人講得好，人之初，性本善，攔再歹的人，猶原有一個良知，包括張角這位心腹的弟子唐州，猶原是不例外。他雖然受到張角的迷惑，受到張角的煽動，亞不過他的良心未泯，認定今仔日大賢良師張角按爾做，並不是代天宣教化，替道報功勳，他按爾做，明明是造成混亂，使無辜的萬民百姓飽受兵荒馬亂，戰禍的痛苦。假使他若是將這道密書提交到那名封諱的時候，恐怕整個大漢朝的天下會落在這名反賊張角的手頭。好一個天良未泯的唐州，按爾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但沒有將這道密書送往長安京城，乎那個闖狗封諱，反倒轉來，將這道密書，也就送進長安京城，乎大將軍何國舅何進了。（配樂）

當這名的大將軍何進，接到唐州這道密州了後，真是驚到魂飛天外三千里，魄散九霄萬重天。做夢都想不到，十隻的闖狗竟然吃碗內洗碗外，聯絡深得民心的那名叛賊張角，利用今年的四月要來謀反大逆。好加在大漢朝的宏圖鞏固，天地有眼，會凍使這位懸崖勒馬的唐州，自將這驚天動地的秘密按爾到在將軍府而來揭穿，若是無者，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再三感謝這名的唐州，將他安置愜在將軍府的何將軍何進，按爾憂國憂民，刻不容緩，隨即帶著張角所要來寫乎封諱的密書，也就捧進宮中要來奏明漢靈帝了。（配樂）

第四段 13分22秒

當這位何將軍何進，按爾捧進那道的密書，呈現這位昏庸的漢靈帝，使當場漢靈帝猶原龍顏大變了，大驚失色，做夢都想不到，好一個叛賊張角，按爾妖言惑眾，利用群眾的基礎，也敢要來謀反大逆了。藉這個機會的何進，預算愜在漢靈帝的面頭前，簡奏一本，看會凍斬殺十常侍十隻的闖狗，肅清朝廷，重振朝綱。豈知中毒既深的漢靈帝，按爾非常寵信十常侍十隻的闖狗，自將何進所講的話當作馬耳東風，再三代替十常侍來洗清，這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這分明是無中生有，以十常侍對他的忠心，又怎會做出這般傷天害理之事呢？這分明就是張角，從中要來挑撥離間了。待孤家詳細來察明一番後，再做定奪。堪悲堪嘆的漢靈帝，在人證物證俱全的時候，還執著寵幸十隻的鬪狗十常侍，使得這位忠心耿耿的何將軍何進，按爾徒嘆奈何。這樁的代誌，在漢靈帝的掩護之下，也就按爾不了了之。

亞不攔野心勃勃的張角，惦在鉅鹿縣的所在，望眼欲穿在等候唐州的消息。哪知等沒唐州的消息，反倒轉來，攔再接到那隻鬪狗封謂，按爾命人通風報信，好一個的唐州，竟然將那道的密書送乎何將軍何進的府中，使得東窗事發。如果若不是漢靈帝非常寵信他們十常侍，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所以希望張角今後來行事的時候，要格外的留神。現在代誌已經暴露了，如果他們十常侍要來做內應的時候，是比登天更加倍的為難。緊事緩辦，希望張角會凍攔再等候一時，重整旗鼓，再來成其大事，如果若是操之過急的時候，恐驚會弄巧成拙了。看得這個張角又驚又怒了。（配樂）

這真是讓這個自信滿滿的張角，做夢都想不到，他最第一心腹的弟子唐州，竟然會吃碗內說碗外，自將這般驚天動地的軍機大事，按爾到在何將軍府來告密。如果那不是十常侍，按爾大權在手，深得漢靈帝的寵信，真是後果不堪設想了。攔再聽到那隻鬪狗封謂說，叫他再等候一時，現在箭已經安在弓上，不射怎麼可以呢？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按爾雄心萬丈的張角，認為他深得民心，人多勢眾，聲勢浩大，何必仰仗十常侍來做內應呢？何不親自興兵，乘勢來造反，會凍旗開得勝，馬到功成，也就奪佔大漢朝的江山社稷了。按爾抓定主意的張角，自將那隻鬪狗封謂的建言當作馬耳東風，隨時和他的第二小弟張寶，第三小弟張梁，來商議對策。他自稱是天公將軍，嗨啲！雷公仔點心，一個凡夫俗子的叛賊，竟然敢自稱是天公，他的第二小弟張寶，自稱之為地公將軍，他的第三小弟張梁，自稱是人公將軍，按爾在漢靈帝登基第十七年的四月，竟然在鉅鹿縣的所在，按爾調集了四五十萬的徒子徒孫，預算會來謀反大逆了。（配樂）所有的徒子徒孫，個個頭上綁一條黃巾，所以歷史上才有記載黃巾

賊，也就是按這個張角所來發起的，罪魁禍首正正是萬死有罪的張角。按爾每一名黃巾賊腳脊背攏來插住一面黃旗，按爾烏合之眾，五旗加獄，盡皆雲集悒在遼闊的校場了。好一個威風大強的張角，自稱是天公將軍，連同他的第二小弟張寶自稱地公將軍，第三小弟張梁自稱是人公將軍，按爾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也就登高來踏上將台了。站在將台頂，面對四五十萬的徒子徒孫，也就當眾來宣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乃是有德者居之，目當今的漢靈帝無道，漢運將終，孤家大賢良師順天應命，要來統一山河社稷，希望所有的徒子徒孫會當奮勇當先，精誠一致，跟隨孤家興兵奪館，會當攻上長安京城，掃滅掉所有漢朝的君臣，統一咱黃巾的天下了。按爾宣布完畢了後，這些頭昏昏腦鈍鈍，掃一個布袋軍，晃到八里昏的黃巾賊，所有的烏合之眾，竟然前呼後擁，聲勢浩大，願肯追隨這籬黃巾賊的天公將軍張角出生入死，按爾攻進長安京城了，使得這一個張角心花怒放，隨即分兵三路，他家已領兵一支，攔再由他第二小弟張寶按爾領兵一支，第三小弟猶原分兵一路，袂輸親像三隻的朽虎來出欄，袂輸甘納像三隻蛟龍來出海同一樣，賊勢浩大，所過之處，無不打殺搶掠，使得所有萬民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了。

漢靈帝登基的第十七年，只因爲十隻的鬪狗來把持朝政，使得整個的天下鬧得甲烏煙瘴氣，而且水災旱災頻頻而生，萬民百姓可以說是痛不堪言。尤其屋漏竟遭連夜雨，船破又遇對頭風，在當年的四月，又攔再有這個喪盡天良的黃巾賊張角，按爾集眾來謀反，賊勢浩大，真是鬧得甲天下到處鷄犬不寧，所有萬民百姓親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同一樣，好驚人的黃巾賊，凶悍彪勇，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已經將近分散在各地了。

一個雷天地響，按爾很緊的急報，袂輸干那白雪紛飛同一樣，已經報回長安京城了。使得甲那位漢靈帝按爾驚甲魂不附體，按爾萬分地倉皇，萬二分的著急，隨即敲打緊急的警用鐘、龍鳳鼓，來宣召所有大臣來商議對策了。

堪悲堪嘆的漢靈帝，絲毫都無來檢討著他本身，自從即位以來，按爾寵信了十常侍，擋道弄權，致使朝政日非，變成甲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致

使繼呼黃巾賊的天公將軍張角、地公將軍張寶、人公將軍張梁按爾有機可趁，妖言惑眾，利用左道旁門的邪術，按爾到處來散播謠言，言說漢室將終，所以天降聖明，希望全天下的生民會當順天從政，會當安享太平，致使黃巾賊，在短短無多久的時陣，親像平泰山，倒東海同一樣。假使若會當痛定思痛的漢靈帝，會曉按家己來檢討，從今以後，會當親近賢臣，遠離奸臣，按爾漢室的江山，有可能會當撥亂反正，亞不過漢靈帝絲毫都袂曉檢討著家己，只干單親像喪家之犬同一樣，按爾敲打緊急的警用鐘龍鳳鼓，按爾宣召所有大臣到當殿而來，要來商議對策了。看見著漢靈帝親像鼎上的螞蟻，按爾再三來詢問黃巾賊，聲色猖狂，所有大臣不知有什麼款對策？問甲所有的人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觀，只急甲這個漢靈帝捶胸斬地，不得已再來詢問這位國舅何進，畢竟他是國之棟樑，現在黃巾賊聲勢這款的猖狂，難道堂堂的何國舅何進，也束手無策嘛？問得甲這名了何進，按爾面紅耳赤，爲了權宜之計，何進終於挺身而出，伏佇到階前，按爾尊稱一聲：

「陛下，自古人道，文官計智安天下，武將捧刀定太平。區區微不足道的黃巾賊，雖然聲勢猖狂，亞不過畢竟是烏合之眾，焉能來對抗朝廷呢？只要朝廷派遣三路的兵馬，不費吹灰之力，馬上可以將烏合之眾，號稱是天公將軍的張角，連同地公將軍的張寶，以及人公將軍的張梁，一網來掃盡了。」

「何國舅啊！到底要派遣刁三路的兵馬呢？」

「陛下，稍安勿躁，以臣之見，中郎將盧植，連同大將軍皇甫嵩，以及朱雋，乃是國之棟樑，不但驍勇善戰，甚至甲指揮若定，一定會當運籌帷幄，決戰在千里之外，不費吹灰之力，馬上可以將所有黃巾賊一網來掃盡了。」

聽完何進來推薦，按爾整個腦海內一片空白的漢靈帝，也只有點頭來稱善了。也就立刻頒旨命令中郎將盧植，連同那位皇甫嵩、朱雋，按爾分別領兵三路，要來聲勢猖狂的黃巾賊。人在說：亂世出英雄，爲了黃巾賊來造反，才來現出到亂世之中桃園三結義的劉備、關公、張飛。

附錄四

王子龍講史《三國誌》第四十三集

第一段 11分5秒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背景音樂：古箏)

這兩句話形容在仁慈蓋世的劉備，連同彼一個亂世奸雄的曹操的身上，真是天衣無縫。按爾殺伐成性的曹操，表面上傾巢而出，攻伐徐州，是為代替他全家滿門，代替著他老爸，來報著他血海滿窟的深仇，實際上，是順水推舟，欲攻佔徐州城。這個徐州土地饒肥，人口眾多，治風非常個繁庶，在楚漢相爭以來，一直也就是管顧南北的重鎮。若會當攻佔徐州，對彼個以後欲來爭雄獨霸，確確實實幫忙不少了。哪會知影人算不如天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偏偏有彼一個見利忘義，有奶就是老母的呂布，按爾循後斗梢來攻陷了兗州連同濮陽，使得曹操不得不，也就要將人情做予他劉備，也就按爾黯然退兵，回轉關中了。

由此可見，愈奸愈巧，奸奸巧巧天不從。反觀彼位謙懷若谷的劉玄德，知影彼位陶太守陶謙臨死終前怎樣來懇求，徐州的眾將人等，按怎來拜託，猶原獨善而固執不肯來承受，等到陶太守陶謙按爾命喪黃泉，二位個少君陶商連同陶應，按爾以死來相逼，尤其在他二弟關雲長，連同他三弟黑張飛，一而再，再而三硬軟兼施來威脅之下，按爾萬二分不得已的劉備，才終於來答應著孫乾，連同糜竺、陳登等一行徐州的百家將士，他只是暫時來權領徐州牧，等候有朝一日，有一個比他劉備較擊，比他劉備比較有才德的人，他就肯欲來讓出這個徐州牧。

為了權宜之計，二位個少君陶商連同陶應，和彼個糜竺、孫乾、陳登等一行個人人，也就只好欣然來答應了。因此在這位劉備來調度之下，一方面來出榜來安民，一方面來安排喪事，自將彼一位陶太守陶謙，按爾埋葬在黃河之灣。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一諾如千金的劉玄德，終於也振作精神，身負重任，

來執掌整個个徐州。亞毋攔這樁个消息，很快已經由細作來報進鄧城了。

惦在鄧城駐紮的曹操，爲了失落兗州，連同濮陽，未當來奪回，又再聽見陶謙來死，而且整個个徐州就按爾讓渡予彼一位个劉備，真是使這一位亂世奸雄个曹操，氣得甲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三佛涅槃了。(配樂)

他徒勞無功，白白來損兵折將，按爾功德做佇草仔埔，反倒轉來脫赤腳佇咧打鹿，按爾穿鞋个來吃鹿肉，彼一個个劉備，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所以曹操的心欲哪會願呢？若不即刻興兵，再次攻打徐州，自將彼一個坐收漁翁之利个劉備抓來千刀萬剮，欲哪會當消得他滿腹的心恨呢？拿定主意的曹操，隨即傳下號令，準備欲來攻打徐州了。

就在曹操命令一聲，按爾風雲變色，鄧城的兵馬再次欲來遠征徐州的時陣，哪會知影曹操的身軀邊，有兩位真正心腹的幕僚，也就是曹操敬重甲親像漢朝的張子房同一樣个荀彧，連同彼位个郭嘉，按爾不約而同，趕緊挺身而起來擋住彼位个曹操了。(背景音樂：古箏)

「明公，昔當時漢高祖會當建立大漢朝的江山，也就會當保住關中的咸陽；漢光武劉秀會當來復國，也就會當奠立惦在河內，根深柢固，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然從中猶原遇著濟多的困難，亞毋攔一一攏會當迎刃而解，終濟大業。今仔日明公个根據地是兗州，兗州乃是河、濟天下之要地，如果若爲了明公一時的意氣用事，按爾放棄了兗州，捨近就遠，興兵來攻打徐州，等於干那是昔當時个漢高祖來放棄了關中的咸陽，漢光武劉秀來放棄了河內同一樣，真真是因小失大。尤其欲來攻打徐州，也不是赫呢仔簡單的代誌，徐州的萬民百姓，連同陶謙以往的屬下，既然死心塌地來歸順他劉備，只要大軍到達徐州，他們必定捨死忘生來抵擋，勝敗是未知數。話攔再說倒轉來，只要明公興兵來離開鄧城，彼個野心勃勃，虎視眈眈的呂布，必定會趁虛而入，不但兗州、濮陽落在呂布之手，恐怕連鄧城、范縣、東阿盡皆來失陷在呂布之手了。到彼個時陣，進無步，退無路，甘不是雙頭無一淆呢？希望明公三思而後行，千萬毋通輕舉妄動啊！」

曹操乃是一位肺腑非常深沈，老奸巨滑的人，若是母者，他哪有法度在亂世中來稱雄獨霸呢？尤其對彼個荀彧，連同郭嘉，是敬重甲親像神明同一樣，所以對他們是言聽計從，尤其他們二人所說的話真是入木三分，至情至理，怎不叫這位亂世奸雄的曹操，按爾佩服甲五體投地呢！亞毋攔平平看彼個徐州落在彼名名不足道劉備的手頭，他於心哪甘呢？攔再想起他的根據地个兗州連同濮陽，又攔再陷落恹在呂布的手頭，他前次興兵來攻打徐州，真是得不償失啊！吐一個大氣的曹操，不敢輕舉妄動，正就按爾進一步詢問荀彧，連同郭嘉：「目當今歲荒乏糧，白米貴甲若像珍珠同一樣，所有青州的兵馬盡皆死坐活吃，恹在落鄆城个所在，這敢是良策嗎？」

好一個个荀彧，真真不愧是曹操的軍師，按爾聽見曹操按爾說，靈機一動，計上心來，隨即對曹操來獻策：「目當今汝南、潁州的黃巾賊黨何儀，連同黃劭，死灰復燃，再次來劫掠州郡，聞說糧草非常个豐富，汝南、潁州距離咱鄆城，猶原是咫尺之間。而且這款个烏合之眾，亡命之徒，攏是不學無術，只要明公親自興兵攻打汝南、潁州，相信不費吹灰之力，也就會當一戰功成。剿得汝南、潁州黃巾賊黨何儀，連同黃劭个了後，自將他們所劫掠州郡的糧草，盡皆來奪回鄆城，然後再自將這些的糧草，來買收兗州連同濮陽呂布的兵馬，到彼個時陣，呂布手下的人人也就吃碗內，洗碗外，盡皆來歸順明公，進一步也就可以收復失陷的兗州連同濮陽。按爾做，朝廷龍顏大悅，萬民百姓額手稱慶，正正是順天之事，這敢不是兩全其美呢？」

聽完荀彧來講了後，使得甲當場个曹操情不自禁，拍手稱善，大喜過望了。再三佇咧呵佬這名个荀彧，真是好妙策，好妙策！既然如此，刻不容緩，也就留住夏侯惇，連同曹仁，按爾鎮守鄆城，預防萬一。然後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由曹操親自興兵，代天宣教化，替道報功勳，代替朝廷，欲來剿除所有黃巾賊黨，攔再命令夏侯淵，連同典韋來為之開路先鋒，校場祭旗完畢了後，按爾兵貴神速，浩浩蕩蕩，民強馬壯，旗幡飄動，離開鄆城，也就對上汝南、潁州攻伐而來了。（配樂）

第二段 9分11秒

果然不出彼名荀彧連同郭嘉个所料，汝南、潁州黃巾賊黨何儀連同黃劭，雖然糾眾來行凶，按爾劫掠州郡，並非是正規軍，按爾當曹操的大軍一下來到來个時陣，由那位夏侯淵連同典韋來為之開路先鋒，按爾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在短短無一個月个中間，已經自將黃巾賊黨个何儀連同黃劭，盡皆一網來掃盡，而且殺得甲所有个黃巾賊黨，按爾死者死，逃者逃。甚至由所得到个糧草，真是不計其數。錦上添花个曹操，會當來攻定汝南、潁州黃巾賊黨，甚至來得到一名个大將。這名个大將，猶原是來日三國誌中一名个猛將，譙縣人士，姓許名褚，字仲康，也是曹操身軀邊一名得意个大將—許褚。按爾倂再收容這名許褚个曹操，萬二分个歡喜了，命人駐紮在汝南甲潁州，然後運住糧草，浩浩蕩蕩，打得勝鼓，對上鄧城來倒轉來了。(音樂)

凱旋來回轉鄧城个曹操，隨時得到鎮守愷在鄧城个曹仁連同夏侯淳來報告了：連日來聽見著細作來言明，奉到呂布个命令，彼兩名个副將薛蘭連同李封，按爾坐鎮愷在兗州，只因遍地飢荒，白米貴得甲親像珍珠同一樣，所以薛蘭連同李封按爾縱容兵士，愷在兗州一帶，按爾到處打掠搶劫，使得著城邑空虛，甚至甲使兗州个萬民百姓怨聲載道了。如果會當趁虛而入，欲來收回失土个兗州是唾手可得。聽得甲這位个曹操大喜過望了，按爾打鐵趁熱，刻不容緩，隨時自將凱旋个大軍傾巢而出，也繼按爾再次攻對兗州而來了。(音樂)

兗州城內本來就非常个空虛，所以聽見到曹操大軍傾巢而來，薛蘭連同李封大驚失色，一方面派兵來抵擋，另外一方面趕緊來通知了濮陽个呂布了。亞不倂遠水救不了近火，在呂布亞未派兵到兗州而來救急个時陣，歸座个兗州城已經來遭受到曹操愷在汝南潁州所來收服彼名个猛將許褚，連同典韋、夏侯淳、夏侯淵，以及李典、樂進來攻破兗州城，使得著失落幾個月个兗州城，盡皆被這名曹操來收復了。(音樂)

尤其不出陳宮所料，兩名不學無術个薛蘭連同李封，猶原慘死愷在兗州城，兗州終於再次被曹操來收復了。好一位胸藏韜略，雄心萬丈个曹操，收復兗州

个了後，么恪於心不甘，命人處理兗州个善後了後，隨時帶動凱旋个大軍，親像離水崩山，風捲雲湧同一樣，再次攻往濮陽而來了。(音樂)

有勇無謀个呂布，雖然憑著他匹夫之勇，有法度來周旋彼一名老奸巨猾个曹操，亞毋恪好景不常，天下慌慌，蝗蟲來為災，白米貴得甲親像珍珠同一樣，使得著呂布个軍中來乏糧。按爾派人回轉陳留，向陳留太守張邈來求助。哪會知影翻面不認人，日頭熾焰焰，隨人顧性命个張邈，按爾懼怕著曹操聲勢浩大，按爾傾巢而回，彼一個个呂布難得來抵擋，恐驚連伊陳留猶原難逃池魚之殃了，所以不但無來援助呂布，甚至甲他一刀兩斷。使得著呂布在三聲無奈之下，只有帶動兵馬連同這位个陳宮，按爾到在山陽來取食。就在這個時陣，按爾接到坐鎮愾在袁州个薛蘭連同李封，按爾打表回轉而來求救。好一個个呂布（筆者按：應為曹操之口誤），按爾挾勝之威，乘勢來攻打袁州，使袁州危在旦夕了，希望呂布趕緊發兵來相助，若是無者，袁州城个後果是不堪設想了。使得這名个呂布真是驚得甲目瞪口呆，趕緊自將兵馬來收回濮陽，預算欲派兵到在兗州救急个時陣，亞不過慢一跛步了，好一位兵貴神速个曹操，大軍已經攻臨到在濮陽城了。(音樂)

糧草是三軍个靈魂，佇咧濮陽城呂布麾下个兵士，為著連日來軍中乏糧，正正怨聲載道，欲哪有彼個心情，欲哪有彼個精神恪再為呂布出生入死，連同曹操來拚命呢？尤其好陰沈个曹操，真真不愧是三國亂世个奸雄，按爾抓住對方濮陽城呂布麾下眾將連同所有兵士个弱點，按爾聽從荀彧連同郭嘉个獻策，自將汝南、潁州黃巾賊黨手中所奪倒轉來个糧草，來引誘了呂布所有个麾下人等。俗語人講得好：枵鷄無惜飼，枵人就無惜面底皮。呂布手下一个兵士連同真多个眾將，在了曹操个糧草來引誘之下，牙牙就按爾來反叛著呂布，盡皆來傾向著曹操了，使得整個个濮陽城變成名存實亡了。又恪在曹操傾巢而出之下，整個个濮陽城已經來攻陷了。(音樂)

任憑呂布外爾仔驍勇，畢竟孤掌難鳴，獨木難支大廈，在亂軍中捨死忘生，帶同陳宮連同聊聊無幾，幾百名个殘兵敗將，按爾捨死忘生，打離開萬重圍，

也就按爾走定陶，奔往陳留，繼欲倒轉來投奔彼個陳留太守張邈了。(音樂)

不費吹灰之力，會當來收復失土个濮陽城，真是使曹操大喜過望了。恰在聽從荀彧連同郭嘉个建議：認定彼名个呂布，乃是當世个虎狼，現在兵敗如山倒，若無趁勢趕盡殺絕，等於干那是放虎歸山，後患無窮了。正中心懷个曹操，自將濮陽交予一部分个人來處理，又恰再帶著所有凱旋个大軍，乘勢追對定陶而來了。(音樂)

第三段 10分36秒

親像狂風掃殘葉同一樣个曹操，按爾得理不饒人，聲勢浩大，按爾乘勢來攻下定陶連同鉅鹿，又攔再自將彼名呂布逼得甲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跟隨呂布个背後，一直供對陳留而來了。(配樂)

當這名个呂布連同陳宮，按爾走定陶，衝鉅鹿，又攔拚倒轉來到在陳留，哪會知影屋漏竟遭連夜雨，船破又遇對頭風，彼一名个陳留太守張邈，按爾攝服予彼個曹操，聲勢浩大，不但不肯來收留呂布陳宮，反倒轉來自將他們便絕，恰在陳留城外，真是使呂布連同陳宮，按爾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眼看聲勢浩大曹操个兵馬，已經隨後追殺而來，欲怎樣著好？欲怎樣著好呢？

按爾走投無路个呂布，變成天涯海角無他容身之地了，好一個个陳宮，按爾臨危不亂，趕緊對呂布來言明：「爲今之計，只有逃往徐州來投奔彼一位个徐州牧劉備了。」無聽到劉備便罷，一聽到劉備，使他回想起早當日爲董卓來效命个時陣，恰在虎牢關大戰劉關張三位个兄弟，現在當佇咧落魄，現在當佇咧淒慘，對著徐州而去，咁不是飛蛾撲火，自找死路呢？自將他个意思對著陳宮言明，亞毋攔不以爲然个陳宮，慧眼識英雄，盡知影彼一位劉備仁義貫古今，絕對不會趁火打劫，乘危逼命，話攔再說回來，今仔日劉備會當平白來得到這個徐州牧，盡皆受他呂布來庇蔭，如果若不是呂布，興兵循後斗梢來攻陷曹操根據地个燕州連同濮陽，乃使得彼個雄心萬丈个曹操，按爾帶兵回轉關東而來呢！所以聽說彼一名个劉備，乃是知恩報本，非常念舊个人，只要溫侯逃往徐

州而去，彼一位劉備不但會來收容，甚至會以上賓之禮來款待，希望溫侯千萬毋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這個呂布，本來就是一個無定性個人，只干那佇早當日代先出仕，惦在丁太守丁原個身軀邊，按爾遭受董卓來甲他買收，也就來刺死了彼名個丁原，投效董卓；後來，攔再予彼名忠心耿耿個王司徒王允獻上連環計，以貂蟬來弄董卓，這一名個呂布又攔味著天良來刺死了彼名個董卓，由此可見，這個呂布，可以說是比六畜更加倍個不如。罔顧廉恥，而且彼個面皮是四十幾層厚，聽見陳宮是按爾說，攔再看見後面曹操個大軍響響已經將近追到著陳留城了，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聽從陳宮個建議，也就帶同寥寥無幾，幾百名個殘兵敗將，連同這個陳宮，往奔徐州，會來投奔彼一位個劉玄德劉備了。（配樂）

呂布來逃走了後，腳接腳，聲勢浩大，曹操個兵馬已經攻來到達陳留城了。貪生怕死個陳留太守張邈，竟然大開城門，逢迎獻笑，欲來巴結著這名個曹操。亞毋攔亂世奸雄個曹操，他心肝親像鐵打個同一樣，只干那憑早當日惦在成皋呂家莊，誤殺呂伯奢全家滿門，又攔回答要緊，惦在半路，又攔再故殺他老爸個結拜兄弟呂伯奢，怎不令人來寒心？由此可見，曹操個本性是何等個凶殘呢！只干那聽到他來說過兩句話，說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也就會當瞭解曹操個個性了。想這一個陳留太守張邈，按爾縱容呂布，利用他不在燕州之地，乘虛而入來攻佔燕州城，使他費盡六七個月個中間，終於才會當收復燕州連同濮陽。就在他號令一聲，亂刀之下，自將這名張邈，就按爾置之死地，斬殺惦在陳留城了。就是張邈個小弟張超，猶原被曹操逼得甲自殺而亡，整個陳留又攔再被曹操攻陷了。（配樂）

真是有有無無且耐煩，勞勞碌碌幾時間，人心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古古今今多見解，貧貧富富有循環，將將就就隨時過，苦苦甜甜命一般。

貪字貧字殼個陳留太守張邈，連同他個小弟張超，按爾想貪鑽雞籠，時到想欲逢迎獻笑來討曹操個時陣，這一個亂世個奸雄個曹操，竟然毫不領情，自將他兄弟雙人，一個亂刀齊落來斬死，另外一個被逼得甲自刎而亡，這盡皆攔

是咎由自取了。

按爾打斷手骨顛倒勇个曹操，不但會當來攻平汝南’ 燕州，剿滅黃巾賊黨个何儀連同黃劭，甚至乘勢來收回失土，錦上添花，會當隨手來得到著定陶’ 鉅鹿，連同陳留一帶，真是使關東一大半，盡皆變成曹操所有了。曹操个根基，也是按這裡來奠立，這就難怪以後他有彼個本錢來爭雄圖霸了。按爾攻陷陳留了後个曹操，命令兵馬來駐紮，大軍浩浩蕩蕩，打得勝鼓，也就按爾凱旋來回轉燕州了。(配樂)

好一位亂世奸雄个曹操，他不但老謀深算，甚至甲按爾善用人才，那就難怪佇咧三國誌个裡面，這位个曹操猶原是響噹噹个人物。他對待身軀邊幾名个謀士，荀彧’ 程昱’ 郭嘉’ 荀攸’ 劉曄，可以說敬重甲親像漢朝第一個軍師張子房張良同一樣。班師倒轉來到達燕州，按爾殺豬宰來犒賞三軍个時陣，攔再聽見著彼一位荀彧，按爾進一步來獻策：雖然他曹操會當領到關東一大半个領土，亞毋攔名不正，言不順，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打下一道个表章回轉長安，奏明當今个漢獻帝，以興兵來剿滅汝南’ 燕州个黃巾賊黨，有功於朝廷，請封爲之燕州牧，到彼個時陣，名正言順，也就會當擁有關東一大半个領土了。

聽了个曹操，雖然感覺非常个有理，但是目當今个漢獻帝名存實亡，盡皆受到董卓个餘黨李傕連同郭汜，同齊來操縱，打表來回轉長安，又攔有啥米款个路用呢？

微微一笑个荀彧，不以爲然，再三對曹操來言明：不管目當今个漢獻帝，是多麼昏懦無能，可是佇个各路勤王之師，連同天下萬民百姓个心目中，同款攔是非常个敬重。就是連一手遮天，挾天子以令天子个李傕，連同郭汜也不敢過分个囂張。所以欲名正言順，權領關東一大半个領土，這道个表章無來打回長安京城，絕對是不行个了。

肺腑深沈个曹操，聽完荀彧，連同程昱、郭嘉異口同聲來建議个了後，從善如流，隨時修寫表章，也就按爾命令飛排將軍打表回朝，欲來奏明朝廷，討封爲之燕州牧了。(配樂)

第四段 11分57秒

正人君子个劉備劉玄德，按爾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克勤克苦，代替了彼一位駕鶴西歸个陶謙，按爾接掌徐州。幾個月來，自將整個个徐州，按爾治理甲有條有理，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使得徐州所管轄个萬民百姓，按爾額手稱慶，人人讚道了。

那一日，劉備連同他个二弟關雲長，張飛，連同百家將士，孫乾，糜竺連同陳登等一行个人人，正正惦在徐州州治下邳衙門，來佇咧料理軍政大事个時陣，突然中間聽見著役衙來通報了：彼一個个呂布連同陳宮，帶同寥寥無幾，幾百多个殘兵敗將，按爾走投無路，終於走來到在徐州，欲來投順劉使君，請令定奪了。

聽見著役衙來通報个時陣，所有个人人攏大感意外，哪會知影以誠待人个劉備，按爾欣然大喜，大叫一聲：「呂布呂奉先，乃是當今个英勇之士，既然到下邳而來，千萬毋通怠慢，趕緊大開城門來迎接呂奉先了。」

就在劉備一聲个傳令，旁邊已經惹惱了彼一位胸無點墨，一條腸子透尻川个烏張飛，未忍到領頸，叫一聲：「大个啊！按爾哪對？按爾哪對？彼一個呂布乃是虎狼之徒，記得早當日，連同咱三個兄弟大戰虎牢關个代誌嗎？按爾走投無路，才走來到下邳欲來歸投著咱，如果咱若是收留他皂時陣，敢不是被天下人來恥笑咱甲呂布同流合污呢？」

「噯—！三弟，你言之有差了。此一時甲彼一時是大不相同。早當日个呂布，一時个執迷不悟，所以遭受到董卓來甲他買收，爲他董奸賊來賣命，那也是理之當然，人之常情。後來个呂布，會當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幫忙彼一位忠君愛國，縱身成仁个王司徒王允，翦除彼個強凶董奸賊，算起來是功在朝廷，功在萬民。今仔日落難到在徐州而來，咱欲按怎會拒人於千里之外，按爾敢不是不仁不義呢？」

聽完他大哥一個來講了後，土人打直拳个烏張飛，按爾大喙開開，應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也難怪，烏張飛是土人，土人打直拳，哪有親像他大哥遐呢

著擎說話呢！亞毋擱身軀邊彼位義貫山河个關雲長，猶原不以爲然，「大哥啊！大哥。不肯來收留他呂布，並非爲了咱三個兄弟惦在虎牢關，甲著他呂布一場个大戰，一己之私，所以才不肯來收留他。要知影這一個个呂布，乃是虎狼之徒，只干那憑他呂布，代先從事於丁原，後來遭受到董卓來買收，也就忘恩負義，斬死丁原，然後歸順董卓，又擱在刺死這名个董卓。由此可見，這一個个呂布，毫無氣節，可以說是一名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个人，如果若是收容呂布惦在徐州，恐驚爲平靜个徐州帶來無窮个禍患了。希望大哥三思而後行，也就毋免因小失大了。」

關雲長話剛剛來講煞个時陣，旁邊彼位土人个烏張飛，猶原欣然來應聲：「對！對！對！對！對！對！對！對！還是二哥較擎說話，呀我一下子去乎大个說落到底，我就大喙開開咧。無毋對，我說毋來收容呂布呢，並不是爲了大戰虎牢關个代誌，也就這個个呂布，真真正正可以說是十足个雜種仔子，吃爸倚爸，吃母倚母，按爾西瓜倚大屏，咱欲按怎來收留著他呢？」(108/23”=284)

不只干那烏張飛極力來反對，就是連徐州原有百家个將士，糜竺連同孫乾、陳元龍，猶原極力來反對了。亞毋過這位个劉備，他个個性就是這呢樣仁慈，以真誠來待人，同時擇善而固執，雖然看見著他二弟連同三弟，和幾位个將軍盡皆異口同聲來反對，只有他獨排萬難，叫一聲：

「二弟，三弟，諸位个將軍，恁冷靜想看覓仔，早當日个曹操聲聲句句欲來血洗徐州，在短短無多久个中間，也就攻陷徐州十幾座个城池，按爾殺得甲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雞犬不寧。是按怎樣仔猛然中間，默默無聞來退兵，難道是劉備一張批信个作用嗎？不是，那盡皆是彼位个呂布，按爾乘虛而入來攻伐他个後路个燕州連同濮陽，使得著曹操首尾不能兼顧，在情非得已之下，也就按爾放棄徐州，按爾收兵回轉關東，所以照按爾算起來，呂布是徐州城上上下下个恩情人。今仔日在走投無路之際，千里迢迢，專程來到著下邳來求投，如果咱若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敢不是變成忘恩背義，過橋斷拐，這豈是正人君子之所爲呢？所以不管如何，應當著要以禮相待這位个呂布，才是禮之當然了。」

儘管這位劉備劉玄德說得甲振振有辭，亞毋攔不以爲然个百家將士糜竺，按爾叫一聲：「玄德公，事有真假虛實，早當日个呂布，興兵來攻打山東，逼得甲彼一個个曹操，按爾首尾不能兼顧，故不得已才退兵離開徐州城，化解徐州一場空前个浩劫。亞毋攔你要知影，呂布興兵攻打山東，完全是爲了他一己之私，欲來開疆闢土，並不是真真正正真心欲來相助咱徐州，無代故那是一個巧合，以事論事，呂布對徐州个上下並無半點个恩德。加上這一位一代豺狼个呂布，惡名昭彰，人佇个說：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變仇人。若爲了一時个婦人之仁，輕舉妄動，答應來網羅這一名个呂布，乎呂布到徐州城而來，恐驚會引狼入室，引火燒身呀！」

儘管糜竺、陳元龍以及烏張飛、關雲長，按爾再三極力來反對，亞毋攔個性外柔內剛个劉玄德劉備，他有他獨到个見解了。不錯，呂布以前个所做所爲，確實不是正人君子可以來苟同，亞毋攔人非聖賢，焉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尤其佇這個亂世之秋，弱肉強食，欲找親像呂布這款驍勇善戰个良將呢，確實是難能可貴了。而且君子之心感二士个劉備，老早就不想欲來繼承這個徐州牧了，只是在眾人盛情難却，爲了權宜之計，暫時答應來代理，如果有一個適當个人，來繼承這個徐州牧，會當確保徐州个安危，會當負責照顧徐州个萬民百姓，按爾才對得起陶府君在天之靈。按爾獨排萬難，答應欲來收留這位呂布个劉備，他胸有成竹，他欲見機行事，假使呂布會當改過遷善，重新來做人，他欲自將陶府君所委託个重任，來轉任予這位个呂布，以呂布呢出類拔萃个驍勇，一定會當捍衛徐州，確保徐州萬民百姓个安全，他才對得起陶府君在天之靈。所以心意捉定，不管他个二弟關雲長，不管他个三弟烏張飛，連同眾将个人人，七嘴八舌，按爾再三來反對，他同款是獨排萬難，擇善而固執，按爾傳令下去，眾将个人人，跟隨劉備劉玄德，親自大開城門，欲來迎接這一位一代豺狼个呂布了。（配樂）

儘管這位个劉備劉玄德，按爾用心良苦，欲來網羅這一個个呂布，亞毋攔人佇个說：江山可改，本性難移，前車可鑑，爲了投效董卓，連丁原他都會當

來除旦掉，爲了一個貂蟬，他同款會當來除掉董卓。他過去个所做所爲，不但是天怒地怨，更加令人來髮指了。時到用心良苦个劉備，是不是變成請神容易，送神難呢？（配樂）

附錄五 圖片檔案



石文戶老師與筆者合影（2004.11.01 攝於石文戶新店家）



王明山老師畫像（2004.11.05 攝於臺北市松江路）



陳麒文、王麗華老師與筆者合影（2004.11.05 攝於臺北市松江路）



王明山廣播社存放當年講古大盤帶（2004.11.05 攝於臺北市松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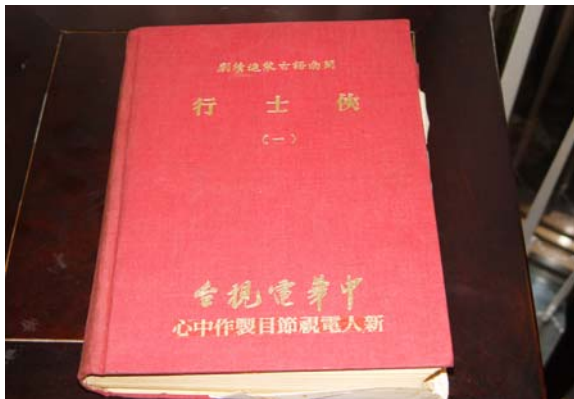
王子龍老師與筆者合影於花園和客廳（2004.11.06 攝於王子龍淡水家中）



王子龍老師的錄音室（2004.11.08 攝於臺北市天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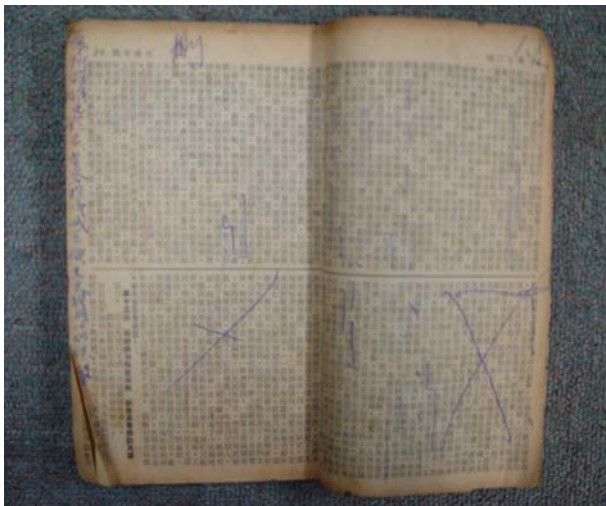
廈門日報譽王子龍老師為「飛越海峽的講古仙」



王子龍老師曾參與《俠士行》、《風雲兒女》、《啊！命運》等電視節目的企劃製作



王子龍老師講古《安邦·定國·鳳凰山》直接以彈詞線裝書作為底本



王子龍老師直接在《五虎平西》原著上作註記

王子龍老師講古參考的底本



